《曲品》疏证

李晓芹 疏证

古代曲学名著疏证

主编 刘崇德 龙建国 田玉琪

全国『十一五』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河北省国学传承与发展创新中心协同项目

唐 段安节《乐府杂录》曾献飞 疏证

宋 王灼《碧鸡漫志》江枰 疏证

元 燕南芝庵《唱论》龙建国 疏证

明 徐渭《南词叙录》李俊勇 疏证

明 吕天成《曲品》李晓芹 疏证

明 李开先《词谑》周明鹃 疏证

清 焦循《剧说》龚贤 疏证

近代 王季烈《螾庐曲谈》周期政 疏证

责任编辑 熊 阳

封面设计 影响力文化

美术编辑 张 延

周牧云



曲品》疏证

主编 刘崇德 龙建国 田玉琪
副主编 孙光军 李俊勇

李晓芹 疏证

古代曲学名著疏证

全国『十一五』古籍整理重点规划项目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品》疏证 / 李晓芹疏证.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12
（中国古代曲学名著疏证/刘崇德，龙建国，田玉琪主编）
ISBN 978-7-5392-5164-6

Ⅰ. ①曲… Ⅱ. ①李… Ⅲ. ①古代戏曲－文学评论－中国－明代②曲品－研究 Ⅳ. ①I207. 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2231 号

《曲品》疏证

QUPINSHUZHENG

李晓芹 疏证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省和平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5164-6
定价：26.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我社调换 电话：0791-86705643
投稿邮箱：JXJYCBS@163.com 电话：0791-86705643
网址：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4-321

总　序

相对于旧体诗文来说，词曲本为技艺之体，乃小道。清乾隆间修《四库全书》时，即将词曲“附于篇终”，因“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体颇卑，作者弗贵”，虽“未可全斥为俳优”，但“其于文苑，同属附庸”（《四库全书总目》）。此处“技艺”，即“伎艺”，所以写作技艺，乃笔下留有情面。而四库馆臣所以视词曲为“俳优”，盖二者同源于唐曲子，“同源而异流”。曲子本唐开元以来教坊伶人、梨园乐工之能事，所谓曲子词即其伎艺表演之歌辞台词。两宋以来其主流渐为士大夫“诗余”之长短句，以升为“雅词”。而宫廷乐舞之大曲、法曲，以及鼓子词、转踏、唱赚、诸宫调等，或自“九重转出”，或由文人游戏之笔，犹为伎艺表演之体，时人谓之“乐府”。同时又汇入俳谐、戏谑、俚俗之作，与“雅词”对称，遂降之为“曲”。词与曲两者如出昆仑，而派分江河。故曲体即词体，曲学亦词学也。上述所谓乐府伎艺之体，本杂以百戏、合生，自北宋末宣和间又与讲唱话本合流，“层累而降”，而为宋元戏文、杂剧、明清传奇。几百年间风尚屡迁，声腔数变。家弦户诵者，尽教坊梨园之旧声，兴会擅场者，乃书会行院之新本，词山曲海，作者如林。自明嘉靖昆腔曾独擅曲坛，至清乾嘉以后皮黄等板腔体兴，虽艺称梨园，部分花雅，其乐则已异宫调而废曲牌，依然依声填词之昆腔却屈居一隅，其流渐行渐远。则曲体又非词体，曲之自有其词。而亦恰值清乾嘉以后，常州派出，主尊体而倡诗化，于是词渐与诗文合流。后新文化运动起，词之与旧体诗文，一并以“死文学”逐出文坛，传统遂失。其学也成为“古典文学”一部分，犹隔世文学。曲则不仅皮黄一体被称为“国粹”，视为“国剧”，昆曲亦被尊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活着的艺术，其文化传统犹在。尤其是昆腔，其南北曲的十三宫调与

十七宫调，仍然保留着唐燕乐二十八宫调与宋词乐十九宫调的音乐体系；其数千只曲牌，可谓是宋元词曲的遗存。宋词元曲之活体亦尽在于此，故今人治词者不可不治曲也。词学亦曲学也。

现代曲学兴于王国维、吴梅、王季烈三大家，今其学犹传，然也颇支离。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傅惜华先生主编《中国古代戏曲论著集成》，选古代曲史、曲论、谱律等书48种，其十册，实为传统曲学之大成。而此选去取之精、校刊之严亦为治学之程式。多年来置之案头，奉为经典，然久憾其未有注疏。今从中选取《乐府杂录》、《碧鸡漫志》、《唱论》、《南词叙录》、《词谑》、《曲品》、《剧说》七种，加以注疏笺证。又从48种之外加入王季烈《螾庐曲话》一种，为《集成曲谱》附录本(后又有单行石印本)。此书论曲最为系统，亦治曲之要籍。此套丛书始编于八年前，其立项申报、组织编写皆出自龙建国教授之手，惜其两年前不幸病故。后续工作则由田玉琪教授总其成。今日此书得以出版，诸位青年学者所付心血如愿以偿，全赖江西教育出版社熊阳先生之功，谨以致谢。

刘崇德

2014年6月8号于津门止舫斋

前　　言

吕天成，字勤之，号棘荆，别署郁蓝生、竹痴居士，浙江余姚人。约生于万历八年(1580)。曾祖吕本，嘉靖时曾任吏部右侍郎兼东阁大学士。父亲吕胤昌，字玉绳，号姜山，又号麟趾。与汤显祖同年进士，历官宣城司理、吏部郎中、河南参议。同汪道昆、张凤翼、屠隆、梅鼎祚以及龙膺等戏曲作家交往甚密，曾以昆曲格调改编汤显祖的《牡丹亭》。吕天成出身书香门第，颇有家学渊源，自幼喜读词曲。祖母孙氏，好藏书，对于古今戏剧，收藏甚富，因此吕天成得以博览诸家名作。其舅祖孙鑛、表伯父孙如法精于声律之学，吕天成得舅祖孙鑛、表伯父孙如法的培养启发，又与沈璟交往甚密，与王骥德为莫逆之交，其于曲学及声律无不精通。后为诸生，善古文辞。然才高命薄，科举不第，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年仅三十九岁。

吕天成的戏曲创作从二十岁起，后期开始留意时艺，自悔早年耽于词曲，并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乡试。此后，除对《曲品》进行修订以及《红青绝句》外，几乎放弃词曲创作。一生著述甚富，王骥德《曲律》卷四记吕天成有"《神女》、《金台》、《戒珠》……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今知名目有《烟鬟阁传奇》十种：《神女记》、《金合记》、《神镜记》、《三星记》、《双栖记》、《四相记》、《四元记》、《二淫记》、《神剑记》、《双阁记》，及《双阁记》、《李丹记》、《蓝桥记》。杂剧八种：《齐东绝倒》、《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风情》、《缠夜帐》、《姻缘帐》。《齐东绝倒》为其仅存戏曲作品，见于《盛明杂剧》。又曾校正过《拜月记》、《荆钗记》、《杀狗记》、《白兔记》、《牧羊记》、《千金记》、《香囊记》、《明珠记》、《分鞋记》、《存孤记》、《忠节记》、《浣纱记》、《红拂记》、《灌园记》、《窃符记》、《虎符记》、《扊扅记》、《祝发记》、《五

鼎记》、《椒觞记》、《弹铗记》及汤显祖"四梦"等二十八种南戏及传奇作品。此外还著有《红青绝句》一卷，小说《绣榻外史》、《闲情别传》和曲学论著《曲品》等。

《曲品》共二卷，上卷评戏曲作家95人、散曲作家25人。下卷评戏曲作品210种。明嘉靖以前的作家、作品，分为神、妙、能、具四品，入《旧传奇品》；隆庆万历以降的作家作品分为上上、中上、下上、上中、中中、下中、上下、中下、下下九品，称《新传奇品》。王骥德《曲律》云："(吕天成)与余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王骥德《曲律》先成，因为担心过多品评会导致时人对《曲律》的批评，所以仅略举一、二。《曲品》后成，仿钟嵘《诗品》九品论诗人之法，补《曲律》之缺，为传奇作家、作品定评。他所创的神、妙、能、具四品，应该与中国画及书法的品评有关，但标准颇为含糊。

《曲品》对所收作家作品，皆作简略评述，不少作家作品赖《曲品》得以传世，为戏曲史研究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品评戏曲的著作，吕天成《曲品》是水平最高、最系统的一部。此前的戏曲理论著作，仅有一些简略的品评。如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古今乐府格势"中，已经对元以马致远为首的187名曲家艺术风格进行品评。如"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187人以下又列作杰作者150人。明初作家列16人。朱权仿《二十四诗品》之例，运用简单、感性的文字，来品评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中说："涵虚子品前元词人，凡八十余人，未必皆当。独于实甫谓如'花间美人'，故是确评。"梁廷枏《曲话》卷四云："曲话以《涵虚曲论》为最先，取词客九十八人而品题之。如云：'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瑶天笙鹤，白仁甫如鹏博九霄，李寿卿如洞天春晓……'等类。其题目虽佳，然未必人人切当不移也。"

吕天成戏曲理论的重要观点有如下几种：

1、关于“当行”、“本色”。他认为“本色”在于“别有机神情趣”，即具有独特的内在精神；“当行”在于“自有关节局段”，即处理好结构等技巧问题。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通过对汤显祖、沈璟的创作风格的比较，提出：“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岂非合之双美者乎？”

2、吕天成借用孙鑛的“南戏十要”：“凡南戏，第一要事佳；第二要关目好；第三要搬出来好；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淡处作得浓，闲处作得热闹；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第九要脱套；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当矣。”，对当时的戏曲创作方法进行重点品评和解说。这也同时证明，吕天成对于题材情节结构、音律、词采、以及教化意义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视，可谓是面面俱到，当时所谓的“吴江派”，却显得不够重视音律。因此，简单地说吕天成属于“吴江派”，是不够全面的。孙鑛虽然精于音韵学，但却将“事佳”、“关目”、“搬出来好”列在前面，而将音律、词采列在其后，说明他对戏曲的艺术特质的新认识。吕天成《曲品》中提及词采最多，其次为关目，然后是“事佳”、音律。如果加上“事奇”（题材新颖独特），如《牡丹亭》、《凿井记》、《四节记》、《红蕖记》、《埋剑记》、《凿井记》、《坠钗记》《明珠记》等十余种；“事真”（题材符合历史真实及生活实际），如《义乳记》、《椒觞记》、《呼卢记》等，则说明吕天成对“事”（题材）是最重视的，这也正是受了孙鑛的影响。

吕天成在《曲品》中不乏新见，关于戏曲创作的具体问题都有涉及。当时的戏曲理论多重视音律而不是戏曲本身。如明初朱权作《太和正音谱》，该书包括古典戏曲理论和史料以及北杂剧曲谱两部分。后一部分是填制北杂剧的规范。周德清《中原音韵》亦有作词十法。魏良辅熟谙音律，初习北曲，后研南曲。

嘉靖间，在民间艺人过云适、张野塘等人的帮助下，吸收海盐腔、余姚腔以及江南民歌小调的某些特点，对流行在昆山一带的戏曲腔调进行整理加工，形成了徐丽舒婉的新腔"昆腔"，俗称"水磨腔"。此后风靡全国，对戏曲音乐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魏良辅因而被尊誉为"昆曲鼻祖"，所作《南词引正》，为论述昆腔唱法及南北曲流派的重要著作。沈璟亦有集南曲传统曲调之大成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吴梅《顾曲麈谈》第一章第一节"论宫调"云："南词至沈宁庵《九宫谱》出，度曲家始有准绳，北曲则至《大成谱》出，尚无确切之规矩。"

3、吕天成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价标准：一方面重视实录，批评不顾生活逻辑与历史真实进行胡编乱造；另一方面又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注重"戏局"、"戏法"和"传奇法"，赞成作品进行适当的虚构。这与王骥德《曲律》中所说的："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

不足之处是本书关于南曲的源流，吕天成认为先有元朝的北杂剧，后有明初的南传奇。这种观点是沿袭当时的错误认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始纠正这种错误观点。《曲品》品评记载的剧目包括宋元南戏与明代传奇，但书中并未区分，有时传奇、南戏互称，概念不够精确。宋元南戏皆出于民间艺人及下层文人之手，而自元末高明《琵琶记》，始有文人所创典范。另外，吕天成《曲品》定品，正如王骥德《曲律》中所说："搜罗颇博，而门户太多。旧曲列品有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属《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与词两擅其极，惟实甫《西厢》可当之耳。《琵琶》尚多拗字颣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见俊语，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荆钗》、《牧羊》、《孤儿》、《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新曲列为九品。以上之上属沈、汤二君，而以沈先汤，盖以法论；然二君既属偏长，不能合一，则上之上尚当虚左，至后八品，亦似多可商略。复于诸人，概饰四六美辞，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盖勤之雅欲奖饰此

道，夸炫一时，故多和光之论。余谓品中止宜取传奇之佳者，次及词曲略工、搬演可观者，总以上中下三等第之，不必多立名目。其余俚腐诸本，竟黜不存，或尽掺人间所有之本，另列诸品之外，以备查考，未为不可。至散曲，又当别置一番品题，始为完局。故夫目具萧统，笔严董孤，勒成不刊之书，以传信将来，吾则不暇，以俟后之君子。夏文彦《论画》三品，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谢赫品画，以陆探微居第一，谓'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以之方曲，神品与第一，可易言哉！"但其开创之功不可掩盖。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及《远山堂剧品》，分别品评明代传奇与杂剧。其中《远山堂曲品》体例大体同《曲品》，而分为妙、雅、逸、艳、能、具六品；此外，有杂调一类，专收弋阳腔诸剧本。现存残本，较吕天成收录的剧作多出一倍有余，且评语更加中肯。

《曲品》明刊本已佚，今存曾习经传钞本、清河郡黑格钞本、清华大学图书馆藏乾隆杨志鸿钞本。暖红室校刻本、吴梅校本、三种《曲苑》本及《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都是属于曾习经传钞本的体系。清河郡黑格钞本，据论著本《曲品提要》，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吴书荫《曲品校注》据杨志鸿钞本为底本而校以各种传本。本书亦以杨志鸿钞本为底本，吸收众家成说。

目　录

总序/刘崇德 …………………………………………………… (1)

前言…………………………………………………………… (3)

自叙…………………………………………………………… (1)

卷上…………………………………………………………… (8)

卷下…………………………………………………………… (105)

补遗…………………………………………………………… (307)

参考文献……………………………………………………… (320)

自叙

予舞象时即嗜曲[1]，弱冠好填词[2]。每入市，见新传奇[3]，必挟之归，笥渐满。初欲建一曲藏，上自先辈才人之结撰，下逮腐儒老优之攒簇，悉搜共贮，作江海大观。[4]既而谓多不胜收，彼攒簇者，收之污吾箧，于是多删掷，稍稍散失矣。

壬寅岁[5]，曾著《曲品》，然惟于各传奇下著评语，意不尽，亦多未当，寻弃去。十余年来，予颇为此道所误，深悔之，谢绝词曲，技不复痒。[6]

今年春[7]，与吾友方诸生剧谈词学[8]，穷工极变，予兴复不浅，遂趣生撰《曲律》[9]。既成，功令条教，胪列具备，真可谓起八代之衰，厥功伟矣！[10]

予谓生曰："曷不举今昔传奇而甲乙焉？"生曰："褒之则吾爱吾宝，贬之必府怨。且时俗好憎难齐，吾惧以不当之故而累全律，故今《曲律》中略举一二而已。"[11]予曰："传奇侈盛，作者争衡，从无操柄而进退之者。矧今词学大明，妍媸毕照，黄钟瓦缶[12]，不容溷陈；《白雪》《巴人》[13]，奈何并进？子慎名器[14]，予且作胡涂试官，冬烘头脑[15]，开曲场，张曲榜，以快予意，何如？"生笑曰："此段科场，让子作主司也。[16]"

予归检旧稿犹在，遂更定之，仿钟嵘《诗品》[17]、庾肩吾《书品》[18]、谢赫《画品》[19]例，各著论评，析为上下二卷，上卷品作旧传奇者及作新传奇者，下卷品各传奇[20]。其未考姓名者，且以传奇附；其不入格者，摈不录。世有知我，按品收阅，亦已富矣；如或罪我，甘受金谷之罚[21]。虽然，古本多湮，时作纷出，管窥蠡测[22]，何能周知？所望同调者出家藏、示茂制以启予，是亦词社之幸也。

万历癸丑清明日[23]，东海郁蓝生书于山阴樛木园之

烟鬟阁[24]。

余姚吕天成，著有《越园记》。[25]

【疏证】

①予舞象时即嗜曲：舞象，古代成童时所学的一种乐舞。代指成童。《曲律》卷四云："（吕天成祖母孙氏）好储书，于古今戏剧，靡不购存，故勤之泛澜极博"。

②弱冠好填词：弱冠，《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弱，年少。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故用以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吕天成外舅祖孙鑛、表伯父对吕天成都有指授，故吕天成于曲学颇有渊源。此处"填词"亦指戏曲创作，与前文"嗜曲"相对。吕天成戏曲创作是从二十岁开始的。

③见新传奇："新传奇"一作"传奇"。"传奇"一名，最早见于晚唐裴铏所著小说集《传奇》，后世用"唐传奇"指唐代小说，后与宋代人所作小说合称"唐宋传奇"。明初则用以指用南曲演唱的戏剧作品，是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形式。明代前期传奇作品以《琵琶记》及"荆（《荆钗记》）、刘（《白兔记》）、拜（《拜月亭》）、杀（《杀狗记》）"为代表。新传奇，系指明嘉靖年间（1522—1566）以后定型期的传奇。这一时期，在继承南戏的传统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传奇的文本、音乐、角色表演体制。传奇与南戏同中有异，其主要区别有：南戏不分出，嘉靖时传奇开始分出，并标明出目；南戏原多唱南曲，此时传奇则较多地插用北曲，南北合套的运用比南戏更普遍，并扩大犯调范围；南戏以民间"俚曲"为主，在宫调上没有严格规定，到传奇则采用宫调区分曲牌，逐渐形成以南九宫为体制的南曲体系；传奇角色则有正生、贴生（或小生）、正旦、贴旦、老旦、小旦、外、末、净、丑（即中净）、小丑（即小净）等十二种或十一种（见王骥德的《曲律》卷四），较南戏齐全。所以，研究者多将这个时期的传奇称为新传奇。

④此处"先辈才人"及"腐儒老优"，系指早期南戏的作者，多

是来自民间的书会才人。

⑤壬寅岁:即万历三十年(1602)。吕天成《曲品》初稿于此年完成。

⑥吕天成的戏曲创作从二十岁起,创作有《神女记》、《金合记》、《神镜记》、《三星记》、《双栖记》、《四相记》、《四元记》、《二淫记》、《神剑记》、《双阁记》等以及小剧二三十种。后期开始留意时艺,并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应乡试。吕天成舅祖孙钅广有《与吕甥孙天成书牍》,鼓励他继续参加科举考试。此后,除对《曲品》进行修订以及《红青绝句》外,几乎放弃词曲创作。

⑦今年春:即后文所谓"万历癸丑清明日",万历四十一年(1612)。吕天成因王骥德《曲律》未详细评判作家作品优劣,而重新改定《曲品》。

⑧与吾友方诸生剧谈词学:方诸生,即王骥德(? —1623年),号方诸生、玉阳生,又号方诸仙史、秦楼外史、玉阳仙史、鹿阳外史。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约生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至四十年(1561年)之间,卒于天启二年(1623年)。一生未入仕途。王骥德从青少年时期即热衷于词曲研究。后来师事徐渭,其一生的戏曲创作及《曲律》中的戏曲理论体系,都能不同程度地受到徐渭的影响。并与当时著名的传奇作家、声律学家如沈璟、孙鑛、孙如法、吕天成等都保持或师或友的关系,不断与他们切磋曲学。王骥德在山阴讲学多年,毛以燧、吴炳等人都受到他的教益。王骥德自谓"余考索甚勤,而举笔甚懒"(《曲律》)。所作杂剧《男王后》、《两旦双鬟》、《弃官救友》、《金屋招魂》、《倩女离魂》等五种,今仅存《男王后》。所作传奇,今存《题红记》一种。另《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天福记》、《题曲记》、《裙钗婿》、《百合记》,不详所据,亦不见传本。其他尚有《南词正韵》、《声韵分合图》和诗文散曲集《方诸馆集》、《方诸馆乐府》二卷。《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五十八首,套数三十二套。陈多、叶长海注释《王骥德曲律》后附《方诸馆乐府辑佚》收小令六十一首、套

曲三十一套。此处“词学”，系指曲学。

⑨遂趣生撰《曲律》：《曲律》，王骥德戏曲理论代表作，明代重要戏曲论著之一。《曲律》与吕天成《曲品》堪称明代论曲的双璧，是由二人互相启发、鼓励而成的。《曲律》成书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又经过十余年增改，临终前才定稿。今存天启五年(1625年)原刻本。全书四十章，分别探讨南北曲源流，南曲声律，传奇作法，以及戏曲创作和戏曲理论的许多重要问题，并对元明两代戏曲作家和戏曲作品进行广泛的品评，理论深受徐渭影响。

⑩起八代之衰：北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云：“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处吕天成以王骥德比韩愈，以王骥德作《曲律》比拟韩愈的整顿文风。钱熙祚《曲律跋》云：“王伯良《曲律》，传本甚鲜，诸著录家亦未之及，惟吴江沈君征《度曲须知》尝引其论韵一条。伯良在明季与词隐齐名，所著《题红记》及《男后》、《离魂》、《救友》、《双鬟》、《招魂》诸剧，今不尽存；方诸馆校注《西厢》、《琵琶》二记，亦不传。此本为青浦陈东桥先生家旧藏，张君啸山得以示余。余观其辨别体格，研究声韵，持论甚严，固不愧‘律’之一字。”

⑪王骥德《曲律》，主要在卷三及卷四，有部分戏曲作家作品的评价。

⑫黄钟瓦缶：黄钟，是古代音乐十二律中的第一律，声音洪大响亮。瓦缶，是一种小口大腹的瓦器，可以鼓而歌。此处并举，系指有文采的文辞与没有文采的文辞。吕天成认为应当比照戏曲创作原则和标准对戏曲作品的优劣加以区分。

⑬《白雪》《巴人》：《白雪》，即《阳春》、《白雪》，古代楚国歌曲名，当时认为是较高级的音乐。此处用以指文辞优美的剧作。

《巴人》，即《下里》《巴人》，古代楚国的民歌，当时认为是比较流俗的音乐。此处指文辞拙劣的作品。

⑭子慎名器：名指爵号，器指车服。即指名誉地位。王骥德因担心品评文字过多而被人提出异议，并因此否定《曲律》，因此在《曲律》中少作品评。

⑮冬烘头脑：冬烘，形容懵懂浅陋。此处自谦自己学识浅陋而去品评诸作家作品。

⑯让子作主司也：主司，即主考官。

⑰钟嵘《诗品》：钟嵘（约 468－518），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许昌）人。南朝齐时曾官至司徒参军，入梁，曾作晋安王记室。《诗品》，一作《诗评》，钟嵘所著，共三卷。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从创作冲动、诗歌的形象与情感性、自然创作等方面进行论述，品评了汉至梁一百二十二位诗人的品第。品，即为评之义。

⑱庾肩吾《书品》：庾肩吾（约 487－551），南朝梁诗人。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县）人。字子慎，一字慎之，庾信之父。八岁能赋诗，并善书法。梁武帝时为晋安王萧纲常侍，后迁至记室参军。萧纲立为太子，迁太子左庶子。以文才为太子所重。简文帝萧纲即位，授度支尚书。后侯景乱，逃归梁元帝。有文集行于后世，诗风轻浮绮靡，拘于声律，为“宫体诗”代表作家。《书品》，庾肩吾所著，一卷。品评汉至梁善草隶之书者一百二十余人在书法上的得失。也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每段有简短评语。

⑲谢赫《画品》：谢赫（约 459－532），南朝齐、梁间画家，生平事迹不详。擅长风俗画、人物画，笔墨色彩精到细微，意在切似，十分生动。《画品》，即《古画品录》，谢赫所著，分六品品评南齐二十七位画家的优劣。谓“画有六法”，即“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矣。然

迹有巧拙，艺无古今，谨依远近，随其品第，裁成序引。”

⑳旧传奇：系指元末明初的戏文及转型期的戏文。

㉑甘受金谷之罚：金谷，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东晋石崇在此建园。石崇《金谷诗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金谷之罚，是文人之间笔墨游戏时罚酒。此处吕天成借以指同道中人若有不同意见，自己是接受的。

㉒管窥蠡测：比喻见识狭小短浅。此处用以自谦。

㉓万历癸丑清明日：一作“万历庚戌嘉平望日”。万历癸丑，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

㉔烟鬟阁：此为吕天成书房之名。

㉕余姚吕天成，著有《越园记》：仅曲苑本有此条。

【案语】

《自叙》是作者吕天成对自己创作《曲品》的缘由与创作过程的简单叙述。作者创作《曲品》，本是出于年轻时的爱好。作者幼时即爱好戏曲，二十岁起开始戏曲创作。平日里搜集了很多前朝与当时的剧本，一开始本来打算建立一个戏曲书库，但因为剧本数量很多，良莠不齐，于是就有选择性地扔掉了一些。三十岁《曲品》初稿写成，自己也不甚满意，因此写成之后又丢弃了。作者深悔自己耽于词曲，十余年未用心于时艺，从此放弃了戏曲创作。然后与好友王骥德切磋戏曲创作理论之后，鼓励后者创作《曲律》。

王骥德《曲律》云：“(吕天成)与余称文字交垂二十年，每抵掌谈词，日昃不休。”王骥德《曲律》先成，因为担心过多品评会导致时人对《曲律》的批评，所以仅略举一二名家进行评价。吕天成建议王骥德对戏曲作家及作品排定名次，评定优劣，被王骥德婉拒了。因此，吕天成重新整理并修改旧稿。《曲品》后成，补《曲律》之缺，为传奇作家、作品定评。

以品论诗，始自钟嵘。钟嵘《诗品》，仿照魏晋九品官人制度，以九品论诗人。以品论书画，有谢赫与庾肩吾。而以品论

曲，始自吕天成。他把作家与作品分别定品，作家划分为四品和九品，四品分为神品、妙品、能品和具品，以及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把作品分为四品，旧传奇品也是神品、妙品、能品和具品，新传奇品则为九品。分类则显得有些混乱。

吕天成写作意图与钟嵘相似，也是为了纠正时弊。吕天成说："传奇定品，颇费筹量，不无褒贬。"九品可以看作是钟嵘《诗品》的沿袭，但他所创的神、妙、能、具四品，正如袁枚《续词品》所谓的"随手之妙，良难以词谕"。究其四品的具体标准，应该说是由中国画及书法的品评而来。唐朱景玄分神、妙、逸、能四品，唐张彦远分自然、神、妙、精、谨细五品，宋黄休复分四品，但移逸品为首，宋赵孟頫分神、能二品。我们大概可以从一些论画论文的著作中找到其标准，但是都颇含糊。而吕天成的标准也是如此。

卷 上

东海郁蓝生撰

琅琊方诸生阅[①]

自昔伶人传习[②]，乐府递兴[③]。爨段初翻[④]，院本继出[⑤]，金元创名杂剧[⑥]，国初沿作传奇[⑦]。杂剧北音[⑧]，传奇南调[⑨]。杂剧折惟四，唱惟一人[⑩]；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⑪]。杂剧但摭一事颠末，其境促[⑫]；传奇备述一人始终，其味长[⑬]。无杂剧则孰开传奇之门？非传奇则未畅杂剧之趣也[⑭]。传奇既盛，杂剧寖衰[⑮]，北里之管弦播而不远[⑯]，南方之鼓吹簇而弥喧[⑰]。国初名流[⑱]，曲识甚高[⑲]，作手独异[⑳]，造曲腔之名目[㉑]，不下数百；定曲板之高下[㉒]，不淆二三[㉓]。乍见宁不骇疑[㉔]，习久自当遵服。所谓规矩设矣，方圆因之[㉕]。数其人，有大家、名家之别；按其帙[㉖]，有极老、半旧之分。故赏其绝技，则描画世情，或悲或笑；存其古风，则凑泊常语[㉗]，易晓易闻。有意架虚[㉘]，不必与实事合；有意近俗，不必作绮丽观。不寻宫数调[㉙]，而自解其弢[㉚]；不就拍选声[㉛]，而自鸣其籁[㉜]。极质朴而不以为俚，极肤浅而不以为疏。商彝周鼎[㉝]，古色照人；玄酒太羹[㉞]，真味沁齿[㉟]。先辈钜公[㊱]，多能讽咏；吴下俳优[㊲]，尤喜搬串[㊳]。余虽不遵古而卑今，然必须溯源而得委，仿之《画史》[㊴]，略加诠次[㊵]，作《旧传奇品》[㊶]。古帙虽多，作者泯没[㊷]，略举三四，以概其余。

【疏证】

①琅琊方诸生阅：王骥德号方诸生，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琅琊，在今山东，为王姓郡望，故王骥德自称琅琊人。

②自昔伶人传习：伶人，古代乐人之称。旧亦指演戏的人。传习，即演员进行表演。

③乐府递兴：乐府，古代掌管音乐采集整理的官署。汉武帝

时乐府机构最为庞大，掌管朝会宴飨、道路游行时的音乐，兼采民间诗歌及乐曲。乐府也指乐府采集的诗歌及音乐。魏晋时期，文人拟作乐府风行，乐府成为诗歌一种体裁，魏晋至唐文人的拟作也都称为乐府。后宋词、元曲，因其入乐，也常常被称为乐府。此处乐府即指入乐的文学形式。

④爨段初翻：爨段，又作爨弄、爨体，渊源于唐代、发轫于西南少数民族爨族的幻戏歌舞。应早于院本。爨，后用来指宋杂剧、金院本中的某些简短的表演形式。此处用以代指宋代杂剧。

⑤院本：泛指金元时期北方各类杂剧向元杂剧过渡的戏剧演出形式。这一名称最早见于金末元初杜善夫所作散曲《庄家户不识勾栏》。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五云："金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云："金人院本，其见诸目录者，仅周密《武林旧事》卷十中。"金元之间，由于北曲杂剧兴起，杂剧则用以专指元杂剧，而院本则专指金元时期向元杂剧过渡的戏剧演出形式。

⑥杂剧：此指元杂剧，亦称元曲或北杂剧。元代用北曲演唱的戏曲形式。金末元初产生于北方。杂剧基本上一本分为四折，一个楔子，由正末或者正旦一个人唱到底，此即后文的"杂剧折惟四，唱惟一人"。曲词之外，还有宾白和科范。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云："《杂剧》之名，始见《宋史·乐志》。《志》称真宗不喜郑声，而或为杂剧，词句未尝宣布于外，则北宋初叶，杂剧固已有脚本，唯无传于后，斯并亡其目耳。"

⑦国初沿作传奇：国初，指明代初年。传奇，元代和明初，常称元杂剧为传奇，后来把产生于明代以演唱南曲为主的戏曲称为传奇，这里指的就是明初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并继承了元杂剧的一部分特点的戏曲形式。传奇一本十出至五十出，生、旦并重，上场脚色皆可唱。此即后文的"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后文"南方之鼓吹"，即指南戏，也就是前文提到的"传奇"，系明初在宋元南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曲形式。明嘉靖中叶以

后最为盛行。当时有昆腔、弋阳腔、汉阳腔等，以演唱传奇剧本为主。“传奇”与“南戏”或“南杂剧”都是对产生于南方的杂剧的称呼。吕天成将传奇与杂剧对举，认为传奇产生于杂剧之后，是片面的。

⑧杂剧北音：北音，北方音乐。指杂剧所用曲调、曲牌均为北方乐曲。

⑨传奇南调：南调，南方音乐。指传奇的音乐为南方曲调。

⑩杂剧折惟四，唱惟一人：折，杂剧的一个段落，指杂剧的结构由四折构成。杂剧每折由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一套，一韵到底，须由一人演唱。

⑪传奇折数多，唱必匀派：传奇不受四折的局限，每本传奇长短不一，不限折数，长的可达四五十出，演唱时各类角色都能唱。

⑫杂剧但摭一事颠末：杂剧剧情只是表现一件事的来龙去脉，情节比较简单。摭，拾取，摘取。颠末，头尾。

⑬传奇备述一人始终：传奇详细讲述一个人的故事，情节更复杂，人物刻画更细致。

⑭无杂剧则孰开传奇之门？非传奇则未畅杂剧之趣也：杂剧与传奇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⑮杂剧寖衰：杂剧是在院本及诸宫调等基础上形成的，而传奇则在明嘉靖中叶以后最为风行。二者一北一南，各有特色。此处简单对杂剧与南戏作了对比。寖衰，逐渐衰落。

⑯北里之管弦播而不远：此处谓北杂剧在明代已经渐渐衰落了。北里，唐代长安平康里，因在城北，亦称北里。其地为妓院所在，故用作妓院的代称。唐孙棨有《北里志》。此处用“北里”代指北方，用“北里之管弦”代指北杂剧，与“南方之鼓吹”（即南戏）相对举。管弦，管弦乐，元杂剧所用北方乐曲多采用管弦乐器伴奏。

⑰南方之鼓吹簇而弥喧：指传奇越来越兴盛。传奇采用的

南方乐曲多以吹打乐器伴奏。鼓吹，吹打乐。

⑱国初名流：应该指元末明初高明等著名传奇作家在创作实践中也有新的创造，后来约定俗成，成为新的规范。名流，指传奇的著名作家。

⑲曲识甚高：曲识，对戏曲创作的认识和对戏曲作品的鉴赏能力。

⑳作手独异：作手，创作手法。

㉑造曲腔之名目：曲腔，曲调。

㉒定曲板之高下：曲板，乐曲的节拍。

㉓不淆二三：淆，止。

㉔乍见宁不骇疑：乍，刚。宁，怎么（能）。

㉕所谓规矩设矣，方圆因之：规和矩，本为校正圆形和方形的两种工具。此处规矩指创作戏曲时应该遵守的准则。《管子·七臣七主》："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形势》："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圜曲直，皆中规矩绳墨。"

㉖按其帙：帙，指次序、辈份。

㉗则凑泊常语：此处数句是对明初创作作了简单总结，吕天成认为尚文采与尚古朴的两类创作各有所长。凑泊，一作凑拍，聚集。凑泊常语，即指戏曲创作时使用通俗平易的语言。

㉘有意架虚：架虚，虚构。

㉙不寻宫数调：元高明《琵琶记》第一出："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共妻贤。"宫调，即古代音乐的曲谱调式。构成音乐的基本音为"宫"、"商"、"角"、"徵"、"羽"五音，以"宫"音为主音的为"宫调式"，以"商""角""徵""羽"为主音的分别为"商调式"、"角调式"、"徵调式"和"羽调式"。后"宫调"用作曲谱调式的合称。"

㉚而自解其弢：《庄子·知北游》："解其天弢，堕其天袠。"成玄英疏："弢，囊藏也。袠，束囊也。言人执是竞非，欣生恶死，故为生死束缚也。今既一于是非，忘于生死，故堕解天然之弢袠

也。"弢,即韬,隐藏之义,指隐含的宫调。此与上句,指戏曲创作不应该受宫调的束缚,而应该表现内容,遵循自然的法则。

㉛不就拍选声:指不遵循戏曲应有的节拍和声腔进行创作。拍,指节拍。声,指声腔。

㉜而自鸣其籁:此处与上句指不受声腔、节拍束缚,而应该着力发挥性情。籁,古代一种管乐器,三孔。亦指一般的声响。《汉书·司马相如传上》:"吹鸣籁。"颜师古注引张揖曰:"籁,箫也。"

㉝商彝周鼎:比喻精心加工完成的鸿篇巨制。

㉞玄酒太羹:比喻意趣天然的作品。玄酒,古代称行祭祀礼时用的水。太羹,又作"大羹",指不和五味的肉汁,祭祀时用。

㉟真味沁齿:真味,指自然的风味。沁,渗入。

㊱先辈钜公:应指元末明初作家高明等人。参见⑱。

㊲吴下俳优:吴下,指长江下游南岸一带地方。俳优,古代进行乐舞滑稽表演的艺人,后用来指戏曲演员。此处指南方的戏曲演员。

㊳尤喜搬串:搬串,指舞台表演。同"搬演",亦作"扮演"。

㊴《画史》:他本有作"《诗品》",参考下文,《诗品》似更合理。《画史》,宋米芾著,一卷。品题平生所见名画真伪。《四库全书总目》"艺术类"著录,云:"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兼及装褙收藏及考订讹谬。历代赏鉴之家,奉为圭臬。"

㊵略加诠次:诠次,即次第。钟嵘《诗品》:"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

㊶《旧传奇品》:吕天成《曲品》列神、妙、能、具四品,专论元末明初的南戏。因在新传奇品之前,故吕天成特意说明自己并非"遵古卑今"。

㊷作者泯没:早期南戏作家不被重视,流传下来的作品作者多不详。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前言"说:"宋元戏文,在当时,和金元杂戏并盛,是戏曲史上一个重要环节。它承继了北宋的

鼓子词、传踏、大曲、诸宫调等等，再加上民间歌谣，发展而成；到了明清，又发展成为传奇。所以它上结宋词之局，下开传奇之端，地位是很重要的。可是明代文人根本瞧它不起，不加保存，因而日渐散失，到了清朝，简直不大有人知道宋元戏文了。……宋元戏文的文辞格律既不为人重视而散失，在戏曲史上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环节，并且由此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他们认为宋元只有北杂剧，元明间才有南曲，而南曲是由北曲中变化出来的。”

【案语】

在本段，作者讨论了杂剧与传奇的沿革和体例以及杂剧与传奇的差别。元末明初以高明为代表的戏曲作家，在艺术上颇多创新，内容虚实交错，风格雅俗共赏。他们有很高的曲学造诣，他们不仅自创曲腔，并自定曲板，虽然当时及后来的作家虽开始时尚有疑义，但过后无不遵义为祖。

金元院本产生于北方，南戏产生于南方。吕天成认为先有元朝的北杂剧，后有明初的南传奇。沈德符《顾曲杂言》云：“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沈宠绥《度曲须知》云：“明兴，风声所被，北化为南。”王骥德《曲律》亦云：“胡语南人不习，我明又变而为南曲。”王世贞《曲藻》亦云：“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始纠正这种错误观点。

现在流传的戏剧，最早的出于金、元之间。两宋杂剧，一直称为杂剧。金时始有院本的专称。宋金杂剧院本，结构也与后世杂剧迥然不同。南戏渊源于宋，也称戏文，宋末至明嘉靖年间由“温州杂剧”等衍生出来。因为主要用南曲演唱，为了区别元代兴起的北曲杂剧，故又称南戏。明代传奇在此基础上形成。

吕天成在这里将传奇与杂剧作了简单的对比。吕天成认为，杂剧与传奇的差别除了一为北音，一为南调外，在形式上也有很大的区别。杂剧形式上多为四折，每折自始至终为一人演

唱;内容上多为叙述一事的始末,表现力不够丰富;传奇则不限折数,长短不一,多者甚至可达四五十出,演唱时各种角色都能唱。明王世贞《曲藻》论南北区别则更详细,云:"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者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弱。此吾论曲三昧语。"

吕天成《曲品》品评记载的剧目包括宋元南戏与明代传奇,但书中并未区分,有时传奇、南戏互称。宋元南戏皆出于民间艺人及下层文人之手,而自元末高明《琵琶记》,始有文人所创典范。

东嘉高则诚[1]，能作为圣，莫知乃神[2]。特创调名，功同仓颉之造字[3]；细编曲拍，技如后夔之典音[4]。意在笔先[5]，片言宛然代舌[6]；情同境转，一段真堪断肠[7]。化工之肖物无心[8]，大冶之铸金有式[9]。关风教特其粗耳[10]，讽友人夫岂信然[11]？勿伦于北剧之《西厢》[12]，且压乎南声之《拜月》[13]。

右神品[14]

【疏证】

①高明(1305？—1370？年)，字则诚，一字晦叔，菜根道人，温州瑞安人，旧属永嘉郡，永嘉亦称东嘉，世称东嘉先生。元至正五年(1345)进士。曾任处州录事、庆元路推官等职。后旅寓鄞县，专心词曲创作。明初，朱元璋召之，以疾辞。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九《琵琶记》条载："高明者，温州瑞安人。以《春秋》中大元至正乙酉第，授处州录事。后改调浙東閫幕都事，转江西行台掾，又转福建行省都事。方国珍留置幕下，不从。旅寓明州栎社，以词曲自娱。因感刘后村之诗：'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唱蔡中郎'之句，乃作《琵琶记》。"作有南戏《琵琶记》、《闵子骞单衣记》(已佚，《南词叙录》著录，钱南扬《宋元南戏辑佚》以为是错简)。顾德辉《玉山草堂雅集》称之为"长大硕才，为时名流。"《全元散曲》收其《二郎神·秋怀》等三首。其他散见于《词林摘艳》等书。诗文集《柔克斋集》，已佚，今有《柔克斋诗葺》。

②能作为圣，莫知乃神：指其文字出神入化。《南词叙录》云："相传：则诚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搠瑞光楼旌之。"此段传说说明高明《琵琶记》的神妙以及创作的艰苦。

③功同仓颉之造字：也作苍颉。旧传为皇帝的史官，汉字的创造者。

④技如后夔之典音：后夔，即夔，舜时乐官。典音，《吕氏春秋·察传》："夔于是正六律，合五声，以通八方，而天下大服。"吕

天成屡屡提及前辈名公在创作上的革新，多是指高明。

⑤意在笔先：意，即志。指作品的主题思想。意在笔先，写字、绘画、作诗文前先构思成熟再下笔。徐度《却扫编》："草书之法，当使意在笔先，笔绝意在为佳耳。"此处谓高明创作《琵琶记》的过程，构思成熟，下笔之时文字神妙，表现力极强。

⑥片言宛然代舌：指《琵琶记》语言生动传神，符合人物身份性格。

⑦情同境转：谓《琵琶记》的文字感人。此处应指《琵琶记》苦境、乐境交互。

⑧化工之肖物无心：化工，天工，自然创造或生长万物的能力。贾谊《鹏鸟赋》："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李贽《焚书》："《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夫所谓画工者，以其能夺天地之化工，而其孰知天地之无工乎？今夫天之所生，地之所长，百卉具在，人见而爱之矣，至觅其工，了不可得，岂其智固不能得之欤！要知造化无工，虽有神圣，亦不能识知化工之所在，而其谁能得之？由此观之，画工虽巧，已落二义矣。文章之事，寸心千古，可悲也夫！且吾闻之，追风逐电之足，决不在于牝牡骊黄之间；声应气求之夫，决不在于寻行数墨之士；风行水上之文，决不在于一字一句之奇。若夫结构之密，偶对之切；依于理道，合乎法度；首尾相应，虚实相生，种种禅病，皆所以语文，而皆不可以语于天下之至文也。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工于《琵琶》矣。彼高生者，固已殚其力之所能工，而极吾才于既竭。惟作者穷巧极工，不遗余力，是故语尽而意亦尽，词竭而味索然亦随以竭。吾尝观览《琵琶》而弹之矣，一弹而叹，再弹而怨，三弹而向之怨叹无复存者，此其故何邪？岂其似真非真，所以入人之心者不深邪？盖虽工巧之极，其气力限量，只可达于皮肤骨血之间；则其感人，仅仅如是，何足怪哉！《西厢》、《拜月》，乃不如是。意者宇宙之内本自有如此可喜之人，如化工之于物，其工巧自不可思议耳。"

⑨大冶之铸金有式：大冶，炼金匠。《庄子·大宗师》："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必且为镆铘。'"此句与上一句指高明的创作天成，手法娴熟。

⑩关风教特其粗耳：《琵琶记》第一出有："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吕天成对此不以为然。

⑪讽友人夫岂信然：田艺蘅《留青日札》卷十九《琵琶记》条载："有王四者，以学闻，则诚与之友善，劝之仕。登第后，即弃其妻而赘于太师不花家。则诚悔之因作此记以讽谏。名之曰'琵琶'者，取其上四'王'字为王四云耳。元人呼牛为不花，故谓之牛太师；而伯喈曾附董卓，乃以之托名也。高皇帝微时，尝奇此戏。及登极，召则诚，以疾辞。使者以《记》上進，上览之曰：'五经四书，在民间譬诸五谷不可无。此记乃珍羞之属，俎豆之间亦不可少也。'于是捕王四，置之极刑。或曰：东嘉初以伯喈为不忠不孝，梦伯喈谓之曰：'公能易我为善行，当有以报公。'遂以全忠全孝易之。东嘉后果发解，未知然否？后卒于宁海。時陆德暘以诗哭之曰：'乱离遭世变，出处叹才难。坠地文将丧，忧天寝不安。名题前进士，爵署旧郎官。一代儒林传，真堪入史刊。'"清姚燮《今乐考证》著录五《金元院本》亦引诸说，案语云："传奇家托名寓志，其为子虚乌有者，十有七八。千载而下，谁不知有蔡中郎者？诸家纷纷之辨，直痴人说梦耳。姑就所见者次录之，以供流览，不必定其为孰是孰非，徒贻沈氏云云所诮耳。然其论文数条，却确有可取。"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论作剧法"云："或谓《琵琶记》一书，为讥王四而作，因其不孝于亲，故加以赘人豪门，致亲饿死之事。何以知之？因琵琶二字，合计王字，共有四个，则其寓意可知也。噫！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凡作传世之文，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而后鬼神效灵，予以生花之笔，成此倒峡之词，使人人赞美，百世流芬。传非文字之传，一念之正气使传也。《五经》、《史》、《汉》与天地山河，同此不朽。试问当年作者，有一不肖者，厕于其间乎？但观《琵琶》得传

至今，则高明之为人，必有善行可取，是以天寿其名，使不与身俱没，岂残忍刻薄之徒哉。即使当日与王四有隙，故以不孝加之，然则彼与蔡邕，未必有隙，何以有隙之人，止暗寓其姓，不明叱其名，而以未必有隙之人，反蒙李代桃僵之实乎？此显而易间之事，从无一人辨之。创为此说者，其不学无术可知矣。”此为小说家言，吕天成对此亦不以为然。

⑫勿伦于北剧之《西厢》：《西厢》，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或《张君瑞待月西厢记》，王实甫作，《录鬼簿》、《太和正音谱》著录，五本二十一折。全剧共五本二十一折。写书生张君瑞在普救寺里偶遇已故崔相国之女莺莺，对她一见倾心。此时恰有孙飞虎听说莺莺美貌，率兵围住普救寺，要强娶莺莺为妻。崔老夫人情急之下允诺如有人能够退兵，便将莺莺嫁他。张生喜出望外，修书请得故人白马将军杜确率兵前来解围。但事后崔老夫人绝口不提婚事，只让二人以兄妹相称。张生失望之极，幸有莺莺的丫环红娘从中帮忙传递消息，后来二人私下幽会并订了终身。老夫人知情后怒责红娘，但已无可挽回，便催张生进京应考。张生与莺莺依依而别，半年后得中状元。崔老夫人的侄儿郑恒本与莺莺有婚约，便趁张生还未返回之时谎报张生已被卫尚书招赘为婿，老夫人一气之下要将莺莺嫁给郑恒，幸好张生及时归来，有情人终成眷属。今存明清刊本多种。伦，即比拟。此处指《琵琶记》不仅可以比拟《西厢记》。

⑬且压乎南声之《拜月》：《拜月》，指南戏《王瑞兰闺怨拜月亭》，又名《幽闺记》，是明初流传甚广的四大传奇之一。写战乱逃亡之中，王瑞兰与母亲失散，书生蒋世隆也与妹瑞莲失散。世隆与瑞兰相遇，共同逃难中产生感情，私下结为夫妇。瑞莲则与瑞兰的母亲结伴同行。瑞兰的父亲偶然在客店遇到瑞兰，嫌弃世隆是个穷秀才，门户不相称，催逼瑞兰撇下生病的世隆，跟自己回家，在路上又与老妻及瑞莲相遇。瑞兰一直惦念着世隆，焚香拜月，祷祝世隆平安，心事被瑞莲撞破。二人得知情由，姐妹

之外又成姑嫂，愈加亲密。蒋世隆与逃难途中的结义兄弟分别高中文武状元，被势利的瑞兰之父招为女婿。世隆与瑞兰相见，知她情贞，夫妻终于团聚。瑞莲则与世隆的结义兄弟成婚。压，超过。此处谓《琵琶记》超过《拜月亭》。

⑭右：古书为竖排，由上而下，由右而左书写，所以右即指以上文字。

【案语】

所谓"神品"当指其意在笔先，有如神助；真情感人，是断肠文字。吕天成认为《琵琶记》的创作水平优于南戏的《拜月亭》，且不低于《西厢记》，将他比作"化工"和"大冶"，认为他的创作自然天成，不加雕琢，而从创作技巧上已经完全成熟。他认为，除了艺术上的独特魅力以外，在戏曲音乐上，高明也有所创造，可以比之为仓颉、后夔，认为其创调编拍功莫大焉。而认为"关风教"是其不可取的地方，这一点与道学家的观点不同。同时，对"讽友人"这种有关创作意图的猜测，也不肯苟同。

王骥德《曲律》对吕天成所列品第则有不同意见，认为："勤之《曲品》所载，搜罗颇博，而门户太多。旧曲列品有四：曰神，曰妙，曰能，曰具。而神品以属《琵琶》、《拜月》。夫曰神品，必法与词两擅其极，惟实甫《西厢》可当之耳。《琵琶》尚多拗字颣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见俊语，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荆钗》、《牧羊》、《孤儿》、《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新曲列为九品。以上之上属沈、汤二君，而以沈先汤，盖以法论；然二君既属偏长，不能合一，则上之上尚当虚左，至后八品，亦似多可商略。复于诸人，概饰四六美辞，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盖勤之雅欲奖饰此道，夸炫一时，故多和光之论。余谓品中止宜取传奇之佳者，次及词曲略工、搬演可观者，总以上中下三等第之，不必多立名目。其余俚腐诸本，竟黜不存，或尽摎人间所有之本，另列诸品之外，以备查考，未为不可。至散曲，又当别置一番品题，始为完局。故夫目具萧统，笔严董孤，勒成

不刊之书，以传信将来，吾则不暇，以俟后之君子。夏文彦《论画》三品，曰：'气韵生动，出于天成，人莫窥其巧者，谓之神品。'谢赫品画，以陆探微居第一，谓'穷理尽性，事绝言象，包前孕后，古今独立，非复激扬所能称赞；但价重之极，于上上品之外，无他寄言，故屈标第一。'以之方曲，神品与第一，可易言哉！"

王世贞《曲藻》云："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至于腔调微有未谐，譬如见钟、王迹，不得其合处，当精思以求诣，不当执末以议本也。"

常州邵给谏[1]，既属青琐名臣[2]，乃习红牙曲学[3]。词防近俚[4]，局忌入酸[5]。选声尽工[6]，宜骚人之倾耳[7]；采事尤正[8]，亦嘉客所赏心[9]。存之可师，学焉则套[10]。

乌镇王雨舟[11]，人以曲称[12]，曲缘事重[13]。颇知炼局之法[14]，半寂半喧[15]；更通琢句之方[16]，或庄或逸[17]。我钦高手，世想令名[18]。

右妙品

【疏证】

①邵给谏：邵璨，明英宗时人。字文明，又字宏冶，号半江。江苏宜兴人。据《万历宜兴志·隐逸传》记载，邵氏"读书广学，志意悬笃。少习举子业，长耽词赋，晓音律，尤精于弈。论古人行谊，每有所契，则意气跃然。有《乐善集》存于家"。邵以生员终老，《曲品》称他为"昆陵邵给谏"，后文《香囊记》亦注"邵给谏"，无据。为人迂儒，曾师法丘濬，取宋代张九成故事作传奇《香囊记》。吴梅《曲海目》疏证云："《香囊》，邵给谏作。（案：给谏名深，字砺安，常熟人，官给事中。王元美评此曲，以为雅而不能动人，信然。）"未详所据。

②既属青琐名臣：青琐，古代宫门上的一种装饰，后用以借指宫门。杜甫《秋兴》诗："一卧沧江惊岁晚，几回青琐点朝班？"此处指朝廷。

③乃习红牙曲学：红牙，演唱时用的拍板，因其色红，故名，亦名牙板。曲学，即戏曲创作。

④词防近俚：指邵璨曲中用时文。词，指戏曲语言。俚，即俚俗。徐渭《南词叙录》云："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

晓也?”又云:“《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然有一二套可取者,以其人博记,又得钱西清、杭道卿诸子帮贴,未至澜倒。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此处,吕天成未对其进行明显的批评。

⑤局忌入酸:局,亦作“局段”,指剧本的情节结构。酸,即迂腐。吕天成对剧作的情节结构极为重视,在《曲品》中一再提及“局”、“局段”,如下文则评价王雨舟“颇知炼局之法”。

⑥选声尽工:谓其声律上擅长。

⑦宜骚人之倾耳:骚人,指同辈的戏曲创作者。倾耳,侧耳细听的样子。

⑧采事尤正:指其题材关系风化。董康辑《曲海总目提要》卷五云:“据此剧标目云《五伦全备香囊记》,其首简云:‘伯奇孝行,左儒死友,爱兄王览,骂贼睢阳,孟母贤慈,共姜节义。万古垂名。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盖以九成兄弟尽孝慈母,比伯奇也;王伦令九成脱归,舍生代友,比左儒也;九思千里寻兄,比王览也;九成奉使不屈,比睢阳也;太夫人崔氏教诲两子,比孟母也;贞娘抗节拒婚,比共姜也。取义于五伦全备,托名九成兄弟云尔。”妻团圆后的点题诗为“忠臣孝子重纲常,慈母贞妻德允臧,兄弟爱慕朋友义,天书旌异有辉光”。



⑨亦嘉客所赏心:嘉客,即嘉宾,佳客。赏心,心情欢畅。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续》:“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

⑩存之可师,学焉则套:存之可师,此处应指其可以作为参考体。套,因袭用前人而变得程式化。

⑪王雨舟:王济(1474—1540),字伯禹,一作伯雨,号雨舟,又号紫髯仙伯,晚号白铁道人。乌镇(今浙江桐乡)人。弱冠补郡学生,秋试屡不利,捐资作太学生,授横州(今广西横县)通判,

以母老乞疏归养。家虽豪富而自奉俭朴，然遇宾客毫不吝惜。顾元庆《诗话》称其“人物高远，奉养雅洁”。又喜收藏图画鼎彝，人多称之。曾作《碧梧馆传奇》三种，仅《连环记》传世。

⑫人以曲称：《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填词名手”谓其：“南曲则《四节》、《连环》、《绣襦》之属，出于化、治间，稍为时所称。”

⑬曲缘事重：谓其戏曲作品因题材而备受重视。

⑭颇知炼局之法：炼局，即指提炼情节和组织结构。吕天成非常重视情节的组织与安排，故屡屡提及。

⑮半寂半喧：指情节跌宕起伏、安排合理。

⑯更通琢句之方：谓王雨舟擅长文章词句的砥砺修饰。

⑰或庄或逸：指语言风格富有变化。

⑱我钦高手：钦，佩服。

【案语】

吕天成将其生活年代之前的作家分为神、妙、能、具四品。此为妙品，重炼局选声。虽时有神妙之文都因作者自己的才气，所以不可学。

自元末明初高明以来，戏曲开始肩负教化的任务。至此又经过丘濬、邵璨的推动。邵璨《香囊记》是明代传奇中骈俪派的代表作，以“经子之谈”充塞剧中，不为下层群众所接受。

批评邵璨《香囊记》的，有徐渭的《南词叙录》，谓其“非本色”，“才情欠少”，效颦者更是致“南戏之厄”。

王骥德《曲律》亦云：“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

徐复祚《曲论》云：“以诗语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如‘花边柳边’，‘黄昏古驿’，‘残星破暝’，‘红人仙桃’等大套，丽语藻句，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

吕天成将邵璨列为妙品，认为他自成一体，可以供参考而可学。学了就会落入俗套。王济作品的布局谋篇被品天成所称赏。

沈练川名重五陵[1]，才倾万斛[2]。纪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3]，表勋猷则雄心畅于干戈[4]。元老解颐而进卮[5]，词豪攦指而搁笔[6]。

武康姚静山[7]，仅存一帙，惟睹《双忠》[8]。笔能写义烈之肺肠，词亦达事情之悲愤[9]。求人于古，足重于今。

右能品

【疏证】

①沈练川，沈采，字练川，江苏嘉定人，生平不详。约明成化间在世。所著传奇有《千金记》、《还带记》、《四节记》。据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称他尚有传奇《临潼记》，不知何据。五陵，西汉元帝前，每筑一个皇帝的陵墓，都要在陵侧建一县，以供奉园寝，称陵县。其中高帝长陵、惠帝安陵、景帝阳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因其陵县地近长安，且屡迁富家豪民于此，民风骄奢，号为五陵。

②才倾万斛：此处指沈采极有文采。宋代苏轼《文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③纪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指沈采创作《四节记》。此剧分春、夏、秋、冬之景，演古代名人游赏故事，包括四个短剧，即《杜甫游春记》、《谢安石东山记》、《苏子瞻游赤壁记》和《陶榖学士邮亭记》。游适，犹游乐。《宋书·王敬弘传》："山郡无事，恣其游适，累日不回，意甚好之。"逸趣，超逸不俗的情趣。南朝梁沈约《锺山诗应西阳王教》："君王挺逸趣，羽旆临崇基。"

④表勋猷则雄心畅于干戈：此处指《千金记》对楚汉战争以及项羽、韩信的英雄形象描写酣畅淋漓。勋猷，功劳谋略。干戈，指战争。

⑤元老解颐而进卮：元老系指杨邃安，名一清，字应宁，原籍

云南安宁，随父徙丹徒（今江苏丹徒县）。成化八年（1742）进士。官至户、吏二部尚书，以武英殿大学士直内阁。《明史》有传。解颐，开颜欢笑。唐苏颋《陈仓别陇州司户李维深》："京国自携手，同途欣解颐。"进卮，谓举杯饮酒。此剧系为杨邃安所写，故云。

⑥词豪攦指而搁笔：攦，折断。《庄子·胠箧》："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也。"搁笔，写作、绘画等停笔。

⑦姚静山：名茂良，字静山，武康（今浙江德清）人。生卒年及事迹不详，或云明成化中在世。作传奇《双忠记》、《金丸记》、《精忠记》三种（后二种一说非姚所作）。又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合璧记》一种，与王恒所作同目，然他书均不载。《双忠记》、《精忠记》今存。《金丸记》于晚明《词林一枝》等戏剧选集中存有散出，别题《妆合记》。

⑧《双忠》：姚茂良作。全名《张巡许远双忠记》。今存明万历间金陵富春堂刻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另有饮流斋抄本，与此本有所不同。写唐天宝年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真源县令张巡协助许远守睢阳，保障江淮，无奈兵微粮尽，难以御敌。南霄云奉命向贺兰进明借兵未成。张巡杀妾烹童，供军士饱食。睢阳陷落，张、许两人及诸将均殉难。三日后，郭子仪率兵来，张、许阴魂助阵，大败安庆绪。朝廷赐建庙，赐号"双忠"，岁时祭祀。此剧本事见新、旧《唐书》以及《进张中丞传表》、《张中丞传后序》，全本共三十二出。

【案语】

此为能品。虽有创作力，懂得布局谋篇的技巧，但才气稍逊。沈采、姚茂良作品刚烈悲壮，思想性与艺术性能够兼顾，虽作品所存不多，但为为吕天成所激赏。

李开先铨部贵人[1]，葵邱隐吏[2]。熟誊北曲，悲传塞下之吹[3]；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4]。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5]；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6]。此词坛之雄将，曲部之异才[7]。

沈寿卿蔚矣名流[8]，确乎老学[9]。语或嫌于凑插[10]，事每近于迂拘[11]。然吴优多肯演，吾辈亦不厌弃。

邱琼山大老虽尊[12]，鸿儒近腐[13]。《闲情赋》罢[14]，元亮原是趣人[15]；双文句删[16]，微之且为薄幸[17]。乍辞幄讲[18]，亟谱家词[19]。造捏不新，知老笔之已钝[20]；主张颇大，庶末俗之可风[21]。

右具品

【疏证】

①李开先铨部贵人：李开先(1502—1568)，字伯华，号中麓、中麓子、中麓山人、中麓放客。山东章丘人。明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明史》有传。著《词谑》一卷，辑录了一些明代戏曲资料。传奇存有《宝剑记》与《断发记》，尚有《登坛记》，已佚。以《宝剑记》成就较高。另院本有《园林午梦》、《打哑禅》等见存于《一笑散》集中。铨部贵人，铨即指量才授官，铨部，此处代指吏部，因李开先曾任吏部考功郎中，故称。

②葵邱隐吏：葵邱，因李开先是章丘人，因此此处指春秋时齐地，在今山东淄博市境，与章丘毗邻。隐吏，系指李开先罢官家居近三十年，故云。

③熟誊北曲，悲传塞下之吹：因李开先用《中原音韵》进行创作，故云。《顾曲麈谈》谓之"文采风流，照耀北方"。

④间著南词，生扭吴中之拍：此即指《宝剑记》不合南戏音律之处甚多。这是因为李开先不理解南戏特殊的创作规律，写的曲子不合曲律，成了案头之作。在昆山腔兴起之时受到广泛欢迎，而剧作者却往往不能将其创作规律运用到创作中，所作不适应当时的戏曲舞台。这并非李开先一人的问题，而是当时的通病。间，偶尔。

⑤才原敏赡，写冤愤而如生：赡，充裕。谓李开先卓有才能。

⑥志亦飞扬，赋逋囚而自畅：以上两句指李开先《宝剑记》对林冲遭际生动而且淋漓尽致的描写。逋，逃亡。逋囚，指林冲。

⑦此词坛之雄将，曲部之异才：词坛、曲部，皆是指戏曲作家群体。

⑧沈寿卿：沈龄，生卒年不详。约明弘治间在世。字寿卿，一字元寿。自号练塘渔者（据《嘉庆安亭志》卷一七《人物》记载）。嘉定（今属上海）人。才能广泛，尤精乐律。《曲品》等著录沈寿卿尚作《娇红记》、《三元记》、《银瓶记》与《龙泉记》四种。或以为作此四剧之沈寿卿名受先，与沈龄是否一人，尚不可知。蔚，荟萃，聚集。

⑨确乎老学：确，刚强，坚固。

⑩语或嫌于凑插：嫌，近似。《吕氏春秋·贵直》："出若言非平论也，将以救败也，固嫌于危。"凑插，应为聚集之义。

⑪事每近于迂拘：每，常常。迂拘，迂阔而保守，不知顺应潮流；拘守陈规，迂腐而不知变通。

⑫邱琼山大老虽尊：邱琼山，即邱濬（1420－1495，一说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一作琼山，别署赤玉峰道人。广东琼山人。明景泰五年（1454）进士，历官翰林院编修、侍讲、国子祭酒、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谥文庄。著述甚多。作传奇《五伦全备忠孝记》、《投笔记》、《罗囊记》、《举鼎记》等，倡导以戏剧推行教化，宣扬伦理。《明史》有传。大老虽尊，指其位高权重。

⑬鸿儒近腐：邱濬精通朱子理学，有大儒之称，人亦近腐。鸿儒，大儒。

⑭《闲情》赋罢：《闲情赋》，东晋陶渊明所作，写对女子的爱慕之情。

⑮元亮原是趣人：陶渊明，字元亮。意指陶渊明是个多情的人。

⑯双文句：指唐代诗人元稹《莺莺传》及《会真诗》，托张生而

描写自己的艳遇。

⑰微之且为薄幸：微之，元稹，字微之。薄幸，薄情；负心。

⑱乍辞幄讲：形象地说邱濬讲学刚离开讲堂。幄讲，系指邱濬讲学。

⑲亟谱家词：亟，家词，即戏曲。

⑳造捏不新：造捏，指其写作。

㉑主张颇大，庶末俗之可风：主张颇大，因邱濬倡导以戏剧推行教化，宣扬伦理，开篇就是"备他时世曲，寓我圣贤言"、"若于伦理不关紧，纵是新奇不足传"，故云。庶，或许可以，表示希望或推测。《诗·大雅·生民》："庶无罪悔，以迄于今。"末俗，乱世败坏的习俗。风，即讽。

【案语】

此为具品。创作技巧及思想内容上均有瑕疵，逊于能品。本段对李开先基本肯定，只是说他"间作南词，生扭吴中之拍"，于节拍声韵上欠缺，是"异才"。见《万历野获篇》卷二十五《南北散套》："章丘李中麓太常亦以填词名，与康王俱石友，不娴度曲，即如所作《宝剑记》，生硬不谐，且不知南曲之有入声，自以《中原音韵》叶之，以致吴侬见诮。"《顾曲麈谈》第四章云："李中麓，开先，字伯华，章丘人，官至太常少卿。罢归后，以词曲娱老。著有《宝剑记》、《断发记》诸传奇。文采风流，照耀北方。钱牧斋云：'伯华罢归。归而治田产，蓄声伎、征歌度曲，为新声小令、搊弹放歌，自谓：马东篱、张小山无以过也。为文一篇辄万言，为诗一首辄百韵，不循格律，诙谐调笑，信手放笔……所著词多于文，文多于诗。又改定元人传奇乐府数百卷，搜集市井艳词、诗禅对类之属，多流俗琐碎，士大夫所不道者。'所藏词曲至富，自谓词山曲海。每大言曰：'古来才士，不得乘时枋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销岁月，暗老豪杰耳。'王元美《曲藻》云：'北人自王、康后，推山东李伯华。伯华以百阕[傍妆台]，为对山所赏。今其词尚存，不足道也。所为南剧《宝剑》、《登坛

记》，亦是改其乡先生之作。二记余见之，尚在《拜月》、《荆钗》之下。一日问余：'何如《琵琶记》？'余谓：'公词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改妥，乃可传耳。'李怫然不乐罢。'其自负有如此者，惜其词余未见也。"

而对沈寿卿，认为其"迂拘"。而邱濬本是理学出身，离开理学的讲坛作起曲来，显得文采不足，下笔生硬。而强调戏曲的教化作用，虽然"主张颇大"，但世俗未必可以教化。文学应该是审美的。陶渊明虽然写了《闲情赋》，写对美女的思慕和向往之情，是一篇优美的情诗，不传递思想教化的意义，被萧统指为"白璧微瑕"，但并不影响其身份及声誉，也不影响《闲情赋》的传世，反而让读者看到了他多情的一面。而元稹作了《莺莺传》及《会真诗》，却又自己隐讳自己的情事，多情并不可鄙，薄幸才可鄙。

博观传奇，近时为盛。大江左右[1]，骚雅沸腾[2]；吴浙之间，风流掩映。第当行之手不多遇[3]，本色之义未讲明[4]。当行兼论作法[5]，本色只指填词[6]。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7]，此中自有关节局段[8]，一毫增损不得[9]；若组织正以蠹当行[10]。本色不在摹剿家常语言[11]，此中别有机神情趣[12]，一毫妆点不来[13]；若摹剿正以蚀本色[14]。今人不能融会此旨[15]，传奇之派，遂判而为二：一则工藻缋以拟当行[16]；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17]。甲鄙乙为寡文[18]，此嗤彼为丧质[19]。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20]。

今人窃其似而相敌也[21]，而吾则两收之[22]。即不当行，其华可撷[23]；即不本色，其质可风[24]。进而有宫调之学，类以相从，声中缓急之节[25]；纷以错出，词多激戾之音[26]。难欺师旷之聪[27]，莫招公瑾之顾[28]。按谱取给，故自无难；逐套注明，方为有绪。又进而有音韵平仄之学，句必一韵而始协，声必叠置而后谐[29]。响落梁尘[30]，歌翻扇底[31]。昧者不少[32]，解者渐多[33]。又进而有八声阴阳之学[34]，吹以天籁，协乎元声[35]，律吕所以相宣[36]，神人用以允翕[37]。抑扬高下，发调俱圆；清浊宫商，辨音最妙。此韵学之缺典，曲部之秘传，柳城启其端[38]，方诸阐其教[39]。必究斯义，厥道乃精[40]；考之今人，褎如充耳[41]。《广陵散》已落人间[42]，《霓裳曲》重翻天上[43]。后有作者，不易吾言矣[44]。

嗟乎！才豪如雨，持论不得太苛[45]；佳曲如林，抡收何忍过隘[46]？僭分九等[47]，开列左方。入吾品者，可诩流传[48]；轶吾品者[49]，自惭腐秽。作《新传奇品》[50]。

【疏证】

①大江：即长江。

②骚雅：本指《离骚》和《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代指《楚辞》与《诗经》，此处指文人墨客。

③第当行之手不多遇：当行，即内行、行家之意。明代用“当行”评论戏曲，大多是作为创作方法，是从剧场、舞台艺术的实际

需要来谈的，如王骥德、吕天成等。王骥德《曲律》“论剧戏”云：“（当行）贵剪裁，贵锻炼：以全帙为大间架，以每折为折落，以曲白为粉垩、为丹臒。匆落套，勿不经；勿太蔓，蔓则局懈而优人多删削；勿太促，促则气迫而节奏不畅达；毋令一人无着落，毋令一折不照应。传中紧要处，须重着精神，极力发挥使透；如《浣纱》遗了越王尝胆及夫人采葛事，红拂私奔、如姬窃符，皆本传大头脑，如何草草放过？若无紧要处，只管敷行，又多惹人厌憎。皆不审轻重之故也。又用宫调，须称事之悲欢苦乐。如游赏则用仙吕、双调等类，哀怨则用商调、越调等类，以调合情，容易感动得人。其词、格俱妙，大雅与当行参间，可演可传，上之上也。词藻工，句意妙，而不谐里耳，为案头之书，已落第二义。既非雅调，又非本色，掇拾陈言，凑插俚语，为学究，为张打油，勿作可也！”吕天成认为，戏曲创作应该考虑自身的特点，注重组织结构、穿插情节，同时应注意提炼语言。

④本色之义未讲明：本色，指本来的颜色。明代曲论讨论“本色”，主要是指作为戏曲这一特殊文学样式的艺术特色及其对创作的基本要求。何良俊、徐渭、沈璟、王骥德等各家对于“本色”的理解也不相同，常从质朴自然、接近生活真实来要求戏曲语言的本色。徐渭《西厢序》云：“本色犹俗言正身也。相色，替身也。”王骥德《曲律·论家数》：“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王世贞《曲藻》：“马致远‘百岁光阴’，放逸宏丽，而不离本色。”王世贞《曲藻序》又云：“大抵北主劲切雄丽，南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譬之同一师承，而顿、渐分教；俱为国臣，而文、武异科。今谈曲者往往合而举之，良可笑也。”吕天成此处讲的是词采与情境。

⑤当行兼论作法：即“当行”包括戏曲创作的各种手法。

⑥本色只指填词：填词，即指进行戏曲创作。

⑦当行不在组织饾饤学问：指“当行”应该去陈言与学究气。

饾饤，又作饤饾，食物堆叠的样子，旧用来比喻文辞的罗列堆积。冯梦龙《太霞新奏》亦云："当行者，组织藻绘而不涉于诗赋。"冯梦龙认为当行者应该自创新格，工于文字而不组织文辞。

⑧此中自有关节局段：关节局段，此处指情节结构的安排。关节，指戏曲中的关键情节。

⑨一毫增损不得：对于戏剧情节的安排要符合戏剧创作的实际。

⑩若组织正以蠹当行："当行"不宜进行文字堆积，卖弄学问。李渔《闲情偶寄》云："曲文之词采，与诗文之词采非但不同，且要判然相反。何也？诗文之词采贵典雅而贱尘俗，宜蕴藉而忌分明；词曲不然，话则本之街谈巷议，事则取其直说明言。凡读传奇而有令人费解，或初不见佳、深思而后得其意之所在者，便非绝妙好词。"

⑪本色不在摹剿家常语言：摹剿，摹仿。冯梦龙《太霞新奏》云："本色者，常谈口语而不涉于粗俗。"走戏曲本色一路者，能在对家常口语的充分利用中将戏曲的意趣巧妙地呈现出来。王骥德《曲律》云："故作曲者须先认其路头，然后可徐议工拙。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王骥德认为"本色"易流于俚俗，必须把握雅俗的分寸。

⑫此中别有机神情趣："本色"之中有自然天成的传情之处。《曲律》云："《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李渔《闲情偶记》云："机趣二字，填词家必不可少。机者，传奇之精神；趣者，传奇之风致。少此二物，则如泥人土马，有生形而无生气。"

⑬一毫妆点不来：有意装饰不能达到自然天成的风格。妆点，指有意装饰。

⑭若摹剿正以蚀本色：戏曲创作贵于自然。

⑮今人不能融会此旨：现在进行戏剧创作的人不能把当行与本色之义融合并且透彻地理解。

⑯一则工藻缋以拟当行：藻缋，即藻绘，比喻文采。有人把讲究华丽的词藻当成“当行”。

⑰一则袭朴淡以充本色：袭，因袭。有人把朴素没有文采当成“本色”。

⑱甲鄙乙为寡文：寡文，缺少文采。

⑲此嗤彼为丧质：丧质，即缺少实质的东西。

⑳而不知果属当行，则句调必多本色矣；果具本色，则境态必是当行矣：吕天成综合“当行”与“本色”，认为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从句调与境态来讲，二者是共存的。

㉑今人窃其似而相敌也：今人，明代人。敌，对立。

㉒而吾则两收之：吕天成将“当行”、“本色”两类作品同时收入。

㉓即不当行，其华可撷：不属于“当行”的作品，也有文采可取的。

㉔即不本色，其质可风：风，流传。

㉕进而有宫调之学：元代燕南芝庵《唱论》中归纳了十七种宫调的特色：“仙吕调唱清新绵远，南吕宫唱感叹伤悲，中宫唱高下闪赚，黄钟宫唱富贵缠绵，正宫唱惆怅雄壮，道宫唱飘逸清幽，大石唱风流蕴藉，小石唱旖旎妩媚，高平唱涤物滉漾，般涉唱拾掇坑堑，歇指唱急并虚歇，商角唱悲伤宛转，双调唱健捷激袅，高调唱凄怆怨慕，角调唱呜咽悠扬，宫调唱典雅沉重，越调唱陶写冷笑。”王骥德《曲律》卷二云：“宫调之说，盖微眇矣；周德清习矣而不察，词隐语焉而不详。或问曲何以谓宫调？何以有宫又复有调？何以宫之为六，调之为十一？既总之有十七宫调矣，何以今之用者，北仅十三，南仅十一？又何以别有十三调之名也？曰：宫调之立，盖本之十二律、五声，古极详备，而今多散亡也。其说杂见历代乐书—杜佑《通典》、郑樵《乐略》、沈括《笔谈》、蔡元定《律吕新书》、欧阳之秀《律通》、陈旸《乐考》、朱子《语类》、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唐、宋诸贤乐论，近闽人李文利《律吕元声》、

岭南黄泰泉《乐典》、吾乡季长沙《乐律纂要》、《律吕别书》诸书——宏博浩繁，无暇殚述。第撮其要，则律之自黄钟以下，凡十二也；声之自宫、商、角、徵、羽而外，有变宫、变徵，凡七也。古有旋相为宫之法，以律为经，复以声为纬，乘之每律得十二调，合十二律得八十四调，此古法也。然不胜其繁，而后世省之为四十八宫调。四十八宫调者，以律为经，以声为纬，七声之中，去徵声及变宫、变徵，仅省为四；以声之四，乘律之十二，于是每律得五调，而合之为四十八调。四十八调者，凡以宫声乘律，皆呼曰宫，以商、角、羽三声乘律，皆呼曰调。”

㉖词多礉戾之音：礉戾，即乖戾而不和谐。

㉗难欺师旷之聪：师旷，春秋时晋国的乐师，虽然目盲，但耳朵极能辨音。

㉘莫招公瑾之顾：周瑜，字公瑾。《三国志·吴志》本传载其“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㉙又进而有音韵平仄之学：参见《曲律》卷二“论平仄第五”：“今之平仄，韵书所谓四声也，而实本始反切。古无定韵，诗乐皆以叶成，观三百篇可见。自西域梵教入，而始有反切。自沈约《类谱》作，而始有平仄。欲语曲者，先须识字，识字先须反切。反切之法，经纬七音，旋转六律，释氏谓：七音一呼而聚，四声不召自来，言相通也。今无暇论切，第论四声。四声者，平、上、去、入也。平谓之平，上、去、入总谓之仄。曲有宜于平者，而平有阴、阳（阴、阳说见下条），有宜于仄者，而仄有上、去、入。乖其法，则曰拗嗓。盖平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返，入声则逼侧而调不得自转矣。故均一仄也，上自为上，去自为去，独入声可出入互用。北音重浊，故北曲无入声，转派入平、上、去三声，而南曲不然。词隐谓入可代平，为独泄造化之秘。又欲令作南曲者，悉遵《中原音韵》，入声亦止许代平，余以上、去相间，不知南曲与北曲正自不同，北则入无正音，故派入平、上、去之三

声，且各有所属，不得假借；南则入声自有正音，又施于平、上、去之三声，无所不可。大抵词曲之有入声，正如药中甘草，一遇缺乏，或平、上、去三声字而不妥，无可奈何之际，得一入声，便可通融打诨过去，是故可作平，可作上，可作去；而其作平也，可作阴，又可作阳，不得以北音为拘；此则世之唱者由而不知，而论者又未敢拈而笔之纸上故耳。其用法，则宜平不得用仄，宜仄不得用平（此仄兼上去）宜上不得用去，宜去不得用上，宜上去不得用去上，宜去上不得用上去（去上二字尤重……）。”

㉚响落梁尘：《列子·汤问》载韩娥故事，称其歌声美妙，余音绕梁，三日不绝。此处借以形容戏曲的音韵和谐美妙。

㉛歌翻扇底：晏几道《鹧鸪天》云：“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意指美妙的歌舞。此处指戏曲的演唱美妙动人。

㉜昧者不少：昧者，不懂的人。

㉝解者渐多：解者，理解的人。

㉞又进而有八声阴阳之学：参见《曲律》卷二“论阴阳第六”：“古之论曲者曰：声分平、仄，字别阴、阳。阴、阳之说，北曲《中原音韵》论之甚详；南曲则久废不讲，其法亦淹没不传矣。近孙比部始发其义，盖得之其诸父大司马月峰先生者。夫自五声之有清、浊也，清则轻扬，浊则沉郁。周氏以清者为阴，浊者为阳，故于北曲中，凡揭起字皆曰阳，抑下字皆曰阴；而南曲正尔相反。南曲凡清声字皆揭而起，凡浊声字皆抑而下。今借其所谓阴、阳二字而言，则曲之篇章句字，既播之声音，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始贯珠，而后可入律吕，可和管弦。倘宜揭也而或用阴字，则声必欺字；宜抑也而或用阳字，则字必欺声。阴阳一欺，则调必不和。欲诎调以就字，则声非其声；欲易字以就调，则字非其字矣！毋论听者迕耳，抑亦歌者棘喉。”孙鑛《与沈伯英论韵学书》：“若南曲则元有入音，自不可从北。故凡揭起调皆宜阴、宜去、宜扬，纳下调皆宜扬、宜上、宜抑。兄但取旧南曲分别六声，令善歌者歌之，倘宜扬而用阴，宜去而用上，宜抑而用扬，歌来则

非字矣。宜阴、上、扬，而反之亦然。此岂非天地间自然之音乎？惟兄再详审之。"(《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

㉟吹以天籁，协乎元声：天籁，自然界的声音，万物自然而然发出的声音。元声，指十二律中的黄钟。古人定十二律以黄钟之管为基准，故名黄钟为元声。明庄元臣《叔苴子内篇》卷六："喉音宫，舌音徵，齿音商，牙音角，唇音羽，此又元声之变也。"此处指音韵之学。

㊱律吕所以相宣：律吕，古代校正乐律的器具。用竹管或金属管制成，共十二管，管径相等，以管的长短来确定音的不同高度。从低音管算起，成奇数的六个管叫做"律"；成偶数的六个管叫做"吕"，合称"律吕"。后亦用以指乐律或音律。《国语·周语下》："律吕不易，无姦物也。"汉马融《长笛赋》："律吕既和，哀声五降。"唐翁洮《和方干题李频庄》诗："犹凭律吕传心曲，岂虑星霜到鬓根。"

㊲神人用以允翕：允翕，和洽一致。《清史稿·礼志六》："凡外任文武大臣，忠勇威爱，公论允翕者，俾膺祀典，用劝在官。"

㊳柳城启其端：柳城，即指孙如法(1559－161 5)，字世行，号俟居，吕天成的表伯父，柳城为其别墅，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境内。曾鼓励王骥德作《曲律》。《曲律》云："孙比部讳如法，字世行，别号俟居，吾郡之余姚人，忠烈公曾孙，而清简公冢子也。蚤颖。甫髫，举于顺天，以进士高第授官比部。上疏请建皇太子，及论郑贵妃不宜先王恭妃册封，神庙震怒，拟赐杖。赖政府疏救，谪尉潮阳，遂杜门不出。时居柳城(先生别墅)，以图史自娱。雅精字学，喜校雠。自经史诸子而外，尤加意声律。词曲一道，词隐专厘平仄；而阴阳之辨，则先生诸父大司马月峰公始抉其窍，已授先生，益加精窍。尝悉取新旧传奇，为更正其韵之讹者，平仄之舛者，与阴阳之乖错者，可数十种，藏于家塾。时为郁蓝生言：'吾于诸传奇，咸不难矢笔更定；独于《玉合》、《题红》二记，欲稍更一二字，不能施手，以其词佳，勉更之便失故吾耳。'又

与汤奉常为同年友。汤令遂昌日～#钗》以下,俱未出。)先生言:'尝闻伯良艳称公才,而略短公法。'汤曰:'良然。吾兹以报满抵会城,当邀此君共削正之。'既以罢归,不果,故后《还魂记》中《警梦》折白,有'韩夫人得遇于郎,曾有《题红记》'语,以此。先生自谪归,人士罕见其面,独时招余及郁蓝生,把酒商榷词学,娓娓不倦。尝怂恿余作《曲律》及南韵,曰:'此绝学,非君其谁任之!'顷余考注《西厢》,相与订定疑窦,往复手札,盖盈笥箧。竟以目眚误医,病卒,底今时时有西州之怆。余于阴、阳二字之旨,实大司马暨先生指授为多,不敢忘所自得,于其殁也,识以寄痛!"

㊴方诸阐其教:指王骥德《曲律》对音韵之学进行阐释。方诸,即王骥德。

㊵必究斯义,厥道乃精:斯义,即音韵平仄之义。厥道,即戏剧创作。

㊶褎如充耳:褎,音"又",服饰华丽繁盛。充耳,古代帝王、贵族帽子两边悬挂的玉,下垂至耳,用以堵塞耳朵蒙蔽听聪。意指今人不重视音韵之学。《诗经·邶風·旄丘》云:"旄丘之葛兮,何诞之节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东。叔兮伯兮,靡所与同。琐兮尾兮,流离之子。叔兮伯兮,褎如充耳。"

㊷《广陵散》已落人间:《广陵散》,《晋书·嵇康传》载嵇康善弹此曲,为司马氏集团所杀,临刑前弹奏此曲,感叹《广陵散》从此就失传了。此句指因为《曲律》的创作,使得美妙的戏曲音乐流传下来,好像已经失传的《广陵散》又回到了人间。

㊸《霓裳曲》重翻天上:指《霓裳羽衣舞》。传为唐开元中西凉节度使杨敬述所献,初名《婆罗门曲》,为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为此名。曲中描写虚无缥缈的仙境及仙女形象。

㊹不易吾言矣:即会同意我的看法。易,改变。

㊺持论不得太苛:面对这么多戏曲名家,不能发表太苛刻的

评论。持论，发表评论。

㊻抡收何忍过隘：面对这么多好的作品，不忍心收录太少。抡收，挑选收录。

㊼僭分九等：僭，超越本分。吕天成自谦，划分等级并非自己的本分。

㊽入吾品者，可诩流传：进入《曲品》的，可以以此为荣。

㊾轶吾品者，自惭腐秽：没有进入《曲品》的，要为此感到羞愧。

【案语】

吕天成生活时期，新传奇兴盛，分为二派，一重“当行”，一重“本色”，两派互相排斥。本段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当行”与“本色”的本意，认为今人过于强调二者的差别。二者虽然有差别，但本来是统一的。

吕天成在这里从戏剧创作的实际出发，认为“当行”系指创作技巧，而“本色”则指剧作的精神特征。因此，王骥德亦认为“当行”为具体创作方法，本色则指艺术的根本特征。二人都认为“当行”影响“本色”，指导“本色”。

沈璟倡合律依腔、务重本色之说。吕天成作为其门生，一般也被划入吴江派。吕天成虽然持论宽容，但还是更重音律。因此，在这里又阐述了戏曲音乐的特点渊源，强调音乐的重要性。并肯定了王骥德等人的贡献。

沈璟[1]宁庵 吴江人

汤显祖[2]海若 临川人

右二人,上之上。

沈光禄金张世裔[3],王谢家风[4],生长三吴歌舞之乡[5],沉酣胜国管弦之籍[6]。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7];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8]。束发入朝而忠鲠[9],壮年解组而孤高[10]。卜业郊居[11],遁名词隐[12]。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13];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14]。红牙馆内,誊套数者百十章[15];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16]。顾盼而烟云满座[17],咳唾而珠玉在毫[18]。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19];游刃余地,词部之庖丁[20]。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居北面[21]。

汤奉常绝代奇才,冠世博学[22]。周旋狂社[23],坎坷宦途[24]。雷阳之谪初还[25],彭泽之腰乍折[26]。情痴一种,固属天生[27];才思万端,似挟灵气[28]。搜奇《八索》[29],字抽鬼泣之文[30];摘艳六朝[31],句叠花翻之韵[32]。红泉秘馆[33],春风檀板敲金[34];玉茗华堂[35],夜月湘帘飘馥[36]。丽藻凭巧肠而浚发[37],幽情逐彩笔以纷飞[38]。蘧然破噩梦于仙禅[39],皭矣销尘情于酒色[40]。熟拈元剧,故琢调之妍俏赏心[41];妙选佳题,故赋景之新奇悦目[42]。不事刁斗,飞将军之用兵[43];乱坠天花,老生公之说法[44]。信非学力所及,自是天资不凡[45]。

此二公者,懒作一代之诗豪,竟成千秋之词匠[46],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47]。吾友方诸生曰:"松陵具词法而让词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48]。"善夫,可为定品矣!乃光禄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巧[49]。"奉常闻而非之,曰:"彼乌知曲意哉!予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50]。"此可以睹两贤之志趣矣。

予谓二公譬如狂、狷[51],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52]。不有光禄,词硎弗新[53];不有奉常,词髓孰抉[54]?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55],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56],岂非合之双美者乎[57]?而吾犹

未见其人，东南风雅蔚然[58]，予且旦暮遇之矣。予之首沈而次汤者，挽时之念方殷[59]，悦耳之教宁缓也[60]。略具后先，初无轩轾[61]。允为上之上。

【疏证】

①沈璟(1553－1610)，字伯英，晚字聃和，号宁庵，别号词隐生。南直隶吴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二年(1574)中进士，历官至吏部验封司员外郎。万历十四年，忤旨降行人司司副，奉命归里。两年后还朝，擢光禄寺丞。次年，充顺天乡试同考官，又因录取首辅申时行之子，被劾科场舞弊，乃告病还乡，时仅三十七岁。家居二十年，蓄声伎，纵情词曲，与王骥德、吕天成、叶宪祖、卜世臣等探讨切磋，倡合律依腔、务重本色之说。撰有曲学论著《词隐先生论曲》、《南九宫十三调曲谱》、《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评点时斋乐府指迷》、《南词韵选》等多种，其中尤以集南曲传统曲调之大成的《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即《南词全谱》)最受重视。沈璟拥有一整套戏剧理论，影响了集结在他周围的一批剧作家和曲学家，因此被称为吴江派的领袖。曾作杂剧《十孝记》与《博笑记》二种，和传奇《红蕖记》、《埋剑记》、《分钱记》、《双鱼记》、《合衫记》、《桃符记》、《义侠记》、《鸳衾记》、《分柑记》、《四异记》、《凿井记》、《珠串记》、《奇节记》、《结发记》、《坠钗记》(一名《一种情》)共十七种，总称《属玉堂传奇》。又曾改汤显祖《牡丹亭》为《同梦记》。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沈璟尚曾取汤氏《紫钗记》改为《新钗记》传奇，故或称十九种。今存《红蕖》、《埋剑》、《双鱼》、《义侠》、《桃符》、《坠钗》、《博笑》七种。又《分钱》、《十孝》二种，尚能从胡文焕《群音类选》中看到残存散出的曲文，余皆不传。《曲律》卷四云："松陵词隐沈宁庵先生，讳璟。其于曲学、法律甚精，泛澜极博。斤斤返古，力障狂澜，中兴之功，良不可没。先生能诗，工行、草书。弱冠魁南宫，风标白皙如画。仕由吏部郎转丞光禄，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词曲，精心考索者垂三十年。雅善歌。与同里顾学宪道行先生，并畜

声伎，为香山、洛社之游。所著词曲甚富，有《红蕖》、《分钱》、《埋剑》、《十孝》、《双鱼》、《合衫》、《义侠》、《分柑》、《鸳衾》、《桃符》、《珠串》、《奇节》、《凿井》、《四异》、《结发》、《坠钗》、《博笑》等十七记。散曲曰《情痴寱语》、曰《词隐新词》二卷；取元人词，易为南词，曰《曲海青冰》二卷。《红蕖》蔚多藻语，《双鱼》而后，专尚本色，盖词林之哲匠，后学之师模也。又尝增定《南曲全谱》二十一卷，别辑《南词韵选》十九卷。又有《论词六则》、《唱曲当知》、《正吴编》及《考定琵琶记》等书，半已盛行于世；未刻者，存吾友郁蓝生处。生平故有词癖，每客至，谈及声律，辄娓娓剖析，终日不置。尝一命余序《南九宫谱》，既就梓，误以均为韵。余请改正，先生复札，巽辞为谢。比札至，而先生已捐馆舍矣。先是数年，道行先生亦卒。自两先生殁，而吴中遂无复有继其迹者，悲夫！”吕天成《义侠记序》云：“松陵词隐先生表章词学，直剖千古之谜，一时，吴越词流，如大荒逋客、方诸外史、桐柏中人，遵奉功令唯谨。先生红牙馆内所著传奇杂曲凡十数帙，顾人罕得窥。先是世所梓行者，惟《红蕖》、《十孝》、《分钱》、《埋剑》、《双鱼》凡五记，及《考订琵琶》、《南曲全谱》、《南词韵选》，余所梓行者惟《合衫》；半埜主人所梓行者惟《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及宋人之《乐府指迷》。乃余尝从先生属玉堂乞得稿本，如《义侠》、《分柑》、《桃符》、《凿井》、《鸳衾》、《珠串》、《结发》、《四异》、《奇节》凡九记，手授副墨，藏诸椟中。”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万历间曲家，与玉茗同时者，以吴江沈璟为最著。璟字伯英，号宁庵，世称词隐先生，官至光禄寺正卿。先生于音律一道，独有神悟。审铢黍而辨芒杪，一字不肯苟下。著有《南曲谱》二十卷，风行一时。”

②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自署清远道人。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早岁即有文名，因不依附宰相张居正而落第。万历十一年（1583）才中进士，任南京太常寺博士。不久，升南礼部祠祭司主事。万历十九年（1591），上《论辅臣科臣疏》，揭露时弊，抨击朝政，贬为广东徐闻典史。后改浙江遂昌知

县。在任五年，兴建书院、遣囚度岁，以及抑制豪强，深受人民爱戴。但这些开明措施，终不合于时，万历二十六年(1598)，弃官回乡，不再出仕。在戏曲创作上独树一帜，主张“言情”，反对拘泥于格律。所著传奇有《紫箫记》、《紫钗记》、《还魂记》、《南柯记》和《邯郸记》。后四种合称为《临川四梦》，或《玉茗堂四梦》。诗文有《红泉逸草》、《问棘邮草》、《玉茗堂全集》等。《明史》卷二三〇、邹迪光《调象庵集》卷三三、《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均有传。今人黄芝冈撰有《汤显祖编年评传》(稿本)、徐朔方《汤显祖年谱》。

③沈光禄金张世裔：金张，指汉代金日磾、张安世，子孙相继，世供要职。

④王谢家风：王谢，即六朝时的王谢两家，为当时的望族。此处借以指沈璟出身。

⑤生长三吴歌舞之乡：三吴，三国吴韦昭有《三吴郡国志》(已佚)，所指何地不详。从《三国志》、《晋书》的记载来看，当以《水经注》中的吴郡、吴兴、会稽为三吴，《通典》、《元和郡县志》的吴郡、吴兴、丹阳为三吴。因沈璟是吴江人，故云。

⑥沉酣胜国管弦之籍：胜国，即前朝，此处指元代。

⑦妙解音律，兄妹每共登场：指沈璟兄妹都能粉墨登场。

⑧雅好词章，僧妓时招佐酒：指沈璟家居时，蓄声伎，纵情词曲。佐酒，陪伴饮酒。

⑨束发入朝而忠鲠：此处指沈璟入朝为官忠正鲠直。忠鲠，忠正鲠直。

⑩壮年解组而孤高：指沈璟于万历乙丑(1589)，告归，时年三十七岁。解组，解下印绶，即辞官。

⑪卜业郊居：指沈璟由吏部郎转丞光禄，值有忌者，遂屏迹郊居，放情词曲。

⑫遁名词隐：沈璟晚年自号词隐，即以词为隐之意。

⑬嗟曲流之泛滥，表音韵以立防：指沈璟作《南词韵选》，为

南曲用韵立法。

⑭痛词法之蓁芜，订全谱以辟路：指沈璟增订蒋孝《南九宫谱》为《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即《南词全谱》），为南曲作词之法。蓁芜，犹荒芜，杂草丛生，亦指杂乱丛生的草木，引申为杂乱，纷乱。辟路，开辟道路。

⑮红牙馆内：红牙馆，即沈璟征歌度曲之处。

⑯属玉堂中，演传奇者十七种：沈璟有《属玉堂传奇》十七种。

⑰顾盼而烟云满座：指沈璟曲作传神，引人入胜。顾盼，观看，左顾右盼。

⑱咳唾而珠玉在毫：指沈璟曲作文辞优美。咳唾，咳嗽吐唾液。"咳唾"一般用以称美他人的言语、诗文等。"咳唾成珠"比喻言语不凡或诗文优美。《庄子·渔父》："窃待于下风幸闻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庄子·秋水》："子不见夫唾者乎？喷则大者如珠小者如雾。"

⑲运斤成风，乐府之匠石：《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而不失容。"运斤成风，比喻手法熟练，技艺高超，又说技巧熟练，大胆、快捷而有力。

⑳词部之庖丁：以沈璟比庖丁谓其写作手法娴熟。庖丁，见《庄子·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

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㉑此道赖以中兴，吾党甘居北面：谓戏剧创作因沈璟而中兴，王骥德《曲律》中亦有此论，表达对沈璟的景仰之情，甘愿执弟子之礼。

㉒冠世博学：冠世，谓超人出众，天下一流。晋陆机《汉高祖功臣颂》："灼灼淮阴，灵武冠世。"唐李白《武昌宰韩君去思颂碑》："云卿，文章冠世。"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六："姐姐是倾城色，张生是冠世儒。"

㉓周旋狂社：汤显祖早年同里中名流帅机、饶崙、周献臣、曾如海、谢廷谅、谢廷缵辈相唱和。万历四年(1756)客宣城，又同沈懋学、梅鼎祚、龙宗武、姜奇方、张清野等"献逐诗赋，歌舞游侠"(见《汤显祖年谱》)。应试北京时，与欧贞伯、刘仲修、李袭美、余君房等雅集。

㉔坎坷宦途：汤显祖在明隆庆四年(1570)中举，名列时文八大家。然迟至万历十一年(1583)始中进士。又因拒绝阁臣申时行、张四维辈罗致，且秉性刚正，屡遭贬谪。遂于万历二十六年辞官归里。

㉕雷阳之谪初还：雷阳，即徐闻(今广东徐闻县)。汤显祖《吉永丰家族文录序》云："盖万历辛卯，余谪尉于雷之徐闻。"万历二十年(1592)自徐闻归临川。

㉖彭泽之腰乍折：彭泽，指陶渊明。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时，在官八十余日，因督邮来县，需束带见之，云："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故弃官归隐。此处指汤显祖量移遂昌县。

㉗情痴一种，固属天生：称赞汤显祖为情痴之人。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云："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衫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牡丹亭题词》云："情不

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比汤显祖小六岁的潘之恒(1556—1622)，是汤显祖的小友，是汤氏理论的直接承继者，他在《鸾啸小品》卷三《情痴》一文中，曾以《牡丹亭》的表演为例，主张演员以情写情，以情传神。他说：“古称优孟、优施，能写人之貌，尚能动主。而况以情写情，有不合文人之思致者哉！余友临川汤若士，尝作《牡丹亭还魂记》，是能生死死生，而别通一窦于灵明之境。……最难得者，解杜丽娘之情人也。夫情之所之，不知其所始，不知其所终，不知其所离，不知其所合。在若有若无，若远若近，若存若亡之间，其斯为情之所必至，而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后情有所不可尽。而死生生死之无足怪也。故能痴者而后能情，能情者而后能写其情。杜之情痴而幻；柳之情痴而荡。一以梦为真，一以生为真。惟其情真，而幻荡将何所不至矣。二孺者，蘅纫之江孺、荃子之昌孺，皆吴阊人。各具情痴，而为幻为荡，若莫知其所以然者。”袁于令(1592—1672)《焚香记序》云：“盖剧场即一世界，世界只一情。人以剧场假而情真，不知当场者有情人也，顾曲者尤属有情人也；即从旁之堵墙而观听者，若童子、若瞽叟、若村媪，无非有情人也。倘演者不真，则观者之精神不动；然作者不真，则演者之精神亦不灵。”

㉘才思万端，似挟灵气：称赞汤显祖极有才情。

㉙搜奇《八索》：《八索》，相传为古书名。《左传·昭公十二年》：“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孔颖达疏引《尚书序》云：“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其义也。谓汤显祖嗜古好奇，遍阅典籍。

㉚字抽鬼泣之文：指汤显祖搜奇文妙语，故文章精工，能令鬼神泣。

㉛摘艳六朝：指汤显祖受六朝文学影响颇深，作品极有文采。汤显祖《与陆景邺》：“弱冠始读《文选》，辄以六朝情寄声色为好，亦无从受其法也。规模步趋，久而思路若有通焉。”《答张

梦泽》亦云:“弟十七八岁时,喜为韵语,已熟骚、赋、六朝之文。然亦时为举子业所夺,心散而不精。乡举后乃工韵语。”汤显祖受六朝文学影响颇深,作品极有文采。

㉜句叠花翻之韵:指其作品文采斑斓。

㉝红泉秘馆:红泉馆,为汤显祖在临川所居之处。

㉞春风檀板敲金:檀板,乐器名,檀木制成的拍板。唐杜牧《自宣州赴官入京路逢裴坦判官归宣州因题赠》诗云:“画堂檀板秋拍碎。”汤显祖《七夕醉答君东》其二:“玉茗堂开春翠屏,新词传唱牡丹亭。伤心拍遍无人会,自掐檀痕教小伶。”(《汤显祖诗文集》卷一八,转引自《曲品校注》36 页)

㉟玉茗华堂:汤显祖离职后在临川城内沙井巷建造的房舍之一,牡丹亭在此写成,其传奇集亦名《玉茗堂四梦》。

㊱夜月湘帘飘馥:湘帘,即竹帘。飘馥,飘香。

㊲丽藻凭巧肠而浚发:指《紫钗记》、《紫箫记》的创作。巧肠,指精巧的构思。

㊳幽情逐彩笔以纷飞:指《还魂记》的创作。

㊴蘧然破噩梦于仙禅:指《邯郸记》的创作。蘧然,惊喜,惊觉。

㊵皭矣销尘情于酒色:指《南柯记》的创作。皭矣,洁白。

㊶熟拈元剧:凌濛初《谭曲杂劄》谓汤显祖“颇能模仿元人,运以俏思,尽有酷肖处,而尾声尤佳”。吴梅《顾曲麈谈》亦云:“汤若士于胡元方言极熟,故北词直入元人堂奥。诸家皆不能及。”

㊷妙选佳题:指汤显祖剧作题材好。

㊸不事刁斗,飞将军之用兵:刁斗,古代军中用具。白天用来烧饭,晚上敲击巡更。飞将军指李广。《史记·李将军列传》云:“不击刁斗以自卫。”李广治军简明,简化一切形式,使部下安逸快乐,故部下乐意为他效命。此处指汤显祖不拘泥于形式、格律。

㊹乱坠天花，老生公之说法：乱坠天花，又作天花乱坠。传说佛祖说法，感动天神，诸天于空中雨各色香花。老生公，即晋竺道生，在虎丘山聚顽石为徒，讲经时群石皆点头。此处指汤显祖的剧作具有感人的艺术魅力。

㊺信非学力所及：信非，应该不是。

㊻竟成千秋之词匠：词匠，在古代文体划分中，戏曲与散曲被视作一类，且散曲源自词，故戏曲作家可称词匠。谓二人用心作曲，为一代名家。

㊼盖震泽所涵秀而彭蠡所毓精者也：震泽即今江苏太湖。彭蠡即今江西鄱阳湖。此处借指沈璟与汤显祖的出生之地。毓精，孕育精华。

㊽吾友方诸生曰："松陵具词法而让词致，临川妙词情而越词检"：指沈璟讲究创作戏曲的法则而于情致上稍逊，汤显祖妙于才情而不违反作法。凌濛初《谭曲杂劄》谓沈璟"沈伯英深于律而短于才，故知用故词、用套词之非宜，欲作当家本色俊语，却又不能"。

㊾乃光禄尝曰："宁律协而词不工，读之不成句，而讴之始协，是为曲中之巧。"：亦见于《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

㊿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周德清《中原音韵》自序云："平而仄，仄而平，上、去而去、上，去上而上、去者，谚云'钮折嗓子'是也。"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载因沈璟改编汤显祖的《牡丹亭》，汤显祖答吕玉绳书云："彼恶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汤显祖《答孙俟居》亦云："弟在此自谓知曲意者。笔懒韵落，时或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51予谓二公譬如狂、狷：《论语・子路》："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狂，指不拘一格。狷，不肯同流合污。

52天壤间应有此两项人物：天壤，天和地。项，种。

53不有光禄，词硎弗新：光禄，即沈璟。词硎，即创作法则。

㊹词髓孰抉：词髓，即戏曲作品的情致。

㊺倘能守词隐先生之矩矱：矩矱，即创作之法则。

㊻而运以清远道人之才情：清远道人，即汤显祖。

㊼岂非合之双美者乎：吕天成想综合沈璟、汤显祖二家之长，认为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沈永隆《南词新谱后叙》："临川先生时方诸李供奉，我先词隐时比诸杜少陵。两家意不相侔，盖两相胜也。豪俊之彦，高步临川，则不敢畔松陵三尺；精研之士，刻意松陵，而必希获临川片语。亦见夫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矣。"

㊽东南风雅蔚然，予且旦暮遇之矣：吕天成是浙江余姚人，浙东地区与南戏流行地区温州、杭州临近，明代出现了很多戏曲作家，故《曲品》中常有"吾越"之类的提法，可见吕天成的地域观念颇强。蔚然，兴盛的样子。旦暮，早晨和傍晚，比喻短暂的时间。

㊾挽时之念方殷：沈璟年长于汤显祖，故云。

㊿悦耳之教宁缓也：吕天成曾受教于沈璟，故云。

(61)略无轩轾：指沈璟、汤显祖没有高下之分。轩轾，车前高后低为轩，前低后高为轾。用来比喻两者的高下之分。

【案语】

新传奇品共列九等。沈璟、汤显祖为上品之上。

沈璟家居三十年，潜心研究词曲，考订音律，与当时著名曲家王骥德、吕天成、顾大典等探究、切磋曲学，并在音律研究方面有所建树。针对传奇创作中出现的卖弄学问、搬用典故、不谙格律等现象，沈璟提出"合律依腔"和"僻好本色"的主张，并编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为规范。以沈璟为首的吴江派戏曲家，同崇尚才情的临川派汤显祖在戏曲创作诸问题上，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辩难。

《南九宫十三调曲谱》以蒋孝《南九宫谱》和《十三调谱》为基础，增补新调，严明平仄，分别正衬，考订讹谬，有时还注明唱法，是一部集南曲传统曲调大成、格式律法详备、音韵平仄详明、作

法与唱法相兼的曲学文献。沈璟另有曲论多种，如《论词六则》、《唱曲当知》和《正吴编》等，今均已不存。沈璟戏曲理论，要点有二：一是强调“合律依腔”，这是他曲学主张的核心理论。沈璟重音律而轻文词，极力主张合律依腔，“宁使时人不鉴赏，无使人挠喉㖞嗓”(《商调·二郎神》论曲)。在他看来格律至上，甚至认为为了合律可以牺牲抒情表意；二是崇尚“本色”语言，着重于语言的通俗自然、朴拙浅近，对明传奇过于偏重辞藻骈俪的倾向有所纠正。沈璟注重场上之曲，有力地扭转了文人传奇走向案头的倾向，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他过分强调音律，割裂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血肉联系，也有不可避免的片面性。另外，他还致力于传奇音乐体制的格律化、规范化，使之趋向严谨规整，这是他对传奇戏曲作出的突出贡献所作传奇《博笑记》前附有著名论曲散套《二郎神》，其中以通俗的语言，简要地说明了“合律依腔”和“词人当行，歌客守腔”的重要性。据王骥德《曲律》说，沈璟甚至主张“守协律而不工”。沈璟的声律论，对于纠正传奇创作中不合音律、脱离舞台的弊病有积极意义，因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沈璟的声律论也不可避免地显得过于琐碎，宥于细微末节，容易束缚作者的才情。

沈璟作《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和《南词韵选》，对克服曲坛时弊起了积极作用。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云：“所著《南曲全谱》、《唱曲当知》，订世人沿袭之非，铲俗师扭捏之腔，令作者知其所向往，皎然词林指南车也。我辈循之以为式，庶几可不失队耳。”冯梦龙《太霞新奏》序云：“法门大启，实始于沈铨部《九宫谱》之一修，于是海内才人，思联臂而游宫商之林。”沈璟是格律派的代表作家，被尊奉为曲学格律的典范。沈璟受到同时代很多剧作家的推崇，是因为他倡导“场上之曲”，促进了明代戏曲的发展。在“案头之作”盛行的时代，只有适应场上之需，才能更符合戏曲演出的实践。案头之作，一种是作者带着创作诗词的意念来进行戏曲创作，注重曲词的精雕细琢，力求骈俪典雅，而不

注重戏剧性，力图表现一种高雅的审美趣味，因而严重脱离戏曲舞台的实际。这在邵璨、郑若庸、梅鼎祚的创作，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沈璟早期创作的《红蕖记》、汤显祖早期创作的《紫箫记》也表现得很明显。

明代后期，在沈璟的影响下，出现了一大批用昆山腔创作传奇的作家和戏曲理论家，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因为沈璟是吴江人，故后人称之为吴江派。此派作家认为传奇创作要严守音律，强调曲辞必须本色，比较注重舞台演出实践，作品大多以伦理教化或惩劝风世为主旨。主要作家有卜世臣、吕天成、王骥德、袁于令、叶宪祖、沈自晋等，但他们的理论主张并不完全等同于沈璟，创作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在文学思想上，汤显祖崇尚真性情，反对假道学，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把情与理放在对立地位上而尊情抑理；同时崇尚“自然灵气”，反对模拟因循，与公安派声气相通。在戏剧创作上，提出创作先要“立意”的主张，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反对剧坛上以沈璟为首的特别考究音律的吴江派。汤显祖重文词而轻音律，“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

汤显相在戏剧艺术上的成就，首先表现在他是第一个把浪漫手法引入传奇创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作家。特别是《牡丹亭》，无论在全剧构思和人物塑造上，都能大胆采用浪漫的创作方法，那种超越三界、“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情”，就是剧本浪漫构思的基础。汤显祖作品语言浓丽华艳，意境深远，历来被尊为“文采派”之首。不少唱辞长久以来烩炙人口，确有“婉丽妖冶，语动刺骨”（王骥德《曲律》）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能吸收元杂剧语言自然真切的特点，不因重文采而轻视本色。临川派为明万历时期出现的戏曲文学流派，因汤显祖为临川人，故戏曲史上往往将追随、效仿汤显祖较为明显并有所成就的剧作家称为临川派。汤显祖论曲强调“曲意”，主张兼顾“意趣神色”；讲究文采，崇尚“丽词俊音”；要求格律服从内容、文辞，偏重于剧作的文

学性。临川派作家作家大多继承了汤显祖重才情、重文采，不受形式、格律束缚的特点，作品也大都是叙写男女之情，但往往忽略了他重视立意、以情反理的倾向。

有所谓汤、沈之争，讨论曲体与音律的关系。文学史亦有所谓吴江派、临川派之说。的确，汤显祖和沈璟在艺术观点上有着明显的分歧。汤显祖是从文学对社会的功用角度出发，提出了“情”“理”之分以及“情必胜理”的主张，而沈璟则致力于戏曲艺术内部规律的探讨。事实上，两者的创作的侧重点也确实不同，汤显祖不仅创作戏曲，也创作诗文，还写了不少与友人们讨论社会、人生、思想的信札，而沈璟所取得的成就主要是戏曲方面。单以戏曲论，沈璟在数量上远过汤显祖，他创作了“属玉堂传奇”十六种，是有明一代创作数量最多的作家，他编著了《南九宫十三调曲谱》、《遵制正吴编》、《唱曲当知》、《论词六则》、《南词韵选》、《北词韵选》等多种曲学著作，还创作了大量的散曲作品。简单地说，沈璟对戏曲艺术的贡献在于大力提倡“场上之曲”并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他追求情节的曲折奇巧，力图使作品带有更多的戏剧性；他开始注意缩短传奇的结构体制，《博笑记》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它一共才有二十八出，本身的结构在明传奇中就属超短的，而且沈璟还尝试着在这二十八出中表现十一个小故事，它们合在一起是一本传奇，但拆开来又可以单独演出，这一尝试实开晚明折子戏先河。

此处吕天成因沈璟年长，固列于汤显祖之前。但他能克服门户之见，不仅对汤显祖倍加激赏，而且认为二人实无高下之分，应当取长补短。

陆采 天池。江都人。[1]

张凤翼 灵墟。长洲人。[2]

顾大典 道行。吴江人。[3]

梁辰鱼 伯龙。昆山人。[4]

郑若庸 虚舟。昆山人。[5]

梅鼎祚 禹金。宣城人。[6]

卜世臣 蓝水,一字大荒,秀水人。[7]

叶宪祖 桐柏。余姚人。[8]

单本 槎仙 会稽人。[9]

右九人,上之中。

天池湖海才豪,烟霞仙品[10]。壮托元龙之傲[11],老同正平之狂[12]。著书而问字旗亭[13],度曲而振声林木[14]。

灵墟烈肠慕侠[15],雅志采真[16]。汪洋挹叔度之波[17],轩爽惊孟公之座[18];稽古搜奇于洞壑[19],养亲绝意于公车[20]。

衡宇俊度独超[21],逸才早贵[22],菁华挽元白之艳[23],潇洒挟苏黄之风[24]。曲房姬侍如云[25],清阁宫商和雪[26]。

伯龙负薪吴市[27],储史仇池[28]。相如之病茂陵[29],王粲之客荆楚[30]。丽调喧传于白苎[31],新歌纷咏于青楼[32]。

虚舟落拓襟期,飘飖踪迹[33]。侯生为上座之客[34],郗郎乃入幕之宾[35]。买赋可索千金[36],换酒须酣一石[37]。

禹金名家隽胄[38],乐苑鸿裁[39]。贡京同贾谊之入秦[40],作客似陆机之游洛[41]。著述不遗鬼、妓[42],交游几遍公卿。

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古士[43]。张衡之精巧绝世[44],荀爽之俊美无双[45]。觥奇蕴为国珍[46],按律蔚称词匠[47]。

桐柏南宫妙选[48],东海英流[49]。曼倩倜傥而陆沈[50],季子揣摩而脱颖[51]。掀髯共推咳唾[52],折齿不废啸歌[53]。

槎仙慧黠陈言[54],巧抒新识[55]。淳于饮一石而后醉[56],靖郭闻三言而见奇[57]。诙谐可以佐欢,警敏尤能排难[58]。

此九君者,或为山人先达[59],或为先辈诸生。绮思灵心,各

擅风流之致[60]；寄悰赋感，共标游戏之奇[61]。如张，如郑，尤所服膺[62]；如卜，如叶，素相友善。允为上之中。

【疏证】

①陆采，原名灼，字子玄，号天池，一作天奇，别署清痴叟。明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倜傥不羁，诗文不守规范，好习故实。在太学二十年，屡试不第，遂寄情山水，时与所善聚饮酣歌。卒年仅四十岁。陆粲《陆子余集》卷三载有《天池山人陆子玄墓志铭》。陆采曾作传奇《存孤记》、《明珠记》(即《无双传奇》)、《怀香记》及《南西厢记》四种，后三种存。诗文有《天池山人小稿》、《壬辰稿》、《陆子玄诗集》，又有杂著《天池声儁》、《冶城客论》与《览胜纪谈》等。

②张凤翼(1527－1613)，字伯起，号灵墟，别署灵虚先生、冷然居士。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明嘉靖四十三年举乡试第一名，与弟献翼、燕翼并以才名，时人称为"三张"。行性高洁，耻以诗文字翰结交贵人，沈瓒《近事丛残》说他"文学品格，独迈时流，而耻以诗文字翰，结交贵人，乃榜其门曰：'本宅缺少纸笔，凡有以扇求楷书满面者，银一钱；行书八句者，三分；特撰寿诗寿文，每轴各若干。'人争求之。"屡赴会试不中。晚年赖鬻书文自给，卒年八十七。著有《处实堂前集后集》、《谈辂》、《文选纂注》、《梦占类考》。他善度曲，晚年尤喜为乐府新声，且会演戏，曾与次子演《琵琶记》，父扮蔡邕，子扮赵氏，观者盈门。所作传奇《红拂记》、《祝发记》、《窃符记》、《虎符记》、《灌园记》、《扊扅记》(今存残出)6种，合称《阳春六集》。另有晚年作品《平播记》不传于世。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张氏尚有《芦衣记》一种，未详所据。

③顾大典(1540－1596)，字道行，号衡宇、衡寓，别署恒狱。江苏吴江人。明隆庆二年(1568)进士，万历十二年(1584)出为山东按察副使，再迁福建提学副使，以拒受请托为忌者中伤，贬禹州知州，遂自免归。再起开州，亦不赴。顾氏妙解音律，家蓄

声伎，有谐赏园、清音阁、亭池佳胜。妙解音律，时或自造新声，自按红牙，被诸管弦；间或登场串演，技艺之精，众皆叹服。与张凤翼、沈璟来往密切，又常与王骥德等曲家切磋，以是被目为吴江派。剧作有《青衫记》、《葛衣记》、《义乳记》及《风教编》，合称《清音阁四种》。《青衫记》、《葛衣记》今存，《义乳记》失传，《风教编》亦无传本，唯《南词新谱》及《南曲九宫正始》收有其少量佚曲。

④梁辰鱼(1519？—1591?)，字伯龙，号少白，又号仇池外史。昆山(今属江苏省)人。为人任侠，喜谈兵习武，放荡不羁。家有华屋广厦，好结交四方名士豪杰。与戏曲家张凤翼、潘之恒，“后七子”的李攀龙、王世贞，大将军戚继光，均有交往。又以经过改革的昆山腔谱撰《浣纱记》传奇，使昆曲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另有传奇《鸳鸯记》、杂剧《红线女》、《红绡记》，均已佚。又曾补陆采《明珠记》一折，标为《无双传补》，附见于《江东白苎》。

⑤郑若庸(1490？—?)，字仲伯，一作中伯，号虚舟，别号虚舟山人、虫吉 虫羌 生。明江苏昆山(一说吴县)人。十六岁补县学生，然屡试不第。居支硎山，精词曲，以诗名吴下。赵康王厚煜聘入邺，礼待优厚，为康王编集《类隽》三十卷。康王殁。旅居山西清源，卒年在八十七岁以后。生平著书甚多，有《虫吉 虫羌 集》八卷、《北游漫稿》二卷、《唐类函》一百卷等。善度曲，作传奇《大节记》、《玉玦记》、《珠球记》三种，仅《玉玦记》传世。

⑥梅鼎祚(1549—1615)，字禹金，号汝南，又号无求先生、千秋乡人，别署胜乐道人。安徽宣城人。明国子监生，不屑功名，申时行荐于朝廷，固辞不就。隐居书带园，构天逸阁，广搜异书逸典，潜心著述。尝与焦弱侯、冯开之、赵玄度约，三年一晤，各出珍籍借抄校勘。个人著述亦颇丰富，有《鹿裘石室集》、《历代文纪》、《古乐苑》、《唐乐苑》、《汉魏八代诗乘》、《青泥莲花记》、《才鬼记》、《才妖记》等。梅氏好词曲，四十岁后游太学，曾遍阅御筵供奉剧作四百种，又与嗜爱戏剧的士大夫汪道昆、屠隆、汤

显祖等为友。作杂剧《昆仑奴》一种，传奇《玉合记》、《长命缕》二种，俱有传本。

⑦卜世臣，生卒年不详。字大荒，又字大匡、孝逸、长公，号蓝水、蓝史，别署大荒逋客，秀水（浙江嘉兴）人。《槜李诗系》谓世臣为明万历、天启间文学家。《闻湖诗钞》引卜氏家谱，云世臣"博学多闻，所蓄书籍，甲于一部"。所作传奇有《冬青记》、《乞麾记》、《双串记》、《四劫记》四种，仅《冬青记》存。其他著作，有《乐府指南》、《玉树清商》、《挂颊言》、《多识编》、《山水合谱》及《卮言》等。

⑧叶宪祖（1566—1641），字美度，一字相攸，号六桐，又号桐柏，别署槲园居士、槲园外史、紫金道人。浙江余姚人。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中举，四十七年始成进士，授新会知县，迁大理寺评事、工部主事。以讥议魏忠贤建祠事，削籍归里。崇祯元年（1628）起为南京刑部侍郎，出守顺庆，晋湖广副使，备兵辰、沅，后转四川参政、广西按察使，皆辞不赴任。晚年信奉佛学，与僧湛然友善。今存杂剧《夭桃纨扇》、《碧莲绣符》、《丹桂钿合》、《素梅玉蟾》（合称《四艳记》）、《三义成姻》、《北邙说法》、《易水离情》（即《易水寒》）、《团花凤》、《渭塘梦》、《寒衣记》、《骂座记》、《琴心雅调》等十二种，佚《鸳鸯记》、《会香衫》、《贺季真》、《龙华梦》、《桃花源》、《碧玉钗》、《玳瑁梳》、《芙蓉屏》、《耍梅香》、《死生缘》、《阎越娘》、《西楼夜话》等十二种。传奇存《鸾鎞记》、《金锁记》（叶氏弟子袁于令曾据是剧更定）；另《玉麟记》、《双修记》、《双卿记》、《宝铃记》及叙演关羽故事之传奇（剧目不详）等五种均不传。

⑨单本，生卒年不详，字槎仙，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约明万历中前后在世。工词曲，所作传奇今存者有《蕉帕记》。另一种《露绶记》仅《南词新谱》残存佚曲。又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单氏尚有演杨太真事之《合钗记》、演刘文龙事之《菱镜记》及《鼓盘记》三种，和《蕉帕》、《露绶》总称《漱虹传奇》，未

知所据。

⑩天池湖海才豪，烟霞仙品：谓陆采才能与品位极高。

⑪壮托元龙之傲：陈登，字元龙，三国时下邳（今江苏睢宁县北）人。《三国志·魏书·陈登传》载许汜因求田问舍而遭陈登冷遇。

⑫老同正平之狂：祢衡，字正平，东汉平原人。有裸衣击鼓骂曹操事。《后汉书》有传。

⑬著书而问字旗亭：问字，见《汉书·扬雄传》载刘芬向扬雄学奇字。旗亭，酒楼。此处谓陆采经常去酒楼等处搜集奇闻进行著述。

⑭度曲而振声林木：谓陆采创作成就很高。

⑮灵墟烈肠慕侠：指张凤翼创作《红拂记》。

⑯雅志采真：采真，道教语。指顺乎天性放任自然。《庄子·天运》："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食于苟简之田，立于不贷之圃。逍遥无为也；苟简易养也；不贷无出也。古者谓是采真之游。"郭象注："游而任之斯真采也。真采则色不伪矣。"成玄英疏："谓是神采真实而无假伪逍遥任适而随化遨游也。"后多指求仙修道。

⑰汪洋挹叔度之波：《世说新语·德行》载郭林宗评价黄书度云："书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此处指张凤翼的器量深广。

⑱轩爽惊孟公之座：孟公，即孟嘉，字万年，晋江夏（今湖北云梦县）人。《晋书·孟嘉传》载其于桓温宴座之时风吹帽堕事。此处指张凤翼仪态轩昂有风度。

⑲稽古搜奇于洞壑：祁承㸁《处实堂续集序》："先生无所不窥，注精六艺，旁览百家，有境必穷，有义必了。"指张凤翼喜欢研习古事。

⑳养亲绝意于公车：公车，汉代以公家车马递送应举的人，后用以代指举人入京应试。此处指张凤翼因为母亲年老而不参

加应试，见其《复杜将军日章书》及王世贞《张伯起集序》。

㉑衡宇俊度独超：谓其气度不凡。

㉒逸才早贵：《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云："顾道行先生，亦美风仪，登第甚少。"

㉓菁华挽元白之艳：元白，指元稹、白居易。

㉔潇洒挟苏黄之风：苏黄，指苏轼、黄庭坚。

㉕曲房姬侍如云：此处指顾大典侈姬侍，多蓄歌妓。见《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和《康熙吴江县志》卷三五。

㉖清阁宫商和雪：清阁，即清音阁。顾大典园中阁名。

㉗伯龙负薪吴市：梁辰鱼因家贫，自比汉代朱买臣，自称"负薪吴市朱买臣"（见《浣纱记》第一出《红林檎近》）。

㉘储史仇池：梁辰鱼号仇池外史。

㉙相如之病茂陵：茂陵，西汉五陵之一。指梁辰鱼曾欲追寻司马迁足迹，因此可能到过陕西一带。见文征明《梁伯龙诗序》。

㉚王粲之客荆楚：嘉靖三十四年（1555），梁辰鱼远游荆楚，因此比之王粲。

㉛丽调喧传于白苎：白苎，即《江东白苎》，梁辰鱼的作品集。

㉜新歌纷咏于青楼：指梁辰鱼的散曲作品传唱颇广。

㉝虚舟落拓襟期：郑若庸屡试不第，故云。

㉞侯生为上座之客：战国时期魏国的隐士侯嬴。曾为孟尝君献计。

㉟郗郎乃入幕之宾：郗超，字景兴，东晋高平金乡（今山东金乡县）人。曾为桓温谋士。事见《晋书·郗超传》。此处指赵康王十年三聘郑若庸，嘉靖三十年（1551）迎之，次年春入邺，待为上宾。

㊱买赋可索千金：《长门赋序》谓汉武帝陈皇后阿娇失宠，居长门宫。使人奉黄金百斤，向司马相如索赋，司马相如因作《长门赋》，陈皇后复得亲幸。此处指郑若庸以文擅名，为人重金所买。

㊲换酒须酣一石：换酒，见李白《对酒忆贺监诗序》所记金龟换酒事。用以指郑若庸善饮重交。

㊳禹金名家隽胄：指梅禹金系宋代文学家梅尧臣后裔。

㊴乐苑鸿裁：指梅禹金辑有《古乐苑》一书。

㊵贡京同贾谊之入秦：贡京，指地方推举闲人入京师太学。入秦，指贾谊被招由洛阳至长安。此处指万历十七年(1589)，梅禹金游于太学。

㊶作客似陆机之游洛：指梅禹金赴京后，文名播于天下，大学士申时行推举为翰林院孔目。此处比之陆机兄弟入洛阳诣张华事。

㊷著述不遗鬼、妓：指梅禹金著有《才鬼记》与《青泥莲花记》。

㊸大荒博雅名儒，端醇古士：端醇，端正纯厚。

㊹张衡之精巧绝世：张衡，东汉人，精于天文、阴阳、历法，作浑天仪与地动仪。为世所服膺。

㊺荀爽之俊美无双：荀爽(128—190)，东汉人，字慈明，一名谞。颖川颖阴(今河南许昌)人。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时人称："荀氏八龙，慈明无双。"

㊻觥奇蕴为国珍：卜世臣博学多闻，故云。

㊼按律蔚称词匠：指卜大荒继承沈璟的曲学主张。

㊽桐柏南宫妙选：南宫，汉代指尚书省。后用以称礼部。

㊾东海英流：叶宪祖为浙江人，故云。

㊿曼倩倜傥而陆沈：东方朔，字曼倩，汉武帝时滑稽之臣。陆沉，隐居。东方朔自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此处用以指叶宪祖才能被埋没。

(51)季子揣摩而脱颖：苏秦，字季子。此处指叶宪祖中举二十余年才脱颖而出。

(52)掀髯共推咳唾：指叶宪祖文辞优美。掀髯，苏轼《次韵刘景文见寄》："细看落墨皆松瘦，想见掀髯正鹤孤。"

㊸折齿不废啸歌：指叶宪祖虽仕途失意却不放弃戏剧创作。折齿，指受挫折。

㊹槎仙慧黠陈言：单本主张戏曲创作去陈言，立新意，尚本色。慧黠，聪慧而狡猾。

㊺巧抒新识：新识，新见解。

㊻淳于饮一石而后醉：淳于，即淳于髡，战国时齐人。指淳于髡讽谏齐威王事。《史记·滑稽列传》云："威王八年，楚大发加兵齐。齐王使淳于髡之赵请救兵，赍金百斤，车马十驷。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缨索绝。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从东方来，见道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祝曰：瓯楼满篝，污邪满车，五谷蕃熟，穰穰满家。臣见其所持者狭而所欲者奢，固笑之。'于是齐威王益赍黄金千镒，白璧十双，车马百驷。髡辞而行，至赵。赵王与之精兵十万，革车千乘。楚闻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悦，置酒后宫，召髡赐之酒。问曰：'先生能饮几何而醉？'对曰：'臣饮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饮一斗而醉，恶能饮一石哉！其说可得闻乎？'髡曰：'赐酒大王之前，执法在傍，御史在后，髡恐惧俯伏而饮，不过一斗径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见，猝然相见，欢然道故，私情相语，饮可五六斗径醉矣。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杯盘狼藉，堂上烛灭，主人留髡而送客。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当此之时，髡心最欢，能饮一石。故曰酒极则乱，乐极则悲，万事尽然。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齐王曰：'善。'乃罢长夜之饮，以髡为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侧。"

㊼靖郭闻三言而见奇：靖郭，田婴，齐威王少子，孟尝君之父，卒谥靖郭君。《战国策·齐策》："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

水，则蝼蚁得意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

⑱诙谐可以佐欢，警敏尤能排难：应指单本作品的内容。

⑲或为山人先达：先达，德行高、学问深的知名先辈。

⑳绮思灵心：即指灵巧的构思。

㉑寄悰赋感：寄悰，寄托感情。

㉒尤所服膺：服膺，衷心信服。

【案语】

此为上中品，共九位作家。文中简要介绍了陆采、张凤翼、顾大典、梁辰鱼、郑若庸、梅鼎祚、卜世臣、叶宪祖、单本等九位剧作家的生平与创作情况，都为溢美之词。王骥德《曲律》云："概饰四六美辞，如乡会举主批评举子卷牍，人人珠玉，略无甄别。"对此颇不以为然。

陆采所作传奇舞台效果不佳，病在过分追求曲词之典丽，往往堆砌骈语，有时连宾白部分也无法避免，在明代剧坛属于骈俪派的代表人物。张凤翼所作传奇，缘于音乐素养之高，协律动听；然文词秾艳，堆砌故实，是其缺陷。顾大典剧作，音律极严，文词雅丽，然情节平淡。梁辰鱼度曲得到音乐家魏良辅的传授，又和当时音乐家郑思笠、唐小虞切磋音理，使魏氏所创水磨调更臻完美。梅鼎祚传奇为骈俪派的代表作品。卜世臣其剧作宗法沈璟，以严守曲律著称，然曲家多叹其板滞。叶宪祖解声律，笃好戏剧，构思精敏，创作杂剧二十四种、传奇七部。数量之丰富，罕有其匹。黄宗羲评其剧作"古淡本色，街谈巷议，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外舅广西节度使六桐叶公改葬墓志铭》)，未为溢美。名作家如吴炳，凡作戏剧，必待叶氏指点厘定之后，方敢公诸于世，足见叶在晚明剧坛受人尊敬的地位。

屠隆 赤水 鄞县人[①]

汪廷讷 昌朝 休宁人[②]

龙膺 朱陵 武陵人[③]

郑之文 豹先 南城人[④]

陈所闻 荩卿 秣陵人[⑤]

畲 翘聿云 池州人[⑥]

冯梦龙 子犹吴县人[⑦]

爽鸠文孙[⑧]

阳初子[⑨]

右九人,上之下。

屠仪部逸才慢世,藻句惊时[⑩]。太白以狂去官[⑪],子瞻以才蜚誉[⑫]。偃恣娈姬之队[⑬],骄酣于仙佛之宗[⑭]。

汪鹾使家世仁贤[⑮],才华宏丽。陶朱散金而甘遁[⑯],向平游岳而怀仙[⑰]。松萝之坐隐名高[⑱],槐棘之宦游趣远[⑲]。

龙宪副佛根无染,仙骨不羁[⑳]。文渊著绩于烽烟[㉑],长源陶情于签轴[㉒]。雅韵炊金馔玉[㉓],新裁绣口锦心[㉔]。

郑工部月露才华,风流性格[㉕]。少陵蜚英于粉署[㉖],摩诘标趣于京曹[㉗]。似具一片烈肠,雅负千秋侠骨[㉘]。

陈茂才文藻菁葱[㉙],词源觱沸[㉚]。桃叶渡头之渔父[㉛],孙楚楼上之酒人[㉜]。卜居寄迹于凤凰[㉝],玩世联交于萝月[㉞]。

此数君者,艺苑之名公,词场之俊士[㉟]。即此小技,足征大才[㊱]。允为上之下。

【疏证】

①屠隆(1542—1605)字长卿,又字纬真,号赤水,晚号鸿苞居士,别署一衲道人、蓬莱仙客、娑罗主人。鄞县(今属浙江)人。与王世贞有师生之谊。明万历五年(1577)进士,官河南颍上令,旋改青浦知县,晋礼部主事。万历十二年,坐与西宁侯淫纵罢官。屠氏风流豪放,既擅诗文,复倾心戏剧。自王世贞、汪道昆谢世,士林推为词宗,居“末五子”之列。性喜宾客,然家境清贫,

归里后赖卖文为生。《明史》有传。曾作《昙花记》、《修文记》、《彩毫记》三种，总名《凤仪阁乐府》，俱存。清笠阁渔翁《笠阁批评旧戏目》在屠氏名下著录《水浒记》一种，未详所据。

②汪廷讷：生卒年不详。字昌朝，号无如，别署坐隐先生、无无居士、全一真人、清痴叟。安徽休宁人。戏曲家沈璟的弟子。尝从黄门石林祝公游，得性命之学。明万历间官盐运使，以开罪当道，左迁宁波府同知。汪氏工诗赋，喜制词曲，构筑环翠堂，广藏图籍。又张筵置酒，接纳四方名士。汤显祖、王穉登、陈所闻、张凤翼、屠隆等与汪氏皆有往来。所著传奇《长生记》、《投桃记》、《种玉记》、《三祝记》、《狮吼记》、《二阁记》、《威凤记》、《彩舟记》、《义烈记》、《飞鱼记》、《忠孝完节》、《重订天书》、《高士记》和《同升记》十四种；杂剧《画舫寻梅》（又名《青梅佳句》）、《捐奁嫁婢》、《闻歌纳妓》（又名《广陵月》）、《中山救狼》、《诡男为客》、《太平乐事》、《石室悟棋》、《同僚认父》和《报仇归释》九种。今存杂剧《重会姻缘》（即《广陵月》）。还作有诗文集《坐隐先生集》（卷九为南北散套及小令），杂作《人镜阳秋》、《无无子正续赘言》、《环翠堂随笔》。辑有《文坛列俎》、《环翠堂华衮集》。

③龙膺（1560—？）原字君善，改字君御，号朱陵，别号惕庵、纶叟、太虚里人、洞口渔郎、偃骨无学人、醒翁、渔仙长。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明万历八年（1580）进士，任徽州府推官。以言事谪温州府学教授，旋迁国子博士，转礼部主事，复谪浙江盐运判，转巩昌府通判，历同知，迁南京户部员外郎，出为陕西按察司佥事，转山西参政，终南太常寺卿。膺少有才名，成进士年方弱冠，慷慨论事，曾上疏切谏，得罪当政，故一生为官，屡起屡谪。为人疏爽好义，爱才尤笃。在徽州时与汪道昆、屠隆、吕玉绳、沈明臣等结白榆社，诗酒唱和；与王世贞、陆无从亦有交往。著有传奇《蓝桥记》、《金门记》，今佚。传见《嘉庆常德府志》卷三八。叶德均《明代曲家龙膺》（《戏曲小说丛考》卷上），对其生平考订较详。邓显鹤《沅湘耆旧传》卷二〇有《龙膺传》。

④郑之文(约 1590—1645)字应尼，又字豹先、水濂，号豹卿、愚公。江西南城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举进士，四十三年以南京工部郎中榷芜湖关，迁真定知府。以刚直为当道侧目，未几免官，“居家三十年，不履公门”，极受时人敬重。与钟惺、王思任等友善。所作传奇今存《旗亭记》，另《芍药记》已佚。又曾与吴兆(飞熊)合作创作杂剧《白练裙》，吕天成《曲品》卷下误列《白练裙》于传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已订正。

⑤陈所闻:(1526? —1605 以后)，字荩卿，南直隶上元(今江苏南京)人。祖籍浙江仁和(今杭州)。明嘉靖二十五年(1546)举人，曾任玉山知县，以功名不称意，遂放浪山水，后卜居南京，与李登、王元坤等人共结“白社”，诗酒唱和。工诗善曲。曾替汪廷讷编刊书籍，并接受其经济资助。所作散曲有《濠上斋乐府》，已佚。今人辑有《散曲集丛》本。另编有《南北词宫纪》十二卷，保存了明代散曲许多珍贵资料。所作戏剧，杂剧有《王子晋侯缑岭吹笙》、《孙子荆枕流漱石》、《周子冲易须拜相》、《徐髯仙南巡应制》四种；传奇则有《金门大德记》、《相仙记》、《金刀记》、《诗扇记》，均未传。

⑥畲翘:(1567—1612)字聿云，一作聿文，号燕南，别署铜雀山人。池州(今安徽铜陵)人。广东按察使佘敬中之子。四岁即能成诵，稍长，一目数行，注心经史，工诗文，皆以成就著称于世，极得汤显祖器赏，每以“小友”呼之。佘性豪放，伟身躯，喜击剑走马。明万历十九年(1591)举应天乡试，然会试屡不第。乃游历燕、赵、齐、鲁与江淮间，或迳上辽东、西夏，诗文大进。归来闭门著书，万历四十年卒。杂剧有《锁骨菩萨》，传奇有《量江记》与《赐环记》。惟《量江记》存。

⑦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又字子犹、公鱼，别号甚多，主要有墨憨斋主人、龙子犹、顾曲散人、茂苑野史、无碍居士等。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工诗文词曲，兼长经史。性旷达，又受李贽思想启迪，故疑经非儒。尝集青楼市井民歌俗曲编为《山

歌》、《挂枝儿》集，多叙写男女真情，与道学礼教相悖，由是大受卫道者攻讦，长期以坐馆为生。明崇祯三年(1630)始以贡生授丹徒县训导，七年升福建寿宁知县，十一年任满归里。后从事抗清活动，于顺治三年以忧愤卒，或云被清兵所杀。冯梦龙特别重视推动俗文学的发展。在戏曲方面，除创作《双雄记》、《万事足》外，又据"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原则，修订汤显祖等人的传奇多种，今存《新灌园》等十一种，与己作两种总称《墨憨斋定本传奇》。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谓《凤双飞》亦冯氏手笔。所作散曲集为《宛转歌》，已佚。《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六首，套数二十套，复出小令一首，套数一套。有散曲选集《太霞新奏》、《墨憨新谱》等多种。近人编有《冯梦龙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陆树仑著有《冯梦龙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等。

⑧爽鸠文孙：即徐复祚。爽鸠文孙和阳初子，皆是徐复祚。"爽鸠文孙"的含义，据赵景深《增补本<曲品>的发现》(见《曲论初探》)："原来爽鸠是猛烈的鹰；由鹰想到可以攫取小鸡的窃贼；由窃贼想到司寇；再由司寇想到司空，因为司空、司寇都是属于六部以内的。徐复祚的祖父徐栻做官到司空，《明史》卷二百二十有传。那末，爽鸠(司空)的文孙自然就是徐复祚了。"关于他为什么起这样一个笔名，赵景深据徐复祚《花当阁丛谈》推测是因为身世经历的原因。赵景深又推测吕天成应该知道"爽鸠文孙"与"阳初子"是一人，故列在一起。

⑨阳初子：即徐复祚(1560－?)，字阳初，后改字讷川，号暮竹，别署甚多，有阳初生、洛浦生、三家村老等。江苏常熟人，南京刑部尚书徐栻之孙。其一生道路曲折，虽出身世家，又长于文学，但无借以猎取功名的记载。张大复《梅花草堂集》说他"杜门呕心，不求谐世。世人竟欲杀之，不为动"，且有"忍辱头陀"、"休休生"等别号，必有一段不凡经历。他工诗文，尤擅词曲，所作小令曾得钱谦益赞赏；又尝从张凤翼钻研曲学。所作杂剧，今存《一文钱》，是明代杂剧的上乘作品；又曾作《梧桐雨》一种，已佚。

传奇今存《宵光剑》(即《宵光记》)、《红梨记》、《投梭记》三种,王应奎《柳南随笔》尚提到与张凤翼所作同目之《祝发记》,又《常熟艺文志》载徐氏尚有《题塔记》、《雪樵记》、《闹中牟》传奇三种,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置《闹中牟》于杂剧之部,然剧本均不传,尚难断定。《梅花草堂笔谈》及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徐氏曾撰《题桥记》,亦已佚。

⑩藻句惊时:藻句,即丽句。

⑪太白以狂去官:指李白因吴筠举荐供奉翰林院,后因酒醉令高力士脱靴而被斥逐。

⑫子瞻以才蜚誉:苏轼,字子瞻。此句及上句以屠隆比苏轼与李白。蜚誉,有声誉。

⑬偃恣于娈姬之队:《万历野获编》卷二五载屠隆"入群优中作伎"。

⑭骄酣于仙佛之宗:屠隆晚年虔心向佛。

⑮汪鹾使家世仁贤,才华宏丽:汪鹾使,汪廷讷官盐运使,故称。

⑯陶朱散金而甘遁: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祝越王勾践灭吴后,辞官经商,世称陶朱公。此处指汪廷讷遁名归隐。

⑰向平游岳而怀仙:东汉向平,隐居不仕,后恣游五岳名山,不知所终,或云仙去。此处指汪廷讷求仙向佛。

⑱松萝之坐隐名高:松萝山,在休宁县东北十三里。

⑲槐棘之宦游趣远:槐棘,周代朝廷种三槐九棘,以为朝臣列班的位次。后用以代指公卿之位。汪廷讷自号坐隐,宦游非其志趣。

⑳仙骨不羁:仙骨,道教语,指成仙的资质。

㉑文渊著绩于烽烟:马援,字文渊。东汉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任陇西太守,曾立功于西北。此处指龙膺备兵山陕,入幕立功。

㉒长源陶情于签轴:李泌,字长源,唐京兆(今陕西西安市)

人。历仕玄、肃、代、德四朝，位至宰相，封邺国公。喜藏书，嗜书成癖。

㉓雅韵炊金馔玉：炊金馔玉，本来比喻饮食珍贵，生活极其奢华。唐骆宾王《帝京篇》："平台戚里带崇墉，炊金馔玉待鸣钟。"此处指其文辞优美。

㉔新裁绣口锦心：形容文思优美，词藻华丽。锦、绣：精美鲜艳的丝织品。

㉕郑工部月露才华：郑之文官南工部司空郎，故称。

㉖少陵蜚英于粉署：少陵，即杜甫，号少陵野老。粉署，梁章钜《称谓录》"工部"条云："杜甫诗：'馨香粉署妍。'公时为工部员外郎。"因此粉署亦为工部之称。此处指郑之文官南工部司空郎时颇有政声。

㉗摩诘标趣于京曹：京曹，明清各衙门内司以下属官。摩诘即王维。

㉘似具一片烈肠，雅负千秋侠骨：应指郑之文性格刚直。

㉙陈茂才文藻菁葱：茂才，即秀才的别称。

㉚词源觱沸：觱沸，泉水涌出貌。

㉛桃叶渡头之渔父：桃叶，晋王献之之妾名。桃叶渡，在江苏省南京市秦淮河畔。因王献之在此送别桃叶，因此得名。渔父，泛指隐居之人。此处指陈所闻隐居于桃叶渡。

㉜孙楚楼上之酒人：孙楚楼，酒楼名。

㉝卜居寄迹于凤凰：凤凰，即凤凰台。陈所闻曾卜居于此。

㉞玩世联交于萝月：萝月，即萝月轩。

㉟艺苑之名公，词场之俊士：谓诸人为戏曲创作名家。

㊱即此小技，足征大才：谓戏曲虽小技，而能显示诸人的大才。

【案语】

此为上下品。九位作家中，文中选择性地介绍了屠隆、汪廷讷、龙膺、郑之文、陈所闻这五位作家的生平及创作情况。这几

位作家都是文坛名士，戏曲创作虽为小技，也足以印证他们的文才。

屠隆所作诗文词曲，颇多藻饰，传奇风格属骈俪一派。内容夹杂神佛道化的虚幻情节，又兼关目冗繁，人物庞杂，历来评价不高。

龙膺其传奇“属词既雅，命意亦工，而尤严于音律”(《纶隐文集》卷二十《中原音韵问》)。

徐复祚系晚明剧作家兼理论家，有《三家村老委谈》三十卷，一名《花当阁丛谈》，议论戏剧创作，颇多精辟见解。《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有集本，名为《曲论》。

戴子晋 金蟾 永嘉人[1]

车任远 梘斋 上虞人[2]

顾希雍 懋仁 昆山人[3]

顾仲雍 懋俭 昆山人[4]

祝长生 金粟 海盐人[5]

文九玄 赤城[6]

濮草堂 嘉兴人[7]

苏汉英 闽人[8]

右七人，中之上。

戴则绰有雅致，宫韵独谙[9]。车则蔚有才情，结撰亦富[10]。二顾，盖文士而抱坎壈之悲[11]，书生而具英雄之概者。文不知其行藏[12]，亦是流丽之才[13]，工美之笔。濮叟编掇甚巧，吟咏颇饶[14]，放于葛天、无怀[15]，解乎《南华》[16]、《道德》[17]。苏生逸才，仅窥斑豹[18]。此七君者，俱非凡俗。

允为中之上。

【疏证】

①戴子晋：《曲品》诸本或作“戴子鲁”、“戴子普”、“戴于鲁”。生卒年事迹不详。字金蟾，浙江永嘉人。曾作传奇《青莲记》、《鞦鞨记》，今无传本。

②车任远：生卒年不详。明嘉靖万历间在世。字远之，号梘香，别署舜水遽然子，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所著有杂剧《福先碑》、《蕉鹿梦》、《高唐梦》、《邯郸梦》和《南柯梦》，后四种合称《四梦记》。传奇仅《弹铗记》一种。今存万历间刊本《金罍子》为车氏所校订，该书后序是他仅剩的一篇佚文。传见《嘉庆上虞县志》卷一九《文苑》。《光绪上虞县志》卷九亦有传。

③顾希雍：名允默，字茂仁，一作懋仁，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生卒年不详，曲家顾梦圭长子，太学生。所作传奇仅知《五鼎记》一种。传见《昆山人物传》卷八。

④顾仲雍(1538－1608)，名懋宏，字靖甫，别号蓉山。初名

允泰，字懋俭。昆山（今江苏昆山县）人。顾希雍弟。少怀壮志，时有立功塞外之意。为诸生时，因祸系狱。既白，避仇楚中。殷都出守夷陵，假道过蕲，劝他东还。入太学，万历十六年（1588）中乡试。官至莒州知州，三十二年（1604），自劾免（见《昆山人物传》卷八。）还家后，以徵歌度曲为乐。所著传奇仅《椒觞记》一种。还有《炳烛轩诗集》和《南雍草》。《炳烛轩诗集》卷首载其子顾天堦所传《顾懋宏行略》。

⑤祝长生：字金粟，生平事迹不详。所著传奇仅《红叶记》一种。

⑥文九玄：号澹然，又号赤城山人。世居吴。（见《传奇汇考标目》增订本第五十七）所著录传奇《天函记》一种。

⑦濮草堂：即周履靖，字逸之，初号梅墟，改号螺冠子，晚号梅颠，嘉兴（今浙江嘉兴）人。性慷慨，善吟咏。

⑧苏汉英：生卒年不详。名元俊，字汉英，号太初，别署不二道人。福建莆田人。据《康熙沙县志》卷一〇《贤寓》记载，苏氏"生而英慧，五岁即日诵诗书千余言上口，八岁能遍记古今典故。长就试太学，辄冠军。"以科举不利，乃寄情山水，遍游燕赵吴越风景名胜，题诗作赋。尝于沙城西山构筑幽居。所作传奇有《梦境记》，亦作《黄粱梦》。诗文集有《小有初稿》。

⑨戴则绰有雅致：绰，宽大，舒缓。

⑩车则蔚有才情：蔚，繁荣。

⑪盖文士而抱坎壈之悲：坎壈，坎坷，不顺利。

⑫文不知其行藏：行藏，指出处或行止。常用以说明人物行止、踪迹和底细等。

⑬亦是流丽之才，工美之笔：谓其才能流丽，文笔工美。

⑭吟咏颇饶：饶，丰富。

⑮放于葛天、无怀：葛天、无怀，传说中上古的两位帝王。

⑯解乎《南华》：即《庄子》，又名《南华经》。

⑰《道德》：即《老子》，又名《道德经》。

⑱仅窥斑豹：斑豹，即一斑而窥全豹之意。

【案语】

此为中上品，共七位作家。

戴子晋文词虽未见高明，但声调节奏，俨中规矩，怃然可听，因而被曲学家视为“擅场派”，谓适于演出。顾希雍工音律，与弟顾仲雍从魏良辅嫡派弟子张小泉、张新、赵瞻云、雷敷民等研习昆腔，不仅能登堂入室，且能传授他人。对昆曲的革新与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见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二《昆腔》）。顾仲雍与梁辰鱼、梅鼎祚、潘之恒等曲家往来密切。

沈鲸 涅川[1]

黄伯羽 钓叟 上海人[2]

陆弼 无从 江都人[3]

谢谠 海门 上虞人[4]

秦鸣雷 华峰 天台人[5]

谢廷谅 九紫 湖广人[6]

陈与郊 禺阳 海宁人[7]

陈汝元 太乙 会稽人[8]

张太和 屏山 钱塘人[9]

许潮 时泉 靖州人[10]

钱直之 海屋 会稽人[11]

章大纶 金庭 钱塘人[12]

右十二人，中之中。

涅川、钓叟，一长于炼境[13]，一妙于选题[14]。无从，诗酒之豪；海门，高旷之吏[15]。涅川长于炼境，钓叟妙于选题。华峰以状元而乐归隐[16]，九紫以郎署而赋薄游[17]。禺阳给谏，富而好文；太乙知州，才而嗜古[18]。屏山才华颇畅，时泉组织尽工[19]。直之博雅宿儒[20]。金庭倜傥名士。此十二君者，观其词学，俱铮铮者矣[21]。允为中之中。

【疏证】

①沈鲸：字涅川。浙江平湖人。生卒年及事迹不详。《万历兴化县志》卷七谓沈氏任"嘉兴府知事"。曾作传奇《双珠记》、《分鞋记》、《鲛绡记》、《青琐记》四种，前三种今存，以《鲛绡记》最负盛名。《青琐记》在晚明戏剧散出选集中有残出存留。

②黄伯羽：生卒年不详。号钓叟。上海县人。有传奇《蛟虎记》在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谓与元庾天锡《周处三害》、明初朱权杂剧《豫章三害》同题材，已佚。

③陆弼：（1530－1615）字无从。明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少以才名，九岁咏《紫牡丹》诗，士林惊叹。家境清寒，而治学不

倦，潇洒豪放，交游广阔。曾先后参加江都训导欧大任开创的竹西社、龙膺等主持的横山社、李维桢的淮南社，接纳贤豪长者，被时人目为与唐寅并肩的才子。据李斗《扬州画舫录》介绍，陆弼曾多次放弃厕身官场的机会，如“隆庆间廷试，授州刺史不就”、神宗朝“举山林隐逸，不赴”、“沈蛟门相公简招之，不往”。著作除《正始堂集》、《广陵耆旧传》、《芳树斋集》、《北户集补注》外，曾作传奇《存孤记》一种，今无传本，惟《怡春锦》(即《缠头百练》)礼集中收其《私期》一出；又《南词新谱》收其《仙吕入双调水金令》曲一支。

④谢谠(1512－?)字献忠，一作献埈，号海门。浙江上虞人。据《光绪上虞县志》等有关资料介绍，谢氏系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进士，授泰兴令，缘不能媚俗，被人中伤免官。工诗，兼长古文词，尤长于小令。归里后筑屋山中，日以吟咏为乐，间作乐府，不入城市者二十余年。所作传奇，有《四喜记》一种，今存。《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一套，写村野春光，风格明快。诗文著作有《海门集》、《古虞集》、《草言》。

⑤秦鸣雷：(1518－1593)字子豫，号华峰。浙江临海人。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状元，授翰林院编撰，升左谕德，迁国子监祭酒。四十五年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学士，总校《永乐大典》。隆庆五年(1571)升南京礼部尚书。万历初乞休致仕。《康熙临海县志》有传。《国朝献征录》卷三六收有张凤翼撰《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秦公鸣雷行状》。著有《倚云楼稿》及《谈资》等。在戏剧方面，作传奇《合钗记》一种，又名《清风亭》。然未见传本，惟《缀白裘》十一集收其《赶子》一出。

⑥谢廷谅：(1551－?)字友可，号九紫。抚州金溪(今属江西)人。少与汤显祖、曾粤祥、吴拾芝并称“临川四俊”。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性刚直，屡因进谏触怒权要。初授南京邢部主事，后出为四川顺庆知府。传附《明史·谢廷赞传》。又曾为汤显祖《问棘邮草》作序。所作传奇《纨扇记》、《诗囊记》、

《离魂记》三种，惟《纨扇记》有佚曲见存于冲和居士之《怡春锦》二集中。诗文集有《薄游草》、《清晖馆稿》、《起东草》、《缝掖集》与《带榲编》。关于谢氏字里，或有误为“字九紫，湖广(今湖北武昌)人”者。

⑦陈与郊(1544－1611)，先世本姓高，籍贯不详，后徙居浙江海宁，入赘陈氏为婿，遂更姓陈。字广野，又字禺阳、虞阳，号隅园、蘋川，又号玉阳仙史，别署高漫卿、任诞轩。明万历二年(1574)进士，授河间府推官，官至太常寺少卿。尝充礼闱试官，亦因此被诬落职罢归。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七八有《太常寺少卿陈公墓志铭》。治学遍及经史，又擅词曲。杂剧有《昭君出塞》、《文姬入塞》、《义犬记》、《淮阴侯》、《中山狼》，仅存前三种。传奇有《樱桃梦》、《灵宝刀》、《麒麟罽》、《鹦鹉洲》四剧，总名《詅痴符传奇》，俱存。曾辑刻有《古名家杂剧》正、续集。其他著作有《陈奉常集》、《三礼广义》、《方言类聚》、《乐府古题考》、《晋书勾元》、《广修辞指南》等。《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六十首，套数六套，多为隐逸抒怀、风情艳思之属。曲词清俊而不柔媚，尖新顽艳，富于机趣。

⑧陈汝元：生卒年不详。明嘉靖至万历间在世。字起侯，号太乙，别署太乙山人、燃藜仙客、函三主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一说仁和(杭州)人。徐渭弟子。精书法，工词曲，与汤显祖并有才名，时人称“玉茗、太乙”。治学勤奋，广收典籍，又长于政事。万历二十五年(1597)秋以乡荐参加顺天试中举，四十年初升延绥城堡厅同知，后以母老乞归。剧作有杂剧《红莲债》，传奇《金莲记》、《太霞记》、《紫环记》，后两种已佚。

⑨张太和：生卒年、事迹不详。字幼于，号屏山。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约明万历十年前后在世。其剧作题材每与张凤翼同。传奇有《红拂记》，不传。杂剧有与张凤翼《扊扅记》传奇内容近似之作，亦不传。汤显祖曾为其《红拂记》作序。

⑩许潮：生卒年不详。字时泉，靖州(今湖南靖县)人。明嘉

靖十三年(1534)举人,二十年任新安知县。据《光绪续修湖南靖州直隶州志·文苑传》介绍,许氏"出忠烈宋以方门下,风流洒落,博洽多闻,言根经史"。又好学不倦,曾撰《易解》、《史学续貂》、《山石笔乘》诸书。又作杂剧总集《太和记》,按二十四气分演二十四折古人故事。今知有《公孙丑东郭息忿争》、《王羲之南亭显才艺》、《刘苏州席上写风情》、《东方朔割肉遗细君》、《张季鹰因风忆故乡》、《苏子瞻泛月游赤壁》、《晋庾亮月夜登南楼》、《陶处士栗里致交游》、《桓元帅龙山会僚友》、《谢东山雪朝试儿女》、《武陵春》、《午日吟》、《同甲会》、《裴晋公绿野堂祝寿》、《汉相如昼锦归西蜀》、《卫将军元宵会僚友》、《元微之重访蒲东寺》等十七种。其中一部分散见于晚明戏剧散出选集之中。

⑪钱直之:生卒年、事迹不详。字海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约明万历中在世。传奇仅《忠节记》,与谢天瑞《忠烈记》、王五完《怀春记》题材相同,已佚。《远山堂曲品》"能品"王五完"《怀春记》"条云:"此亦传苏道春者,位置亦自楚楚,但用韵颇杂;而炼字琢句之工,不及《忠节》多矣。"

⑫章大纶:生卒年不详,约明万历初在世。一作大纶,字金庭,一作金定。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有传奇《符节记》。

⑬一长于炼境:炼境,指情节提炼。

⑭一妙于选题:选题,选择题材。

⑮高旷之吏:高旷,深远,超逸。

⑯华峰以状元而乐归隐:秦鸣雷状元及第,后辞官,家居二十年,凡吴越名胜,无不探讨,故云。

⑰九紫以郎署而赋薄游:薄游,为薄禄而宦游于外。有时用为谦辞。此处应指漫游,随意游赏。谢廷谅有诗文集《薄游草》。

⑱太乙知州,才而嗜古:陈汝元曾与陶望龄、商濬等校订《稗海大观》,并在《凡例》中,将古今小说与六经并提,认为可以垂范后世。

⑲时泉组织尽工:组织,指创作。

⑳直之博雅宿儒：宿儒，即老儒。

㉑俱铮铮者矣：铮铮，即不含糊。

【案语】

此为中品，共十二位作家。吕天成对十二位作者皆有点评。沈鲸在情节的处理上确有功夫。谢廷谅与戏曲家张凤翼、顾懋宏、林世吉、潘之恒、梅鼎祚、张萱、佘翘等均有往来。陈与郊之戏剧，关目排场虽未称尽善，而曲白之清丽雅洁，则有口皆碑，故为晚明剧坛重要作家。陈汝元曲文虽不脱骈俪风习，然典雅中见俊逸，颇受文人士大夫欢迎。

高濂 瑞南 钱塘人[①]

朱瀬滨 昆山人[②]

程文修 仲先 仁和人[③]

全无垢 逍遥 鄞县人[④]

吴世美 叔华 乌程人[⑤]

陈济之 利川 无锡人[⑥]

杨柔胜 新吾 武进人[⑦]

张午山秣陵人[⑧]

卢鹤江无锡人[⑨]

庚生子杭州人[⑩]

两宜居士[⑪]

以上十一人，中之下。

高瑞南才誉腾于仕籍[⑫]。吴叔华逸藻出于世家[⑬]。

其余诸贤，不悉其人，但观词采，悬想才情[⑭]，亦皆有学有识，可咏可歌。允为中之下。

【疏证】

①高濂：生卒年不详，约为明嘉靖至万历间中期人。字深甫，号瑞南，别署瑞南道人，晚年号湖上桃花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曾捐资待选鸿胪寺，三年不除，遂隐居西湖，徜徉山水。高氏审音律，能度曲，每开樽宴客，按拍高歌以为娱乐。与曲家梁辰鱼、汪道昆等往来，又尝聚邻人为说宋江故事。学识渊博，才能广泛，诗词文赋，无所不涉，于品茶、饮酒、烹调、琴艺，都有兴趣，尤长于古器物的鉴赏。所作传奇有《玉簪记》和《节孝记》两种，俱存。《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十六首，套数十六套。其他著作有《雅尚斋诗草》、《芳芷楼词》及杂著《遵生八笺》。

②朱瀬滨：字号、里居、事迹均不详。传奇《鸾笔记》于吕天成《曲品》著录，未见传本。

③程文修：生卒年、事迹不详。明万历十年前后在世。字仲先，一字子叔，吕天成《曲品》乾隆抄本又作"程叔子"。仁和（今

浙江杭州)人。据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介绍,程文修长于俗曲,“所著《天香词谱》、《牡丹驻云飞》百首,有名于时”。所作传奇,今知有《望云记》、《玉香记》二种,均无传本。《望云记》演唐狄仁杰故事,与金怀玉所作传奇《狄梁公返周望云忠孝记》题材相同。晚明戏剧散曲选集《群音类选》、《乐府菁华》及新从丹麦发现的《乐府玉树英》中,收有其佚出《仁杰廷争》、《仁杰思亲》。

④全无垢:或作“金无垢”。生卒年与事迹不详,明万历十年前后在世。字逍遥。浙江鄞县人。传奇《呼卢记》,仅胡文焕《群音类选》残存其佚曲。

⑤吴世美:生卒年事迹不详,约明万历十年前后在世。字叔华,号多口洞天人。乌程(今浙江吴兴)人。传奇《惊鸿记》,今存。

⑥陈济之:生平事迹不详。明万历间在世。字利川。江苏无锡人。曾作传奇《题桥记》,今不存。暖红室刊刻吕天成《曲品》误作“陆济之”。

⑦杨柔胜:生卒年事迹不详。字新吾。武进(今江苏常州)人。传奇有《玉环记》与《绿绮记》二种。《玉环记》刻本残存山东省图书馆。《绿绮记》今无传本,明人槐鼎、吴之俊辑刻的《乐府遏云》卷五,收有其《修水》一出曲文。

⑧张午山:张四维,生卒年不详,约明万历初在世。字治卿,号午山,别署午山秀才。元城(今河北大名)人,侨居金陵。与陈所闻友善,尝作曲互为赠答。作传奇三种:《双烈记》、《章台柳》、《螭璋记》。惟《双烈记》存,清抄本题作《麒麟记》。散曲集《溪上闲情》,未见,《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一套。

⑨卢鹤江:生平事迹不详。字逸篪,江苏无锡人。吕天成著录传奇《禁烟记》,未见传本。

⑩庚生子:一作更生子、庾生子、庾航更生氏,庄一拂《古今戏曲存目汇考》作“庾庚”。生卒年、事迹不详。余杭(今浙江杭

州）人。传奇《双红记》和《歌风记》。《双红记》今存，《歌风记》在晚明戏剧散出选集《怡春锦》和《万壑清音》等收有其残出佚曲。吕天成《曲品》等均曾著录，是知系明万历间或稍前的人。又，潘之恒号庚生。

⑪两宜居士：生平里居不详。著有《锟铻记》，吕天成《曲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胡文焕《群音类选》及灵虚子编《月露音》选刊其少量残曲。

⑫高瑞南才誉腾于仕籍：谓高濂才名超过其官职。

⑬吴叔华逸藻出于世家：不详所指。

⑭悬想才情：悬想，凭空想像。

【案语】

此为中下品，共十一位作家。仅介绍了高濂与吴世美二人。其余吕天成亦不熟悉，仅以所作定品。

汤家霖 瑞南 钱塘人[①]

王錂 剑池 钱塘人[②]

秋阁居士[③]

王恒 伯贞[④]

端鏊 平川[⑤]

鹿阳外史[⑥]

朱鼎 永怀 昆山人[⑦]

吴鹏 图南 宜兴人[⑧]

吴大震 长孺 徽州人[⑨]

张从德 同谷[⑩]

王玉峰[⑪]

杨珽 夷白 钱塘人[⑫]

李阳春 兰宾 永嘉人[⑬]

黄惟楫 说仲 台州人[⑭]

右十四人，下之上。

剑池校曲功多，久沉酣于音藏[⑮]。永怀谈词侣盛，方鼓吹于骚坛[⑯]。长孺文士之豪，寄牢骚于客舫[⑰]；说仲尚书之裔，推爽俊于侯家[⑱]。余人亦自斐然[⑲]，各帙有足取者。允为下之上。

【疏证】

①汤家霖：生卒年、事迹不详。字瑞南，号宾阳。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传奇《玉鱼记》见著录。仅胡文焕《群音类选》收《观中相会》、《单骑见虏》两出佚曲。或有将汤氏姓字误刊为“杨家霖”、“瑞甫”者。

②王錂：别本《曲品》抄本作“汪錂”。生卒年、事迹无考。字剑池。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有传奇《春芜记》、《双缘舫》及由宋元戏文《教子寻亲记》改编的《寻亲记》、由《破窑记》改编的《彩楼记》，共四种著录。

③秋阁居士：生平、姓名、里居不详。胡文焕《群音类选》收刻其传奇《夺解记》之少量残存曲文。又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

别本著录其所作《文媒记》,亦不传。

④王恒:生卒年不详。字伯贞(有作“贞伯”者,误),号少谷,别署四明东方士。浙江奉化人。本世家子,《乾隆奉化县志》有传。与屠隆交往,曾作传奇《合璧记》,屠隆为之序,《乐府玉树英》与《乐府万象新》收有其佚出,分别题作《忠荩记》与《佳宴记》。

⑤端鏊:生卒年、事迹、里居不详。字平川。曾作传奇《扊扅记》,与张凤翼所作同目、同题材。然端作在张之前,今不传。

⑥鹿阳外史:不详。著有传奇《双环记》。

⑦朱鼎:字永怀,昆山(今浙江昆山县)人。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传奇《玉镜台》。

⑧吴鹏:生卒年不详。明万历间高士。字图南,江苏宜兴人。黄汝亨《吴图南隐君像赞》。作有传奇《金鱼记》,与梅鼎祚《玉合记》同题材。已佚。

⑨吴大震:生卒年、事迹不详。约明嘉靖至万历间人。字东宇,号长孺(吕天成《曲品》诸本多作“长儒”,近人往往亦沿其误),别署市隐生。徽州歙县(今属安徽)人(傅惜华《明代传奇全目》、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均误作“休宁”)据《道光歙县志》记载,吴以其子吴之俊得赠封知县。曾作传奇《练囊记》、《龙剑记》二种,俱佚。

⑩张从德:或作名从怀。生平不详。约明万历十年前后在世。字同谷,浙江海宁(一作慈溪)人。曾作传奇《纯孝记》,已佚。

⑪王玉峰:不详,作有《焚香记》。

⑫杨夷白:不详,著有传奇《龙膏记》和《锦带记》。

⑬李阳春:生平事迹不详。字兰宾,浙江永嘉人。曾作传奇《凤簪记》。《远山堂曲品》收入“具品”,云:“记何文秀,犹之《玉钗》也,不若彼更敷畅。”《群音类选》、《月露音》收有其佚曲。

⑭黄惟楫:生卒年不详,字说仲,浙江天台人。为天顺间工

部侍郎黄耀（嘉靖间追赠礼部尚书，台州人）后人。胡应麟有《黄说仲诗草序》。终身不仕，晚年客游燕赵，与王世贞、欧大任、冯梦桢等唱和吟咏。《康熙浙江通志》列黄氏于“隐逸”类。曾作传奇《龙绡记》，已佚，仅《月露音》中残存佚曲。

⑮剑池校曲功多，久沉酣于音藏：音藏，《文选·陆机<吊魏武帝文>》：“苟形声之翳没，虽音景其必藏。”张铣注云：“形翳则影灭，声没则音藏。”

⑯方鼓吹于骚坛：骚坛，诗坛。

⑰寄牢骚于客舫：客舫，客船。

⑱说仲尚书之裔：黄惟楫为天顺间工部侍郎黄耀（嘉靖间追赠礼部尚书，台州人）后人，故云。

⑲余人亦自斐然：斐然，卓著，引人注目。

【案语】

此为下上品，共十四位作家，仅介绍了其中的四位。其中王錂更以戏曲校勘和收藏为世所知，朱鼎则更传注于诗歌创作。而吴大震文才出众，而身世坎坷；黄惟楫虽为名门之后，却混迹于侯门。仅介绍四人。余者文词亦有可取之处。

心一子 杭州人[1]

顾怀琳 云间人[2]

涵阳子 东嘉人[3]

泰华山人[4]

月榭主人[5]

陆江楼[6]

朱期 万山 上虞人[7]

李玉田 汀州人[8]

杨文炯 星水 余姚人[9]

张瀚滨 溧阳人[10]

赵于礼 心云 上虞人[11]

邹逢时 胜门 余姚人[12]

以上十二人,下之中。

别号莫稽,诸人未识[13]。朱乃世家令子,终困志于卑官[14]。杨亦官族清流,犹钓奇于髦士[15]。赵以宿儒而游翰墨。邹以野客而习声歌[16]。各有片长,共宜拔录[17]。允为下之中。

【疏证】

①心一子:生卒年及姓名待考。吕天成谓"杭州人"。曾作传奇《遇仙记》,与顾觉宇《织锦记》题材相同。明代万历年间,以"心一"为号的,已知有两人,一据《康熙沙县志》卷一〇记明万历苏眉山,字志乾,号心一,即苏汉英之父,然系福建莆田人,故当与杭州人"心一子"无涉;一为心一山人。有传奇《玉钗记》据上海图书馆藏《玉钗记》稿本题署,心一山人系安徽祁门人,姓陈,名则清。

②顾怀琳:生平事迹不详。著有传奇《佩印记》。

③涵阳子:生平、姓名不详。别号莫稽。著有传奇《杖策记》。

④泰华山人:林世吉,(1547－1616)字天迪,号泰华山人。福建福州人,《曲品补遗》误作"云间人"。曾祖林瀚、祖林庭机、父林燫,俱曾任南京礼部尚书。据《濂江林氏家谱·户部员外郎

泰华林公传》载，世吉曾“以荫入太学，历参戎幕，综核详明。累迁至户部员外郎”。在任号称能员，又急公好义，尝捐资修桥，并在灾年赈济饥民，全活甚众。致仕返乡后，与王懋复、余宗汉等结玉鸾诗社，列名于“闽中七子”之中，以诗风豪放见称。诗作甚富，有《丛桂堂》、《雕龙馆》与《群玉山房》诸集行世。又曾作传奇《玉玫记》与《合剑记》。《玉玫记》已佚，《合剑记》之《明君得剑》、《良将得剑》、《战场合剑》、《宫女应兵》四出曲文收入胡文焕《群音类选》卷一九。

⑤月榭主人：生平、姓字、里居、事迹皆不详。有此即松江王玉峰之说，然乏确证。曾作传奇《钗钏记》。祁彪佳谓此剧本作者应为“熟于科诨排场”的行家。

⑥陆江楼：生卒年、事迹不详。名从龙，字江楼，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作有传奇《玉钗记》，叙演李元璧忠节故事，虽剧目与心一山人相同，但后者系演何文秀故事，本事不同。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将心一山人所作《玉钗记》与陆江楼所作《玉钗记》皆收入“具品”。心一山人《玉钗记》条下云：“何文秀初为游冶少年，后来备尝诸苦。写至情境真切处，令人悚然而起。若于结构处敷以新词，当成佳传。”陆江楼《玉钗记》条下云：“记蒯刚谋占紫芝园，转展计陷，阅之如嚼蜡。曲亦有不可读者。惟后段安丙擒吴曦事，传之详明，若出两手。首折以过曲出场，亦奇。”或有误认为心一山人、心一子为陆氏别署者，宜加审别。

⑦朱期：生卒年不详。约为明嘉靖至万历中后期人。字万山。浙江上虞人。作传奇《玉丸记》。有明万历间武林刊本。

⑧李玉田：《曲品》诸本多误作“朱玉田”。生卒年、事迹不详，原名已不可考。汀州（今福建长汀）人。作传奇《玉镯记》，已佚。

⑨杨文炯：尝误作“之炯”。生卒年事迹不详。字星水。上虞（今属浙江）人。作传奇《玉杵记》。《曲海总目提要》卷一〇著录。今人每将明代云水道人所作传奇《蓝桥玉杵记》（有明万历

间浣月轩刊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误判为杨作，并把云水道人划为杨氏别名，均不确。

⑩张瀨滨：不详。著有传奇《分钗记》。

⑪赵于礼：生卒年不详。约明万历中前后在世。字心云，一作心武。浙江上虞人。作传奇《溉园记》、《画莺记》（别题《黄莺记》或《题莺记》）二种，全本已佚。晚明戏剧散出选集《八能奏锦》、《万曲长春》、《群音类选》等收刻有两剧部分散出。

⑫邹逢时：生卒年不详。字胜门，或作海门。浙江余姚（一说江苏溧阳）人。作有传奇《觅莲记》一种。与王光鲁所作《想当然》传奇同题材，已佚。

⑬别号莫稽：莫稽，不能考证。

⑭终困志于卑官：困志，怀抱志向而困于穷途。

⑮犹钓奇于髦士：钓奇，谓谋取巨利。《史记·吕不韦列传》："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絶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説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 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司马贞《索隐》云："钓者，以取鱼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货可居'也。"唐柳宗元《与杨诲之第二书》："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钓奇。"髦士，英俊之士。《诗·小雅·甫田》："攸介攸介，烝我髦士。"

⑯邹以野客而习声歌：野客，山野之人。多借指隐逸者。金元好问《怀益之兄》诗："溪僧时问字，野客或知琴。"

⑰各有片长，共宜拔录：片长，微小的优点。明焦竑《玉堂丛语·献替》："当今号佛子法王者，无寸善可述；称真人者，无片长可取。"拔录，选择收录。

【案语】

此为下中品，共十二位作家，多因生前居于卑位，故生平及名号无法考证之人。文中仅介绍朱期、杨文炯、赵于礼、邹逢时四人，余皆不详。杨文炯，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称其"文采翩翩，是词坛流美之笔"，又称其剧作适合演出的要求，惜不传。

汪宗姬 肇邰 徽州人[1]

沈祚 希福 溧阳人[2]

冯之可 易亭 彭泽人[3]

谢天瑞 思山 杭州人[4]

黄廷俸[5]

胡文焕 全庵 杭州人[6]

邱瑞梧[7]

龙渠翁[8]

朱从龙 春霖 句容人[9]

金怀玉 会稽人[10]

以上十人，下之下。

汪为新安素封之胤[11]，游太学而结契公卿[12]。金乃稽山学究之翁[13]，弃青衿而陶情诗酒[14]。

其余诸子，俱所未知。吾闻瓦缶之音，难与黄钟比韵；林石之卉，讵堪金谷争奇[15]。然细响适聪，野葩悦目[16]。征歌按拍，觉鸡肋之难捐[17]；藏垢纳污，岂涧毛之不荐[18]？允为下之下。

【疏证】

①汪宗姬：（1560－1619后）一作江宗姬，字师文，一字肇邰，号休吾子。徽州（今安徽歙县）人。与汪道昆同族，父作贾于广陵（扬州），汪氏自幼随父客居扬州。及长，游于太学。往来金陵、苏、杭间，与汪道昆、龙膺、顾起元等交往。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犹健在。汪工于诗文。因广有资财，不祈功名利禄。作传奇《丹管记》、《续缘记》二种，皆不传。

②沈祚：生卒年、事迹不详。字希福。江苏溧阳人。作传奇《指腹记》（一名《一种情》），已佚。

③冯之可：生卒年不详，事迹亦不可考。约明万历中前后在世。字易亭。江西彭泽人。作传奇《姻缘记》、《护龙记》二种。均不传。

④谢天瑞：一作天佑，字思山，一字敬所。明嘉靖至万历间

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所著《诗余图谱》序言提及“予素潜心乐府，粗知音律”。又曾辑《诗法》十卷。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其所著传奇《狐裘记》、《分钗记》、《忠烈记》、《靖虏记》、《剑丹记》(一名《八黑记》)、《麦舟记》六种；又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著录传奇《白兔记》、《泣庭记》、《覆鹿记》三种，合计九种。今存《剑丹记》及署“谢天佑校”的《刘智远白兔记》二种，余皆佚。胡文焕《群音类选》收《狐裘记》残出曲文。

⑤黄廷俸：一作名庭章，字君选。约明万历中前后在世。江苏常熟人。作传奇《白璧记》，已佚。又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谓黄尚有传奇《奇货记》，注云“吕不韦事”，他书均不见载，亦不传。

⑥胡文焕：生卒年不详，明万历至天启间人。字德甫，一字德父，号全庵，别署全道人、抱琴居士、西湖醉渔。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明监生，万历四十一年(1613)任耒阳县丞，四十三年署兴宁知县。学识渊博，致力于诗学、医学及古器物研究，著有《诗学字类》、《韵学》、《文会堂诗韵》、《诗法统宗》、《诗文要式》、《素问灵枢心得》、《医学权舆》、《医学要数》、《古器统说》、《古器具名》、《全庵词选》等数十种。又尝辑刻《格致丛书》，收典籍数百种，中多珍贵秘本。仅以其中集纳剧作的《群音类选》而言，保存了许多已佚的剧作片断。胡氏也从事戏曲创作，曾作杂剧《桂花风》和传奇《犀佩记》、《奇货记》、《三晋记》、《余庆记》。《桂花风》曲词五折，见《群音类选》卷二六；《犀佩记》与《余庆记》残存佚曲，分别见于《群音类选》卷七与卷一三；余不传。《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六十三首，套数十八套。吕天成列胡文焕于“下之下”，列其剧作于“下下品”。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将其所作《犀佩记》、《余庆记》、《奇货记》和《三晋记》皆收入“具品”，批评其“不耐咀嚼”、“鄙俗”、“烂套”、“平庸”、“肤浅庸陋”。

⑦邱瑞梧：生卒年、里居等不详。著有《合钗记》。

⑧龙渠翁：生卒年与名字不详。安徽安庆人。作《蓝田记》

传奇。明胡文焕《群音类选》收其佚出《神赠玉种》、《元宵佳遇》、《蓝田种玉》、《约玉请期》、《受玉毕姻》五出之曲文。

⑨朱从龙:生卒年不详。字春霖。江苏句容人。约明万历十年前后在世。所作传奇三种:《玉钗记》、《牡丹记》、《蛇山记》,俱佚。

⑩金怀玉:生卒年不详。字尔音。会稽(今浙江绍兴)人。不乐仕进而沉于诗酒,是晚明剧坛以通俗著称的多产作家。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其所作传奇十种,今存《望云记》、《妙相记》(一名《赛目连》)、《桃花记》三种;余《宝簪记》(一作《宝钗记》,又云即《合簪记》)、《香裘记》、《绣被记》、《完福记》、《摘星记》、《三槐记》、《八更记》(一名《凿壁记》)七种俱佚。清阙名《传奇汇考标目》别本谓金氏尚有《西湖记》、《崔护记》传奇。《崔护记》即《桃花记》。

⑪汪为新安素封之胤:素封,无官爵封地而富比封君。胤,即后代。

⑫游太学而结契公卿:结契,结交。

⑬金乃稽山学究之翁:稽山,即会稽山。

⑭弃青衿而陶情诗酒:青襟为士子的代称,明清专指秀才。陶情,怡悦情性。

⑮讵堪金谷争奇:讵堪,岂能。金谷,即金谷园。

⑯然细响适聪,野葩悦目:细响,细小声响。《文心雕龙·宗经》:"譬万钧之洪钟,无铮铮之细响矣。"野葩,野花。

⑰觉鸡肋之难捐:鸡肋,鸡的肋骨,比喻没有多大意义但又不忍丢弃的东西。捐,弃。

⑱岂涧毛之不荐:涧毛,山涧边的水草。《左传·隐公三年》:"涧溪沼沚之毛。"荐,献,进。此句以这些作品比拟山涧边的水草,仍可贡于庙堂以作祭祀之用。

【案语】

此为下下品。吕天成仅文中介绍了汪宗姬、沈祚二人,其余

作家生平皆不详。虽然对这些作家的作品评价很低，但仍在此收录，一些仅知名号的作家得以为后人所知。

不作传奇而作南剧者[①]

徐渭 天池 山阴人[②]

汪道昆 南溟 歙县人[③]

以上二人，俱上品。

徐山人玩世诗仙，惊群酒侠[④]。所著《四声猿》[⑤]，佳境自足擅场[⑥]，妙词每令击节[⑦]。汪司马一代钜公，千秋文伯[⑧]。所著《大雅乐府》[⑨]，清新俊逸之音，调笑诙谐之致。虽俱染指于斯道[⑩]，未肯争雄于个中[⑪]。然片脔味存[⑫]，一斑文见[⑬]。允为上品。

【疏证】

①南剧：即南杂剧。明代后期，北曲渐趋衰微，南曲日益盛行。杂剧创作逐渐突破元人杂剧体制的限制，接受南曲的影响，多用南曲写作，所以明后期杂剧也称南杂剧；由于单折本杂剧增多，也称小剧。明人多认为明杂剧不如明传奇。沈德符《顾曲杂言》"杂剧"条云："北杂剧已为金、元大手擅盛场，今人不复能措手。曾见汪太函四作，为《宋玉高唐梦》、《唐明皇七夕长生殿》、《范少伯西子五湖》、《陈思王遇洛神》，都非当行。惟徐文长《四声猿》盛行，然以词家三尺律之，犹河汉也。"臧懋循《元曲选》序二云："新安汪伯玉《高唐》、《洛水》四南曲，非不藻丽也，然纯作绮语，其失也靡；山阴徐文长《祢衡》、《玉通》四北曲，非不伉爽矣，然杂出乡语，其失也鄙；豫章汤玉仍庶几近之，然识乏通方之见，学罕协律之功，所下句字，往往乖缪，其失也疏。他虽穷极才情，而面目愈杂。按拍者既无绕梁、遏云之才，顾曲者复无辍味忘卷之好，此乃元人所唾弃而戾家蓄之者也。"则纯是为了抬高元杂剧而贬低明杂剧。《盛明杂剧》卷首徐翙序云："今之所谓北者，皆牢骚肮脏不得于时者之所为也。文长之'晓峡猿声'，暨不佞之'夕阳影语'，此何等心事，宁漫付李龟年及阿蛮辈草草演习供绮宴酒阑所憨跳？他若康对山、汪南溟、梁伯龙、王辰玉诸君子，胸中各有磊磊者，故借长啸以发抒其不平，应自不可磨灭。"

王国维因其杂用南音，而对明杂剧评价不高，其《宋元戏曲考》云："徐文长渭之《四声猿》，虽有佳处，然不逮元人远甚。至明季所谓杂剧，如汪伯玉道昆、陈玉阳与郊、梁伯龙辰鱼、梅禹金鼎祚、王辰玉衡、卓珂月人月所作，搜于《盛明杂剧》者，既无定折，又多用南曲，其词亦未足观。"而对于这一点，吴梅《中国戏曲概论》中却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徐文长《四声猿》中《女状元》剧，独以南词作剧，破杂剧之定格，自是以后，南剧孳乳矣。今读之，犹自光芒万丈，顾与临川之妍丽工巧不同，宜其并擅千古也。"

②徐渭：(1521－1593)初字文清，更字文长，号天池、青藤道士，别署田水月。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性格豪放，喜谈兵事。诗文、书画、音乐、戏曲，无不擅长，然科场辄不利，一生为落落诸生。后从季本受阳明心性之说，遂去传统儒学益远。明嘉靖中，倭寇联结海盗，骚扰东南，徐渭以平民效力军中。三十七岁，入浙闽总督胡宗宪幕典书记。胡因倾轧被杀，徐受牵连，发狂自杀未遂，复因误杀后妻系狱七载，以友人力救获免。晚年困顿，赖鬻诗文字画度日。他与梁辰鱼、汤显祖、陈汝元等曲家结交，史槃、王骥德、王澹、陈汝元等为其弟子。《明史》有传。袁宏道、陶望龄撰有《徐文长传》，近人徐仑、骆玉明等亦有《徐文长评传》等专著。《全元散曲》辑录其小令六首。诗词文赋及杂著有《徐文长集》三十卷及《逸稿》二十卷。

③汪道昆：(1525－1593)字伯玉，一字玉卿，号南溟、南明、太函、天都外臣，晚署涵翁。安徽歙县人。擅古文辞，工诗，兼长武略。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初为义乌令。后以功擢按察司副使、副御史，位至兵部左侍郎。后因与张居正意见不合而致仕，乃与屠隆、吕胤昌、潘之恒、梅鼎祚等结白榆社、肇林诸社。汪与王世贞并以才学列名"后七子"，合称"南北两司马"。于词曲并非所长，尝作一折杂剧《高唐记》(一作《高唐梦》)、《洛神记》(一作《洛水悲》)、《五湖记》(一作《五湖游》)和《京兆记》(一作

《远山戏》),合称《大雅堂乐府》。沈德符《野获篇》卷二五,列《长生殿》于《大雅堂乐府》四剧之中,而遗《远山戏》一种,姚燮《今乐考证》从其说。《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二套。此外尚著有《太函集》、《太函副墨》、《太函子》、《楞严篡注》、《春秋左传节文》、《增订五车霏玉》等。

④徐山人玩世诗仙,惊群酒侠:徐渭性格豪放,喜谈兵事。

⑤所著《四声猿》:徐渭所著四部杂剧的总称,即《狂鼓吏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王骥德《曲律》云:"徐天池先生《四声猿》,故是天地间一种奇绝文字。《木兰》之北,与《黄崇嘏》之南,尤奇中之奇。先生居,与余仅隔一垣,作时每了一剧,辄呼过斋头,朗歌一过,津津意得。余拈所警绝以复,则举大白以釂,赏为知音。中《月明度柳翠》一剧,系先生早年之笔;《木兰》、《祢衡》,得之新创;而《女状元》则命余更觅一事,以足四声之数。余举杨用修所称《黄崇嘏春桃记》为对,先生遂以春桃名嘏。今好事者以《女状元》并余旧所谱《陈子高传》称为《男皇后》,并刻以传,亦一的对,特余不敢与先生匹耳。先生好谈词曲,每右本色,于《西厢》、《琵琶》皆有口授心解;独不喜《玉玦》,目为'板汉'。先生逝矣,邈成千古,以方古人,盖真曲子中缚不住者,则苏长公其流哉。"

⑥佳境自足擅场:擅场,即指压倒全场。

⑦妙词每令击节:击节,打拍子赞赏。

⑧汪司马一代钜公,千秋文伯:文伯,文章宗伯,对著名作家的敬称。

⑨《大雅乐府》:即《大雅堂乐府》。包括《高唐记》、《洛神记》、《五湖记》和《京兆记》四种。据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曲余》,作者曾对他说,前二者是献给襄王朱厚熲的。

⑩虽俱染指于斯道:染指,比喻沾取非应所得的利益。此处指二者并非专攻或擅长戏曲之道,仅是偶然为之。

⑪未肯争雄于个中:个中,其中。指二人作杂剧仅是偶

一为之。

⑫然片脔味存：脔，切成块的肉。《吕氏春秋·察今》："尝一脔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此处喻通过徐渭、汪道昆的少量作品，就能了解其整体风格。

⑬一斑文见：一斑，指豹身上的一块斑纹，比喻事物中的一小部分。文，即纹，花纹。

【案语】

南剧即指明代南杂剧。因《曲品》重点介绍传奇，所以杂剧作家仅介绍上品人物。《曲品》特意为南杂剧专列一节，可见吕天成对南杂剧的重视。后来祁彪佳专作《远山堂剧品》品评南杂剧，显示了对传奇与杂剧的同等重视。

徐渭系戏剧史上重要的改革家，作杂剧《四声猿》，由四部短剧组成。《狂鼓吏渔阳三弄》是借祢衡骂曹操来骂奸相严嵩。《玉禅师翠乡一梦》描写官、佛斗法。《雌木兰替父从军》和《女状元辞凰得凤》，是对女性胸襟、才能的赞美。徐渭在明代剧坛上影响深远。他精通音律，《女状元》一剧全用南曲，可谓独创。汤显祖认为"《四声猿》乃词场飞将"。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云："徐文长《四声猿》，脍炙人口久矣，其词雄迈豪爽，入元人之室。祢生骂曹，迄今犹有演之者。余最爱其《翠乡梦》中之〔收江南〕一曲，句句短柱，一支有七百余言，较虞伯生〔折桂令〕(见前)词，其才何止十倍。且通首皆用平声，更难下笔，才大如海，足俯视玉茗也。又《女状元》中〔二犯·江儿水〕四支，亦佳。其第四支尤妙，云：'西邻穷败，恰遇着西邻穷败。老霜荆一股钗。那更兵荒炼岁，少米无柴。幸篱枣熟霜斋。我栽的即你栽，尽取长竿阔袋。打扑频来，餔餐权代。我恨不得填漫了普天饥债。'此词不独显出老杜广厦万间之意，实足见文长之心，固不当仅赏其词也。或谓文长四曲，俱有寄托，余尝考之。文长佐胡梅林宗宪幕，时山阴某寺僧，颇有遗行。文长曾嗾梅林，以他事杀之，后颇为厉。又文长之继室张，才而美，文长以狂疾手杀之。又文长助

梅林平徐海之乱，尝结海妾翠翘，以为内援。及事定，翠翘失志死。吾乡秦肤雨，曾作翠翘歌以吊之，颇不直文长所为。故所作《四声猿》、《翠乡梦》，吊寺僧也；《木兰女》，悼翠翘也；《女状元》，悲继室张氏也。此说虽出王定桂，然无所依据，亦不可深信。且《渔阳》一剧，未尝论及，其言亦未完全，不如勿深考之为愈也。与其凿空，不若阙疑。余仅喜其词之超妙而已，他何论乎。”

徐渭所作《南词叙录》，是最早研究宋元南戏和明初戏文的专著。该书深入研究了南戏的源流演变，指出南戏源于村坊小曲，这是戏曲理论上的一大进步。

徐渭的创作特点主要在于：剧本的长度随情之所至，《四声猿》中《狂鼓史》一折，《翠乡梦》二折，《雌木兰》三折，《女状元》五折，长短无定制。其次，音律上也随心所欲，所用曲调，有时为北曲大套，有时为南北兼用，还采用民间小调。

汪道昆于戏曲并非所长，他比王世贞年长一岁，但文名却比王世贞迟二十年。以官高得文名，因俱曾任职兵部侍郎，与王世贞并称两司马。于襄阳任上(1560)所作的《大雅堂乐府》中，《高唐记》、《洛神记》，据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曲余》，作者曾对他说，是献给襄王朱厚熲的。《京兆记》写作者与夫人的闲情逸致。《五湖记》则写其内心自白。臧懋循《元曲选序》嫌其曲文“纯作绮语”，近于诗词。从形式上，徐朔方《汪道昆年谱》谓其有一定创新，云：“四折杂剧，既可独立演出，又可合成一本。清代洪升的《四婵娟》和舒位的《瓶笙馆修箫谱》从汪道昆的作品得到启发。它每一折都有相当于南戏副末开场的短短一个开头，结尾又有下场诗。《五湖游》是北套曲，生旦对唱，其余三折则是南曲。这是杂剧南戏化的明显例子。杂剧南戏化，或南北两大戏曲体系的交融，这是戏曲发展的必然规律。有的研究者认为，这是文人依谱填词，脱离舞台实践所造成的后果。这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三《吴剧》指出，1579－1582之间，‘《大雅堂》、《红拂》、《窃符》、《祝发》四部甚传’。……北杂

剧传到南方,或迟或早必然走向南戏化。几乎同汪道昆在襄阳编剧的同时,徐渭在浙江绍兴创作了《四声猿》。这是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作的杂剧南戏化的又一尝试。”

不作传奇而作散曲者[1]

周宪王 诚斋[2]

陈铎 秋碧 南京人[3]

王九思 渼陂 鄠县人[4]

康海 德涵 武功人[5]

杨慎 升庵 新都人[6]

常伦 楼居 沁水人[7]

顾梦圭 雍里 昆山人[8]

唐寅 六如 吴县人[9]

祝允明 枝山 长洲人[10]

刘龙田 山东人[11]

金銮 白屿 应天人[12]

李日华 吴县人[13]

虞竹西 昆山人[14]

沈仕 青门 仁和人[15]

张文台 直隶人[16]

周秋汀 直隶人[17]

陆之裘 南门 太仓人[18]

陶陶区 直隶人[19]

冯惟敏 海浮 临朐人[20]

王世贞 凤洲 太仓人[21]

秦时雍 复庵 亳州人[22]

吴嶔 武进人[23]

殷都 无美 嘉定人[24]

沈瓒 定庵 吴江人[25]

袁中道 小修 公安人[26]

以上二十五人,俱上品。

周宪王色天散圣[27],乐国飞仙[28]。胤出天潢[29],才分月露[30]。陈秋碧越音嘹亮[31],王渼陂秦韵铿锵[32]。康翰林绝技矜狂[33],杨

状元异才甘放。常楼居艺林掞藻[34]，顾雍里名族标英。唐解元巧擅解衣[35]，祝山人神凝洒翰[36]。刘龙田风来东鲁[37]，金白屿响振江东[38]。李日华斗胆翻词[39]，虞竹西柔肠度曲。沈野翁丹青入道，张隐君浮白采真[40]。周家郎顾误名高[41]，陆氏子闻奇誉美[42]。陶先生玄襟潇爽[43]，冯侍御绮笔鲜妍[44]。王司寇当代宗工[45]，秦大夫中原儒雅。吴居士会心丝竹，殷部郎触目琳球[46]。沈佥宪清望斗山[47]，袁孝廉逸才月露。

盖诸公多浚文章之派，并扬词曲之波。歌套数，洋洋盈耳之欢[48]；唱小令，呜呜会心之妙[49]。篇章应不朽，姓字必兼存。允为上品。

【疏证】

①散曲：曲的一种体式，没有宾白科介，便于清唱。内容多为抒情，写景，有小令和散套两种形式。

②周宪王：朱有燉(1379—1439)，号诚斋，别署全阳子、全阳道人、梁园客、锦窠老人等。明太祖朱元璋孙，周定王朱橚长子。卒谥宪，世称周宪王。所作杂剧三十余种，总称《诚斋乐府》。所著诗词及其他文字均收入周王府长史郑义集刻的《诚斋录》。散曲有《诚斋乐府》二卷，《全明散曲》录存其小令二百七十二首，套数三十七套，复出一套。《明史·周定王橚传》有其附传。王世贞《曲藻》谓其："虽才情未至，而音调颇谐，至今中原弦索多用之。李献吉《汴中元宵绝句》云：'齐唱宪王新乐府，金梁桥外月如霜。'盖实录也。"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谓："王遭世隆平，勤学好古，留心翰墨，制《诚斋乐府》传奇若干种，音律谐美，流传内府，中原弦索，多有用其新词者。……按王所作散剧，不下三十种，均见《盛明杂剧》中，其气魄才力，亦不亚于关汉卿矣。"

③陈铎：(1454？—1507)字大声，号秋碧，别署七一居士。下邳(今江苏睢宁)人，家居金陵(今南京)。以世袭官济州卫指挥。精通声律，且工诗词及画，尤擅散曲，每以牙板随身，兴发则引吭高歌，教坊称为"乐王"。有明人汪廷讷辑环翠堂刊《陈大声

乐府全集》传世。所作杂剧，除《好姻缘》一种已佚外，存《纳锦郎》、《太平乐事》(与清人曹寅所撰杂剧同名)两种。散曲著作甚富，有《秋碧乐府》、《梨云寄傲》、《月香亭稿》、《可雪斋稿》、《公余漫兴》及专咏市民生活的《滑稽余韵》，词集有《草堂余意》，俱存。《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四百六十九首，套数九十九套；复出小令四首，套数八套。《顾曲麈谈》第四章："《艺苑卮言》讥其浅于才情，且多蹈袭古人，其言殊属不确。余读其《题情》、《惜别》诸词，得南音三昧，不可以其将家子而轻之也。且宫商稳协，不差毫末，为世人所尤难。又善于画山水，仿沈启南，渊古淡朴，不愧名家，自为诗题其上。世人知大声擅乐府，不知其能诗，又不知其工画也。"

④王九思(1468—1551)字敬夫，号渼陂，别署紫阁山人。鄠县(今陕西户县)人。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授检讨。九思以文学见称当时，与李梦阳、何景明、康海同声气，共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之说，为"前七子"之一。刘瑾擅政时，九思以同乡屡升吏部主事、文选郎中。及瑾败，遂以阉党见逐。初贬寿州同知，继被勒令致仕。九思抑郁怨望，与康海寄情声色，选妓征歌，又出重资募国工倩授琵琶、三弦，并习诸曲，如是者四十年。复假杂剧、散曲创作抒其不平。《明史》有传。杂剧有《杜甫游春》、《中山狼》两种，俱存。散曲有《碧山乐府》二卷，以及与李开先合作之《南曲次韵》一卷等。《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四百四十五首，套数三十八套。另有诗文集《渼陂集》、《渼陂续集》。

⑤康海：(1475—1540)字德涵，号对山，别署片东渔父、浒西山人、太白山人。陕西武功人。明弘治十五年(1502)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撰。刘瑾败，落职为民。放情山水，耽心词曲，每与王九思等征歌度曲，自比俳优。工诗文，与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等并称"前七子"。作有《对山集》四十六卷。有《中山狼》、《王兰卿》杂剧二种。《明史》有传。《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百五十五首，套数四十二套，又复出套数一套。

⑥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明正德六年(1511)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撰。刚直敢言。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抗旨,触怒明世宗,谪戍云南永昌卫,居滇三十余年至死。曲作有杂剧《洞天玄记》、《太和记》(一说该剧系许潮作)二种,《陶情乐府》一卷,《玲珑唱和》二卷,《二十一史弹词》十二卷。民国十七年任二北校订有《杨升庵夫妇散曲》,近人王文才辑校有《杨慎词曲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百二十八首,套数十三套,复出小令四十二首,套数六套。

⑦常伦:(1493－1526)字明卿,号楼居子。其先山西曲沃人,后徙沁水。少即警敏绝人,明正德五年(1510)举乡试第二,明年成进士。以疏狂嗜酒,不检细行,故常遭贬斥。嘉靖三年(1524)因得罪上宪,乃弃官归。后授宁羌知州,不赴。居家更落拓豪放,后因酒醉纵马舞剑堕水死,年仅三十四。工诗文,善书画,尤擅乐府小词。有《常评事集》、《校正书法》。《全明散曲》辑其小令一百六十九首,套数十篇,另复出小令四首。

⑧顾梦圭:(1500－1558)字武祥,号雍里。南直隶昆山(今属江苏)人。明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刑部主事,迁郎中,历官广东参议、山东副使,改河南提学副使、福建按察、江西右布政使,致仕归。为人敦重,自奉如寒素。诗文平正通达,直抒胸襟。有《疣赘录》九卷、《续录》二卷及《就正编》等。归有光《震川先生集》卷二二载有《中奉大夫江西右布政使致仕雍里顾公权厝志》。《全明散曲》辑录其套数一套。

⑨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别署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鲁国唐生、逃禅仙吏、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等。南直隶吴县(今属江苏)人。少有才华,性格放浪不羁,晚皈心佛乘。明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会试时因牵连科场舞弊案下狱。事白谪为吏,耻不愿就,以卖诗文书画度日。擅山水,兼精仕女,与沈周、文徵明、仇英合称“明四家”。与祝允明、文徵

明、徐祯卿合称“吴中四才子”。有《六如居士全集》、《伯虎杂曲》等。《明史》有传。《全明散曲》辑存其小令五十首,套数二十套,复出套数三套。

⑩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别署枝指生。南直隶长洲(今江苏吴县)人。天资颖绝,九岁能诗,稍长,博览群书。爱发新奇之论,菲薄汤武、孔孟。明弘治五年(1492)举人,正德十年(1515)官广东兴宁知县,迁应天府通判,因病辞归。为人疏放,不拘小节,晚年益玩世自放。工诗文。善书,笔法遒劲,风韵萧散,自成一家,人争宝之。列名“吴中四才子”。有《怀星堂集》、《九朝野记》、《猥谈》、《祝子微》、《江海歼渠记》、《苏材·卜篹》、《正德兴宁县志》等。《明史》有传。《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十二首,套数十一套,另复出小令五首,套数四套。

⑪刘龙田:(1450—?)名号不详。山东人。书贾,曾刻《西厢记》。工散曲。《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十首,另复出小令一首,套数一套。

⑫金銮:(1494—1583)字在衡,号白屿。陇西(今属甘肃)人。明正德、嘉靖间随父侨寓南京。淡泊名利,喜结交四方豪士。工诗,钱谦益称其诗“不操秦声,风流婉转,得江左清华之致”。又善填词,精散曲。著有《金白屿集》、《徙倚轩集》、《萧爽斋(一作“阁”)词》、《萧爽斋乐府》等。《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一百三十四首,套数二十六套。

⑬李日华:生卒年不详,明嘉靖初在世。字实甫,与万历间嘉兴李日华(字君实)同名。江苏吴县人。曾取友人崔时佩《南西厢记》增订为《南调西厢记》。又明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谓除此以外,尚有传奇《四景记》,“亦可观”,然不传。《全明散曲》辑录小令四首,套数一套。另复出小令四首,套数一套。

⑭虞竹西:名臣,字元凯,号竹西。南直隶昆山(今属江苏)人。明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兵部主事,弘治十年(1497)官四川布政司。十二年(1499)乞休归。著有《竹西亭稿》、《竹西回

文》及《述古录》八卷。工散曲,《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一首,套数一套,另复出小令一首。

⑮沈仕:(1488－1565)字懋学,一字子登,号青门,又号野筠,别署青门山人、东海迷花浪仙。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其父沈锐为刑部,而沈仕本人则性疏放,喜漫游,好奢华,不耐拘束,遂不求仕进。明嘉靖中客京师,赠遗累千金,随手散去。有《沈仕集》、《吴山社集》、《青门山人集》、《唾窗绒》等。《全明散曲》录存其小令八十六首,套数十套。有《沈青门诗集》流传。

⑯张文台:吴晓铃《南北宫词纪校补》作"张文台,名恒,直隶昆山人"。生平事迹不详。所作散曲见《南词韵选》、《南北宫词纪》等书。

⑰周秋汀:周瑞,字秋汀。南直隶昆山(今属江苏)人。工散曲。《全明散曲》辑录小令二首。

⑱陆之裘:(1499? －1559 以后)字象孙,又字箕仲,号南门,明南直隶太仓(今属江苏)人,贡生,官景宁教谕。与王宠交深。工诗,善曲。有《南门仲子集》一卷、《南门续集》一卷,辑有《太仓文略》四卷。《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首。

⑲陶陶区:《南北词宫纪校补》作"名唐,直隶昆山人"。生平事迹不详。所作散曲见《南词韵选》、《南北词宫纪》等书。

⑳冯惟敏:(1511－1580 后)字汝行,号海浮。山东临朐人。以文学弘博与兄惟健、惟重及弟惟讷并著称齐鲁,然久困科场。明嘉靖十六年(1537)乡试中举后,居家二十余年。性刚直,尤嫉贪酷官吏,曾因假散曲讥刺得罪巡按段顾言,逮系下狱,久始获释。嘉靖四十一年进京谒选,授涞水县令,后迁保定府通判。隆庆六年(1572)挂冠归林。擅散曲。作品豪放洒脱,有辛稼轩风,为一代高手。其散曲集《海浮山堂词稿》有凌景埏、谢伯阳的校点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出版。《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五百零八首,套数五十套。杂剧有《不伏老》、《僧尼共犯》两种,俱存。诗文有《冯海浮集》、《石门集》。

㉑王世贞:(1526－1590)字元美,号凤洲,别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官至南京刑部尚书。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三十八年,父王予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告免。未成,持丧归,三年丧满后犹却冠带。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他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所作诗文,也多为复古模拟之作,但往往失于藻饰。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卮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嘉靖以来首辅传》八卷、《觚不觚录》一卷等。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全明散曲》辑其小令《春怨》一首。《明史》有传。

㉒秦时雍:字尧化,号复庵,南直隶亳县(今属安徽)人。生卒年不详。官宪副。工散曲,有《秦词正讹》二卷(今仅存上卷)。《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十二首,套数八套。

㉓吴嵚:(1517－1580)字宗高,号昆麓,别署未了庵。南直

隶武进(今江苏常州)人。明嘉靖十八年(1539)入学籍,师事唐顺之。二十六年得魏良辅《南词引证》二十则,为校订成书。尝官长垣教谕、国子监助教。隆庆元年(1567)与莫是龙、梁辰鱼、孙七政、殷都于金陵结"鹫峰诗社"。著有《诗经讲义》。工散曲,《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三首、套数一套,另复出套数二套。

㉔殷都:(1531—1601)字无美,一字开美,号斗墟,亦作斗虚。南直隶嘉定(今属上海)人。工词赋,年十三补诸生。明隆庆元年(1567)与莫是龙、梁辰鱼、孙七政、吴嵚等在金陵共举鹫峰诗社。万历十一年(1583)成进士,历任彝陵知州,兵部职方司员外郎、郎中,南刑部主事。以耿介不入俗,罢职归里。有《殷无美诗集》十六卷,并辑有《酒史》等。《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一首,另复出套数一套。

㉕沈瓒:(1558—1612)字子勺,号孝通,别号定庵。沈璟弟。南直隶吴江(今属江苏)人。明万历十四年(1586)任职南京刑部,二十年任江西佥事,二十二年谢职返里,为兄沈璟课子。四十年赴广东佥事任,入境卒。有《静晖堂集》六卷、《近世残丛》二卷。《全明散曲》辑录其小令二首,套数六套,另复出套数一套。

㉖袁中道:(1570—1622)字小修,号凫隐居士,公安(今湖北公安县)人。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南京吏部郎中。与兄宏道、宗道并称"三袁",为明代"公安派"的中坚。曾师事李贽,反对前后七子模拟、复古的主张,崇尚自然。著有《珂雪斋集》等。《明史》卷二八八、《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有传。邹漪《启祯野乘》一集卷七有《袁文选传》。

㉗周宪王色天散圣,乐国飞仙:色天,佛家三界诸天,色界第四禅为色究竟天,为色界之极处。散圣,指不受拘束的人。此处应指朱有燉虽贵为皇胄,却不乐受拘束。

㉘乐国飞仙:应指其虔心戏剧创作,成就卓著。王国维《盛明杂剧初集跋》云:"宣正之间,周宪王号为作者,然规摹元人,了无生气,且多吉祥、颂祷之作,其庸恶殆与宋人寿词相等。"

㉙胤出天潢：胤出天潢，指其为皇室后裔。

㉚才分月露：指其天分极高。

㉛陈秋碧越音嘹亮：陈铎为江苏人，故云“越音”。

㉜王渼陂秦韵铿鍧：铿鍧，声音响亮而和谐。王九思为陕西人，故曰“秦腔”。

㉝康翰林绝技矜狂：康海值刘瑾败，落职为民。放情山水，耽心词曲，每与王九思等征歌度曲，自比俳优，故云。

㉞常楼居艺林掞藻：掞藻，指施展文才。

㉟唐解元巧擅解衣：解衣，指作画。此处指唐寅擅长作画。

㊱祝山人神凝洒翰：祝允明擅长书法。

㊲刘龙田风来东鲁：刘龙田是山东人，故云。

㊳金白屿响振江东：金銮于明正德、嘉靖间与父侨居南京，故云。

㊴李日华斗胆翻词：李日华将《西厢记》改编为《南西厢记》。

㊵张隐君浮白采真：浮白，本指罚酒，此处指满饮一大杯。

㊶周家郎顾误名高：顾误，用周瑜典故。见前疏证。

㊷陆氏子闻奇誉美：此处陆氏子，即陆绩，三国吴郡吴县（今属江苏）人，字公纪，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撰有《浑天仪说》，作《浑天图》，注《易》，释《太玄经注》。

㊸陶先生玄襟潇爽：以陶陶区比东晋陶渊明。潇爽，豁达豪放不拘。

㊹冯侍御绮笔鲜妍：侍御，侍御史。但冯惟敏应未作过此官。

㊺王司寇当代宗工：宗工，犹宗匠，宗师。指文章学术上有重大成就，为众所推崇的人。宋洪迈《容斋三笔·作文字要点检》：“作文字不问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点检。若一失事体，虽遣词超卓，亦云未然。前辈宗工，亦有所不免。”

㊻殷部郎触目琳球：琳球，一作球琳，指美玉。

㊼沈佥宪清望斗山：斗山，即北斗和泰山。指沈德高望重。

⑱套数，若干支同一宫调的曲子合为一套，称为套数。

⑲小令，谓单支曲子。

【案语】

此为散曲作家之上品。很多都是明代的文学大家。如王九思是经历了明初一百余年的冷寂，直到正德以后才逐渐复苏起来的曲坛重要作家之一，前人对其散曲评价甚高，认为"不在关汉卿、马东篱下"（王世贞《艺苑卮言》）。康海为明代散曲大家之一。杨慎于书无所不览，文、赋、词、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明史》本传称他"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金銮，王世贞称其"颇是当家，为北里所贵"，吕天成谓"金白屿响振江南"，是明代曲坛重要作家之一。王世贞对戏曲颇有研究，所著《艺苑卮言》对南北曲渊源及其优劣，时有独到的见解。吕天成对诸家颇多褒誉，谓众人在文章之余，又能称雄曲坛。

《顾曲麈谈》第四章："吴中以南曲名者，祝希哲唐子畏郑若庸三人。京兆能为大套，富丽而多驳杂；解元小词，纤雅绝伦，而大套则时有捉襟露肘之态。若庸字中伯，号虚舟，昆山人，早岁以诗名吴下。赵康王闻其名，走币聘入邺，客王父子间，王父子亲逢迎接席，与交宾主之礼，于是海内游士，争担簦而之赵，以中伯与谢榛故也。中伯在邺，王为庀供帐，赐宫女及女乐数辈，中伯乃为著书，採掇古今奇文累千卷，名曰《类隽》。康王薨后，乃去赵，居清源。年八十余卒。中伯所著曲，以《玉玦记》最著，其他《大节记》、《五福记》皆不传。余谓《玉玦》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每折一调，每调一韵，尤为合法。今《六十种曲》，曾有此本，易于检阅也。余见其春闺散曲一套，致佳，为录其词，此亦吉光片羽，不可多得者矣。"

卷　下

东海郁蓝生撰
琅琊方诸生阅

传奇品定，颇费筹量[①]，逐帙置评，不无褒贬。盖总出一人之手，时有工拙[②]；统观一帙之中，间有短长[③]。故律以一法，则吐弃者多[④]；收以歧途，则阑入者杂[⑤]。其难其慎，此道亦然。我舅祖孙司马公谓予曰[⑥]："凡南戏，第一要事佳[⑦]；第二要关目好[⑧]；第三要搬出来好[⑨]；第四要按宫调，协音律；第五要使人易晓；第六要词采；第七要善敷衍[⑩]，淡处作得浓，闲处作得热闹；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⑪]；第九要脱套[⑫]；第十要合世情，关风化。持此十要以衡传奇，靡不当矣[⑬]。"第今作者辈起[⑭]，能无集乎大成[⑮]？十得六七者，便为巩璧[⑯]；十得三四者，亦称翘楚[⑰]；十得一二者，即非碱砆[⑱]。具只眼者[⑲]，试共评之。括其门类，大约有六[⑳]：一曰忠孝，一曰节义，一曰仙佛，一曰功名，一曰豪侠，一曰风情。元剧之门类甚多[㉑]，而南戏止此矣。旧传奇作者姓名多不可考[㉒]，今合入四品，不复分别。

【疏证】

①颇费筹量：筹量，考虑。

②盖总出一人之手，时有工拙：每个人创作的不同作品都会有高下之分。总，即使。

③统观一帙之中，间有短长：每部剧作中有的部分会写得好，有的部分偶尔也会写得不够好。吕天成虽然对上一点和这一点认识得很清楚，但是《曲品》还是按人为作品分等，作者在上品，作品也就在上品。间，偶尔。

④故律以一法，则吐弃者多：如果严格按照优劣来进行取舍，就会有很多作品被淘汰。

⑤收以歧途，则阑入者杂：如果随便收录，就会有很多不合标准的作品混杂在其中。

⑥孙司马公：孙鑛(1543－1613)，字文融，号月峰，余姚(今浙江余姚县)人。万历二年(1574)会试第一。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故时人称孙大司马。工古文，精于戏曲音韵学。沈璟于音韵、王骥德于《曲律》、吕天成于《曲品》都曾经得益于他。他的"南戏十要"，被吕天成奉为圭臬，作为《曲品》选评的标准。著有《孙月峰先生全集》。

⑦凡南戏，第一要事佳：事佳，即题材本身要好。在《曲品》中，很多作品仅因为"事佳"、"事奇"选入。

⑧第二要关目好：关目，指戏曲情节的安排与构思。

⑨第三要搬出来好：搬，亦作搬演，即舞台表演，扮演。指剧本应该适于舞台表演，演出来好看，好懂，能够吸引观众。即应该是"场上之曲"。

⑩第七要善敷衍：敷衍，本意为敷陈铺排讲述，此处指以一种敷衍的方式进行表演。此处指剧本对进行故事讲述要有详略，高潮和平铺直叙的部分的部分并存。"淡处做得浓，闲处做得热闹"是要求作者重视表现手法的运用和舞台气氛的营造，多在容易显得平淡、闲散的场次下功夫，一来可以在不动声色之间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情感，刻画人物的性格，有利于舞台形象的塑造；二来也使冷热场得到调剂搭配。

⑪第八要各脚色分得匀妥：匀妥，即合适。此处指根据脚色分配合适的戏份，要有"劳逸之法"，调配脚色适当，方便艺人搬演，并有时间以备演员休息、更衣等。

⑫第九要脱套：情节要新颖。套，即俗套。《曲品》常常指"妇人入庵"为套。

⑬靡不当矣：靡，没有。当，恰当。

⑭第今作者辈起：辈起，一批一批地出现。

⑮能无集乎大成：集大成，集中某类事务的各个方面，达到

相当完备的程度。此处指应该有完全符合创作标准的作品。

⑯便为玑璧：玑璧，泛指珠玉。此处指最好的作品。

⑰亦称翘楚：翘楚，旧指杰出人物。孔颖达《春秋正义序》："刘炫于数君之内，实为翘楚。"此处指杰出的作品。

⑱即非碔砆：碔砆，似玉的美石。此处指一般的作品。

⑲具只眼者：只眼，喻独特的见解。指对戏曲创作有独特见解的人。

⑳括其门类，大约有六：此处"忠孝"类，即敷演忠臣孝子故事的作品；"节义"，即指敷演有气节的人物的作品；"仙佛"，即所谓的"神仙道化剧"；"功名"，即求取功名的故事；"豪侠"，指豪侠故事；"风情"，即爱情故事。

㉑元剧之门类甚多：朱权《太和正音谱》将元杂剧分为十二门类：神仙道化；隐居乐道，又曰林泉丘壑；披袍秉笏，即君臣杂剧；忠臣烈士；孝义廉节；斥奸骂谗；逐臣孤子；钹刀赶棒，即脱膊杂剧；风花雪月；悲欢离合；烟花粉黛，即花旦杂剧；神头鬼面，即神佛杂剧。又云："杂剧，俳优所扮者，谓之'娼戏'，故曰'勾栏'。子昂赵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者，谓之戾家把戏。良人贵其耻，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优扮者谓之行家，失之远矣'。或问其何故哉？则曰：'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人也。若非我辈所作，娼优岂能扮乎？推其本而明其理，故以为戾家也。'关汉卿曰：'非是他当行本事，我家生活，他不过为奴隶之役，供笑殷勤，以奉我辈耳。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是戏言，亦合于理，故取之。良家子弟，有通于音律者，又生当太平之盛，乐雍熙之治，故返古感今，以饰太平。所扮者，隋谓之'康衢戏'，唐谓之'梨园乐'，宋谓之'华林戏'，元谓之'升平乐'。"

㉒旧传奇作者姓名多不可考：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前言》云："宋元戏文，在当时，和金元杂戏并盛，是戏曲史上一个重要环节。它承继了北宋的鼓子词、传踏、大曲、诸宫调等等，再加

上民间歌谣，发展而成；到了明清，又发展成为传奇。所以它上结宋词之局，下开传奇之端，地位是很重要的。可是明代文人根本瞧它不起，不加保存，因而日渐散失，到了清朝，简直不大有人知道宋元戏文了。”钱南扬认为，“明代人瞧不起戏文的理由，一是认为文辞俚俗……其次是认为格律粗疏。他们不懂得曲律随时随地在发展着，他们把自己唱昆山腔的律去衡量戏文，觉得它处处不合律。”

【案语】

本段叙传奇作品衡量之难。

品评戏曲的著作，吕天成《曲品》是水平最高、最系统的一部。但明初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古今乐府格势”中，已经对元以马致远为首的187名曲家艺术风格进行品评。如“马东篱之词，如朝阳鸣凤。其词典雅清丽，可与《灵光景福》相颉颃。又若神凤飞鸣于九霄，岂可与凡鸟共语哉？宜列群英之上。”187人以下又列作杰作者150人。明初作家列16人。朱权仿《二十四诗品》之例，运用简单、感性的文字，来品评作家作品的艺术风格。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附评中说：“涵虚子品前元词人，凡八十余人，未必皆当。独于实甫谓如‘花间美人’，故是确评。”梁廷枏《曲话》卷四云：“曲话以《涵虚曲论》为最先，取词客九十八人而品题之。如云：‘马东篱如朝阳鸣凤，张小山如瑶天笙鹤，白仁甫如鹏博九霄，李寿卿如洞天春晓……’等类。其题目虽佳，然未必人人切当不移也。”

吕天成的戏曲理论，大抵根据其舅祖孙鑛“南戏十要”的观点，定下十大衡量标准。这十大标准也同时证明，吕天成对于题材情节结构、音律、词采、以及教化意义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视，可谓是面面俱到，比之所谓的“吴江派”，却显得不够重视音律。因此，简单地说吕天成属于“吴江派”，是不够全面的。孙鑛总结出的六大题材忠孝、节义、仙佛、功名、豪侠、风情，比之元杂剧，门类少了一半。

孙鑛虽然精于音韵学，但却将“事佳”、“关目”、“搬出来好”列在前面，而将音律、词采列在其后。以下是赵景深《曲论初探》“吕天成《曲品》条”（36 页）中的统计，表中的数字代表传奇的种数：

表 1《曲品》所列传奇的优缺点分类及数量表

	事佳	关目	搬演	音律	易晓	词采	敷演	脚色匀	脱套	禅寺	风化
优点	25	12	3	15	0	25	3	1	0	0	9
缺点	2	14	0	4	4	14	0	0	8	4	0

吕天成《曲品》中提及词采最多，其次为关目，然后是“事佳”、音律。如果加上“事奇”（题材新颖独特），如《牡丹亭》、《凿井记》、《四节记》、《红蕖记》、《埋剑记》、《凿井记》、《坠钗记》《明珠记》等十余种；“事真”（题材符合历史真实及生活实际），如《义乳记》、《椒觞记》、《呼卢记》等，则说明吕天成对题材是最重视的，这也正是受了孙鑛的影响。“禅寺”实际上一般在讲“落套”时提到。

神品一

琵琶[1]（高则诚 明永嘉人）

蔡邕之托名无论已[2]。其词之高绝处，在布景写情，色色逼真，有运斤成风之妙[3]。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4]。可师可法，而不必议者也。词隐先生尝谓予曰："东嘉妙处，全在调中平、上、去声字用得变化，唱来和协。至于调之不伦，韵之太杂，则彼已自言，不必寻数矣。"[5]万吻共褒[6]，允宜首列。

神品二

拜月[7]

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8]。元人词手，制为南词，天然本色之句，往往见宝，遂开临川玉茗之派[9]。何元朗绝赏之，以为愈于《琵琶》[10]，而《谈词定论》则谓次之而已。[11]

【疏证】

①《琵琶》：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高明作。共四十二出。写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从，被迫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

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祝允明《猥谈》云："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予见旧牒其时有赵闳夫榜禁，颇述名目，如《赵贞女蔡二郎》等，亦不甚多。"此剧取材《南词叙录》著录的《赵贞女蔡二郎》这一早期南戏，而改为全忠全孝，以团圆结局。传本颇多，《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七种，据清陆贻典钞本《新刊元本蔡伯喈琵琶记》影印，据明虎林容与堂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琵琶记》影印。徐渭《南词叙录》云："永嘉高经历明，避乱四明之栎社，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雪之，用清丽之词，一洗作者之陋，于是村坊小伎，进与古法部相参，卓乎不可及已。相传：则成坐卧一小楼，三年而后成。其足按拍处，板皆为穿。尝夜坐自歌，二烛忽合而为一，交辉久之乃解。好事者以其妙感鬼神，为刱瑞光楼旌之。我高皇帝即位，闻其名，使使征之，则诚佯狂不出，高皇不复强。亡何，卒。时有以《琵琶记》进呈者，高皇笑曰：'五经、四书，布、帛、菽、粟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既而曰：'惜哉，以宫锦而制鞵也！'由是日令优人进演。寻患其不可入弦索，命教坊奉銮史忠计之。色长刘杲者，遂撰腔以献，南曲北调，可于筝琶被之；然终柔缓散戾，不若北之铿锵入耳也。"

②蔡邕之托名无论已：此剧托名东汉末年蔡邕，情节完全虚构。

③其词之高绝处：《南词叙录》云："或言：'《琵琶记》高处在《庆寿》、《成婚》、《弹琴》、《赏月》诸大套。'此犹有规模可寻。惟

《食糠》、《尝药》、《筑坟》、《写真》诸作，从人心流出，严沧浪言'水中之月，空中之影'，最不可到。如'十八答'，句句是常言俗言，扭作曲子，点铁成金，信是妙手。"张凤翼《删正＜琵琶记＞序》亦云："《琵琶》一记，脍炙万口，传自胜国，蔚为词宗。敷扬绮丽，语语传神，描写酸楚，言言次骨"(《处实堂续集》卷二)。

④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琵琶记》是双线结构。一条线是蔡伯喈上京考试入赘牛府；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奉养公婆。一边是蔡伯喈洞房花烛，锦衣玉食；一边是赵五娘含羞请粮，家破人亡；一边是蔡伯喈忧心忡忡，割不断对父母妻子的思念；一边是赵五娘望眼欲穿，愁恨无穷；一边是蔡伯喈河池消夏，一边是赵五娘背地吃糠；一边是蔡伯喈中秋赏月，一边是赵五娘罗裙包土葬亲。两条线索，两种境遇，形成鲜明的对比，加强了戏剧冲突，突出了全剧的悲剧性。从蔡伯喈离家到夫妻重逢，两条线索由分到合，其间情节始终是最为深刻和动人的。这种双线交错、对比描写的手法，以后被明清两代传奇作家奉为典范。在宋元南戏和明清传奇中，有许多剧本都是双线结构，但在这些双线结构中，所组成的两个故事，有许多是互不相关的，它们不能彼此促进，互为增辉。而《琵琶记》的双线结构不同，它们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个主题。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青木正儿《中国近代戏曲史》云："全本四十二出(古本为四十三出)，其布置之法，将蔡宅与牛府景象，交互演出，以'富贵'与'贫贱'对照，使观者同情悉集于赵氏，一面以牛府生活之安乐华丽，调节蔡家生活之凄惨，使观者不至酸鼻之极，此外往往插演滑稽场面，令观者头脑休息。关目甚为妥贴。"

⑤词隐先生尝谓予曰：此段沈璟评价，完全是用昆山腔兴起之后已经改变的腔调、格律来衡量《琵琶记》。后世也多有此类评价，如《今乐考证》"著录五"引黄振云："《琵琶》为南曲之祖，然用韵太杂：支思、齐微通用，音律已是不协；乃更阑入鱼模、寒山、

桓欢、先天混用，固已牵强；乃更滥入闭口之廉纤，白璧之瑕，遂成千古遗憾。”关于《琵琶记》的音律问题以及高明自称“也不寻宫数调”，《南词叙录》云：“或以则诚‘也不寻宫数调’之句为不知律，非也，此正见高公之识。夫南曲本市里之谈，即如今吴下《山歌》、北方【山坡羊】，何处求取宫调？必欲宫调，则当取宋之《绝妙词选》，逐一按出宫商，乃是高见。彼既不能，盍亦姑安于浅近。大家胡说可也，奚必南九宫为？”

⑥万吻共褒：吻，口。指《琵琶记》受到广泛的接受与褒扬。

⑦《拜月》：《永乐大典戏文目录》作《王瑞兰闺拜月亭》，《南词叙录》作《蒋世隆拜月亭》又名《幽闺记》，是元末明初南戏中的一部代表作品，历来受到名家好评，被人称为“四大传奇”之一，是根据元代戏剧大师关汉卿的《闺怨佳人拜月亭》改编的一部南戏剧作，相传系元代人施惠所作。金末，番兵入侵，主战派大臣陀满海牙遭奸臣陷害，全家被杀，只剩其子陀满兴福，在逃亡中为秀才蒋世隆搭救，兴福暂在山寨安身。在兵乱中，蒋世隆与其妹瑞莲，尚书王夫人与其女瑞兰分别走散。瑞兰在患难中得世隆相助，二人结为夫妇；瑞莲则被王夫人认作义女。王镇在客店遇见瑞兰，不认世隆为婿，亦不顾世隆正在病中，强行将女儿带走。战事平息后，王镇一家团聚。瑞兰在后花园焚香拜月，表露了对蒋世隆的深切思念。瑞莲在旁窃听，明白了她与瑞兰的姑嫂关系。不久，世隆、兴福分别的中文武状元，王镇奉旨招二人为婿，夫妻兄妹大团圆。其父包办婚姻抗争。后来蒋世隆得中状元，与瑞兰终成眷属，而瑞莲也与武状元、世隆曾救助过的陀满兴福结为夫妻，两对新人美满团圆。

⑧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拜月亭》作者前人说是元代杭州商人施惠(君美)，如王世贞《艺苑卮言》：“《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钟嗣成《录鬼簿》载：“惠，字君美，杭州人，居吴山城隍庙前，以坐贾为业。……诗酒之暇，唯以填词和曲为事。”但未题编《拜月亭》一事。《南词叙录》定为

"宋元旧篇"。钮少雅《南曲九宫正始》收入"元传奇"。清张大复《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拜月亭"名下:"吴门医隐施惠字君美著。"赵景深《王瑞兰拜月亭》(见《宋元南戏考略》):"最早记录南戏《拜月亭》剧的资料是《永乐大典》戏文名,它的全称是《王瑞兰闺怨拜月亭》,稍后的《南词叙录》另题有《蒋世龙拜月亭》。……《六十种曲》改称《幽闺记》,显然已经含有文士改过的气息了。"俞为民《南戏〈拜月亭〉考论》:"关于南戏《拜月亭》的作者,前人多谓是元代人施惠,如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云:'《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何良俊也谓:'《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所作,《太和正音谱》'乐府群英姓氏'亦载此人。'但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与明初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在施惠的名下,并无有关他撰《拜月亭》及剧目的记载。因此,有人对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是施惠一说提出了怀疑,如明代吕天成《曲品》在评论南戏《拜月亭》时指出:'云此记出施君美笔,亦无的据。'清代张大复以为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施惠不是杭州坐贾,而是吴门(苏州)医生,如《寒山堂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卷首《拜月亭》剧目下注云:'吴门医隐施惠字君美著。'对南戏《拜月亭》的作者虽有不同的说法,尚无定论,但从剧作本身提供的一些材料来看,《拜月亭》的作者当是元代杭州的书会才人。如世德堂本第一折副末开场时所念诵的〔满江红〕词云:'自古钱塘物华盛,地灵人杰。昔日化鱼龙之所,势分两浙。'南戏副末开场所念诵第一首词一般都是介绍作者的创作意图,作者在介绍创作意图时,多夸耀自己的才能,借以抬高剧作的声誉,吸引观众。《拜月亭》这首〔满江红〕词也是作者夸耀自己的才能,意谓钱塘这个地方历来是'物华盛,地灵人杰','化鱼龙之所',而作者也正生活在这一形胜之地,故所作的戏文也同样是不凡之作。钱塘是古代杭州的别称,因此,根据这首〔满江红〕词文,作者必定是杭州人。另外,世德堂本第四十三折的〔尾声〕'书府番腾燕都旧本',书府,即书会,由此可见,南戏《拜月亭》的作者是书会才人。"

(《文学遗产》2003 年第 3 期)

⑨遂开临川玉茗之派:吕天成认为汤显祖的创作源自《拜月亭记》,是指其天然本色一面。

⑩何元朗绝赏之,以为愈于《琵琶》:何良俊(1506－1573),字元朗,号柘湖,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何良俊认为《荆钗记》当行,超出《琵琶记》甚远,见其《四友斋丛说》:“余谓其《拜月亭》高出于《琵琶记》远甚。盖其才藻虽不及高,然终是当行。其‘拜新月’二折乃隐括关汉卿杂剧语。他如《走雨》、《错认》、《上路》、馆驿中相逢数折,彼此问答,皆不须宾白,而叙说情事,宛转详尽,全不费词,可谓妙绝。”王世贞《艺苑卮言》云:“元朗谓胜《琵琶》,则大谬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

⑪《谈词定论》:不见著录。

【案语】

《琵琶记》是根据早期的宋元南戏《赵贞女蔡二郎》改编的。此剧写“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高明把蔡伯喈的形象和故事的结局进行重大改造,使人物、主题、内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作者认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

王骥德《曲律》云:“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近郑若庸《玉玦记》作,而益工修词,质几盖掩。夫曲以模写物情,体贴人理,所取委曲宛转,以代说词,一涉藻缋,便蔽本来。然文人学士,积习未忘,不胜其靡,此体遂不能废,犹古文六朝之于秦、汉也。大抵纯用本色,易觉寂寥;纯用文调,复伤琱镂。《拜月》质之尤者,《琵琶》兼而用之,如小曲语语本色,大曲引子如“翠减祥鸾罗幌”、“梦绕春闱”,过曲如“新篁池阁”、“长空万里”等调,未尝不绮绣满眼,故是正体。《玉玦》大曲,非无佳

处；至小曲亦复填垛学问，则第令听者愦愦矣！故作曲者须先认清路头，然后可徐议工拙。至本色之弊，易流俚腐；文词之病，每苦太文。雅俗浅深之辨，介在微茫，又在善用才者酌之而已。”

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密针线”条，谈《琵琶记》不合情理之处：“《琵琶记》尤甚。子中状头，三载而家人不知；身赘相府，享尽繁华，不能自遣一仆，而附家书于路人；陈留至洛阳，仅有数百里，而辄云万里家山，此尤背谬之至者也。”

吕天成谓“能作为圣，莫知乃神”，以神品属《琵琶记》和《拜月亭记》，但历来《琵琶》、《拜月》的高下却没有一致的意见。吕天成以《琵琶》布局工整，引沈璟的话备加称赞。《拜月亭记》语言浅显自然，又具有深远的意境，吕天成以《拜月》开汤显祖临川一派的先河，可备一说。高明所作《琵琶记》为明传奇佳品，但王骥德《曲律》卷第四“杂论第三十九下”认为神品“必法与词两擅其极，惟实甫《西厢》可当之耳。而《琵琶》尚多拗字颣句，可列妙品；《拜月》稍见俊语，原非大家，可列能品；不得言神”。

《万历野获编》“拜月亭”条云：“何元朗谓《拜月亭》胜《琵琶记》，而王州力争以为不然，此是王识见未到处。《琵琶》无论袭旧太多，与《西厢》同病，且其曲无一句可入弦索者，《拜月亭》则字字稳帖与弹出胶粘，盖南曲全本可上弦索者惟此耳。至于‘走雨’、‘错认’、‘拜月’诸折，俱问答往来，不用宾白，固为高手。即旦儿‘髻云堆’小曲，模拟闺秀娇憨情态，活脱逼真。《琵琶》咽糠、描真亦佳，终不及也。向曾与王房仲谈此曲，渠亦谓乃翁持论未确，且云：‘不特别调之佳，即如聂古陀满争迁都，俱是两人胸臆见解，绝无奏疏套子，亦非今人所解。’予深服其言。若《西厢》才华富赡，北词大本未有能继之者，终是肉胜于骨，所以让《月亭》一头地。元人以郑、马、关、白为四大家，而不及王实甫有以也。《月亭》后小半已为俗工删改，非复旧本矣。今细阅《拜新月》以后，无一词可入选者，便知此语非谬。”

王骥德《曲律》卷三云：“古戏必以《西厢》、《琵琶》称首，递为

桓、文。然《琵琶》终以法让《西厢》，故当离为双美，不得合为联璧。”又云：“《琵琶》遣意呕心，造语刺骨，似非以漫得之者。顾多芜语、累字，何耶？”又云：“《拜月》语似草草，然时露机趣。以望《琵琶》，尚隔两尘。元朗以为胜之，亦非公论。”

王世贞《曲藻》亦云：“《琵琶记》之下，《拜月亭》是元人施君美撰，亦佳。元朗谓胜《琵琶》，则大谬也。中间虽有一二佳曲，然无词家大学问，一短也；既无风情，又无裨风教，二短也；歌演终场，不能使人堕泪，三短也。”

他亦有李贽的“《拜月》、《西厢》，化工也；《琵琶》，画工也。”之说，亦影响甚大。

妙品一

荆钗[1]

以真切之调，写真切之情，情文相生，最不易及。词隐先生称其能守韵[2]。然则今本有失韵者[3]，盖誊录之讹耳。直当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4]！

妙品二

牧羊[5]

元马致远有剧[6]。此词亦古质可喜，令人想见子卿之节[7]。吴优演之，最可观。

妙品三

香囊[8]

词工白整，尽填学问[9]。此派从《琵琶》来，是前辈中最佳传奇也[10]。毘陵邵给谏所作，佚其名。

妙品四

孤儿[11]

事佳，搬演亦可。但其词太质，每欲如《杀狗》一校正之，而棘于手[12]，姑存其古色而已[13]。即以赵武为岸贾子，韩厥自刎，正是戏局[14]。近有徐叔回所改《八义》[15]，与传稍合，然未佳。予意依古传，韩厥立孤，席间出赵武遍拜诸将，岂不真奇[16]！

妙品五

金印[17]

季子事[18]，佳。写世态炎凉曲尽[19]，真足令人感激，近俚处俱见古态。今有插入张仪而改名《纵横》者[20]，稍失其旧矣。

妙品六

连环[21]　王雨舟作（乌镇人）

词多佳句，事亦可喜。元有《夺戟》剧[22]，亦妙。

妙品七

玉环[23]

此隐括元《两世姻缘》剧[24]，而于事多误[25]。想作者有憾乎外

家耳[26]。陈禺阳作《鹦鹉洲记》[27]，方是实录。

【疏证】

①《荆钗》：一作《王十朋荆钗记》。全剧四十八出，叙述王十朋、钱玉莲的故事。钱玉莲拒绝巨富孙汝权的求婚，宁肯嫁给以"荆钗"为聘的温州穷书生王十朋。后来王十朋中了状元，因拒绝万俟丞相逼婚，被派往荒僻的地方任职。孙汝权暗自更改王十朋的家书为"休书"，哄骗玉莲上当；钱玉莲的后母也逼她改嫁，玉莲不从，投河自尽，幸遇救。经过种种曲折，王、钱二人终于团圆。历史上王十朋确有其人，南宋名臣，官至龙图阁学士。千古名联"云朝朝朝朝朝朝朝散；潮长长长长长长长消"，即出自其手。《荆钗记》虽是用了他的名字，但剧中情节却与他的生平大不相同。关于作者，据赵景深《元明南戏的新资料》一文（见《元明南戏考略》），《王十朋荆钗记》"抄本原注：'《雍熙乐府》六种之第二种，吴门学究敬仙书会柯丹邱著'"。吕天成《曲品》、清黄文旸《曲海目》、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都题作柯丹邱作。王国维在《曲录》中认为明朱权是《荆钗记》作者，因朱权号丹邱先生，吴梅等承袭其说。赵景深认为此"柯丹邱"并非柯九思与朱权，而是第三人。

②词隐先生：即沈璟。他在《南曲谱》中对《荆钗记》的用韵倍加赞赏。

③然则今本有失韵者：失韵，不合音律。

④直当仰配《琵琶》而鼎峙《拜月》者乎：关于《琵琶记》与《拜月亭》的优劣见《拜月亭》疏证。鼎峙，三方面对立。这里指《荆钗记》的创作水平可以比拟《琵琶记》和《拜月亭》这两种剧作。鼎有三足，所以叫鼎峙。吕天成此处对《荆钗记》评价很高。

⑤《牧羊》：《南词叙录·宋元旧篇》题为《苏武牧羊记》，演苏武故事。写西汉苏武奉命出使匈奴，匈奴王威胁利诱，要苏在匈奴为官。苏严词拒绝，被放逐北海。牧羊十九年，历尽饥寒困苦，坚贞不屈，终于返汉。《寒山堂曲谱》著录马致远《苏武持节

北海牧羊记》。《远山堂曲品》入“能品”，云：“此等词，所谓读之不成句，歌之则叶律者，故《南曲全谱》收其数调作式。”

⑥元马致远有剧：马致远有《苏武持节北海牧羊记》著录，不见传本。

⑦令人想见子卿之节：苏武，字子卿，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人，代郡太守苏建之子，是西汉尽忠守节的著名人物。早年以父荫为郎，稍迁中厩监。天汉元年（前 100 年）拜中郎将，奉命持节与副使张胜、假使常惠，募士百余人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十九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即公元前 81 年，苏武才回到长安。

⑧《香囊》：邵璨作。全名《香囊五伦传》。写宋时张九成听从母意，告别新婚半月的妻子贞娘，与弟一起上京赴试，临别时母赠以紫香囊。九成虽中状元，但因触犯秦桧，被派作岳飞幕僚，讨伐契丹，从此杳无音信，仅得其于战场所失香囊，归还其家。时值宋室南迁，贞娘与婆婆逃难途中离散，香囊又失，并为赵运使之子所得。赵子胁迫贞娘为婚，且以紫香囊为聘。贞娘遂诉状于新任观察使，而观察使竟是阔别十二载的丈夫张九成。夫妻、母子、兄弟历经磨难终于团圆。全剧立意既沿袭《五伦全备记》的封建伦理的陈腐说教，关目又多与《琵琶记》、《拜月记》雷同。加以曲文多套用现成诗文，唯求华丽，因此历来论者对它颇多讥弹。《风月锦囊》所收《五伦传紫香囊》，又名《香囊记》。《曲海总目提要》题作丘濬作，误。云：“大半无中生有。言九成兄弟同登鼎甲，九成以对策得罪秦桧，令参岳飞之军。后又遣之使金，羁漠北者十载，王伦与以符节，脱身南还。与九成本传殊不相合。”

⑨词工白整，尽填学问：徐渭《南词叙录》指出，该剧作者“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徐复祚《曲论》在批评其以诗语作曲时也指出：“《香囊》以诗语作曲，处处如烟花风柳。如‘花边柳边’、‘黄昏古驿’、‘残星破暝’、‘红入仙桃’等大套，丽语藻句，

刺眼夺魄，然愈藻丽愈远本色。”不过，这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却得到另外一些文人的赏识，并争相仿效。嘉靖、万历年间，《玉玦记》，《玉合记》和《昙花记》等作品出现，终成气候。这就是戏曲史上的骈俪派。邵灿的《香囊记》实为这一派之滥觞，通常也被认为是骈俪派的代表作。

⑩此派从《琵琶》来，是前辈中最佳传奇也：《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云：“《琵琶》专弄学问，其本色语少。”王骥德《曲律》卷三“论家数第十四”云：“曲之始，止本色一家，观元剧及《琵琶》、《拜月》二记可见。自《香囊记》以儒门手脚为之，遂滥觞而有文词家一体。”

⑪《孤儿》：《永乐大典戏文目录》著录作《赵氏孤儿报冤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题为《赵氏孤儿》。演程婴、公孙杵臼救孤报仇故事。本事见《春秋左传》和《史记·赵世家》。《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此古本《八义》也，词颇古质；虽曲名多未入谱者，然与今信口之词，正自不同。后如徐叔回等所改《八义》诸皆本于此。惜今刻者、演者，辄自改窜，益失真面目矣。”

⑫每欲如《杀狗》一校正之，而棘于手：《杀狗记》，见“具品”疏证。吕天成曾因其“事俚词质”改编过《杀狗记》。棘于手，荆棘刺手，喻事情难办。

⑬姑存其古色而已：指对其文词等未作改动，而保留其原貌。

⑭正是戏局：戏局，指具有戏剧性的情节。

⑮近有徐叔回所改《八义》：徐叔回，《八义记》，徐元作。今无传本。《南词新谱·古今入谱词曲传剧总目》著录。《寒山堂曲谱》收《赵氏孤儿大报仇》，注云：“明徐元改作《八义记》。”《远山堂曲品》“能品”《八义》条，云：“传赵武事者有《报冤记》，又有《接缨记》，此则以《八义记》名。记中以程婴为赵朔友，以嗾犬在宣孟侍宴侍宴之际，以韩厥生武而不死于武，以成灵寿之功，皆本于史传，与时本稍异。运局构思，有激烈闳畅之致，尚少清超

一境耳。”与《六十种曲》本情节不同。

⑯予意依古传：具体情节见《史记·赵世家》：“诸将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然赵氏真孤乃反在，程婴卒与俱匿山中。居十五年，晋景公疾，卜之，大业之后不遂者为祟。……景公问：‘赵尚有后子孙乎？’韩厥具以实告。于是景公乃与韩厥谋立赵孤儿，召而匿之宫中。诸将入问疾，景公因韩厥之众以胁诸将而见赵孤。赵孤名曰武。诸将不得已，乃曰：‘昔下宫之难，屠岸贾为之，矫以君命，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难！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请立赵后。今君有命，群臣之愿也。’于是召赵武、程婴遍拜诸将，遂反与程婴、赵武攻屠岸贾，灭其族。复与赵武田邑如故。”

⑰《金印》：演苏秦故事。事见《战国策》和《史记·苏秦列传》。《古人传奇总目》首题为“明苏复之作”。应为苏复。朱权《太和正音谱》“国朝一十六人”有“苏复之词，如云林文豹”。《远山堂曲品》“具品”又著录《新金印记》，云：“此俗优所演者，较原本十改五六。一经涂抹，色泽大减。另名为《新金印记》。燕石、良玉，固自有别也。”

⑱季子：即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乘轩里人，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出身寒门，却少有大志。据传他随鬼谷子学游说术，学成之后，苏秦曾先后游说周、秦、赵等国，然而均不为所用，只得回家。于是发愤读书，得周书《阴符》而读之，留下了‘锥刺股’的千古佳话，他“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足”（见《战国策·秦策一》）。最终，苏秦佩六国相印，创合纵之术，与秦国对抗。

⑲写世态炎凉曲尽：曲尽，指细节的地方描写周到细致。曲，局部。《礼记·中庸》：“其次致曲。”郑玄注云：“曲，犹小小之事。”

⑳今有插入张仪而改名《纵横》者，稍失其旧矣：张仪，魏国贵族后裔，曾随鬼谷子学习纵横之术。其主要活动应在苏秦之前，是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张仪作为秦国相国，创连横之术，

后来秦得以灭六国、统一天下。

㉑《连环》:演三国时王允以貂蝉离间董卓吕布故事。写王允以貂蝉诱吕布,并许婚给吕布,然后秘密将貂蝉送给董卓。吕布与董卓因此反目,吕布因与王允联手而图谋董卓。董卓被诛后,吕布与貂蝉成婚。后吕布为关羽所擒,貂蝉亦被关羽所杀。据元无名氏《连环记》(全名《锦云堂美女连环记》)杂剧改编。仅有钞本流传。



㉒《夺戟》:《远山堂曲品》"雅品"著录《连环》,谓"元有《夺戟》剧,云貂蝉小字红昌,原为布配,以离乱入官,掌貂蝉冠,故名;后仍作王司徒义女,而连环之计,貂蝉不知也。"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失载。

㉓《玉环》:演玉箫与韦皋两世姻缘故事。本事见范摅《云溪友议》。《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云:"韦皋、玉箫两世姻缘,不过前后点出,而极意写韦之见逐于妇翁,作者其有感而作者乎?"

㉔此隐括元《两世姻缘》剧:《两世姻缘》,全名《玉箫女两世姻缘》,元乔吉作。

㉕而于事多误:《玉环记》情节上有很多与本事不同。

㉖想作者有憾乎外家耳:外家,女子出嫁后称娘家为"外家"。意指作者可能吃过妻子娘家的亏。

㉗陈禺阳作《鹦鹉洲记》:《鹦鹉洲记》,明陈与郊作。演玉箫女与韦皋两世姻缘故事。仅有钞本流行。

【案语】

妙品七种。以沈璟称许的能够"守韵"的《荆钗》为妙品之首。

《荆钗记》结构较为紧凑,运用曲调上能根据剧情的不同,选用具有与剧情相合声情的曲调,使曲调与剧情得到较好的统一。

《香囊记》因承袭《琵琶》的创作亦列妙品。"因续取《五伦》新传,标记《紫香囊》",因此剧中常有说教,如"百行须知孝悌先"、"孝悌乃立身之要"。王世贞认为《荆钗记》"近俗而时动

人”，而《香囊记》“近雅而不动人”（《曲藻》）。徐复祚则认为“丽语藻句，刺眼夺目”，“宾白亦用文语”。《书经》、《史记》、《周易》、《春秋》、《毛诗》、《戴礼》中语，都要用上。吕天成在本书对“词工白整”和“词古质”这两点屡加提及。《南词叙录》云：“以时文为南曲，元末、国初未有也；其弊起于《香囊记》。《香囊》乃宜兴老生员邵文明作，习《诗经》，专学杜诗，遂以二书语句匀入曲中，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最为害事。夫曲本取于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乃为得体；经、子之谈，以之为诗且不可，况此等耶？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吾意：与其文而晦，曷若俗而鄙之易晓也？《香囊》如教坊雷大使舞，终非本色，然有一二套可取者，以其人博记，又得钱西清、杭道卿诸子帮贴，未至澜倒。至于效颦《香囊》而作者，一味孜孜汲汲，无一句非前场语，无一处无故事，无复毛发宋、元之旧。三吴俗子，以为文雅，翕然以教其奴婢，遂至盛行。南戏之厄，莫甚于今。”

关于《孤儿记》的“戏局”，与后文提到的“传奇法”一样，都是为了增强故事性而对历史题材进行适当的虚构。

《金印记》是以战国时期著名“纵横家”苏秦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在戏曲史上曾广为流传。《连环记》在细节刻划和排场调度上吸收了元本通俗小说《三国志平话》和杂剧《连环计》的一些精华，加以改造和创新，使之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明初戏剧作品比较优美的一部，明清两代历演不衰，在戏曲史上很有影响。

吕天成对于历史题材作品的评价标准：一方面重视实录，批评不顾生活逻辑与历史真实进行胡编乱造，另一方面又重视故事情节的曲折，注重“戏局”和“传奇法”，赞成作品进行适当的虚构。这与王骥德《曲律》中所说的：“戏剧之道，出之贵实，而用之贵虚。”很近似。明谢肇淛《五杂俎》中云：“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清焦循《剧说》亦引《庄岳委谈》之文云“戏”：“凡传奇以戏文为称

也，无往而非戏文也。故其事欲谬悠而无根也，其名欲颠倒而无实也，反是而求其当焉，非戏也。”

王骥德认为“《荆钗》、《牧羊》、《孤儿》、《金印》，可列具品，不得言妙。”姑备一说。

能品一

白兔[1]

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2]。世称《蔡》、《荆》、《刘》、《杀》，又云《荆》、《刘》、《拜》、《杀》[3]。虽不敢望《蔡》、《荆》，然断非今人所能作。

能品二

杀狗[4]

事俚词质。旧存恶本，予为校正。词多可味，此等直写，事透彻，正不落恶腐境，所以为佳。

能品三

教子[5]

古本尽佳，今已两改。真情苦境，亦尽可观。

能品四

彩楼[6]

作手平平，稍入酸境，且事全不核实。古人好诙谐如此，然亦古质足取。吕文穆曾居龙门山寺，为僧所敬礼[7]，何必以王氏纱笼之诗强诬之也[8]？

能品五

四节[9]　沈练川作

清倩之笔，但传景多属牵强，置晋于唐后，亦嫌颠倒[10]。沈作此以寿镇江杨邃庵相公者[11]。初出时甚奇，但作得不浓，只略点大概耳，故久之觉意味不长。一记分四截，是此始。

能品六

千金[12]　沈练川作

韩信事，佳。写得豪畅。内插用北剧[13]。但事业有余，闺阃处太寥落[14]。且旦是增出[15]，只入虞姬、漂母，亦何不可？

能品七

还带[16]　沈练川作

裴晋公事[17]，佳。铺叙详备。但周女何苦作嫠妇缠扰人家，

当作闺女[18]。周叟出狱,送女谢裴,而裴不纳。女竟不嫁,后陪夫人入京,年且长矣,夫人苦劝裴留之,而生幼子諆,为宣宗朝学士,则各有结局。

能品八

金丸[19]

元有《抱妆盒》剧[20]。此词出在成化年[21],曾感动宫闱。内有佳处可观。

能品九

精忠[22]

此武穆事[23]。词简净。演此令人愤裂。予尝欲作一剧,不受金牌之召,而直抵黄龙府[24],擒兀术,返二帝,归而奏桧罪正法,亦大快事也。

能品十

双忠[25]　姚静山作(茂良,武康人)

此张、许事,境惨情悲,词亦充畅。其调有采入谱者。

能品十一

断发[26]

事重节烈,词亦佳,非草草者。且多能守韵,尤不易得。

【疏证】

①《白兔》:《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作《刘知远白兔记》,《寒山堂曲谱》作《刘知远重会白兔记》,徐于室、钮少雅辑《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简为《刘知远》。演刘知远、李三娘故事。写五代刘智远年轻时,因赌博败家,入赘李家庄,与李三娘成婚。三娘哥嫂以分家为由,将有瓜精作祟的瓜园分与刘智远,骗刘智远去看守瓜园,欲加害之。李三娘知计,力阻刘智远前往瓜园。刘智远仗著一身武艺,抢棍而去。知远战胜了瓜精,得到了兵书和宝剑,便告别了三娘,去分州投军。刘知远因屡立战功,官至九州安抚,娶岳氏为妻。三娘在家受尽折磨,因劳累过度,在磨房产下一子,因无剪刀,用嘴咬断脐带,故取名"咬脐郎"。又托窦公

将儿子送给知远抚养。十五年后，刘知远命儿子回村探母。咬脐郎一天出外打猎，因追赶一只白兔，与正在井边汲水的母亲相遇。咬脐郎回去报知父亲。刘知远带兵回沙陀村，与李三娘团聚。永嘉书会才人作。

②词极古质，味亦恬然，古色可挹：此处指《白兔记》从语言到风格都非常古朴。挹，舀，汲取。《诗·小雅·大东》云："维北有斗，可以挹酒浆。"

③《蔡》、《荆》、《刘》、《杀》及《荆》、《刘》、《拜》、《杀》：此指四大南戏的两种说法。《蔡》即《琵琶记》，《荆》即《荆钗记》，《刘》即《白兔记》，《杀》即《杀狗记》，《拜》即《拜月亭》。关于"《荆》《刘》《拜》《杀》"四大南戏，《曲律》卷三《杂论第三十九（上）》云："称戏曲《荆》、《刘》、《拜》、《杀》，益不可晓，殆优人戏单语耳。"王国维《元南戏之文章》云："元之南戏，以《荆》、《刘》、《拜》、《杀》并称，得《琵琶》而五。此五本犹以《拜月》、《琵琶》为眉目，此明以来之定论也。元南戏之佳处，亦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申言之，则亦不过一言，曰意境而已矣。故元代南北二戏，佳处略同，唯北剧悲壮沉雄，南戏清柔曲折，此外殆无区别。"（见《宋元戏曲史》）

④《杀狗》：作者不详。徐（田臣）、吕天成等都改编过。演孙华妻杨氏杀狗劝夫使兄弟和好的故事。全剧36出，描写富豪子弟孙华与市井无赖柳龙卿、胡子传交往，把同胞兄弟孙荣赶出家门。孙华的妻子杨月贞屡劝不听，便杀了一条狗，伪装成死尸放置门外。孙华深夜归来，大惊，急忙去找柳龙卿、胡子传，柳、胡推脱不管。孙荣却不记前恨，帮他把"尸首"埋掉，使孙华深受感动，于是兄弟重新和好，不再与柳、胡交往。柳、胡因此怀恨，告孙华杀人，经杨氏具陈始末，真相大白。《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作《杀狗劝夫》，《永乐大典》作《杨德贤妇杀狗劝夫》。王骥德《曲律》卷三"二八"："《杀狗》，顷吾友郁蓝生为厘韵以饬，而整然就理也，盖一幸也。"

⑤《教子》：演周瑞隆弃官寻父事。根据《周羽教子寻亲记》戏文改编。写周羽被诬陷发配，其妻郭氏教子成名，弃官寻父，一家团圆。今无传本。吕天成谓"两改"，一种出自王錂，另一种不知出自谁手。

⑥《彩楼》：演吕蒙正、刘千金事。王錂据南戏改编。写宋代吕蒙正未发迹时，为富家刘氏女千金彩球择婿击中。刘父欲悔婚，千金不肯，被赶回吕蒙正所居破窑居住。吕蒙正为穷困所迫，到白马寺赶斋，为寺僧厌恶，将饭前钟改为饭后钟。吕蒙正发愤，一举夺魁，翁婿父女和好。今存刊本。

⑦吕文穆曾居龙门山寺：吕文穆，即吕蒙正，字圣功，北宋人。官至参执政事，谥文穆。《宋史》有传。龙门山寺，在今河南洛阳。据叶梦得《避暑录话》云："吕文穆公父龟图与其母不相能，并文穆逐出之。羁旅于外，衣食殆不给。龙门山利涉院僧识其为贵人，延致寺中，为凿山岩为龛居之。"

⑧何必以王氏纱笼之诗强诬之也：王氏，即王播，字明剔，字明敭，太原（今太原）人。贞元中擢进士，举贤良方正异等。长庆初历进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太和初拜左仆射，封太原郡公。卒年七十二，谥曰敬。工书，尝书唐凤翔尹李晟为国修寺碑。见《唐书》本传。王定保《唐摭言》卷七载："王播少孤贫，曾客居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餐。诸僧厌怠，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出镇是邦，因访旧游，向之题已皆碧纱幕其上。播继以二绝句曰：'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

⑨《四节》：黄文华编《八能奏锦》题为《四游记》，《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作《四纪记》，云："一纪四起是此始。以四名公配四景。沈练川作此寿镇江杨相公者。"《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七分四条著录此剧。云："明初旧本，未知作者何人，共作春夏秋冬四景。凡四卷，名为四节，以杜甫、谢安、苏轼、陶穀。各占一景。

第一卷曰《杜子美曲江记》,因少陵《曲江诗》,有‘典衣尽醉’之句,故标其事而增饰成之也。”“《东山记》,此四景中第二卷,曰《谢安石东山记》,言安与王羲之暑月围棋。闻其侄玄破苻坚信,不觉屐齿之折。此是实事,谢安本以东山著名,故曰《东山记》也。”“《赤壁记》,此卷曰《苏子瞻赤壁记》,点缀轼事,以赤壁之游为主。作四时中秋景,虚实相参,互見《赤壁遊》杂剧及《金莲记》內。”“《邮亭记》,此卷曰《陶秀实邮亭记》。记陶穀使南唐,遇秦弱兰于馆驿,作《风光好》词。有‘只得邮亭一夜眠’句,又合雪水煎茶事,以为冬景故实,用备四景之一。”

⑩置晋于唐后,亦嫌颠倒:谓东晋谢安故事在唐杜甫故事之后。

⑪沈作此以寿镇江杨邃庵相公者:见前疏证。

⑫《千金》:《南词叙录》题作《韩信筑坛记》。演韩信、项羽事。本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汉书·韩彭英卢吴传》。通行《六十种曲》本共五十出,以汉韩信一生际遇作为主线,从信得宝剑兵书、胯下之辱、漂母进食、别妻投军、张良荐信、萧何追信、登坛拜将、十面埋伏,到大败项羽、封王荣归止;又以楚项羽兴败为副线,从励兵、入关、会宴、别姬、鏖战,直到乌江自刎。但长期所演的,多为项羽之戏。《南曲九宫正始》注云:“元时先有《淮阴记》,又有《十大功劳》及《登坛拜爵》与《千金记》,共四易本矣。”《远山堂曲品》“雅品”云:“纪楚、汉事甚豪畅,但所演皆英雄本色,闺阁处便觉寂寥。”《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三云:“未详谁作,千金报漂母,本韩信实事,惟韩信妻高氏,高氏之兄高起,无所考据。”又引《高祖本纪》:“‘高起王陵对曰’。或以高起为人名,或以为高坐者起而对,此遂以高起为信妻兄也。”

⑬内插用北剧:指《北追》、《点将》几乎全用元金仁杰的《追韩信》。徐复祚《曲论》:“《韩信登坛记》,即《千金记》,本元金志甫《追韩信》来,今《北追》、《点将》全用之。”《中国近世戏曲史》:“金仁杰之《萧何月夜追韩信》一种(《元刊杂剧三十种》本),今存

《千金记》第二十二出《北追》，完全蹈袭其第二折者，曲亦用北曲，生（韩）唱之曲词，十中八九，殆存元曲之旧，应文字与曲牌多少有修改处而已。第二十六出《登拜》之曲词中〔粉蝶儿〕、〔十二月〕两阕，亦为借用元曲者。"（转引自《曲品校注》）

⑭闺阃处太寥落：闺阃，内室。亦借指妇女。指剧中对女性的描写太简略。

⑮且旦是增出：指本剧增入韩信妻高氏。

⑯《还带》：《南词叙录》题作《裴度还带记》。演裴度故事。裴度未遇之时曾在香山寺拾一玉带而返还其主人，因此积了阴德，后来得中，后官至宰相。迷信色彩很强。《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裴晋公生平事功，表表唐史，还带其末节耳。是记虽无隽冷之趣，而局面正大，词调庄练，其《金印》、《孤儿》之亚流乎？"

⑰裴晋公事：裴度，字中立，唐宪宗时官至宰相，封晋国公。

⑱但周女何苦作嫠妇缠扰人家：嫠妇，寡妇。闺女，闺中之女。

⑲《金丸》：演北宋真宗刘皇后调换李宸妃所生之子故事。有抄本流传。主要来源于元《抱妆盒》杂剧，并间采民间传说的"狸猫换太子"故事，与史实多有不符。影射明宪宗妃孝宗生母纪太后事，故曰"成化年，曾感动宫闱"。《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炼局炼词，在寻常绳规之内；惟'拷问'南北曲，叶支思一韵，古雅绝伦，或即元人《抱妆盒》剧中语耶？闻此作于成化年间，曾感动宫闱。"

⑳《抱妆盒》：元杂剧，全名《金水桥陈琳抱妆盒》，元代无名氏作。今不见刻本，仅钞本流传。

㉑成化：明宪宗年号（1465—1487）。

㉒《精忠》：《南词叙录》题作《岳飞东窗事犯》。演岳飞事。情节：宋元南戏、元杂剧均有《秦太师东窗事犯》，此剧据以改编。今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虽庸笔，亦不

失音韵。'金牌宣召'一折,大得作法。惜闲诨过繁,末以冥鬼结局,前既枝蔓,后遂寂寥。"

㉓此武穆事: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河南),南宋抗金名将。公元1129年,金兀术渡江南进,攻陷建康,岳飞坚持抵抗,于次年收复建康大破金兵「拐子兵」于郾城,收复郑州、洛阳等地,两河(淮河、黄河)义军纷起响应,复欲进军朱仙镇,惜宰相秦桧力主和,乃一日降十二金字牌,召还,诬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死于狱。宋孝宗时诏复官,谥武穆,宁宗时追封为鄂王,改谥忠武,有《岳武穆集》。

㉔黄龙府:在今吉林农安县境内,契丹天显元年(926)置。

㉕《双忠》:见前疏证。《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传张、许事,词意剀切,可以揭忠义肝肠。但睢阳已陷之后,必传大创安、史,收复两京,方为二公吐气;乃以阴魂聚首,结局殊觉黯然。张之母、妻,亦何必同游地下也? 且后半词亦不称。"

㉖《断发》:演唐李德武妻裴淑英断发事。全名《裴淑英断发记》。事见新旧《唐书·列女传》、《太平御览》等。全剧三十九出。写李密起兵失败,牵连李德武,遣戍幽州。妻裴淑英,户部尚书、安邑公裴矩之女。裴矩时为黄门侍郎,奏请德武离婚,炀帝许之。裴淑英以丈夫所留宝剑断发明志。后李德武立边功,荣归故里,与裴淑英团圆。因剧中有裴淑英宝剑断发情节,亦名《宝剑断发记》。《传奇汇考标目》等均有著录,《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三亦载录,云"未知谁作"。《远山堂曲品》"能品",标为无名氏作,云:"李德武妇节孝,可以垂之彤管;匿李密事,亦必有所据。惜作记者犹不脱寒酸态耳。词甚工整,且能守律,当非近日词人手笔。"多以为李开先作。今存刊本。

【案语】

能品十一种。一般认为《荆》、《刘》、《拜》、《杀》为四大传奇,也有《蔡》(即《琵琶记》)、《荆》、《刘》、《杀》为四大传奇的说法。其中《琵琶记》、《荆钗记》和《拜月亭》的创作得到肯定,而《白兔

记》、《杀狗记》常常被否定，特别是《杀狗记》，几乎被完全否定。徐渭肯定《琵琶记》，认为《荆钗》、《拜月》数种"稍有可观，其余皆俚俗语也。"(见《南词叙录》)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云："《荆》、《刘》、《拜》、《杀》，为四大传奇。……文字之最不堪者，莫如《白兔》、《杀狗》。《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读之几乎令人欲呕。"王骥德《曲律》卷三"二八"条："古曲自《琵琶》、《香囊》、《连环》而外，如《荆钗》、《白兔》、《破窑》、《金印》、《跃鲤》、《牧羊》、《杀狗劝夫》等记，其鄙俚浅近，若出一手。岂其时兵革孔棘，人士流离，皆村儒野老涂歌巷咏之作耶?"赵景深《杀狗记》一文(见《宋元南戏考略》)说："以'荆刘拜杀'四种南戏来说，不论是剧本的内容，文句的生动以及排场的妥贴，《杀狗》都是居于最末的。但它却列居四大南戏，恐怕是渊源较早且有全本的缘故吧!"又说："《杀狗记》运用了很多典故，也应是它的缺点。"因此是现存南戏中最坏的作品。梁廷枏《曲话》："《荆》、《刘》、《拜》、《杀》，曲文俚俗不堪，《杀狗记》尤恶劣之甚者。"凌濛初《谭曲杂劄》云："《白兔》、《杀狗》二记，即四大家之二种也，今世所传，误谬至不可读。盖其词原出以太质，索解人正难，而妄人每于字句不属、方言不谙处，辄加篡改，真面目全失矣。《荆》、《刘》二记虽亦经涂削，而其所存原笔处，犹足以见其长，非后人所能办也。元美责《拜月》以无词家大学问，正谓其无吴中一种恶套耳，岂不冤甚!"

公允地说，《白兔记》和《杀狗记》还是有一些长处的。《白兔记》语言质朴自然。剧情安排上线索分明。但有时在情节和人物塑造上有矛盾处。《杀狗记》语言本色、自然，有许多曲文直接用民间谣谚俗语，但也有故意"扳今吊古"的几出。

《金丸记》全剧不乏佳构，但某些段落却显得粗朴俚野。

《双忠记》和明代一些传奇比，流传不甚广。但从明迄今，作者评价较高。许之衡饮流斋抄本《双忠记》跋称之"文极稳惬，律亦谐协，似视《精忠记》尤盛也……况张许事流芳青史，奕奕如生，被之歌场，足兴观感"。

具品一

宝剑[1]　李开先作(章丘人)

李公作此记,谓弇州曰:"何似《琵琶》?"弇州答曰:"但当令吴下老曲师讴之乃可。"[2]此公熟于北剧,传林冲事亦有佳处,内自撰曲调名亦奇[3]。

具品二

银瓶[4]

事亦俚琐,而吴优盛演之。内〔二犯江儿水〕作南调最是,可以正今曲之误矣。郑清之与史弥远登阁言易储事[5],且训理宗于潜邸有功[6],此事宜入。

具品三

娇红[7]　沈寿卿作

此传虞伯生所作[8],而沈翁传以曲,词意俱可观。以申、娇之不终合也而合之,诚快人意。第本传中有娇之妒红,红之讦娇,生之惑鬼,娇之远别[9],种种情态,未经描写,殊未快意,安得清远道人传此,以极其情之必至乎?

具品四

三元[10]　沈寿卿作

冯商还妾一事[11],尽有致[12]。近插入三事,改为《四德》[13],失其故矣。

具品五

龙泉[14]　沈寿卿作

情节正大,而局不紧,是道学先生口气[15]。

具品六

投笔[16]

调平常,多不叶,但以事佳而传耳。旦亦系增出,何不只用曹大家[17]?与任尚争尤无谓[18]。

具品七

举鼎[19]

事真，调俚，亦见古态。

具品八

罗囊[20]

此记出在正德末年[21]，高汉卿忠孝事亦可观[22]。内〔梁州序〕“春光如海”一套，歌者盛传之[23]。

具品九

五伦[24]　邱文庄公作

大老钜笔，稍近腐。内《送行》“步蹑云霄”曲，歌者习之[25]。或谓此记以盖《钟情丽集》之愆耳[26]。

【疏证】

①《宝剑记》：为改编前人之作。有明刻本流传。演林冲被逼上梁山事。林冲痛恨高俅等欺君误国而一再上疏参奏，揭露他祸国殃民的罪行，并将高衙内图谋林冲妻子之事放在林冲被发配之后。这种忠奸斗争的主题明显高于基于个人恩怨的抗争。《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中有自撰曲名。曾见一曲采入于谱，但于按古处反多讹错。且此公不识炼局之法，故重复处颇多。以林冲为谏诤，而后高俅设白虎堂之计，末方出俅子谋冲妻一段，殊觉多费周折。李自负在康对山、王渼陂之上，问王元美：‘此记何如《琵琶》?’王谓：‘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字改妥，乃可耳。’李怫然罢去。尚有《登坛》一记，未见。”

②李公作此记等句：王世贞《曲藻》云：“北人自王康后，推山东李伯华……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二记余见之，尚在《拜月》、《荆钗》之下耳，而自负不浅。一日问余：‘何如《琵琶记》乎？’余谓：‘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李怫然不乐罢。”弇州，即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

③内自撰曲调名亦奇：《宝剑记》有一些曲调不见于曲谱。

④《银瓶》：演郑清之、史弥远事。今无传本。郑清之，字德

源，初名燮，字文叔，别号安晚，南宋庆元府鄞县人。少能文，为楼钥称赏。嘉泰二年（1202 年）入太学。十年，登进士第。累迁国子学录。同史弥远定策立理宗，累官右丞相兼枢密使，特进左丞相。嘉熙二年，（公元 1238 年）封申国公。屡辞不已，拜太傅，保宁军节度使，进封齐国公。致仕卒，谥忠定。清之的代言奏对，多不存稿。著有安晚集六十卷，《宋史》有传。史弥远，南宋权臣，字同叔，明州鄞县人。淳熙十四年（1187）进士及第。开禧三年（1207），韩侂胄北伐失败，金朝来索主谋。史弥远时任礼部侍郎兼资善堂翊善，与杨皇后等密谋，遣权主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于玉津园槌杀韩侂胄，后函其首送金请和。因此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独相宋宁宗赵扩十七年。后于嘉定十七年八月，矫诏拥立宋理宗，又独相宋理宗赵昀九年。史弥远两朝擅权二十六年，一直得到宋宁宗、理宗的信用，封官加爵不已，绍定六年（1233）病死，追封卫王，谥忠献。《远山堂曲品》入“能品”，云：“不传郑公清之训理宗于潜邸事，而独传其少年琐尾之状。稳熟轻脱，是极利于场上者。”

⑤郑清之与史弥远登阁言易储事：事见《宋史·赵竑传》。

⑥且训理宗于潜邸有功：宋理宗，原名赵与莒，1222 年立为宁宗弟沂王嗣子，赐名贵诚，1224 年立为宁宗皇子，赐名昀，是南宋的第五位皇帝，在位时间是从 1224 年到 1264 年。宋理宗本是赵匡胤之子赵德昭的九世孙。宋宁宗死后，宰相史弥远矫诏废太子赵竑，立之。他继位前十年都是在权相史弥远挟制之下，1233 年史死后宋理宗才开始亲政，执政后期，朝政相继落入丁大全、贾似道等奸相之手，国势急衰。庙号理宗，原因就在于他对程朱理学的推崇。死后葬于会稽附近的永穆陵。十五年后，其陵墓，包括南宋其他几位帝王和后妃的陵墓，被一个叫杨琏真珈的僧人盗发。潜邸，非太子身份继位的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如果皇帝本身做过太子，自然居于东宫，有封藩府邸的庶子、旁支继承大统，就称其原来的住所为“潜邸”。

⑦《娇红》:《南词叙录》著录。演申纯、王娇娘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虞伯生为申、娇作传,中有种种情态可摹。沈翁之词,能斩绝葛藤,虽近于古,然不无浅促之憾矣。"

⑧此传虞伯生所作:虞集,字伯生,号道园,世称邵庵先生。祖籍仁寿(今四川仁寿)。其五世祖虞允文,为南宋著名爱国将领,曾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的采石之战中大败金军,官至丞相。其父虞汲,曾任黄冈尉,宋亡后侨居临川崇仁(今属江西)。虞集自幼学习程朱理学,深受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但又不拘成法,思想比较开通。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他被荐授大都路儒学教授,升任国子助教。仁宗时,任集贤修撰。泰定帝时,升任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文宗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与赵世延等编纂《经世大典》。惠宗即位后,他谢病回乡,至正八年(1348)卒,享年七十七岁。传见《元史》。《娇红记》小说为元宋梅洞所作。此处以为虞集所作,不确。

⑨娇之妒红,红之讦娇,生之惑鬼,娇之远别:《娇红记》情节。

⑩《三元》:《南词叙录》著录。演冯商还妾终得善报事。第一出《开宗》云:"良贾冯商,贤妻金氏,世居江夏,弈叶门楣,赀饶巨万,四十尚无儿。金氏虑无承嗣,劝夫娶妾,贸易京师。尚义冯商,赈贫拯难,恻隐频施。勉从妻命,载橐驱驰。抵寓托寻媒主,议聘娇姿。适际张公折运,偿官货女,得遂佳期。淑女情哀,冯商义重,不忍相留速遣归。原聘分毫不取,慨付婚书,更又逆旅还金。诬徒认马,阴德重皇天鉴之。深荷苍穹昭报,赐产佳儿。年少三元高捷,旌誉振乡闾。"剧中充满迷信因果报应之说,意图以道德教化来惩恶劝善。有明刻本流传。

⑪冯商还妾一事:事见《鹤林玉露·冯三元》。

⑫尽有致:致,意态,情趣。

⑬改为《四德》:《四德记》,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

著录，云："冯商还妾，沈寿卿有《三元记》。今插入三事，改为《四德》。然《谈苑醍醐》称：'冯京常过外兄，见其侍妾，询知同年某人女，亟请嫁之。'未载京父名。所谓还妾者，或即此附会耳。"

⑭《龙泉》：《南词叙录》等著录。全名《文武状元龙泉记》，又名《全忠孝》、《龙泉剑》。演杨鹏、杨凤事。今无传本。写杨夔有二子，长子鹏，娶妻赵氏；次子凤，娶妻钱氏。鹏中文状元，凤中武状元。因与朝臣有隙，贬外任，御契丹。临行，杨夔赠二子龙泉剑。二人各携妻赴任，途中遇契丹兵，鹏被擒，凤逃脱。二妻亦失散。后凤攻契丹，大胜，二人均获封官，与二妻团圆。《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节义忠孝之事不可无传。沈君手笔，绝肖邱文庄之《五伦记》。"

⑮情节正大，而局不紧，是道学先生口气：本剧情节系凭空结撰，为专门宣扬忠孝节义而作，而于结构不紧凑，有很大欠缺，故云。

⑯《投笔》：一作《班超投笔记》。演班超投笔从戎故事。高文秀和无名氏并有元杂剧《忠义士班超投笔》，此剧或据以改编。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词虽平实，局亦正大。投笔出关处，想见古人慷慨之概。'无语倚南楼'一曲，歌者盛习之。"

⑰何不只用曹大家：曹大家，即东汉代班昭，班彪之女，班固、班超之妹。嫁曹世叔，早寡。汉和帝时，屡受召入宫，为皇后及诸贵人教师，号曰"大家"。家，通"姑"。著有《女诫》，并续写班固未竟之《汉书》。

⑱与任尚争尤无谓：任尚，东汉将领。章和末，为邓训护羌府长史。永元中，大将军窦宪出屯凉州，请为司马，迁戊己校尉，代班超为西域都护，坐罪免。起为乌桓校尉。永初初，为征西校尉，封乐亭侯。元初，为中郎将，坐断盗军粮征诣廷尉，弃市。

⑲《举鼎》：演伍员事。今无刻本，仅钞本流传。本事见《春秋五霸志传》。写春秋时，百里奚向秦穆公献计，设临潼会。吴

王第三子姬光被山寇劫去宝物，无法赴会，欲自刎，众将劝阻。适伍员保楚平王赴会，过其地，自愿助其索回宝物。钞本残缺。剧中应有伍员力举千斤铜鼎，威震诸侯的情节。《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此古本也，词不大失，然终非深解音律者。史传所记伍员事，绝不一及，惟以己意续之，真是点金成铁手。"

⑳《罗囊》：《南词叙录》题作《高汉卿罗囊记》。《宋元戏文辑佚》"高汉卿"条云："此戏不见著录。案：《南词叙录》"本朝"有《高汉卿罗囊记》，未见传本，仅《群音类选》中选其《相赠罗囊》、《春游锡山》、《刘公赏菊》、《罗囊相会》四出。……《鸾钗》本事，见《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七。大概高汉卿也和《鸾钗》中的刘翰卿一样，为继母所迫害，夫妻相别时，妻子把罗囊一对，各佩其一；后来汉卿终于立功异域，衣锦还乡，夫妇团圆。""刘翰卿"下注云："《曲海总目提要》在刘翰卿下注云'一作汉卿'，可能《鸾钗》就是模仿《罗囊》做的，所以迳用汉卿的名字，仅仅改姓刘罢了。"《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七"鸾钗记"条又云："此剧虽形容母叔之恶，而兄弟妻子，孝友慈爱，有裨世教，可示劝惩，非妄作也。"二者情节与创作主旨都近似。《远山堂曲品》入"能品"，云："高汉卿之于继母，酷肖《鸾钗》；其后立节于异域，又似《怀春雅集》所称苏道春者。词虽有杂韵，而质甚古。"

㉑此记出在正德末年：正德，明武宗年号（1506—1521）。

㉒高汉卿忠孝事亦可观：此剧创作主旨即宣扬忠孝。

㉓内〔梁州序〕"春光如海"一套：钱南扬《宋元戏文辑佚》仅辑得三支佚曲，此曲不存。

㉔《五伦》：《南词叙录》、《宝文堂书目》并题作《五伦全备》。又作《五伦全备纲常记》。演五伦全、五伦备一门忠孝。为虚构故事。《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一记中尽述五伦，非酸则腐矣；乃能华实并茂，自是大老之笔。或谓：'文庄有《钟情丽集》，自述少年所遇。或有讥之者，遂令门客促成此记，以节孝掩风情耳。'"王世贞《曲藻》云："《五伦全备》是文庄元老大儒之作，

不免腐烂。

㉕内《送行》"步蹑云霄"曲：见《五伦记》第七出。

㉖《钟情丽集》：多认为是邱濬所作笔记小说。愆，过错。

【案语】

具品九种。《宝剑记》下引王世贞《艺苑卮言》："北人自王康后，推山东李伯华……所为南剧《宝剑》、《登坛》记，亦是改其乡先辈之作。二记余见之，尚在《拜月》、《荆钗》之下耳，而自负不浅。一日问余：'何如《琵琶记》乎？'余谓：'公辞之美，不必言，第令吴中教师十人唱过，随腔字改妥，乃可传耳。'李怫然不乐罢。"其他评语亦精当。如惋惜《娇红记》的题材，本是情至之文，应该由汤显祖这样的妙手来淋漓尽致地传奇。《龙泉记》、《五伦全备》，徐复祚《曲论》谓其"纯是措大书袋子语，陈腐臭烂，令人呕秽，一蟹不如一蟹也矣"。较之，吕天成对两剧的评价含蓄多了。

《罗囊记》、《三元记》亦是宣扬忠孝节义之作。

新传奇(每一人以所作先后为次,非有所甲乙也)

沈宁庵所著传奇十七本

红蕖[①]

著意铸裁[②],曲白工美[③]。郑德璘事固奇,无端巧合,结撰更异。先生自谓:字雕句镂,止供案头耳。此后一变矣[④]。

埋剑[⑤]

郭飞卿事奇。描写交情,悲歌慷慨。此事郑虚舟采入《大节记》矣[⑥]。《大节》则以吴永固为生。

十孝[⑦]

有关风化,每事三折,似剧体,此是先生创之。末段徐庶返汉,曹操被擒,大快人意。

分钱[⑧]

全效《琵琶》,神色逼似。第广文不能有其妾,事情近酸,然苦境可玩。

双鱼[⑨]

书生坎坷之状,令人惨动。杂取符郎事,《荐福碑》剧中北调尤佳[⑩]。

合衫[⑪]

苦楚境界,大约杂摹古传奇[⑫]。此乃元人《公孙合汗衫》事[⑬],曲极简质,先生最得意作也,第不新人耳目耳。余特为先生梓行于世[⑭]。

义侠[⑮]

激烈悲壮,具英雄气色。但武松有妻,似赘[⑯]。叶子盈添出[⑰],无紧要。西门庆亦欠斗杀[⑱]。先生屡贻书于予,云:"此非盛世事,秘勿传。"[⑲]乃半野商君得本[⑳],已梓,优人竞演之矣。

鸳衾[㉑]

闻有是事,局境颇新。妻之掠于忭也,章台柳矣[㉒]。含讥无所不可。吾友桐柏生有《凤》、《钗》二剧[㉓],亦取此。

桃符[㉔]

即《后庭花》剧而敷衍之者[25]，宛有情致，时所盛传。闻旧亦有南戏，今不存[26]。

分柑[27]

男色无佳曲。此本谑态叠出，可喜。第情境犹未彻畅，不若谱董贤更善也[28]。

四异[29]

旧传吴下有嫂奸姑事，今演之，快然。净、丑用苏人乡语，亦足笑也。

凿井[30]

事奇，凑泊更好。通本曲腔名，俱用古戏名串合者，此先生逞技处也[31]。

珠串[32]

崔郊狎一青衣，赋"侯门如海"诗[33]，事足传。写出有境，第其妻磨折处，不脱套耳。

奇节[34]

正史中忠孝事，宜传。一帙分两卷，此变体也。

结发[35]

是予作传，致先生而谱之者。情景曲折，便觉一新。

坠钗[36]

兴娘、庆娘事，甚奇。又与贾云华、张倩女异[37]。先生自逊，谓"不能作情语"，乃此情语何婉切也！

博笑[38]

体与《十孝》类[39]。杂取《耳谈》中事谱之[40]，多令人绝倒[41]。先生游戏，至此神化极矣。

【疏证】

①《红蕖》：全名《十无端巧合红蕖记》。取材《太平广记》中所收的唐人小说《郑德璘传》，以郑德璘与韦楚云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又将原故事中的崔希周投诗事，扩充为剧中副线，写崔希周与曾丽玉的爱情故事。写郑德璘乘舟过洞庭湖，爱慕邻舟女

子韦楚云，暗以红绡题诗相赠。楚云以红蕖诗相赠。不幸楚云因船遇风而溺死。龙王为报郑德璘之恩，救楚云复生，与郑德璘结成姻缘。内容未脱才子佳人老套，艺术手法上也有关目过于巧合之病。此剧有严守格律和字雕句镂两个特点。剧中好用诗句和四六句，且搬用药名、曲名、五行、五色、八音八曲，又好用联韵、叠句眩人耳目。今存明万历间继志斋刊本。

②著意铸裁：指注重创作技巧和情节结构的安排。

③曲白工美：此剧为沈璟早期骈俪之作。

④止供案头耳：沈璟后来一直强调要创作“场上之曲”，要适宜表演，而不是讲究文辞技巧的“案头之曲”。

⑤《埋剑》：沈璟作。今存明万历间继志斋本，收入《古今戏曲丛刊》初集。本事见唐人小说《吴保安传》，又见《旧唐书·忠义传》。歌颂郭仲翔与吴保安的友谊。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雅品”云：“郭飞卿陷身蛮中，吴永固以不识面之交，百计赎出，可谓不负生友。飞卿千里赴奠，移恤永固之子，可谓不负死友。世有生死交如此，洵足传也。”徐复祚《南北词韵选》：“此传笃于友谊，深可为纷纷转蓬者之戒。且借延陵挂剑事，名之曰《埋剑》，亦极佳。”

⑥《大节》：演孝子、仁人、义士三事。今无传本。

⑦《十孝》：沈璟作。今无传本。“十孝”即黄香、郭巨、缇萦、闵子谦、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和徐庶。沈璟《南九宫谱》、沈自晋《南词新谱》选此剧曲文多支。《群音类选》选《黄香扇枕》等十孝故事。《南词新谱》云其“如杂剧体十段”。吕天成谓“每事以三出，似剧体”为新创。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雅品”云：“阐发古孝子事，每事三折，令人孝亲，猛然惊醒，先生不特有功于行孝也已。”

⑧《分钱》：今无传本。写杨广文、杨长文兄弟分钱又合故事。本事见《野获编·杨学录孝行》。《玉华堂日记》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串《分钱》，据此，此剧当作于此前。祁彪佳《远山堂

曲品》"雅品"云:"杨文广之《雁鱼锦》,贾氏之《四朝元》,杨文长之《入破》、《出破》,皆先生仿《琵琶》处,盖欲人审韵谐音,极力返于当行本色耳。"

⑨《双鱼》:今存万历间继志斋本,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级。取材于《摭青杂说》中单符郎与邢春娘婚姻故事,但人物姓名、故事情节有所改动,并插入元人杂剧《荐福碑》情节,而把主角张镐改为刘皞。写刘皞幼年以玉双鱼和邢春娘订婚,因兵乱分离,久不相见。刘皞穷困潦倒,求业无门,有人荐他作官,竟被冒名顶替。寺僧让他摹刻碑文字帖出售,不料碑被龙神击碎。后刘皞时来运转,任全州司户。恰巧邢春娘被拐卖到全州,沦落为妓女。几经波折,二人团圆。《远山堂曲品》"雅品"云:"取'全州佳偶'事,杂之《荐福碑》剧中,写书生沦落之状,全(?)人神魂惨淡。"王立承《双鱼记跋》云:"伯良谓《双鱼》而后,专尚本色。今观是曲,于本色之中,并饶词致","声调激楚,不减金元"。

⑩《荐福碑》:全名《半夜雷轰荐福碑》,元马致远作。写张镐故事。

⑪《合衫记》: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雅品"云:"取元人《公孙合衫》剧参错而成,极意摹古,一以淡而真者,写出怨楚之况。"

⑫苦楚境界,大约杂摹古传奇:元杂剧《合汗衫》写陈虎陷害张孝友夫妇,后孝友之子以汗衫会亲。

⑬此乃元人《公孙合汗衫》事:《公孙合汗衫》,一名《汗衫记》,全名《相国寺公孙合汗衫》或《相国寺公孙汗衫记》,元张国宾作。

⑭余特为先生梓行于世:《合衫记》为吕天成印行。梓行,即印刷出版。

⑮《义侠》:全名《武松义侠记》,取材于《水浒》,共三十六出。是沈璟改变骈俪之风后的名作。从武松辞别柴进写起,接着写景阳冈打虎、游街遇兄、潘金莲戏叔、西门庆与潘金莲通奸、武大

被害、武松杀嫂、十字坡遇张青、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上梁山、受招安，最后武松与贾氏结婚。今存多种明刊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收入明万历间继志斋刊本。《远山堂曲品》"雅品"云："此记于武松侠烈之概、潘金莲淫奔之状，婉转写出。"

⑯但武松有妻，似赘：指剧中增入与武松年幼订婚的贾氏。

⑰叶子盈添出，无紧要：叶子盈，为作者虚构的一个人物苏州先生叶子盈。

⑱西门庆亦欠斗杀：指武松杀西门庆的情节不够激烈，没有高潮。

⑲先生屡贻书于予：见吕天成《义侠记序》："而《义侠》则半埜主人索去，已梓行矣。始先生闻梓《义侠》，贻书于予曰：'此非盛世事，亟止勿传。'既而曰：'既梓矣，必尽校其讹而后可行。'今予任校讹之役，愧不能精阅，而世闻是曲已久，方欣欣想见之，又何忌讳而欲强秘也？且武松一萑苻之雄耳，而闾里少年靡不侈谈脍炙。今度曲登场，使奸夫淫妇、强徒暴吏，种种之情形意态，宛然毕陈。而热心烈胆之夫，必且呼号流涕，搔首瞋目，思得一当以自逞，即肝脑涂地而弗顾者。以之风世，岂不溥哉？彼世之簪珮章缝，柔肠弱骨，见义而不能展其侠，慕侠而未必出乎义，愧武松多矣。然读此不亦兴起而有立志乎？昔李老子序《水浒》，谓啸聚诸人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俦，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选，其持论亦何快也！嗟乎，草莽江海之间，不乏武松，第致武松之为武松者，伊谁责也？若有武松而终收武松之用者，则柄国者宜图之矣。半埜主人博古好奇，罗布剞劂氏于庑下，日出秘籍，行于四方，而于曲部首梓《义侠》，诚有感于老子之快论，而识先生风世之意远也。先生诸传奇命意皆主风世，曷尽梓行以啖蔗境，何如？"则吕天成认为《义侠记》有助于风化。

⑳乃半野商君得本：半野商君，即商维濬，又名商濬，字景哲，号半野，曾师事徐渭，与陶望龄、陈汝元友善。著有《古今评录》。参与《稗海》、《徐文长三集》的辑校，并刊刻《义侠记》等戏

曲作品。

㉑《鸳衾》：今无传本。《南词新谱》选曲一支。《远山堂曲品》"雅品"云："富（符）翘之事，闻吴中实有之。桐柏生《团花凤》、《碧玉钗》二剧，皆取于此。"

㉒妻之掠于怍也，章台柳矣：章台柳，韩翃、柳氏事见孟棨《本事诗》、许尧佐《章台柳传》。章台，本是战国时所建宫殿，以宫内有章台而得名，在今长安县故城西南隅，秦王曾在此宫接见蔺相如献和氏璧。台下有街名章台街。这里借指长安。"章台柳"即暗喻长安柳氏。但因柳氏本娼女，故后人遂将章台街喻指娼家聚居之所。唐朝天宝年间，诗人韩翃羁滞长安，与李生相友善。李之爱姬柳氏，"艳绝一时，喜谈谑，善讴咏"，慕翃之才，甚属意焉。李生遂慷慨将柳氏赠翃，并解囊资助三十万玉成二人婚事。翌年，翃得登第，遂归昌黎省亲，暂将柳留长安。适逢安史之乱，两京沦陷。为避兵祸，柳剪发毁形，寄居法灵寺。时翃已被淄州节度使侯希逸辟为书记。及肃宗收复长安，翃便遣使密访柳，携去一囊碎金并写诗赠之云："章台柳，章台柳，往日依依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捧金呜咽，答诗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不久柳即遭番将沙吒利劫以归第，宠之专房。及翃随希逸入觐京师乃知其事，肃宗乃下诏断柳归翃，夫妻终得破镜重圆。

㉓吾友桐柏生有《凤》、《钗》二剧：桐柏生，即叶宪祖。《凤》、《钗》二剧，即《团花凤》、《碧玉钗》，《碧玉钗》较前者境界更高，已佚。《团花凤》写白受之与符明之女符似仙相爱，符似仙托湛婆赠团花凤钗给白受之。湛婆匿之，其甥骆喜得知此事，冒名诱似仙出逃，未成，推似仙入井。似仙幸被他人救起，但另一枝凤钗遗失井中，又引出一件杀人案。符明失女，讼于官，官府以凤钗为线索，审明此案，似仙终配白生。

㉔《桃符》：今存抄本。演刘天仪、裴青鸾事。写刘天仪游学

汴京，寄寓黄公店，卖字为生，曾书桃符，被店家钉于门上。枢密使傅忠买妾裴青鸾，为大妇不容，令王庆杀之。贾顺放青鸾母女，王庆杀贾顺。青鸾逃至黄公店，店小二强奸不成，杀青鸾，埋于后园，用桃符镇压之。青鸾鬼魂诡称邻女，与刘天仪唱和，作〔后庭花〕词。后经包龙图断明此案，将王庆等正法，用神丹医活青鸾，配与刘天仪。收入《古本戏曲丛刊》初集。本于元杂剧《包龙图智勘后庭花》(见《元曲选》)，但有所改动。《曲海总目提要》云："《后庭花》原本刘天义，今改天仪；廉访使赵忠，今改枢密使傅忠；忠妻张氏，今改云氏；衹候人李顺，今改贾顺；顺妻张氏，今改鄷氏；王氏翠鸾，朝廷所赐，今改裴氏青鸾；忠所买翠鸾死，建造坟茔；今改青鸾复生，为天仪之室；狮子店今改黄公店。"

㉕即《后庭花》剧而敷衍之者：《后庭花》，即《包代制智看后庭花》，元郑廷玉作。《远山堂曲品》"雅品"云："演《后庭花》剧为南曲。曲第二十八折，已觉有无限波澜矣。闻旧有《刘天义传奇》，今不存。"《剧说》云："郑廷玉作《后庭花》杂剧，只是本色不可及。沈宁庵演为《桃符》，排场、宾白、用意，逊郑远矣。"

㉖闻旧亦有南戏，今不存：据《远山堂曲品》为《刘天义传奇》，已佚。

㉗《分柑》：《古人传奇总目》著录，云"弥子瑕事"。事见《韩非子·说难》："昔者弥子瑕有宠于卫君。卫国之法：窃驾君车者刖。弥子瑕母病，人间往夜告弥子，弥子矫驾君车以出。君闻而贤之，曰：'孝哉！为母之故，亡其刖罪。'异日，与君游于果園，食桃而甘，不尽，以其半啖君。君曰：'爱我哉！亡其口味以啖寡人。'及弥子色衰爱弛，得罪于君，君曰：'是固尝矫驾吾车，又尝啖我以余桃。'故弥子之行未变于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见贤而后获罪者，爱憎之变也。故有爱于主，则智当而加亲；有赠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远山堂曲品》"雅品"云："男宠只方诸生《男皇后》一剧，自来无全本。拈毫搬弄，备极谑浪之态。但为乐未久，而辄为董

(?)据(?)负心,受诸凄冷,觉欢场太短耳。虽状(?)雌雄双飞,竟夺人国。原生以此破家,又何足责哉。"

㉘不若谱董贤更善也:董贤,西汉哀帝男宠。事见《汉书·董贤传》:"贤宠爱日甚,为驸马都尉侍中,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巨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藉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吕天成认为用董贤这个题材创作戏曲更好。

㉙《四异》:今无传本。《南词新谱》云:"词隐先生未刻稿。"写明嘉靖年间,昆山巫姓为子聘贾姓之女,不幸巫子病重,娶贾女冲喜。贾姓迫不得已,以少子扮女,嫁到巫家。巫家以子病不得近女色,遂令幼女与"嫂"相伴。逾月,巫子之病渐愈,女方恐事败,借故接子还家。后男家发现幼女有孕,讼于官。官判巫姓之幼女嫁贾姓少子,贾姓之女仍为巫姓之媳。《远山堂曲品》"逸品"著录,云:"巫、贾二姓,各假男女以相赚,贾儿竟得巫女。吴中曾有此事,惟谈本虚初聘于巫,后娶于贾,系是增出,以多其关目耳。词之稳协,不减他作;至于托化,乃更过之。净、丑白用苏人乡语,谐笑杂出,口角逼肖。"因巫、贾两姓各以假男女相赚,故名《四异》。

㉚《凿井》:今无传本。《南词新谱》云为"未刻稿"。写寇乱起,一家逃难,十五岁娇儿失散,经人收养成长,发迹成名,任武官,掌兵权,灭寇,一家重又团圆。《远山堂曲品》"雅品"云:"'凿井得铜,买妇得翁',原是古语。今人以'求友得妇、依主得兄'一股,遂成佳传。"

㉛俱用古戏名串合者,此先生逞技处也:串合,逞技,指其极力表现创作技巧。不详所指。

㉜《珠串》:演崔郊故事。秀才崔郊爱其姑母之婢女,其女端丽,善音律。姑贫,鬻婢于连帅,崔郊思念不已。寒食此女出游,恰遇崔郊。崔郊赠诗。连帅见诗,召崔郊至,以婢女赠之。本事出于范摅《云溪友议》。《远山堂曲品》"雅品"云:"崔孺都狎一青

衣，赋'侯门如海'之句，自是诗中佳话。今得于节镇者作其合，大可人心。崔妻磨折于伯母，虽未脱套，而描写妇人反唇之状，非先生妙笔不能。"

㉝赋"侯门如海"诗：诗云："公子王孙逐后尘，绿珠垂泪滴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㉞《奇节》：演权皋、贾直言事。权皋，字士繇，擢进士第，为安禄山幕僚。知安禄山将乱，欲离去，又恐祸及父母，遂伪死，得逸去，后安禄山果反。贾直言父坐事赐鸩，将死，直言取酒代饮，迷而权皋、贾直言，新旧《唐书》有传。今无传本。《南词新谱》亦云为"未刻稿"。《远山堂曲品》"雅品"云："一本分作二事：权皋以计避禄山而竟得生，贾直言饮药口有父命而卒不死，真可谓节之奇者矣。二事皆出正史，传之者情与景合，无境不肖。"

㉟《结发》：演萧生、莺娘事。不见传本。《南词新谱》云为"未刻稿"。《远山堂曲品》"雅品"云："此郁蓝生作传，先生谱之者。中间状白叟之负义、莺娘之守盟、萧生之异遇，一转一者，神情俱现。"

㊱《坠钗》：俗名《一种情》。演崔兴哥与何兴娘、何庆娘事。本事见于瞿佑《剪灯新话》卷一《金凤钗记》。全剧共三十一出。写崔兴哥与何兴娘自幼订婚，以金凤钗为聘。及年长，崔兴哥往就亲，而兴娘已死，其鬼魂冒用其妹庆娘之名，与崔兴哥外逃，同居一年。限期满，兴娘鬼魂托词回家探亲，并赠兴哥金凤钗。兴哥见何父，说明经过，何父大惊，因庆娘一直有病在床。兴娘鬼魂附庆娘之体，恳求老父成全其妹与兴哥的婚事。卢二舅度兴娘鬼魂成仙，兴哥与庆娘成婚。今无传本，仅钞本流传。《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八十五种，据康熙二十八年(1689)钞本《一种情》影印。《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著录，云："兴娘、庆娘，生生死死，皆因情至，转讶卢二舅炳灵公之婉转成就，以践'妹儿收拾姐儿田'之谶，岂神仙亦不断情累乎？"王骥德《曲律》云："词隐《坠钗记》，盖因《牡丹亭记》而兴起者，中转折尽佳，特何兴娘鬼

魂别后，更不一见，至末折忽以成仙会合，似缺针线。余尝因郁蓝之请，为补又二十七卢二舅指点修炼一折，始觉完全。今金陵已补刻。”

㊲又与贾云华、张倩女异：贾云华，见《贾云华还魂记》，本事见李昌祺《剪灯余话》。张倩女，见郑光祖杂剧《迷青琐倩女离魂》。

㊳《博笑》：演十则不相关联的喜剧故事，为沈璟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部作品，即《巫孝廉》、《七县丞》、《虎扣门》、《假活佛》、《卖嫂》、《假妇人》、《义虎》、《贼救人》、《卖脸人捉鬼》和《出猎治盗》。一般认为故事皆是当时的现实生活，人物带有当时的时代特点。因为喜剧，可博人一笑，故名。本事见王同轨《耳谈》。有明刻本流传。《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八十四种，据傅惜华原藏明天启三年(1623)《新刻博笑记》影印。

㊴体与《十孝》类：《十孝记》，见前疏证。

㊵杂取《耳谈》中事谱之：《耳谈》，为笔记小说集，明王同轨作。

㊶多令人绝倒：绝倒，大笑不能自持。

【案语】

沈璟作品十七部。吕天成俱列为上上品。

沈璟的传奇作品有十七种，合称《属玉堂传奇》，今存七种，作品的立意大都在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以达到劝谕世态人情的目的，其中演武松故事的《义侠记》较为出名。相对于他的创作实践，其曲学理论影响更大。

《红蕖记》为沈璟早年骈俪作品的代表作。《曲律》云：“词隐传奇，要当以《红蕖》称首。其余诸作，出之颇易，未免庸率。然尝与余言，歉以《红蕖》为非本色，殊不其然。生平于声韵、宫调，言之甚毖，顾于已作，更韵、更调，每折而是，良多自恕，殆不可晓耳。”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此词隐先生初笔也。记中有十巧合，而情致淋漓，不啻百转。字字有敲金戛玉之韵，句句有移宫

换羽之工。至于以药名、曲名、五行、八音及联韵、叠句入调，而雕镂极矣。先生此后一变为本色，正惟能极艳者，方能极淡。今之假本色于俚俗，岂知曲哉！”

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词极赡，才极富，然于本色，不能不让他作，盖先生严于法，《红蕖》时时为法所拘，遂不复条畅。”谓其内容迁就形式，法胜于词。王立承《双鱼记跋》：“伯良谓《双鱼》而后，专尚本色。今观是曲，于本色之中并饶词致”，“声调激楚，不减金元”。

吕天成这一部分评语套用孙鑛的十大衡量标准，对沈璟作品十七部进行品评。对“事奇”最为重视。其次是文辞“工美”，情节结构的巧妙，情景的曲折、逼真，有关风化，对于情语和游戏之笔，颇多理解与宽容，最后稍及沈璟的败笔。

汤海若所著传奇五本

紫箫[1]

琢调鲜华[2]，炼白骈丽[3]。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记[4]，有所讽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仅半本而罢。觉太曼衍，留此供清唱可耳[5]。

紫钗[6]

仍《紫箫》者不多，然犹带靡缛[7]。描写闺妇怨夫之情，备极娇苦，直堪下泪，真绝技也。

还魂[8]

杜丽娘事，果奇。而着意发挥怀春慕色之情，惊心动魄。且巧妙叠出，无境不新，真堪千古矣。

南柯梦[9]

酒色武夫，乃从梦境证佛，此先生妙旨也[10]。眼阔手高，字句超秀。方诸生极赏其登城北词[11]，不减王、郑[12]，良然，良然[13]！

邯郸梦[14]

穷士得意，兴尽可仙[15]。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16]，功德不浅。即梦中苦乐之致，犹令观者神摇[17]，莫能自主。

以上俱上上品

【疏证】

①《紫箫》：全名《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演李益、霍小玉事。本事出于蒋防《霍小玉传》（亦见《太平广记》卷四十七），但剧中情节，除开头部分及个别地方外，都与原作不同。剧中写霍小玉于元宵佳节至华清宫观灯，拾得紫玉箫一枝，生出许多枝节，故名《紫箫记》。有明刻本流传。《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六十七种。据万历减富春堂《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影印。作者《紫钗记题词》云："往余所游谢九紫、吴拾芝、曾粤祥诸君，度新词与戏，未成而是非蜂起，讹言四方，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词梓之，明无所与于时也。《记》初名《紫箫》，实未成，亦不意其流行之如是。帅惟审云：'此案头之书，非台上之曲

也。'"作者《玉合记题词》云:"予曲(按指《紫箫》)中乃有讥托,为部长吏抑止不行。"又云:"予昔时一曲才就,辄为玉云生 夜舞朝歌而去。"玉云生即友人吴拾芝。又云"一曲才就","观者万人"。《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云:"工藻鲜美,不让《三都》、《二京》。写女儿幽欢,刻入骨髓,字字有青红软绿。阅之不动情者,必世间痴男子。先生称'禹金《玉合》,并其沉丽之思,减其浓长之累',然则此曲有曼衍处,先生亦自知矣。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剧,有所讥刺,是非顿起;作此以掩之,又为部长吏抑止,仅成半帙而罢,然已得四十三出。十郎塞上初归,会于牛、女之夕,亦可作结体,正不忍见小玉憔悴一段耳。愿知音者亟附红牙。"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也记载说:"汤义仍之《紫箫》亦指当时秉国首揆,才成其半,即为人所议,因改为《紫钗》。"从现存《紫箫记》剧本的故事内容、人物形象看,没有什么讽刺的痕迹。然而剧中插科打浑可能有"讥托"手笔,触动了当朝权贵。从文学方面看,关目平板,曲词宾白过于艳丽,缺少艺术价值。

②琢调鲜华:指其曲调华美。

③炼白骈丽:指其道白讲究骈丽。

④向传先生作酒、色、财、气四记:徐朔方《紫箫记考证》认为"四记"非剧,云:"四犯或如玲珑四犯,仅为一犯调,不得作四剧解。……此所云四犯或即指第三十一出四空和尚及其两徒弟作酒色财气四偈是。此四偈为极普通之禅理,了无讽刺可言。而滋误会者,盖与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上酒色财气四箴事有关。于仁犯颜直谏,神宗甚为不堪。……按于仁为显祖同年进士,万历十九年显祖上《论辅臣科臣疏》亦及此事,然此四箴在传奇改写后一二年,后人不查,有此附会"(《汤显祖年谱》附录丁,转引自《曲品校注》)

⑤觉太曼衍,留此供清唱可耳:曼衍,连绵不断。清唱,即不化妆的演唱形式,适合一人独唱的戏曲片段。此处指其不太适合整本演出。帅机《紫钗记题词》评《紫箫记》云:"此案头之书,

非台上之曲也”。其创作主旨正与沈璟相反。沈璟早年创作的《红蕖记》自认为“字雕句镂,止供案头耳”,因而自己就不甚推崇。

⑥《紫钗》:据《紫箫记》改作。有明清刻本流传。该剧主要以唐传奇《霍小玉传》为本事,也借鉴了《大宋宣和遗事》中的部分情节。演述唐代诗人李益在长安流寓时,于元宵夜拾得霍小玉所遗紫玉钗,遂以钗为聘礼,托媒求婚。婚后,李益赴洛阳考中状元,从军立功。卢太尉再三要将李益招为娇婿,反复笼络并软禁李益,还派人到霍小玉处讹传李益已被卢府招赘。小玉相思成疾,耗尽家财,无奈中典卖紫玉钗,却又为卢太尉所购得。太尉以钗为凭,声言小玉已经改嫁。豪杰之士黄衫客路见不平,将李益扶持到染病已久的小玉处,夫妻遂得重圆。从结构上看,《紫钗记》曲词典雅工丽,抒情缠绵悱恻,以凄凉哀怨处见长,但流利晓畅略显不足,结构上也有失于散漫拖沓。正如汤显祖在本剧《题词》中所云:“霍小玉能作有情痴,黄衫客能作无名豪。余人微各有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

⑦仍《紫箫》者不多,然犹带靡缛:仍,继承,沿袭。靡缛,轻艳华丽。胡应麟《诗薮》云:“五言律,兆自梁、陈,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从结构上看,《紫钗记》仍然有散漫拖沓的倾向,像《折柳阳关》、《冻卖珠钗》和《怨撒金钱》之类较为抒情的场面,显得太少而缺乏规模。唱词与说白没有完全摆脱骈俪辞章的痕迹,本色晓畅的戏曲味道不够醇厚。《紫钗记》为戏剧结局,过场、闲笔太多,难免冗长、平铺直叙。

⑧《还魂》:全名《杜丽娘慕色还魂记》,汤显祖代表作。据汤显祖自己说,该剧“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牡丹亭题词》)。按李仲文事见《太平广记》卷三百十九引《法苑珠林》,冯孝将事见同书卷二百七十六引《幽明录》,谈生事见同书卷三百十六引《列异传》,俱述亡魂与生人相媾事。但是《牡丹亭》的真正蓝本应该是《杜丽

娘慕色还魂》话本。杜太守之女杜丽娘，平日受家塾陈最良严师管教，一日游春，于花园中梦一男子，手持柳枝，两人情意缱绻。梦醒后丽娘渐渐相思成病，又至园中寻梦不成，一病而亡，留下一幅自画像。此时杜太守因李全之乱，奉旨移镇扬州，遂将其女葬于后园梅树之下，建一道观，令石道姑看守。而丽娘所梦男子即秀才柳梦梅，赴京赶考，途中因病遇陈最良，借寓观中，偶然拾得丽娘画像，亦痴情唤之，丽娘魂魄因而夜来相会，告诉柳生回阳之法，柳生遂依法使丽娘复生结为夫妻。后柳生偕丽娘远行前往应试，听说杜太守被贼围困，丽娘担心非常，便遣柳生先行前往探讯，丽娘随后，途中巧遇因贼乱与父亲失散的母亲与侍女春香；而柳生至太守处，贼围已解，以丽娘画像为凭，以杜府女婿晋见，不料杜父以为柳生是掘坟贼，吊起拷打审问，幸亏时值开榜，柳生状元及第，才被仆人救下。但杜父对丽娘死而复生一事仍然不信，杜父与柳生两人因此同上本于圣阙之下争辩，丽娘登朝为证，一家团圆。据作者题词自道，此剧情节得启示于“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牡丹亭题词》云：“天下女子有情，宁有如杜丽娘者乎！梦其人即病，病即弥连，至手画形容，传于世而后死。死三年矣，复能溟莫中求得其所梦者而生。如丽娘者，乃可谓之有情人耳。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于岂少梦中之人耶！必因荐枕而成亲，待挂冠而为密者，皆形骸之论也。传杜太守事者，仿佛晋武都守李仲文、广州守冯孝将儿女事。予稍为更而演之。至于杜守收拷柳生，亦如汉睢阳王收拷谈生也。嗟夫！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邪！”此剧一出，风行各地，今歌场能演之出甚多，如第七出《闺塾》（今名《学堂》或《春香闹学》）、第八出《劝农》、第十出《惊梦》（今分为《游园》、《堆花》、《惊梦》，合称《游园惊梦》，为

昆曲盛演剧目之一)，第十二出《寻梦》、第十四出《写真》、第二十出《闹殇》(今名<《离魂》)、第二十三出《冥判》、第二十四出《拾画》、第二十六出《玩真》(又名《叫画》，与《拾画》合称《拾画叫画》)、第二十八出《幽媾》(今分为《前媾》、《后媾》)、第三十二出《冥誓》、第三十五出《回生》、第四十六出《折寇》、第五十出《闹宴》，第五十二出《硬拷》、第五十五出《圆驾》等。由于此剧名气极盛，各种传说甚多。相传娄江女子俞二娘酷嗜此剧，断肠而死(见《静志居诗话》，参见[俞二娘酷嗜《牡丹亭》]条)；杭州女伶商小玲擅此剧，一日演《寻梦》折，气断死于台上(见《剧说》)；又内江女子读此剧后以嫁临川为志，及见汤氏已为一老翁，竟投水而死(见《剧说》)；又扬州女子金凤钿，亦嗜此剧，临死遗言以此剧为殉(见《三借庐笔谈》)；又如明清人盛传之冯小青诗："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足小青。"后来吴炳据此改写成传奇《疗妒羹》。以上种种，皆可见《牡丹亭》影响之深远。

⑨《南柯梦》：又名《南柯记》。演淳于棼入槐安国事。共四十四出，取材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该剧叙淳于棼酒醉于古槐树旁，梦入蚂蚁族所建的大槐安国，成为当朝驸马。其妻瑶芳公主于父王面前为淳于棼求得官职，因此他由南柯太守又升为右丞相。只为檀萝国派兵欲抢瑶芳公主，淳于棼统兵解围，救出夫人，但夫人终因惊变病亡，还朝后的淳于棼，从此在京中淫逸腐化，为右相所嫉妒，为皇上所防范，最终以"非俺族类，其心必异"为由遣送回人世。此剧既叙官场倾轧、君心难测，亦状情痴转空，佛法有缘。淳于棼作为一位外来客之所以高官任做，主要是凭借夫人的裙带关系。右相段功是一个嫉妒心浓、阴谋意深的官僚，是他一步步借国王之手钳制淳于棼，最终将这位不可一世的驸马爷轰出本国。"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君心是坦途；黄河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此剧既叙官场污浊，君心难测，亦状情痴转空，佛法有缘，使人联想起汤显祖本人的政治经

历,以及他主动挂冠归去时对官场的彻悟。《南柯记》的收束部分尤为感人。当淳于棼被逐出大槐安国时,梦虽醒,酒尚温。仔细辨认之后,他明知自己只不过是在蚁穴里结下了情缘、获得过官运,但还是舍不得亡妻,还是要禅师将亡妻及其国人普度升天。后得老禅师斩断情缘。清初孔尚任写《桃花扇》,结局时张瑶星大师斩断侯朝宗和李香君的情缘,应是从汤剧中受到的启发。

⑩酒色武夫:即淳于棼。

⑪方诸生极赏其登城北词:登城北词,即《南柯梦》中金城公主登瑶台城所唱的《南吕一枝花》。

⑫不减王、郑:王、郑,即王实甫、郑光祖。

⑬良然:确实。

⑭《邯郸梦》:又名《邯郸记》。演卢生故事。"临川四梦"中,艺术成就仅次于《牡丹亭》的剧作是《邯郸记》。本事见沈既济《枕中记》(见《太平广记》卷八十二)。有明清刻本流传。全剧三十折。《南柯记》与《邯郸记》都是以外结构套内结构的方式展开剧情,但《邯郸记》的两套结构要精巧得多,不像前者有散漫拖沓之感。演述神仙吕洞宾来到邯郸县赵州酒店,听久困田间的卢生述志。卢生对贫愁潦倒的生活满腹牢骚,声言"大丈夫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宗族茂盛而家用肥饶,然后可以言得意也"。吕洞宾即刻便赠一玉枕,让卢生在梦中占尽风光得意、享尽富贵荣华,同时也受尽风波险阻,终因纵欲过度而亡。一梦醒来,店小二为他煮的黄粱饭尚未熟透。在神仙点破后,卢生幡然醒悟,抛却红尘,随吕洞宾游仙而去。此剧短小精悍,结构简净,语言流畅,在艺术上更加成熟,是汤剧中仅次于《牡丹亭》的一部剧作。

⑮兴尽可仙:指卢生最后被点化。

⑯先生提醒普天下措大:措大,亦作"醋大",旧称贫寒的读书人,含轻慢之义。

⑰犹令观者神摇：神摇，指观众被剧情深深吸引。

【案语】

王思任《批点玉茗堂〈牡丹亭〉序》谓汤显祖一生"四梦"，"得意处唯在牡丹"。《牡丹亭》曲词的优美与意境的神妙，历来为论者称道和仿效。曲家则根据自己的爱好，或推《邯郸》为首，或推《还魂》为首。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陈石麟在《玉茗堂全集序》中说："惟'四梦记'，真堪压倒王（实甫）、董（解元）、棱铄关（汉卿）、马（致远）。"

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酌事实"条谓《牡丹亭》为"用臆说之最胜者"，又云："《牡丹亭》之杜丽娘，以一梦感情。生死不渝，亦已动人情致。而又写道院幽媾之凄艳，野店合昏之潦草，无一不出乎人情之外，却无一不合乎人情之中。惟虏谍之立马吴山，李全之闹兵淮颍，则是确有其事，但此为本书之辅佐，故不能指为全书之瑕疵也。"第四章又云："临川汤若士显祖，著有四梦传奇，今世皆知之。且皆读其所著矣。《牡丹》一记，颇得闺客知己。如娄江俞二姑，冯小青、吴山三妇皆是也。"

在中国文学史上，《牡丹亭》是继《西厢记》之后最著名的爱情剧。它的素材主要来源于当时流行的《杜丽娘慕色还魂》话本，也借鉴了前代志怪小说的一些细节片断。

《紫箫记》与《紫钗记》，二者都脱胎于唐传奇中的《霍小玉传》，其中《紫箫记》写作时间较早，是未完之作，基本上沿袭了才子佳人剧的格调；《紫钗记》是《紫箫记》的改写，标志着汤显祖戏剧创作的成熟。

《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云："先生手笔超异，即元人后尘，已不屑步。会景切事之词，往往悠然独至，然传情处太觉刻露，终是文字脱落不尽，故题之以'艳'字。"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均劳逸"条，认为戏曲作者，应该了解演员的劳逸，前后不可用同一人，否则没有更换服装的时间，云："文人填词，能

歌者已少。能知此理者，非曾经串演不能，故尤少也。往读名家传奇，此失独多。汤若士之《紫钗记》，徐榆村之镜光缘，更多是病，此所以不能通常开演也。”又云：“第一折之‘椒花媚早春，屠苏偏让少年人，和东风吹绽了袍花衬。’又云‘眉黄喜入春多分，酒冷香销少個个人。’字字烹炼，字字自然也。盖烹炼者笔意，自然者笔机。意机交美，斯为妙句。”虽然词采超妙，还是被吕天成批评为“靡缛”。

《南柯梦》有繁琐冗杂的宗教描写。《邯郸记》备述人世险诈及宦途况味。《南柯记》与《邯郸记》都是作者辞官归隐后的作品，都属于以梦写政的政治问题戏，表达了作者对追逐功名利禄的矫情的完全否定，同时也都借助佛道两家的出世理想来求得人生的最终归宿。《南柯记》取材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剧中的淳于棼由怀有政治抱负的士子成为清政抚民的纯吏，又终于在宦海沉浮中腐朽堕落，他的沉沦与失败正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悲剧，这表明了恰恰是浑浊的官场才导致了有为之士的人格异化、灵魂污染，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的统治集团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邯郸记》仅次于《牡丹亭》，采用了外结构套内结构的方式来展开剧情，情节针线缜密，张驰相济；关目新颖独特，跌宕多姿，常用极端的变化推动戏剧情势的发展；曲辞以粗犷浑厚见长，在“临川四梦”中最称朴素。

明代中后期，词曲格律一直为剧作家所关注。词曲优美、格律合于规范，一直为评定作品的首要标准。吕天成将临川四梦都列为上上品，而且对汤显祖传“情”的天赋颇为激赏。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说：“汤义仍《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

应该说，汤显祖同时代的剧作家和后代剧人，都在不同程度上从不同方面受到其深刻启迪。沈璟亦曾改《牡丹亭》为《同梦记》，变《紫钗记》为《新钗记》。臧懋循《牡丹亭》、冯梦龙《风流梦》，徐日曦《牡丹亭》、徐肃颖《丹青记》等剧，都是对汤显祖原作

的直接改编。至于陈轼的《续牡丹亭》、王墅的《后牡丹亭》,则是对汤剧的续作。

陆天池所著传奇二本

明珠①

无双事奇。此系天池之兄给谏陆粲具草②，而天池踵成之者③。抒写处有境有情，但音律多不叶，或是此老未精解处④。乃其布局运思，是词坛一大将也⑤。

西厢⑥

天池恨日华翻改⑦，故猛然自为握管，直期与王实甫为敌。其间俊语不乏。常自诩曰："天与丹青手，画出人间万种情。"⑧岂不然哉？愿令优人亟演之⑨。

【疏证】

①《明珠》：演王仙客、刘无双事。写王仙客少年丧父，与母寄居舅父刘震家。与刘女无双彼此相爱。仙客母亡，回乡安葬。后上京应试，使人向舅父求婚，舅父不允。时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兵变，刘震答应二人婚约，无双赠仙客明珠一颗为信物。刘震一家阻于城内，仙客逃回故乡。乱后，仙客始知刘震被诬下狱，妻女没入宫中为奴。侍女采苹落入王遂中家，王将采苹许与仙客为妾，并举荐他为高平县尹。帝令宫女打扫陵墓，无双也在遣列，路经长安驿馆歇宿。时仙客在馆任职，经书童塞鸿与义士古押衙救助，仙客、无双二人得以相见。二人逃出成都，途中与遇赦的刘震夫妇团聚。本事见薛调《无双传》（见《太平广记》卷四八六）。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雅品"云："记王仙客、刘无双。文人之情，才士之致，具见之矣。"

②陆粲：(1494－1551)字子余，一字浚，号贞山，明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采之仲兄。嘉靖五年(1526)进士。官至工科给事中，劲挺敢言。以争李福达狱，下诏狱廷杖三十。张璁、桂萼专擅朝政，他上疏论劾，谪贵州都镇驿丞，旋迁永新知县。后以念母乞归。著有《左传附注》、《春秋左传镌》。

③而天池踵成之者：踵成，指接着未完成的作品续成。踵，脚后跟。

④但音律多不叶：大约是因为距昆腔规范化尚远，故《明珠记》文辞、音律均呈现过渡性的面貌。

⑤乃其布局运思：布局运思，指其创作构思。

⑥《西厢记》：演张生、崔莺莺事。《远山堂曲品》"雅品"云："天池以李日华《西厢》翻北为南，剽窃为词，气脉未贯，握管作此，不涉王实甫一字，但韵杂耳。"⑦天池恨日华翻改：李日华作有《南西厢记》。陆采重作。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将李日华《西厢记》收入"能品"，云："观其中不涉实甫处，亦仅自堪造撰，何必割裂北词，致受生吞活剥之诮耶？然此实崔时佩笔，李第较增之。人知李之窃王，不知李之窃崔也。"吴梅《顾曲麈谈》提出了另外一种说法云："《南西厢》相传为李日华作。其词庸劣鄙俚，至无足道。日华字君实，嘉兴人。万历时官至太仆寺少卿，著作甚富，斐然可观。不应作乐府，乃如此恶劣。后读其《紫桃轩杂缀》云：'近人翻改西厢北词，强托贱名，实不敢掠美。'乃知日华并未作此，特人冒假其名而已。余尝读日华诸散曲，流丽轻逸，与《南西厢》显系两人手笔，怀疑久矣，今乃释然。惟黄文旸《曲海目》中，载《南西厢》一种，为长洲陆天池作。余未见其书，不知是否近日所歌之词。第思天池曾作《明珠记》、《怀香记》等传奇，词华精妙，追踪临川。钱牧斋云：天池为校官弟子，不屑守章句。年十九，作《王仙客刘无双》传奇，其兄子粲助成之。曲既成，集吴门教师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后妙选梨园，登场教演，期尽善而后止。据此则必不肯割裂前人之作，盗窃词人之名也，是天池之《南西厢》，必非近日流行之《南西厢》也。明人梨园子弟，每有所作，辄喜托名词流，以倾动聋瞽。《南西厢》殆亦此类耳。虽然，此余一人之言也，不足据焉。"李日华，江苏吴县人。生卒年及生平事迹无考。约生活于明正德、嘉靖前后，以剧作《南西厢记》闻名。

⑧"天与丹青手，画出人间万种情"：见陆采《西厢记》第三十七折下场诗云："曾咏明珠掌上轻，又将文思写莺莺。都缘天与

丹青手，画出人间万种情。”

⑨愿令优人亟演之：亟，急切；迫切。

【案语】

《明珠记》系陆粲、陆采兄弟合作。虽有华美词句，但时常能写出人间挚情语、真率语。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谓“曲既成，集吴门老教师精音律者，逐腔改定，然后妙选梨园子弟登场教演，期尽善而后出。”吕天成赏其“有境有情”。他所谓的“音律多不叶”，大约是因为距昆腔规范化尚远，故《明珠记》文辞、音律均呈现过渡性的面貌。

宋元南戏中已有《张珙西厢记》（或称《崔莺莺西厢记》），明代前期的李景云（一说系元代人）亦作有传奇戏曲《崔莺莺西厢记》。上述剧本均已失传，仅存少量曲文。最晚在嘉靖初年，海盐人崔时佩又将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通称《北西厢》）改编为传奇，李日华再加以增补，成为长达 38 折的大型剧作。

《南西厢记》人物情节与《北西厢》几乎完全相同，并大量袭用《北西厢》的词句，思想平庸，艺术表现上缺乏独创性，所以“时论颇弗取”（《衡曲麈谭》）。陆采《陆天池西厢记序》云：“李日华取实甫之语，翻为南曲，而措词命意之妙几失之矣。”清初李渔甚至比之为“千金狐腋，剪作鸿毛；一片精金，点成顽铁”（《闲情偶寄》）。然而，明中叶北杂剧已经渐趋衰落。《南西厢记》的出现，使脍炙人口的西厢故事仍能长期活跃于昆剧舞台上，崔时佩、李日华的主要功绩即在于此。自清中叶以来，《南西厢记》的《跳墙》、《寄柬》、《佳期》、《拷红》等出，一直是颇受欢迎的剧目。京剧和各种地方戏改编的《西厢记》、《红娘》、《拷红》等，无不受到《南西厢记》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陆采对他改创的《南西厢记》颇为自负，他认为自己的改作必能取代李日华改编本而盛演于场上，然而实际上陆采的改作并没有得到人们的接受和认可。陆采改编本为人所弃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其曲词过于标新立异，堆砌词藻，不重视戏剧动作，不

适宜演出，故影响很小。此外该作品在情节安排、人物关系设置、人物形象塑造及美学风格处理上也都存有明显的不妥之处，这些都使得陆氏改作只成为案头之作而未能成为场上之剧。

张灵墟所著传奇七本订正

红拂[①]

此年少时笔也。侠气辟易，作法撇脱，不粘滞[②]。第私奔处未见激昂，吾友槲园生补北词一套[③]，遂无憾。乐昌一段，尚觉牵合[④]。娘子军亦奇[⑤]，何不插入？

祝发[⑥]

伯起以之寿母，境趣凄楚逼真[⑦]。布置安插，段段恰好，柳城称为七传之最[⑧]。但事情非人所乐谈耳。

窃符[⑨]

选事极佳。窃符乃通本吃紧处，觉草草[⑩]。槲园生补南北词一大套[⑪]，意趣顿畅。

虎符[⑫]

前半真，后半假，不得不尔。女侠如此[⑬]，固当传。

灌园[⑭]

有风致而不蔓，节侠具在[⑮]。彼上虞赵生作《溉园》[⑯]，远不逮矣[⑰]。

扊扅[⑱]

此伯起得意作。百里奚之母，蛇足耳。张太和亦有记[⑲]，别一体裁，而多剿袭[⑳]。

平播[㉑]

伯起衰年倦笔，粗具事情，太觉单薄。似必受债帅金钱[㉒]，聊塞白云尔[㉓]。

【疏证】

①《红拂》：演李靖、红拂与虬髯客故事，并插入徐德言和乐昌公主破镜重圆故事。本事见杜光庭《虬髯客传》（见《太平广记》卷一九三）和孟棨《本事诗》。写隋末大乱，李靖投奔西京留守杨素，与杨府歌妓红拂一见钟情，相携私奔欲投太原李世民，途中偶遇虬髯客张仲坚，张倾家资助李靖。杨府中另一美人乐

昌公主，因得杨素同情，与故夫徐德言破镜重圆。此时京中大乱，红拂避难于乐昌公主家，力劝徐德言归附李靖，时李已在太原任兵部尚书。后虬髯客至，共聚于徐德言家。此剧所写乐昌公主与红拂事，虽相隔数十年，然都与杨素有关，故能浑然一体。全剧构思精巧，结构严谨起伏有序，不露牵合痕迹。唯文词秾艳，颇多骈语，又喜用典故，有意涂饰，是其病处。冯梦龙曾改编为《女丈夫》，京剧及地方戏演出时，改名《红拂传》或《风尘三侠》。有明刻本流传。

②侠气辟易，作法撇脱，不粘滞：辟易，惊慌地退去，避开。《史记·项羽本纪》："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指其人物描写生动传神。撇脱，洒脱，干净利落。《朱子语类》卷九四："要之，持敬颇似费力，不如无欲撇脱。"粘滞，应是与"撇脱"相对之义。指其创作手法干净利落，结构紧凑。

③吾友槲园生补北词一套：槲园生，即叶宪祖。词见第十出【北二犯江儿水】。

④乐昌一段，尚觉牵合：即增出乐昌公主与徐德言合镜之事。牵合，勉强。徐复祚《曲论》云："张伯起先生，余内子世父也。所作传奇有《红拂》、《窃符》、《虎符》、《扊扅》、《灌园》、《祝发》诸种，而《红拂》最先，本《虬髯客》而作。惜其增出徐德言合镜一段，遂成两家门，头脑太多。"

⑤娘子军亦奇：指唐高祖起事时，女平阳公主起兵响应，当时号称娘子军。

⑥《祝发》：演徐孝克孝母、祝发为僧事。据《南史·徐摛传》附《徐孝克传》（亦见《陈书·徐陵传》附《徐孝克传》）增饰。写南北朝时梁朝徐孝克因遭兵乱，与妻子臧氏共议卖妻换米，以养老母。臧氏被卖给叛军将领孔景行，仍坚持守节；后景行战败被杀，徐孝克受达摩引度，断发出家，大都督王僧辩又找到臧氏，使之与徐孝克重会。有明刻本流传。

⑦伯起以之寿母：此剧系万历十四年(1586)张氏为祝母八旬大寿作。《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云："后以丙戌上太夫人寿作《祝发记》，则母已八旬，而身亦耳顺。"

⑧柳城称为七传之最：未详何指。

⑨《窃符》：演如姬窃符救赵事。取材《史记·魏公子列传》，并插入《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赵括事。写谱战国时秦国围攻赵国国都邯郸，魏王宠妃如姬为报信陵君之恩，从宫中窃得虎符，使信陵君得以率兵救赵。此剧当时盛演于昆剧舞台上著名女演员杨美演如姬，"杨美之《窃符》，其行若翔，受栲时雨雪冻地。或言：可立鞠得辟寒。美蒲伏不为起，终曲而肌无栗也"(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其行若翔：是写杨美演如姬窃得兵符后边唱边急走的情状；"受拷时雨雪冻地"是写魏王拷问宫女，如姬闻讯前来认罪的情状，表演之认真，于此可见。

⑩窃符乃通本吃紧处，觉草草：指其高潮处抒写不足。

⑪槲园生补南北词一大套：见第十出，内有【北二犯江儿水】三支和【南懒画眉】四支。

⑫《虎符》：演花云守太平事。写元末明初，陈友谅攻打太平城，擒获朱元璋部将花云。花妻郜氏逃走，妾孙氏携幼子花炜历险难，终于抵达南京，持花云败兵时所授虎符见到朱元璋，朱元璋赏赐孙氏。数年后，花炜率兵攻打陈友谅，救回花云。因寡不敌众城破被俘不屈，其妾孙氏携花云幼子花炜持虎符至南京见朱元璋，数年后花炜率兵救回花云，剧作以团圆结束。此剧当时曾甚风行。张氏友人潘之恒说："己卯，壬午间(万历七年至十年，1579—1582)，即与张伯起、王伯谷善。其时《大雅堂》、《红拂》、《窃符》、《虎符》、《祝发》四部甚传。串演者彭十，白六诸俊，皆有令名。"(《鸾啸小品》卷二)《劝降》一出有曲谱。花云实有其人，守太平殉节，事见《明史·花云传》。《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七著录，云："花云守太平，本与王鼎、许瑗同时殉节，作者为后来团圆，故云被擒囚禁，增出劝降、失明、送药，及花炜立功、张定边自

刎等大半情节。”因此谓“前半真，后半假”。

⑬女侠：指花云侍妾孙氏。

⑭《灌园》：演齐王法章事。本事见《战国策·齐六》和《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有明刻本流传。写齐王骄奢淫逸，昏愦无能，太子法章忠心耿耿，对齐王一再规劝。结果，齐王不仅不听劝谏，反将法章逐出朝廷。不久齐国灭亡，法章流落在太史敫府中为佣，躬作灌园。太史敫的小姐见法章容貌俊秀，举止不凡，爱慕法章而私订婚姻。之后齐将田单用火牛阵攻破燕兵包围，一举大破燕军，重建齐国，于是迎立田法章为齐国君主，法章迎立敫女为后。太史敫恨女儿不守礼法与法章苟合，不肯与已为王后的女儿相见。京剧《黄金台》与《火牛阵》皆据此改编。冯梦龙有改编本《新灌园》。《群音类选》“官腔（昆腔）类”选有此剧三出。

⑮有风致而不蔓，节侠具在：风致，风味，情趣。

⑯彼上虞赵生作《溉园记》：《溉园记》，赵心云所作。赵于礼，公元1596年前后在世，字心云（一作心武），上虞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详，约明神宗万历中前后在世。工于曲，作传奇《溉园记》及《画莺记》各一本，《曲录》并行于世。

⑰远不逮矣：差得远。

⑱《扊扅》：演百里奚事。本事见《孟子·万章上》和《史记·秦本纪》。今无传本。写百里奚离家时，其妻用扊扅（即门闩）烹伏雌（正在下蛋的母鸡），为之饯行。百里奚在秦国拜相，其妻千里寻夫，在相府唱扊扅歌，夫妻相认。

⑲张太和亦有记：张太和，见前疏证。

⑳别一题材，而多剿袭：别一题材，据此，张太和所作应是杂剧。剿袭，应是指张太和所作剿袭他人。

㉑《平播》：演李应祥平播州事。见《明史·李应祥传》，万历二十八年（1600）李应祥大征播州杨应龙，历时五个月。《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云：“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

奇，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亦不行。"《传奇汇考标目》卷上云："总兵李应祥厚礼求作，事颇不实。"今无传本。

㉒似必受债帅金钱：债帅，唐大历以后，政治腐败，凡命一帅，必广输重赂。禁军将校欲为帅者，若家财不足，则向富户借贷。升官之后，再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偿还。因被称为债帅。及韦处厚、裴度为相，此风稍敛。《旧唐书·高瑀传》："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议搢绅相庆曰：'韦公作相债帅鲜矣！'"后遂用以称借行重贿而取将帅之高位者。此处指李应祥。

㉓聊塞白云尔：塞白，谓拼凑文字搪塞或应付考试。宋郑樵《〈通志〉总序》："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

【案语】

张凤翼创作了多部描写女侠和奇女子的戏剧作品，其中较为脍炙人口的为《红拂记》。从其整体的创作来看，故事虽奇，而于情节安排与高潮处多着力不足。

《红拂记》是张凤翼少年时所作，也是其代表作。《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张伯起传奇"云："伯起少年作《红拂记》，演习之者遍国中。"尤侗《题北西厢记》云："唐人小说传卫公、红拂、虬髯客故事，吾吴伯起新婚，伴房一月，而成《红拂记》，风流自许。"王元美《曲藻》谓之"洁而俊，失在轻弱"，祁彪佳《曲品》收入"能品"，云："汤海若序此剧云：'《红拂》已经三演：在近斋外翰者，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短简而不舒；今屏山不袭二家之格，能兼诸剧之长。然吕郁蓝谓其'通篇不脱俗气'，当亦不能为屏山讳。"《曲律》卷三《论剧戏第三十》："传中紧要处，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红拂私奔，如姬窃符，皆本传大头脑，如何草草放过！"

《灌园记》演战国时齐太子田法章事，《虎符记》演明初花云事，在张凤翼剧作中都是比较有特点的。张凤翼剧作文词秾艳，

颇多骈语，又喜用典故。清李调元《雨村曲话》评论他的曲词说：“张伯起小有俊才，而无长料。颇有一二真语，气亦疏通；一嵌故实，便堆砌拼凑，亦是仿伯龙使然。自恐寂寥，有意涂饰，是其病处。”所评较为中肯。

《平播记》，据《万历野获编》卷二五《张伯起传奇》云：“暮年值播事奏功，大将楚人李应祥者，求作传奇以侈其勋，润笔稍益，不免过于张大，似多此一段蛇足，其曲今不行。”《传奇汇考标目》卷上著录此剧亦云：“总兵李应祥厚礼求作，事颇不实。”

顾道行所著传奇四本

青衫①

元、白好题目②，点缀大概亦了了③，仿佛《四节记》④。

葛衣⑤

此有为而作⑥，感慨交情，令人呜咽。妇人入庵似落套，然无可奈何。

义乳⑦

李善事出《后汉书》⑧，事真，故奇。且以之讽人奴，自不可少。

风教编⑨

一记分四段，仿《四节》体，趣味不长，然取其范世⑩。

【疏证】

①《青衫》：演白居易、裴兴奴事。据《琵琶行》和马致远《江州司马青衫泪》杂剧增饰。写白居易访善弹琵琶之教坊女伎裴兴奴，以青衫典酒；后白居易因抗疏忤旨，被贬江州，临行访兴奴不遇。浮梁茶客买得兴奴，载至江州；兴奴于月冷风清时自弹琵琶，因此得与白重圆。全剧以白居易之青衫为关目，质衫、赎衫、携衫、赠衫，而以泪衫作结，故名《青衫记》。梅鼎祚在致顾氏的书牍中说："新谱《青衫》，引泣千古，然胡不一润我耳，使百兽率舞也。"（《鹿裘石室集》〈书牍〉卷九）。顾大典"妙解音律"，"所蓄家乐，皆自教之"。此剧不仅顾大典家班演出过，明清两代"梨园子弟多歌之"。有明刻本流传。

②元、白好题目：元、白，即元稹、白居易。

③点缀大概亦了了：指作品描写得清清楚楚。

④仿佛《四节记》：《四节记》，见前疏证。

⑤《葛衣》：演任西华冬月葛衣事。本事见《南史·任昉传》（亦见《梁史·任昉传》）。南朝梁任昉之子西华与到溉之女有婚约，任昉死后家道中落，西华于寺中巧逢到溉之女，却因家贫为到仆所辱，西华诉之到溉，到逼其立写休书逐之门外。到又逼女

改嫁，女慧贞不从，欲投河，幸获救并借住尼庵。西华身著葛衣，在大雪中走投无路，得遇刘孝标救助。最后西华立功得官，终与到溉之女成婚。姚燮《今乐考证》说：“《青杉》、《葛衣》诸剧，梨园子弟多歌之。”今《缀白裘》收入《走雪》一出，《纳书楹曲谱》收《嘲笑》一出。

⑥此有为而作：未详何指。

⑦《义乳》：今无传本。《曲海总目提要》卷七著录，云：“演东汉李善亲乳李元儿李续事，故名《义乳》。”本事见《后汉书·独行传》。

⑧李善事出《后汉书》：《后汉书·独行传》云：“李善字次孙，南阳淯阳人，本同县李元苍头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继死没，唯孤儿续始生数旬，而赀财千万，诸奴婢私共计议，欲谋杀续，分其财产。善深伤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潜负续逃去，隐山阳瑕丘界中，亲自哺养，乳为生湩，推燥居湿，备尝艰勤。续虽在孩抱，奉之不异长君，有事辄长跪请白，然后行之。闾里感其行，皆相率修义。续年十岁，善与归本县，修理旧业。告奴婢于长吏，悉收杀之。时钟离意为瑕丘令，上书荐善行状。光武诏拜善及续并为太子舍人。”

⑨《风教编》：今无传本，不详演何事。一题作《风教记》。

⑩然取其范世：范世，为世之典范。

【案语】

顾道行所作似乎都是历史题材。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若顾大典之《青衫记》(谱白太傅琵琶行事)，若汪廷讷之《狮吼记》(谱方山子陈季常事)，至令人不堪言状矣。《青衫》以白乐天素眷此伎，中经丧乱，伎遂委身江西茶客。乐天送客浔阳，乃遇此伎，卒复与乐天团圆云云，通本荒唐，都是梦话。虽承马东篱《青衫泪》之谬，然亦不应舛误至此。大典为吴江人，博雅工诗。家有谐赏园，极亭台之胜，何以作院本乃庸妄如是？斯真不可知矣。……最妙以前人说部中可感可泣，有关风化之事，揆

情度理，而饰之以文藻，则感动人心，改易社会，其功可券也。”从艺术上讲，是没有多少创造的。但《义乳记》和《风教编》确有警世、范世的功用。《葛衣记》落套处指到溉女闻父将西华赶走，悲愤投江，幸被女尼救起，延入庵中，为后来团圆张目。

梁伯龙所著传奇一本

浣纱[1]

罗织富丽[2]，局面甚大，第恨不能谨严。事迹多，必当一删耳。中有可议处。他作有《红线》剧及《江东白苎》散词[3]，俱佳。

【疏证】

①《浣纱》：梁辰鱼作。亦作《吴越春秋》。本事见《史记·吴越世家》、《吴越春秋》。演春秋时期吴越相争故事。写春秋时吴越两国交战，越国战败。越国大臣范蠡用计，进献自己的恋人浣纱女西施入吴，以离间吴国君臣。吴王昏庸，弃用忠良，委政奸臣，致使吴国朝野怨声载道。范蠡佐越王勾践励精图治，终于灭掉吴国。功成后，范蠡携西施弃官泛舟而去。今存多种明刊本。

②罗织富丽：指其语言藻丽华美。

③他作有《红线》剧及《江东白苎》散词：《红线》，又名《红线女》，演红线事。本事见《甘泽谣》及《太平广记》。《江东白苎》散词，梁辰鱼有散曲集《江东白苧》。

【案语】

梁辰鱼的《浣纱记》是首先用魏良辅改进的昆腔演唱的传奇，为昆曲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梁辰鱼（1519 — 1591），字伯龙，号少白，又号仇池外史。江苏昆山人。他好任侠，常与一些有奇技异术的人交往，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还"与天下豪杰士上下其议论，驰聘其文辞，以一吐胸中奇耳"（文徵明《鹿城集序》）。后遨游吴越，曾被浙江总督胡宗宪聘为书记，与当时著名戏曲家屠隆、张凤翼等有交往。梁辰鱼曾从魏良辅学习昆腔，并和音乐家郑思笠精研乐理，推广昆腔。著有诗集《远游稿》、散曲集《江东白苧》、《二十一史弹词》，戏剧有传奇《浣纱记》、杂剧《红线女》、《红绡妓》。他的曲在当时广为传唱，如吕天成所说："丽调喧传于《白苧》，新歌纷咏于青楼。"此剧为昆山腔典范之作，《长生殿》、《桃花扇》诸剧在创作方法上皆受其影响。明清时期极为盛行，梨园子弟喜歌之，至传海外。缺点是事迹繁复，篇幅冗长。

王世贞《曲藻》谓之“满而妥，间流冗长”。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无论其关目散漫，无骨无筋，全无收摄。即其词，亦出口便俗，一过后，便不耐再咀。不多出韵，平仄甚谐，宫调不失，亦近来词家所难。”张琦《衡曲麈谈》：“善述史实而不平实，且宾白工致，具见名笔，第其失在冗长。”《少室山房笔丛》则完全否定此剧云：“《浣纱》则终篇无一佳语，往往乡社老人动止供笑矣。”

《浣纱记》的语言藻丽华美，有比较高的文学价值。这种与“本色派”相反的艺术特征，在当时很有代表性。“自梁伯龙出，始为工丽滥觞。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词尚华靡”(清李调元《雨村曲话》)，此论有一定道理。但应该看到《浣纱》有其生动一面，不是一味模古，也不同于《玉玦》、《玉合》诸戏的堆砌典故。《浣纱》的文辞华美，并不难懂。总体来看，《浣纱记》在艺术上虽未达到第一流水平，但并非僵化雕琢之作，明代人的评价尚欠公允。结构松散是其主要缺点。徐复祚《曲论》云：“梁伯龙辰鱼作《浣纱记》，无论其关目散缓，无骨无筋，全无收摄……”这几句评价切中要害。全戏几乎找不到一个高潮，只是按照情节发展铺叙，给人冗长杂乱之感。说明作者面对这一庞大题材，缺乏剪裁结构之力。

《中国戏曲曲艺辞典》“昆腔”条说：“一般认为昆山腔在明代嘉靖年间经魏良辅吸收海盐腔、弋阳腔的音乐，予以加工提高后，影响逐渐扩大。魏良辅配合传奇作家梁辰鱼创作了《浣纱记》，使之成为符合昆腔音律的脚本，对昆腔的传播起了推动作用。”(见《中国戏曲曲艺辞典》171页)

郑虚舟所著传奇二本

玉玦[①]

曲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②]。每折一调，每调一韵，尤为先获我心[③]。

大节[④]

工雅不减《玉玦》。孝子事业有古曲[⑤]，仁人事今有《五福》[⑥]，义士事今有《埋剑》矣[⑦]。

【疏证】

①《玉玦》：演王商、秦庆娘事。有明刻本。南宋户部侍郎王枌之子王商，赴京应试，其妻秦庆娘于饯别之时赠以玉玦；不料王商落第，因此羞归故里，在临安结识青楼女子李娟奴，二人在癸灵神庙，约为婚姻，歃血盟誓，决不负心。后王商为娟奴母李翠翠所骗，两人分离；时张安国叛投金邦，大掠山东，庆娘虽被掳获，却截发破面誓死守节。王商在金尽被逐后，得吕公资助应试，状元及第；而庆娘忍死待夫无望后，决意自尽，得癸灵庙神救她还魂。此时李翠翠毒死富豪昝喜，被告到官；王商任京兆府尹，审理此案，将李翠翠处斩，娟奴则因背盟誓，癸灵神除判摄其魂，受阴谴。又王商奉旨勘问俘囚妇女，见庆娘，因玉玦得以夫妇团圆。《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

②开后人骈绮之派：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中伯所著曲，以《玉玦记》最著。其他《大节记》、《五福记》，皆不传。余谓《玉玦》典雅工丽，可咏可歌，开后人骈绮之派。每折一调，每调一韵，尤为合法。今《六十种曲》曾有此本，易于检阅也。余见其《春闺散曲》一套，佳。为录其词。此亦吉光片羽，不可多得者矣。"

③每折一调，每调一韵：《远山堂曲品》云："以工丽见长，虽属词家第二义，然元如金安寿等剧，已尽填学问，开工丽之端矣。此记每折一调，每调一韵，五色管经百炼而成，如此工丽，亦岂易哉！"

④《大节》:演孝子(周瑞隆寻亲)、仁人(韩琦还妾)、义士(郭飞卿吴永固生死交)三事。今无传本。

⑤孝子事业有古曲:见《教子记》疏证。

⑥仁人事今有《五福》:见《五福记》疏证。

⑦义士事今有《埋剑》矣:见《埋剑记》疏证。

【案语】

明清两代对《玉玦记》的评价不一。一般认为此剧唱词说白用典太多,是其缺点;文词典雅,用事稳帖,是其优点。如臧晋叔《元曲选·序》云:"郑若庸之《玉玦》,始用类书为之。"吕天成认为其"开骈绮之派"。此剧前半似《绣襦记》,如妓女用倒宅计等;后半似《焚香记》,如《焚香记》有《阳告》、《阴告》,此剧有《阳勘》、《阴审》。《玉玦记》问世以后,"极为今学士所赏",一般认为此剧系"案头之作",此说不确。明万历年间胡文焕所编之《群音类选》,是适合舞台演出和戏曲爱好者歌唱需要的,其中"官腔"(昆)曲类卷八选《玉玦记》十五出,可见此剧当时是以昆曲在舞台上演出,颇受欢迎。吕天成《曲品》下卷"雅品残稿"云:"闻有演《玉玦》而青楼绝迹,诸妓醵金构此(《绣襦记》)曲,为红裙吐气,为荡子解嘲"。《静志居诗话》卷十四亦有类似记载。这条记载虽不一定可靠,但《玉玦》问世后盛行于昆曲舞台,应是事实。臧懋循《元曲选》序云:"至郑若庸《玉玦》,始用类书为之。"徐复祚《曲论》谓其"佳句故自不乏",而"独其好填塞故事,未免开饾饤之门,辟堆垛之境,不复知词中本色为何物"的曲坛弊病,《玉玦记》"实为之滥觞矣"。与吕天成所说之意,大体相同。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亦谓《玉玦记》"上承《香囊》、《连环》之后,下起《明珠》、《浣纱》、《玉合》等骈体之风者"。

梅禹金所著传奇一本

玉合[①]

许俊还玉[②]，诚节侠丈夫事，不可不传。词调组诗而成，从《玉玦》派来，大有色泽[③]。伯龙赏之。恨不守音韵耳。《金鱼记》当退三舍[④]。又曾著《玉导》，家君谓之曰："符郎事已引入《双鱼》[⑤]。"遂止。

【疏证】

①《玉合》：又名《章台柳玉合记》。演韩翃、柳氏事。本事见《本事诗》和许尧佐《章台柳传》（见《太平广记》卷四五八）。此剧有明刻本流传。

②许俊还玉：指虞候将许俊为韩翃夺回妻子柳氏。见《本事诗》。

③从《玉玦》派来，大有色泽：谓《玉合记》与《玉玦记》同属骈俪一派，讲究文采。

④《金鱼记》当退三舍：《金鱼记》，吴鹏作。三舍，古代一舍为三十里，三舍为九十里。退三舍，即退让九十里。比喻退让和回避，有避免冲突和避其锋芒之义。《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⑤家君谓之曰："符郎事已引入《双鱼》"：家君，即吕天成父亲吕胤昌，字玉绳，号姜山，又号麟趾。与汤显祖同年进士，历官宣城司理、吏部郎中、河南参议。同汪道昆、张凤翼、屠隆、梅鼎祚以及龙膺等戏曲作家交往甚密。《双鱼记》，沈璟作，见前疏证。

【案语】

梅禹金所作亦属骈俪一派。吕天成欣赏其创作，《远山堂曲品》对其也非常欣赏，云："骈俪之派，本于《玉玦》。而组织渐近自然，故香色出于俊逸。词场中正少此一种艳手不得，但止题之以艳，正恐禹金不肯受耳。"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则批评道："梅禹金《玉合记》最为时所尚，然宾白尽用骈语，饾饤太繁，其曲半

使故事及成语，正如设色骷髅，粉捏化生，欲博人宠爱，难矣！”徐复祚《曲论》云：“若歌《玉合记》于筵前台畔，无论田畯红女，即学士大夫，能解作何语者几人哉！”《南北词广韵选》亦云：“刻意修辞，情旨反晦，禹金之短也。”

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昆仑奴》杂剧、《玉合记》传奇，为宣城梅鼎祚所撰。《列朝诗集》云：禹金弃举子业，肆力诗文，撰述甚富，有《鹿裘集》六十五卷。好聚书，尝与焦弱侯、耿开之、及虞山赵玄度，订约蒐访，期三年一会于金陵，各出其所得异书逸典，互相校写。事虽未就，其志尚足以千古矣。余尝见禹金《八代书乘》，搜罗富有，可谓至博，不让牧斋《列朝诗选》也。禹金以南曲名，余所见仅《玉合》一记，为金陵唐氏刊本。每折有图。图古雅可喜，附有《昆仑奴》目，惜词不之见也。今人知禹金善诗，而不知其能曲矣。”

卜大荒所著传奇二本

冬青[①]

悲愤激烈，谁诮腐儒酸也[②]？音律精工，情景真切。吾友张望侯云[③]："檇李屠宪副于中秋夕[④]，率家乐于虎邱千人石上演此[⑤]，观者万人，多泣下者。"吾友方诸生曰："大为义士吐气。但当时瘗骸事，皆吾邑王监簿名英孙号修竹者为之[⑥]。盖王系国戚，又世家也。挺身以前，虑事泄罹祸[⑦]。又唐玉潜、林景熙、谢皋羽、郑朴翁诸人[⑧]，皆王门下馆客[⑨]。遂捐重赀[⑩]，募里中人，挟二士经纪其事。王固自讳，人遂讹传。今已渐白。杂见王家乘及元张丁、孔希普、赵子常所跋谢皋羽《冬青树引》[⑪]，及季长沙《辨义录》[⑫]。近张太史修《会稽新志》中[⑬]，载唐、林四绝句诗，乃王修竹倡之，而诸君属和者[⑭]。王诗极慷慨淋漓，可为堕泪。王亦才士，有《修竹集》，林有《霁山集》，其中倡和诸篇，皆大略可见。不然，林一羁旅客，唐一穷学究，非有力者为执太阿[⑮]，安所得措其手于逆髡烈焰之中[⑯]，而保冬青卒无恙耶？"惜不徼惠卜君[⑰]，一洗发之也。

乞麾[⑱]

发挥小杜之狂，恣情酒色，令人顿作游冶想。吾友方诸生曰："其辞骈藻炼琢，摹方应圆，终卷无上去叠声，直是竿头撒手，苦心哉！"[⑲]小杜风流楚楚，其钟情髽女，注目紫云，故豪士本色[⑳]。每读"两行红粉"及"绿叶成荫"之句，辄为柔肠欲绝[㉑]。今记中乃两全之，良是快事。又牛奇章镇维扬[㉒]，每夕令街卒卫杜书记夜游[㉓]，报帖盈箧，其怜才缱绻，可令千古英雄雪涕！今横罹粉墨，毋乃冤乎[㉔]？宴分司御史者是李聪，记中作李听，恐是刻本之误，更须查定耳。

【疏证】

①《冬青》：演唐钰、林景熙收葬南宋诸帝遗骸事。该剧写南宋末年，时局动荡。唐钰赴试失利，授徒养母。林德阳上书谏言，反遭禁锢。元兵攻陷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总江南浮屠者

杨琏真珈发宋帝后诸陵寝，攫取宝物，弃骸骨于草莽间。唐钰邀里中少年若干辈，偷葬宋帝骨殖于兰亭山下。唐葬骨后，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青树，植于所函土堆上。太学生林景熙扮作乞丐，亦来捡拾骸骨。后唐钰与林德阳相遇，祭陵，见冬青树枝繁叶盛，不胜感慨。本事见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宋陵寝》。有明刻本。

②谁诮腐儒酸也：诮，讥笑。

③张望侯：待考。

④槜李屠宪副：槜李，古地名，在今浙江嘉兴西南。后为嘉兴的别称。

⑤率家乐于虎邱千人石上演此：虎邱千人石，亦称千人座。吴俗在此有歌会。

⑥王监簿：名英孙号修竹者，传见《康熙会稽志》。瘗骸，埋葬宋帝遗骸。

⑦虑事泄罹祸：罹，遭遇。

⑧又唐玉潜、林景熙、谢皋羽、郑朴翁诸人：唐玉潜，名珏，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传见《新元史》和《南村辍耕录》卷四发《发宋陵寝》。林景熙，字德阳（一作旸），号霁山，平阳（今浙江平阳县）人。宋咸淳中进士，曾任礼部架阁、从政郎。宋亡不仕。传见《新元史》和《康熙会稽县志》。谢皋羽，名皋，号晞发子，福安（今浙江福安县）人。传见《宋史》和《康熙会稽志》。郑朴翁，字宗仁，平阳（今浙江平阳县）人。传见《康熙会稽志》。

⑨皆王门下馆客：馆客，即门客。

⑩遂捐重赀：重赀，巨款。

⑪杂见王家乘及元张丁、孔希普、赵子常所跋谢皋羽《冬青树引》：张丁，字孟兼，浦江（今浙江浦江县）人。官至山东副史。传见《明史》。孔希普，生平事迹待考。

⑫季长沙：名本，字明德，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官至长沙府知府，故称季长沙。传见王鸿绪《明史稿》。

⑬近张太史修《会稽新志》中：张太史，即张元忭，字子尽，山阴人。官至礼部右侍郎。传见《明史》。

⑭而诸君属和者：属和，遵嘱而和诗。

⑮非有力者为执太阿：太阿，古宝剑名。

⑯安所得措其手于逆髡烈焰之中：逆髡，指杨琏真珈。

⑰惜不徼惠卜君：此处指埋葬宋帝骸骨是王英孙出重金，唐、林二人是王的门客，代替王而作，应该请求作者，在作品中把王英孙写进去。徼惠，请求加惠，求取恩赐，此处为请求之意。

⑱《乞麾》：演杜牧故事。杜牧诗有“欲把一麾江海去”（《将赴吴兴登乐游原一绝》）之句，乞守湖州，作为剧名。今无传本。

⑲吾友方诸生曰：“其辞骈藻炼琢，摹方应圆，终卷无上去叠声，直是竿头撒手，苦心哉！”：不详出处。

⑳小杜风流楚楚，其钟情髫女，注目紫云，故豪士本色：钟情髫女，事见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杜牧》，云：“牧佐宣城幕，游湖州，刺史崔君，张水戏，使州人毕观，令牧闲行，阅奇丽，得垂髫者十余岁。后十四年，牧刺湖州，其人已嫁生子矣。乃怅而为诗曰：‘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色，绿叶成荫子满枝。’”注目紫云，亦见《唐诗纪事·杜牧》云：“牧为刺史，分务洛阳。时李司徒愿罢镇闲居，声伎豪侈。洛中名士咸谒之。李高会朝客，以杜持宪，不敢邀致。杜遣座客达意，愿预斯会，李不得已邀之。杜独坐南行，瞪目注视，饮满三卮，问李云：‘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传，宜以见惠。’李俯而笑，诸妓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满座，两行红粉一时回。’意气闲逸，旁若无人。”

㉑每读“两行红粉”及“绿叶成荫”之句：二诗见⑳。

㉒又牛奇章镇维扬：牛奇章，即牛僧孺，字思黯，安定郡鹑觚县（今灵台县）人，唐朝著名的宰相。唐敬宗封奇章郡公，故称。传见《新旧唐书》，著有小说《玄怪录》。维扬，扬州。

㉓每夕令街卒卫杜书记夜游：杜书记，即杜牧，曾为牛僧孺淮南节度使府掌书记。事见《唐语林·补遗》："杜牧少登第，恃才喜酒色。初辟淮南牛僧儒幕，夜即游妓舍。厢虞侯不敢禁，常以榜子申僧儒，僧儒不之怪。逾年，因朔望起居，公留诸从事，从容谓牧曰：'风声妇人若有顾盼者，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牧初拒讳，僧儒顾左右取一篋至，期间榜子百余，皆厢司所申，牧乃惭谢。"

㉔今横罹粉墨，毋乃冤乎：即指剧中"发挥小杜之狂"。

【案语】

吕天成前文谓卜世臣为"博雅名儒，端醇古士"。比之为张衡、荀爽。此处激赏其作《冬青记》内容"悲愤激烈"，批驳了对卜"酸腐"的讥诮。对其"音律精工，情景真切"，备加赞赏。《冬青记·凡例》中说"词工而调不协，吾无取矣。"剧本在表达上曲律偏严，文句反而有失于畅达。王骥德《曲律》："余考索甚勤，而举笔甚懒。每欲取古今一佳事，作一传奇，尺寸古法，兼用新韵，勒成一家言，倥偬不果。即《冬青》一事，系吾家王修竹监簿，以故宋戚畹，不胜痛愤，捐重赀，命家客唐、林二君为之，而已讳其事，世遂泯泯不白，然见他书可考。大荒逋客尝一为《冬青记》，然亦拟旧闻。余拟另为一传，署曰《义陵》，以洗发先烈。尚尔缺然，他日终当一酬此夙愿耳。"又云："大荒《乞麾》至终帙不用上去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吕天成对《乞麾记》中的圆满颇为满意，对描写慕色怀春的佳作颇多佳评。

叶桐柏所著传奇五本

玉麟[①]

三苏事，旧有《麟凤记》[②]，极俚。美度初为删定，遂尽易其旧。词致秀爽，尤宜喜筵。

双卿[③]

本传虽俗而事奇，予极赏之。贻书促美度，度以新声，浃日而成[④]。景趣新逸，且守韵甚严，当是词隐高足[⑤]。

鸾鎞[⑥]

杜羔妻《寄外》二绝[⑦]，甚有致。曲中颇具愤激。唐时进士题名后，可以遍阅诸妓[⑧]。必作羔醉青楼之状，而后其妻"醉眠何处"之句，猜来有情耳[⑨]。插合鱼玄机事，亦具风情之一班[⑩]。温飞卿貌最陋，何多幸也[⑪]！

四艳[⑫]

选胜地，按佳节，赏名花，取珍物，而分扮丽人，可谓极情场之致矣。词调俊逸，姿态横生。密约幽情，宛宛如见，却令老颠复发耳[⑬]。

金锁[⑭]

元有《窦娥冤》杂剧，境最苦。美度故向凄楚中写出，便足断肠，然吾不乐观之矣。

【疏证】

①《玉麟》：演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事。《远山堂曲品》"杂调"著录黄澜《赤壁》，云："传子瞻事，叶桐柏有《玉麟》；陈太乙有《金莲》；又俗本有《麟凤记》。"《红莲记》条下又云："红莲，叶美度已采入《玉麟记》中。"今无传本。

②旧有《麟凤记》：《麟凤记》，今无传本。

③《双卿》：演双渐、苏小卿事。本事见梅鼎祚《青泥莲花记》卷七。

④浃日而成：浃日，古代以干支纪日称自甲至癸一周十日为"浃日"。此处即指十天。

⑤且守韵甚严，当是词隐高足：指叶宪祖在格律上的追求，系追随沈璟。

⑥《鸾篦》：演温庭筠、鱼玄机事。情节为虚构。有明刻本、清钞本。

⑦杜羔妻《寄外》二绝：杜羔落第及中举后，其妻赵氏皆有诗。见钱易《南部新书》丁集："杜羔妻刘氏善为诗。羔累举不第，将至家，妻先寄诗与之曰：'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羔见诗，即时回去。寻登第，妻又寄诗云：'长安此去无多地，郁郁葱葱佳气浮。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

⑧唐时进士题名后，可以遍阅诸妓：《新唐书·选举志》："举人既及第，又有曲江会题名席。"李肇《国史补》说："（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曲江会'。"《唐摭言》说："曲江会先牒歌坊请奏，曰上御紫云楼观，时或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之诗云：'造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障酒器钱帛实其中，逢花则饮，故张藉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月选东床，车马骖阗，莫可殚述。"五代后周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上"风流薮泽"载："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开元遗事》说："长安右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北里志·序》上说："京中诸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资则倍于常数。"

⑨而后其妻"醉眠何处"之句：诗见疏证⑦。此句指杜羔为新进士，必有酒醉青楼之事，故其妻有"今夜醉眠何处楼"之句。

⑩插合鱼玄机事：鱼玄机，原名幼薇，字慧兰，玄机是其出家

后的道号。长安里家女。性聪慧，喜读书，有才思。尤工诗歌，与李郢、温庭筠等有诗篇往来。初为补阙李亿妾，以李妻不能容，出家于长安咸宜观为女道士。自伤身世，有“易求无价宝，难得有心郎”。后以笞杀女童绿翘事，为京兆温璋所戮。有《鱼玄机诗》一卷。

⑪温飞卿貌最陋：温庭筠，本名岐，字飞卿，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唐宰相温彦博后代。貌丑，才思敏捷，尤工律赋。每试押官韵，未尝起草，每赋一韵，一吟而已，故场中号“温八吟”；又谓八叉手而八韵成，故又称“温八叉”。性倨傲，放荡不羁，又好讥刺权贵，为时所忌，累举不第，仅做过随县尉、方城尉一类小官，官终国子助教，故世称“温助教”。庭筠工诗善赋，侧艳清丽，韵格清拔，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又与李商隐、段成式号“三才”，三人皆以骈文绮丽著称，又都排行十六，故文号“三十六体”。庭筠为晚唐重要诗人，存诗三百余首，以曾益等编著《温飞卿诗集笺注》较为完备。温庭筠又是第一个着力为词的文人，存词七十余首，是唐代诗人中作词最多的，内容多为绮怀闺怨，风格秾艳绮丽，被奉为“花间鼻祖”。

⑫《四艳》：包括四部杂剧《春艳夭桃纨扇》（演石中英、任夭桃事）、《夏艳碧莲绣符》（演章斌、陈碧莲事）、《秋艳丹桂钿盒》（演权次卿、徐丹桂事）、《冬艳素梅玉蟾》，每剧九出。有明刻本流传。

⑬却令老颠复发耳：老颠复发，意指年龄大的人又向往恋爱。

⑭《金锁》：演窦娥事。据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改编。今无刻本，仅钞本流传。

【案语】

叶宪祖传奇五种。叶宪祖是吴江派的重要成员之一，他在传奇创作上对吴江派的理论既有继承，又有很大的创新。

康熙《浙江通志》载：“宪祖长于填词，古淡本色，街谈巷语亦

化为神奇。吴炳、袁令昭词家名手，皆从其指授为弟子。”乾隆《绍兴府志》也载有：“宪祖与同邑孙以古文辞相期许。其填词直追元人，与之上下。”他的女婿黄宗羲在《姚江逸诗》本传中对他称赞道：“词家之有先生，亦如诗家之有陶、韦也。”

《鸾鎞记》是他所写传奇的代表作，约成于明万历廿二年甲午（一五九四）至万历三十年壬寅（一六〇二）期间。此时叶氏未中进士。其女婿黄宗羲在《外舅广西按察使六桐叶公改葬墓志铭》评价其作品云：“古淡本色，街谈巷语亦化神奇，得元人之髓。”其曲辞遵格守韵，语言古朴中见典雅。在剧中，他既带着愤激之情批判了明代科举制度的弊端，又给鱼玄机和温庭筠安排了一个团圆的结局。

《四艳记》由四个短剧组成，以四季之花名四丽人。在杂剧体制上有所创新。一是打破了元杂剧四折一楔子的格局。《丹桂钿合》是七折，其余三剧俱是八折；二是四剧全用南曲，不同于叶宪祖其他南北合套或纯用北曲的杂剧；三是不限于一一人主唱，剧中其他角色也可演唱。因此，《四艳记》是否是杂剧在明代就有争议，吕天成将其收录进《曲品》，表明他把《四艳记》当作传奇看待。祁彪佳《远山堂剧品》没有收录，他的观点大约与吕天成一致。沈泰将其编人《盛明杂剧》，说明沈泰视其为杂剧。现在的学者对《四艳记》的归属也有分歧。

单槎仙所著传奇一本

蕉帕[①]

传龙生遇狐事。此系撰出，而情节局段能于旧处翻新，板处作活[②]，真擅巧思而新人耳目者。演行甚广，予尝作序褒美之[③]。

以上俱上中品

【疏证】

①《蕉帕》：演龙骧、胡弱妹事。此剧三十六出。写南宋龙骧父母早丧，由胡章抚养。龙骧爱胡之女弱妹，而不得亲近，西施转世为狐精，爱龙骧，幻成弱妹与之同居。后又以金钗、明珠助龙骧娶真弱妹。龙骧中状元，被秦桧暗算，派他率兵讨刘豫。龙骧得长春子相助，擒刘豫。吕洞宾后向龙骧等揭示因果，众人始悟。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逸品"收《蕉帕记》，评价甚高，云："槎仙生而不好学，故词无腐病；生而不事家人产，故曲无俗情，且又时以衣冠优孟，为按拍周郎，故无局不新，无词不合。龙骧、弱妹诸人，以毫锋吹削之，遂令活脱生动。此君于词曲，洵有天才。"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杜颖陶《记玉霜簃所藏钞本戏曲》著录，题作《盗宝珠》。或云袁于令作。

②板处作活：情节板滞的地方写得灵活。

③予尝作序褒美之：吕天成序已佚。凌濛初《谭曲杂劄》云："吕勤之序彼中《蕉帕记》，有云：'词隐先生之条令，清远道人之才情。'又云：'词隐取程于古词，故示法严；清远翻抽于元剧，故遣调俊。'又云：'词忌组练而晦，白忌堆积骈偶而宽。'其语良当。勤之，越人，即所称蔚（按：应为"郁"）蓝生者也，颇嗜曲而亦见一斑者，故其语若此；乃其所校友人诸戏，殊少合作。即《蕉帕》一记，颇能不填塞；间露一二佳句，而每每苦稗；至尾必双收，则弋阳之派，尤失正体也。虽谱中原有【双煞】一体，然岂宜频见？况煞句得两，必无余韵乎？"

【案语】

上中品 9 人，25 部作品。《曲品》一般是剧作家定为哪一品，作品则被定为哪一品。

屠赤水所著传奇三本

昙花[①]

赤水以宋西宁侯嬲戏事败官，故托木西来以颂之，意犹感宋德[②]。或曰："卢杞即指吴县相公[③]，孟豕韦即指纠之者[④]。"才人丧检亦常事，何必有恚耶[⑤]？其词华美充畅，说世情极醒，但律以传奇局则漫衍乏节奏耳。

彩毫[⑥]

此赤水自况也[⑦]。词采秀爽，较《昙花》为简洁。

修文[⑧]

赤水晚年好仙，为黠者所弄，文人入魔，信以为实[⑨]。然遂以一家夫妇子女托名演之，以穷其幻妄之趣，其词固足采也。

【疏证】

①《昙花》：《曲海总目提要》著录，演木清泰事。写唐代功臣定兴王木清泰一日郊游，遇和尚指点，顿悟迷津，看破红尘，于是抛弃功名利禄，跟着和尚远去寻仙访道。临走之前，他在家中栽下一颗昙花。十余年中，木清泰经历了种种考验和阻难，遍游上天和下界，阅尽人生幻象，终于修成正果。在昙花盛开的时候被引渡于到西方乐土。其妻亦在家修持，最后也得超生；其子孝行，天子下诏让他承袭父位。有明刻本。吴梅《顾曲麈谈》云："《昙花》、《彩毫》二记，世传为屠赤水撰。赤水名隆，字纬真，鄞县人，官礼部主事，罢归。《明史·文苑传》：隆令青浦时，常招名士饮酒赋诗，游九峰三泖间，以仙令自许。时迁礼部入京，与西宁侯宋世恩善。宋尝兄事赤水，宴游甚欢。有刑部主事俞显卿者，险人也。尝为隆所诋，心恨之。訐隆与世恩，淫纵不法。隆等上疏自理，乃两黜之，而罚停世恩俸半岁云云。……卢相公即指吴县相公，孟豕韦即指俞显卿。才人丧检，亦是常事，何必有恚心耶？然则《昙花》之作，不可作子虚乌有之例矣。余有赤水原刻本，椠工精巧绝伦，且折折有图，亦至可宝贵焉，惟《修文记》，则未见耳。"《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云："先生阐仙、释之

宗，穷天罄地，出古入今。其中唾骂奸雄，直以消其块垒。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不必以音律节奏较也。”

②赤水以宋西宁侯嬲戏事败官：《万历野获编》“昙花记”条云：“今上甲申岁，刑部主事俞识轩（显卿），论劾礼部主事屠长卿（隆），得旨：两人俱革职为民。俞松江之上海人，为孝廉时，适屠令松之青浦，以事干谒之，屠不听，且加侮慢，愈心恨甚，至是具疏指屠淫纵，并及屠帷簿，至云‘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又有‘翠馆侯门，青楼郎署’诸语。上览之大怒，遂并斥之。屠自邑令内召甫年余，俞第后授官祗数月耳，睚眦之忿，两人俱败，终身不复振，人亦惜屠之才，然终不以登启事也。西宁夫人有才色工音律，屠亦能新声，颇以自炫，每剧场辄阑入群优中作技，夫人从帘箔中见之，或劳以香茗，因以外传。至于通家往还亦有之，何至如俞疏云云也？近年屠作《昙花记》，忽以木清泰为主，尝怪其无谓，一日遇屠于武林，命其家僮演此曲，挥策四顾，如辛幼安之歌‘千古江山’自鸣得意。予于席间私问冯开之祭酒云：‘屠年伯此记出何典故？’冯笑曰：‘子不知耶？木字增一，盖成宋字，清字与西为对，泰即宁之意也。屠晚年自恨往时孟浪，致累宋夫人被丑声，侯方向用，亦因以坐废，此忏悔文也。’时虞德园吏部在坐，亦闻之笑曰：‘故不如予作《昙花记·序》云，此乃大雅《目连传》，免涉闺阁葛藤语，差为得之。’予应曰：‘此乃着色《西游记》，何必诘其真伪。’今冯年伯殁矣，其言必有所本，恨不细叩之。”此为“忏悔之文”，以“木清泰”代指“宋西宁”，自悔早年孟浪，使宋夫人被丑声。

③卢杞即指吴县相公：吴县相公，即指吴人孙荣祖，善扶乩，屠隆笃信之。

④孟豕韦即指纠之者：孟豕韦，指俞显卿。时为刑部主事，因以睚眦衔恨而弹劾屠隆。结果二人俱被罢职。

⑤才人丧检亦常事：丧检，丧失德行，失去检点。指有才的人常常会做出不合礼法的事。

⑥《彩毫》:演李白事。写李白为人豪放,家财散尽。唐玄宗久闻李白才名,召之入京,任翰林供奉。一天,玄宗与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命李白作词,并让高力士替李白脱靴、贵妃捧砚。李作《清平调》三章深得玄宗欢心,但高力士怀恨在心。安禄山谋反,李白应当涂县令李阳冰之邀游采石矶并将假道庐山。永王李嶙截获李白,欲用其才,白拒不从之被监禁。不久郭子仪平定安禄山之乱,永王兵败。李白因入永军中被判罪流放夜郎,后来得到郭子仪相救,被赦免,官复原职。据新旧《唐书》李白本传增饰。有明刻本。

⑦此赤水自况也:屠隆自比李白。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填词有他意"条云:"而屠长卿之《彩毫记》,则竟以李青莲自命,第未知果惬物情否耳。"

⑧《修文》:演蒙曜合家入道事。蒙曜与其妻韩神姬、女湘灵、子玉枢、玉璇一家行善,后湘灵成仙,册为玉帝修文仙史,家以修文阁供养湘灵,湘灵又助全家得成正果。有明刻本流传。

⑨文人入魔:入魔,入魔道。

【案语】

屠隆作品三种。吴梅《顾曲麈谈》第一章云:"惟明之屠赤水,所作《昙花》、《彩毫》诸记,喜搬用类书,至今藉为口实,黄韵珊至此为房科墨卷,确是至言。"第一章第四节"论北曲作法"又云:"夫不能化俗为雅,而仅以涂泽为工,此《昙花》、《彩毫》诸记之所以盛行于世也。"第二章第一节"减头绪"条:"旧剧中如屠赤水之《昙花记》,木西来固为主任脚,而贪袭仙佛话头,曲情多而事情少,遂至头绪不明,故当时有点鬼簿之诮。"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云:"顷见屠纬真《昙花记》,其填词皆无足取,惟内户杞说白云:'我做秀才时,也曾骂过李林甫来。'此一语也,亦后来黄扉药石矣。"

《昙花记》影射身世经历,《修文记》反映其入道求仙的兴趣,《彩毫记》以李白自命。徐复祚《南北词广韵选》卷一一:"先生才

高名盛，为时所忌，登仕者无几，则以罣误被斥，踯躅吴越间，声酒自放，憔悴以死，何类青莲之迍邅乎？《彩毫》之作，意在斯欤？吴渤海之鲸尝语先生曰：'青莲千载，金粟是何人？'先生笑而不答，意可想矣。"

汪昌朝所著传奇十四本(此外有小剧八种:《刘婆惜画舫寻梅》[①]、《钟离令捐奁嫁婢》[②]、《韦将军闻歌纳妓》[③]、《东郭氏中山救狼》[④]、《薛季昌石室悟棋》[⑤]、《黄善聪诡男为客》[⑥]、《绍兴府同僚认父》[⑦]、《叶孝女报仇归释》[⑧]。)

长生[⑨]

昌朝奉仙,遂为纯阳阐发[⑩],甚畅。第繁缛处似《昙花》[⑪],予拟一删,未敢捉笔[⑫]。

投桃[⑬]

潘用中事见小说[⑭],予初欲谱之。今观此记,甚有情趣,佳句可讽,且精守韵律,尤为可喜。

种玉[⑮]

吾越金叟撰《摘星记》[⑯],即霍仲孺父子事[⑰]。此记略具幽情,兼扬将相之业,而出以葩藻[⑱],胜《摘星》多矣。

三祝[⑲]

范文正父子事[⑳],可以训俗。此记摭事甚侈,而词尽富足。若演行亦须一删。

狮吼[㉑]

惧内从无南戏,汪初制一剧[㉒],以讽枌榆[㉓],旋演为全本。备极丑态,堪捧腹。末段悔悟,可以风笄帏中矣[㉔]。

二阁[㉕]

予曾为《双阁画扇记》[㉖],即此朱生事也,不意君亦为之。予杂取纨袴子半入之,此则惟咏梅雪,更觉条畅。

威凤[㉗]

此阋墙之变,当与《双雄》叔虐侄者并传[㉘]。

彩舟[㉙]

舟中私合事,曲写有趣,与《香毬》稍相类[㉚],盖昔原有此事耳。

义烈[㉛]

此以张俭为生[㉜],备写陈、窦之厄[㉝]。党锢之祸[㉞],读之令人

且悲且恨。

飞鱼[35]

金三以病弃之，身获八箧，而重与妻遇，事奇。至结义、散金、破贼，读之令人气壮。汤海若为之序[36]。

忠孝完节[37]

村夫巷妇无不艳谈包龙图[38]，以《龙图公案》所载忠孝事[39]，最能动俗也。昌朝拾掇其关系之大者，演为斯记。虽未必尽核，颇足维风。

重订天书[40]

孙、庞事[41]，原有杂剧[42]，今演之始畅，词采较初行本更觉工雅有致。

高士[43]

此记必有托。插入海阔黎一事亦新[44]。音律大有可商处。

同升[45]

昌朝自写其林居之乐耳，令人有天际真人之想。

【疏证】

①《刘婆惜画舫寻梅》：今无传本。《远山堂剧品》"能品"著录，题作《青梅佳句》，注云："南北六折"，评云："全普庵监赣郡，日借花酒自娱。刘婆惜以无意得之，更为花酒增胜。闻已有演为全记者矣。"祁彪佳选评的《远山堂剧品》，所录二百四十二种明人杂剧，绝大部分是南杂剧。

②《钟离令捐奁嫁婢》：今无传本。事见魏泰《东轩笔录》卷一二。《远山堂剧品》"能品"著录，题作《捐奁嫁婢》，注云："南八折"，评云："钟离令捐奁嫁亡令之女，传之可以范世；但须在令女身上发挥一段孤凄光景，方见捐奁者之高义。此第于两姓结姻处铺叙一番，其打局是全记体。"

③《韦将军闻歌纳妓》：演韦青、张红红事。事见段安节《乐府杂录》。《远山堂剧品》"能品"著录，题作《广陵月》（小字注云："即《闻歌纳妓》"），注云："南北七折"，评云："张永新隔帘以小豆

记曲，能正李龟年音韵之讹，此在天宝间确为可传之快事，但其后离合情境，无足惊喜耳。”今存，收入《盛明杂剧》。

④《东郭氏中山救狼》：事见《中山狼传》，《远山堂剧品》“能品”著录，题作《中山救狼》，注云：“南六折”，评云：“中山狼，陈记之而简，康记之而畅，不必更问环翠之子墨矣。且若狼，若杏，若老年人，作人语犹可，以之唱曲，太觉不像。遇青藜丈人，寥寥数言，亦未发挥负心之态。”今不存。

⑤《薛季昌石室悟棋》：不见著录，也不见传本。

⑥《黄善聪诡男为客》：事见黄瑜《双槐岁钞》卷一〇《水兰复见》。《远山堂剧品》“能品”著录，题作《诡男为客》，注云：“南六折”，评云：“昌朝搜核古今，于凡可为劝、可为戒者，俱入之传奇。如黄善聪以女子客处，能全身于始，可以为劝之一也。惜其作法不撇脱，造语未尖新。此必于善聪与李子同处时，极力模拟，乃见善聪有洁身之智。”

⑦《绍兴府同僚认父》：不见著录，亦不见传本。

⑧《叶孝女报仇归释》：不见著录，亦不见传本。以上八种所谓“小剧”，即南杂剧，因其篇幅较传奇小，故有此名称。

⑨《长生》：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汪鹾使奉吕祖惟谨，一日忽梦若以玄解授之者，乃叙其入道成仙，以至显化济世之事。井然有条，词亦浓厚可味；但于结构之法，不无稍疏。”《曲海总目提要》卷八引陈弘世序云：“新安友人汪昌朝者，尊信导引之术，为阁事吕祖甚谨。通籍拜鹾大夫，志益修洁。别号坐隐先生。一日梦感纯阳之异，若以元解授记而报之诞子者，公觉而搜罗仙籍，摭纯阳证果之始末，演为传奇，标曰《长生记》。”

⑩遂为纯阳阐发：纯阳，即吕洞宾。传说中八仙之一。相传为唐京兆人，名岩，号纯阳子。

⑪第繁缛处似《昙花》：《昙花》，见前疏证。

⑫未敢捉笔：捉笔，动笔进行创作。

⑬《投桃》:演潘用中、黄舜华事。有明刻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作手犹未脱俗,惟守律甚严,不愧词隐高足。投桃传情,亦有小致。"

⑭潘用中事见小说:指小说《吹凤箫女诱东墙》,见《西湖二集》、《艳异编》和《情史》。

⑮《种玉》:演霍仲孺、霍去病、霍光父子事。事见《汉书》本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霍休文一平阳小吏,而有去病、霍光以为之子,尚复何求!曲中于休文身上,全无发挥,不过现成得妻子、受禄荫耳。调有倩语,局亦简紧。经梅花墅改订者,更胜原本。"

⑯吾越金叟撰《摘星记》:《摘星记》:《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认为此剧仿效《种玉记》,今不见传本。《曲海总目提要》卷四三著录。

⑰即霍仲孺父子事:霍仲孺,西汉著名将领霍去病生父。霍去病(公元前140—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是大将军卫青的外甥。霍光(?～公元前68),西汉中期的权臣。字子孟。霍去病的异母弟。

⑱而出以葩藻:葩藻,即美丽的文词。

⑲《三祝》:演范仲淹父子事。事见《宋史·范仲淹传》。有明刻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范文正父子事功文章,既表表一代矣,而敦伦尚义,此记能阐其微。"《曲海总目提要》卷八云:"言福寿男子兼全,故名《三祝》。全据实绩敷演。"

⑳范文正父子事:范文正,即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为北宋名臣,吴县(今属江苏)人。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推行"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父亲范墉,任职于吴越王幕府,后随吴越王钱俶一同投宋,

端拱初年(988 年)赴徐州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端拱二年(989 年)八月二日,范仲淹生于徐州,次年(990 年)范墉去世。

㉑《狮吼》:演陈慥妻柳氏忌妒事。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据宋人《调谑篇》,等故事敷演。《远山堂曲品》"逸品"著录《狮吼记》,云其"无境不入趣矣。曲、白恰好,迥越昌朝他作。"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则云:"汪先生不加深考,贸然谱之,乃至鬼魅杂出。十尺红氍毹上,几成罗刹世界。此何为者也?是以词家所谱事实,宜合于情理之中。"

㉒汪初制一剧:《远山堂曲品》"逸品"著录《狮吼记》,云:"初止一剧,继乃杂引妒妇诸传,证以内典,而且曲肖以儿女子絮语口角,遂无境不入趣矣。曲、白恰好,迥越昌朝他本。"

㉓以讽枌榆:枌榆,汉高祖为丰枌榆乡人。高祖起兵时曾祈于枌榆社,后成为故乡的代称。这里是同乡人的意思。

㉔可以风笄帏中矣:指可以令妒妇们悔悟。

㉕《二阁》:演朱端朝妾马琼琼画梅寄扇事。见《艳异编·寄梅记》。原有刻本,今不存。《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郁蓝生传此为《画扇》,翩翩逸韵,是少年场中得意之语。昌朝此记,虽雅有裁炼,但于二阁初之失和,继之合欢,俱不能刻入深情,觉未大快人意。"

㉖予曾为《双阁画扇记》:《曲律》卷四著录《双阁记》,今不传。

㉗《威风》:演韩周、韩用兄弟不睦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记韩生阋墙之变,曲尽惨苦。构词虽未超轶,亦自有大雅体裁。"《曲海总目提要》引马翼如序云:"坐隐先生以豪爽之才,愤时嫉俗之抱,莫由宣泄,往往触发于新声,以故乐府之伙,直入高王閫奥。兹观《威风》一记,不尤可喜可愕,而大係风教者乎?韩氏紫荆之赏,因训若子俾遵家范,讵意胎鹗兄阋墙之祸,动豺友下石之谋,甚至甘弃其亲而不养。向非仗义

如冯生，道行母子，必且为冤鬼矣。奚待辽东私赂，而后知其计之惨哉？卒之帝鉴不爽于毫芒，孑穷棲身于灵宇，伯氏之祸仲者乃自祸。仅幸免其沟壑焉耳。猗欤！仪凤文章，鼎名紫阁。造化斡旋于仲，岂可诬哉？夫贪淫残暴，示惩也；孝友仁贤，昭劝也。非记不足以发其隐，无亦得三百之遗旨而寄之音律者耶。"

㉘当与《双雄》叔虐侄者并传：《双雄记》，又名《善恶图》。今存明刊本。演丹三木陷害其侄丹信，并穿插刘双与妓女黄素娘事。

㉙《彩舟》：演江情、吴女事。事见《名媛诗归》卷二十八《吴氏女》（亦见《情史》卷三《江情》）。有明刻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江生、吴女既私合舟中矣，吴太守无可奈何，遂令伪为溺者，遽认作故人之子，许谐婚焉。此段情事可摹，但舟次数数往返，记凡八出，未免入闺情之套。"

㉚与《香毬》稍相类：《香毬记》，演江秘事。本事不详。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

㉛《义烈》：演张俭、孔褒和孔融事。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张元洁一人逃死，祸及万家。迨其后党锢之禁虽解，而终以贤奸互击，汉祚随尽。藏身之智固巧，谋国之才却疏，故记此者，如天宝父老谈丧乱，语至畅尽，感慨随之。"《曲海总目提要》卷八引薛应和之序云："东汉党锢之事。张三阳亡命，而孔氏争死于一门。高义薄云天，伟烈贯金石。余友无如君隐括其概，编为传奇。戏剧中有系名教，非偶然已也。剧中皆纪实多，本《汉书》列传。"

㉜此以张俭为生：张俭（115－198），字元节，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汉桓帝时任山阳郡东部督邮，宦官侯览家在山阳郡，其家属仗势在当地作恶，张俭上书弹劾侯览及其家属，触怒侯览。党锢之祸起，侯览诬张俭与同郡 24 人共为部党。朝廷下令通缉，张俭被迫流亡。

㉝备写陈、窦之厄：陈即陈蕃，字仲举，汝南平舆人氏（今河

南平舆北)。东汉桓帝时为太尉,灵帝时为太傅。建宁元年(168)八月,因和大将军窦武共同谋划翦除阉宦,事败而死。窦即窦武,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桓帝时大臣。窦武与陈蕃定计翦除诸宦官。后事机泄露,被杀。

㉞党锢之祸:东汉东汉中叶以后,宦官专政。外戚与宦官的斗争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依靠皇权,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和残酷迫害活动,延羲九年(166),李膺等二百多人因“谤讪朝廷”而被捕。后释放,终身不准录用。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灵帝建宁元年(168)陈蕃和大将军窦武起用“党人”共同谋划翦除阉宦,事败而死。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曹节挟持灵帝,收捕李膺、杜密等百余人下狱处死。后又陆续杀死、放逐、囚禁六七百人,并下令凡“党人”之门生故吏、父子兄弟,皆免官禁锢,连及五族。此为“党锢之祸”。见《后汉书·党锢传》。

㉟《飞鱼》:演金三事。事见王同轨《新刻耳谈》卷一《武骑尉金三》(亦见《情史》卷一)。今无传本,亦不见收录。《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渔隐子垂钓溪头,不过一渺小丈夫耳;及见弃于杨翁,有意外之得,遂据赀自雄,结客破贼,以豪侠终,岂不可垂之青翰!为我明一奇事,所以清远道人作序嘉赏之。”汤显祖《坐隐乩笔记》云:“先生诗文之外,号为乐府,传奇种种,为余赏鉴。正与余同调者,余亟欲阐扬之。”

㊱汤海若为之序:序见《汤显祖集》。

㊲《忠孝完节》:今无传本。本事见《龙图公案·阿弥佗佛讲和》。演秀才许献忠与萧淑玉相爱,后萧淑玉遭歹徒强占,不从被杀。包公命以正妻之礼葬之,以表彰其贞节。后许献忠中进士,包公又为之娶侧室继嗣,以全其孝。

㊳村夫巷妇无不艳谈包龙图:包龙图,包拯(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府合肥(今肥东县)人。他28岁中进士,因孝

义居家陪侍父母十年后出仕。曾先后知天长、端州、瀛州、扬州、庐州、池州、开封等县、府，出使过契丹，还在刑部、兵部任过职，在财政部门做过副使、转运使、三司使，在监察部门做过御使、谏议大夫，最后做到枢密副使，成为朝廷的宰辅，死后追赠礼部尚书，谥孝肃。他当过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因此“包待制”、“包龙图”等的雅称，老百姓更喜欢直呼“包公”。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他的名字，成为清廉的象征。

㊴以《龙图公案》所载忠孝事：《龙图公案》，明无名氏所作公案小说。

㊵《重订天书》：又名《七国记》。演战国时孙膑、庞涓斗智事，并插入淳于髡、陈仲子、齐人等的活动。事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七国春秋平话前集》。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天书记》，云：“记孙、庞事，不肯袭元剧中语，亦堪自家生活。但北词多讹，是以昌朝再订之，而后付梓。”

㊶孙、庞事：孙即孙膑，生卒年不详，其本名不传，因其受过膑刑（剔去膝盖骨），故名孙膑。是孙武的后人，生于齐国阿、鄄之间（今山东省阳谷县阿城镇、鄄城县北一带）。战国时期齐国的军师。中国历史上卓越的军事家、军事理论家。著有《孙膑兵法》传世。庞即庞涓（？～前342），战国时魏将，曾与孙膑同学兵法。庞涓为魏惠王将军，而自以为才能不及孙膑。于是偷偷使人召孙膑，并对魏王诬陷孙膑通齐国，对孙膑用膑刑并且在其脸上刺字。公元前354年，他率军围困赵都邯郸。次年齐救赵，采用孙膑的策略，诱使魏军兼程赶回应战，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中伏，庞涓大败。后公元前342年，魏军攻韩，次年齐又救韩，还是采用孙膑的策略，直趋魏都大梁，旋即退兵，诱使魏军兼程追击，庞涓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中伏大败，自刭而死。

㊷原有杂剧：应指元杂剧《马陵道》，全名《庞涓夜走马陵道》，无名氏作。《太和正音谱》、《录鬼簿续编》著录。

㊸《高士》：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此记

本以赞无无居士者，乃借发于水、光、冯、闳诸生。仅能敷演，殊无曲折之趣。中以海阇黎一段，引为武教事，必有所感而发者。张灵墟序称：'好事作以媚昌期，非昌期笔也。'"

㊹插入海阇黎一事亦新：海阇黎，见《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为潘巧云的奸夫、蓟州报恩寺和尚海阇黎，俗家名裴如海，出家法名海公。"阇黎"由梵语"阿阇黎"而来，本意轨范师，谓其能为人轨范，指高僧。

㊺《同升》：剧中鼓吹儒释道三教应该处于同升地位。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无无居士，昌朝自称也。借潘太史习林居之乐，悟三教合一之理，大概即《天函记》中意耳。乃以颖二阳为生，而盛述其家庆，末第以居士略一映带，终觉气味寞索。"《曲海总目提要》卷三九著录，引冶城老人序云："海内梵刹，间设三教之堂，龛三师于上。有儒者进曰：吾孔氏之尊，岂居二氏之下，奉而中移。嗣道者进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而位师上耶。又奉而中移，主僧更复其故位。嗣是屡屡更移而像旋坏。三师因相谓曰：吾三人本相忘，乃各为劣徒搬坏，呜呼！达三圣相忘之旨者，几何人哉。达者悯之，思借人间之戏剧，以寓省悟之微机。此虽循人间燕乐之习，而究其不得已之心，则良苦矣。如余之传《柳翠》，亦遇赏音。第余专明佛乘，未及三教。兹有东海一衲，与无无居士、赤肚子、了悟禅师三数人，初遇各持门户，若相矛盾，而卒乃相忘于无言。于是东海一衲耳既有觉，便思觉人。演六贼之窃发，归一将之擒获。卓尔三家，浑同一事，不废燕笑而直启元扃，不离声色而竟收太乙。兹《同升》之所为作也。"

【案语】

汪廷讷既是明代著名戏曲家、版画家，是徽派版画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字昌期，休宁县人。是一位集商人、官员和文人于一身的人物，尤其醉心于戏曲创作，著有《人镜阳秋》、《环翠堂集》等。作品能避免当时的派别门户之见，兼采临川、吴江诸派

之长。

此处“小剧”，系指南杂剧。因其篇幅较传奇为小，故称小剧。又因是主要用南曲演唱，有别于宋元以来的北方杂剧，故又称南杂剧。王骥德《曲律》卷四记吕天成有“《神女》、《金台》、《戒珠》……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

徐渭的《四声猿》和汪廷讷的《大雅堂杂剧》，乃是现存最早问世的南杂剧。徐、汪二氏于嘉靖中叶创作了《狂鼓吏》和《大雅堂杂剧》之后，响应踵武者颇多，到万历中期，南杂剧已与传奇一样盛极一时。明末，祁彪佳选评的《远山堂剧品》，所录二百四十二种明人杂剧，绝大部分是南杂剧；而沈泰编刻的《盛明杂剧》（收明人杂剧三十种），孟称舜选评的《古今名剧合选》（收明人杂剧二十二种），亦绝大部分是南杂剧。王骥德也曾进行南杂剧创作，《曲律》云“余昔谱《男后》剧，曲用北调，而不纯用北体，为南人设也。已为《离魂》，并用南调，郁蓝生谓：‘自尔作祖，一变剧体。’既遂相继以南词作剧者。祁彪佳《远山堂剧品》于王骥德《弃家救友》下注曰：“南曲向无四出作剧体者，自方诸与一二同志创之，今则已数十百种矣。”吕天成认为是王骥德“一变剧体”，祁彪佳则说南杂剧为“方诸与一二同志创立”的新体制。

由于南杂剧与传奇同属昆山腔戏曲艺术的系统，明代其他传奇作家也有兼作南杂剧的。明代的叶宪祖、陈与郊、徐复祚和孟称舜是其中的佼佼者。比如叶宪祖，作传奇五种，作南杂剧多达二十种。汪道昆的《大雅堂杂剧》与张凤翼的《红拂记》等诸传奇，同时盛演于昆曲舞台，广为流传。由于南杂剧与昆曲传奇在形式上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故有的作品可以看作为传奇，也可视为南杂剧。比如叶宪祖的《四艳记》明刻原本（已收入《古本戏曲丛刊》二集）为传奇形式，但沈泰把它分为四本杂剧，收入了《盛明杂剧》。此类南杂剧，吴梅《霜崖曲话》卷十五认为“皆南词用传奇式”。

龙朱陵所著传奇一本

蓝桥[①]

龙公才甚敏而绮。具草时以稿示家君[②]，云："为母寿也。"词白极琢丽。吾邑杨生《玉杵》[③]，何足挂齿哉！

【疏证】

①《蓝桥》：演裴航遇云英事。本事见裴铏《传奇·裴航》（《太平广记》卷五十）。今无传本。

②具草时以稿示家君：家君，指吕天成父亲吕玉绳。

③吾邑杨生《玉杵》：《玉杵记》，杨之炯作，演裴航、崔护事。不见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见《玉杵记》疏证。

【案语】

龙膺所作《蓝桥记》演裴航遇云英故事，吕天成亦有同名剧作，亦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在"艳品"目下著录吕作，称之"绮丽"，"直堪对垒《昙花》，且能压倒《玉玦》。"龙膺所作，在《远山堂曲品》现存的部分未见应是因其为传奇而未被收录。与此同题材的剧作尚有品天成同乡杨文炯所著《玉杵记》，《远山堂曲品》"能品"目下著录并极口称赞其"文采翩翩"，但才情比不上吕作。

郑豹先所著传奇三本

白练裙①

风流调笑，真戏笔也。不必以传奇体绳之②。

旗亭③

董元卿遇侠事佳④，曲多豪爽。汤海若为之序⑤。

芍药⑥

卢储文为妻所赏⑦，闺阁人具只眼，可敬可羡。郑公恨不遇耳。词多俊语，汤海若甚赏之。

【疏证】

①《白练裙》:《顾曲杂言》谓此剧摹写屠隆与寇四儿、王穉登与马湘兰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逸品”著录，云:“豹先为孝廉时，游秦淮曲中，遂构此剧，备写当时诸名妓，而已仍作生，且以刺马姬湘兰，并讽及王山人百谷。俄为大司成所诃，仅半本而止。”吴梅《＜曲海目＞疏证》引钱谦益《列朝诗集》云:“应尼(郑之文字)公车下第，薄游长干。曲中马湘兰、王百谷辈，为文字饮，颇不礼应尼。应尼乃与吴非熊作《白练裙》，极讥讪之，致聚弟子演唱，召湘兰观之，湘兰为微笑云。”《白练裙》为郑之文与吴兆(飞熊)合作创作的杂剧，吕天成《曲品》误列《白练裙》于传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已订正。

②不必以传奇体绳之:绳，约束，纠正。

③《旗亭》:演董元卿、隐娘事。事见洪迈《夷坚乙志》卷一《侠妇人》，亦见《情史》卷四《董国度妾》。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董元卿遭胡金之乱，得遇隐娘，既能全元卿于宋，复能全己于元卿，隐娘之侠，高出阿兄上矣。区区衲中之金，何足窥此女一斑哉！曲亦爽亮，但铺叙关目，犹欠婉转；后得清远一序，殊为增色。”

④董元卿遇侠事佳:剧中写宋代饶州德兴人董国度，字元卿，为宣和六年进士，因母江氏年迈，未经赴调，其妻贾倩娘，愿与同终养，江氏相逼再三，董国度无奈，出任莱州胶水县簿。正

值金兵南犯，陷汴梁，搜捕宋官。董国度弃官，易名杜重，寓居吕村吕公店中。吕村豪客要远赴海岛，将其妹隐娘托与吕公夫妇，代择佳偶。吕公夫妇便将隐娘许配杜重（董国度），董生感其情真，以实情相告。隐娘以箔金一囊缝于衲袍，以备缓急之需。隐娘兄归，豪客仗义，愿护送董生南归，隐娘赠袍而别。董生闯过关卡，渡海南下。豪客独骑护送，相会于旗亭。董国度遂归家，与母亲、妻子团聚。秦桧卖国于前，降金于后，受命于金，执和书南归，途中遭遇海盗，珠宝尽劫，只身逃归。后来，豪客携其妹隐娘南下，与董国度团聚。董母江氏上疏朝廷，朝廷诏召其全家迁至临安，封赠有加。

⑤汤海若为之序：汤显祖有《董元卿旗亭序》："予读小史氏宋靖康间董元卿事、伉俪之义甚奇。元卿能不忘其君，隐于仳离。某氏能归其夫，且自归也。最所奇者，以豪鸷之兄，而一女子能再用之以济。却金示衣，转变轻微。立侠节于闺阁嫌疑之间，完大义于山河乱绝之际。其事可歌可舞，常以语好事者，而友人郑君豹先遂以挟日成之。其词南北交参，才情并赴。千秋之下，某氏一戎马间妇人，时勃勃有生气。亦词人之笔机也。嗟夫，董生得反南冠矣，独恨在宋无所短长于时，有以自见，使某氏之侠烈不获登于正史，而旁落于传奇。虽然，世之男子不能如奇妇人者亦何止一董元卿也。万历岁癸卯小春临川汤显祖题。"

⑥《芍药》：演卢储夫妇事。事见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二五《卢储》。《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卢储之妇，能赏其文于未第之先，闺阁中如此具眼，不愧'女状头'之号矣。登第、成婚，俱是顺境，无他曲酸苦之态；词之秀逸，亦雅足配之。郑君词曲，可称文人之雄；所少者，曲折映带之妙耳"。

⑦卢储文为妻所赏：指卢储在登第之前文章即为妻子欣赏。

【案语】

郑之文其人其传奇得到明清戏曲界的好评。为官时以刚直为当道侧目，未几免官，从此"居家三十年，不履公门"，极受时人

敬重。汤显祖与之应为忘年之友。吕天成、祁彪佳对郑之文颇多佳评。

《白练裙》为文人戏笔。据《万历野获编》，郑之文《白练裙》后曾被禁，“追书嗣刻本，毁其板”。《远山堂曲品》“逸品”云其讽刺马湘兰和王稺登。吕天成对此却很宽容。《白练裙》一问世，“一时为之纸贵”。明代钱谦益还有诗曰：“子弟犹歌《白练裙》，行人尚醇湘兰墓。”王士禛《秦淮杂诗》中也说：“石桥巷口诸少年，能唱当年《白练裙》。”

《旗亭记》、《芍药记》应掺杂身世之感。

跟吕天成一样，祁彪佳也认为《旗亭记》、《芍药记》情节安排不够曲折。

陈荩卿所著传奇四本(此外,散曲有《萝月轩乐府》[1]、《濠上斋乐府》[2]、《吴越游草》[3],可剧有《王子晋缑岭吹笙》[4]、《孙子荆枕流漱石》[5]、《周子冲易须拜相》[6]、《徐髯仙南巡应制》[7]。)

金门大隐[8]

萝月道人诸传[9],严守松陵之法程[10],而布局摛词尽脱俗套[11],予心赏之。

相仙[12]

神童代不乏人,而树相业、登仙箓者少[13],邺侯兼之[14]。

金刀[15]

慕容超流离困阨,幸赘贤媛,终归故国。以刀还阿母,具见英雄之概。

诗扇[15]

木生拾扇而得佳偶,其事固奇。海上遇仙,玉壶起死,尤出人意想之外。

【疏证】

①《萝月轩乐府》:陈所闻散曲集,今不存。顾起元《嬾真草堂集》卷一三《萝月轩乐府序》云:"余友荩卿,耽研典训,旁涉骚雅,风流蕴藉,独映当时。兼复富有才情,洞晓声律,托耗雄心。自所行《濠上斋》、《游吴草》外,今《萝月轩》其又一也。"

②《濠上斋乐府》:陈所闻散曲集,今不存。

③《吴越游草》:陈所闻散曲集,今不存。

④《王子晋缑岭吹笙》:《列仙传》有王子乔缑岭吹笙事。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⑤《孙子荆枕流漱石》:演孙楚事。孙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北)人。才藻卓绝,爽迈不群,多所陵傲,故缺乡曲之誉。楚少欲隐居,谓王济道:"吾欲漱石枕流。"济笑道:"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道:"枕流欲洗其耳,漱石欲历其齿。"年四十余,始以著作郎参镇东军事。惠帝初,为冯翊太守。著有文集六卷,传于世。本事见《世说新语·排调篇》和《晋书·孙楚传》。

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⑥《周子冲易须拜相》：本事待考。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⑦《徐髯仙南巡应制》：《艺苑卮言》载徐髯仙霖事。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⑧《金门大隐》：盖演东方朔事。本事见《史记·滑稽列传》、《汉书·东方朔传》。与龙膺《金门记》同一题材。东方朔"酒酣，据地而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金马门，宦者署门也，门傍有铜马，故谓之日'金马门'。金门大隐即指东方朔。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⑨萝月道人：即陈所闻。

⑩严守松陵之法程：松陵，即沈璟。

⑪而布局摛词尽脱俗套：摛词，即用词。

⑫《相仙》：演李泌登仙事。本事见唐李蕃《李泌传》，一名《邺侯家传》。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⑬而树相业、登仙箓者少：李泌，自唐玄宗朝至德宗朝，历官至宰相，封邺侯，好神仙道术。

⑭《金刀》：演慕容超事。事见《晋书·慕容超传》（亦见《魏书》、《北史》本传）。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⑮《诗扇》：演木元经、钱娟娟事。事见《情史》卷九《娟娟》。木元经夜宿泰山，梦老妇携一女子来，相见甚欢，遗一诗扇。明年入都，经武清，见道旁草中有遗扇，扇上有诗，仿佛梦中所见，珍藏之。此扇为钱娟娟所遗。后经舅为媒，与元经结为夫妻。元经以母忧归家，再入都，娟娟已经病死，惟见其画像题诗，不胜悲痛。今无传本，亦不见著录。

【案语】

陈所闻的《金门大隐》因其布局谋篇脱俗，《诗扇记》则因其情节"奇"，而被吕天成称赏。且吕天成所谓"玉壶起死"，应已经改作团圆结局。

佘聿云所著传奇二本(此外,有《锁骨菩萨》剧)[1]

赐环[2]

往余见《丹铅录》[3],载华生事,意甚悲之。今此记描写权佞奸态、丑态毕尽,不减《鸣凤》[4]、《鸾笔》[5]二记。真才士也。此犹似未习音律时。

量江[6]

樊若水事[7],奇。全守韵律,而词调俱工,一胜百矣。

【疏证】

①《锁骨菩萨》:演延州妇人事,见李复言《续玄怪录》(亦见《太平广记》卷一〇一)。今无传本。《远山堂剧品》"雅品"著录,注云:"北三折",评云:"菩萨悯世人溺色,即以色醒之,正是禅门棒喝之法。聿云辟度门于戏场,大畅玄风,不第词笔之俊丽也。"

②《赐环》:全名《华状元赐环记》,亦名《华岳赐环记》。今无传本华状元即华岳,字子西,《宋史》有传。梅鼎祚《鹿裘石室集》书牍卷一一《答佘聿云》:"《赐环》风气凛凛,亦自诙谐,华子西崛生,而韩平原之徒真堪止矣。"

③往余见《丹铅录》:《丹铅录》,现仅见杨慎《丹铅总录》,不载华岳事。

④《鸣凤》:演杨继盛等同严嵩父子斗争事,作者一般认为是王世贞。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见《鸣凤记》疏证。

⑤《鸾笔》:朱濑滨作,演吴复庵、邹元标、赵用贤等因江陵夺情被廷杖贬斥事。今不见传本。以上二剧皆为时事之作。见《鸾笔记》疏证。

⑥《量江》:演樊若水量江事。事见《宋史·樊知古传》(亦见《宋史·南唐世家》)。写南唐时樊若水举进士不第,遂谋北归,乃渔钓采石江上数月,乘小舟,载丝绳,系在南岸,疾驶至北岸,测量长江水面宽度。后潜逃至宋太祖赵匡胤处,诣阙上书,言江南可取。赵匡胤遣曹彬带兵下江南,利用樊若水的水文资料,得以顺利渡江,灭了南唐。有明刻本流传。

⑦樊若水:字叔清,改字仲师,池州(今安徽铜陵市)人。宋太宗即位后,曾召见,命改名知古,官至四川转运使。

【案语】

畲翘两剧作皆是历史剧,吕天成谓前者音律上欠缺,后者守韵。前者从思想内容上也很有价值,后者是传“奇”事之作。

冯耳犹所著传奇一本

双雄[①]

闻姑苏有此事。此记似为其人泄愤耳。事虽卑琐，而能恪守词隐先生功令，亦持教之杰也。

【疏证】

①《双雄》：又名《善恶图》。今存明刊本。演苏州东山富翁丹三木为霸占其侄丹信家产，陷害丹信，丹信及好友刘双皆被陷下狱，并牵连丹信之妻魏二娘、妓女黄素娘事。后倭寇侵犯朝鲜，丹信、刘双得以从军，建立战功，奏凯而还。丹信回乡，与魏二娘、黄素娘团聚。而丹三木沦为乞丐，见丹信荣归，触阶自尽。《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此冯梦龙少年时笔也，确守词隐家法，而能时出俊语。丹信为叔三木所陷，并及其义弟刘双；而刘方正者，不惜倾赀救之。世固不乏丹三木，亦安得有刘方正哉！姑苏近实有其事，特邀冯君以粉墨传之。"冯耳犹，即冯梦龙。

【案语】

冯梦龙于小说、民歌整理方面颇多成绩。此剧为讽世之作，为少年时所作。冯梦龙《曲律叙》自云："余早岁曾以《双雄》戏笔，售知于词隐先生。"

吴梅《顾曲麈谈》："冯梦龙，字犹龙，一字子犹，吴县人。崇祯时，官寿宁县知县，未几即归。归而值乙酉之变，遂殉节焉。所居曰墨憨斋。曾取古今传奇，汇集而删改之，且更易名目，共计十四种，曰《墨憨斋定本》，如张伯起之《红拂记》，汤玉茗之《四梦曲》，袁凫公之《西楼记》，余聿雲之《量江记》，皆在所改之中，每曲又细订板式，煞费苦心，其书固可传也。其自著之曲，只有二种：一曰《双雄记》，一曰《万事足》。余亦有藏本。曲白工妙，案头场上，两擅其美。在同时陆无从袁箨庵之上，惜世之见之者少矣。所作散套至多，亦喜改订古词，如梁伯龙之《江东白紵》，沈伯英之《宁庵乐府》，多有考订焉。其用力之勤，不亚于沈词隐，而知之者卒鲜。文人之传，亦有命也。"

爽鸠文孙所著传奇二本

题塔①

梁灏事曲写晚成志节②，亦足裁少年豪举之气。俗演望仙楼一事③，不足观。

霄光④

传卫青事佳⑤，不尚主则反入腐境矣。铁勒奴不知何指。

【疏证】

①《题塔》：演梁灏晚年登第、父子状元事。事出陈正敏《遯斋闲览》（见洪迈《容斋随笔》卷一四）。今无传本。赵景深《增补本＜曲品＞的发现》云："《题塔》较晦，大约指的是'雁塔题名'。"雁塔题名典故，见王定保《唐摭言》，后世借寓应试及第。

②梁灏事曲写晚成志节：梁灏，（公元963—1004年），字太素，北宋郓州须城（今东平州城）人，出身宦家。少年丧父。曾从学于王禹偁，初考进士，未中。留居京城，曾进谏宋太宗，选拔人才不要单凭诗赋，要注重治国治民的才能，未被采纳。雍熙二年（985年），考取状元，任大名府观察推官，时年23岁（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中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误）。灏有吏才，每上朝进奏，辞辩明敏，对答如流，真宗甚为嘉赏。群臣奏章，多交灏参议。景德元年（1004年），任开封知府。同年6月，暴病卒，时年42岁。著有文集15卷。灏有3子，即梁固、梁述、梁适。梁固（公元985—1017年），字仲坚，幼有大志，尚节操。曾著《汉春秋》，深得父亲赏识。父去世后，以遗荫被赐为"进士出身"。固丧服期满，辞去"赐进士"，愿参加科举乡试。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被推荐参加勤词学科考试，得中第一名（状元）。任密州（今山东诸城）监丞，后迁任著作佐郎。归朝后，改任著作郎、直史馆，赐经袍官服。历任户部判官、户部勾院等职。卒年33岁。无后，所著文集10卷。

③俗演望仙楼一事：潮剧有"龙眼花开成大球，梁灏醉酒望仙楼，状元再生状元仔，八十二岁占鳌头"，应为此故事。

④《宵光》:演卫青事。一题作《宵光剑》。事见《汉书·卫青传》,但改动、虚构处不少。写汉武帝时,卫青出身贫寒,为人奴仆。其异母弟郑跖派人杀魏王,误杀魏明,将刻有卫青之名的宵光剑,弃于尸旁,蓄意陷害。卫青被捕入狱,幸得铁勒奴设法相助,才获救。郑跖又贿赂堂邑侯陈午诱杀卫青,铁勒奴及时救走。后匈奴入侵,卫青、铁勒奴均立军功。咸阳太守审明魏明被杀一案,把宵光剑还给卫青,卫青与倾城结婚。

⑤卫青(? ～前106),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少时为平阳侯曹寿家奴,善骑射,有勇力。因其姐卫子夫受汉武帝宠爱,被召入朝,任建章监、侍中。元光五年(前130)受任车骑将军。元朔二年(前127)春,率军击败匈奴娄烦王、白羊王两部,歼数千人,攻占河南地(今内蒙古伊克昭盟一带),受封长平侯。五年春,率军奔袭匈奴右贤王部,乘夜突然袭击,歼一万五千人,升任大将军。接着,两次率军出击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单于本部,歼近二万人,迫使单于远徙漠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元狩四年(前119)夏,与霍去病各率五万骑越过大漠(今蒙古高原大沙漠)进击匈奴。他以正面钳制,两翼包围的战法,歼匈奴近二万人,追至寘颜山赵信城(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南)而还。后升任大司马。元封五年病卒。

【案语】

卫青之事本来甚佳,《汉书》中载其尚平阳公主,但剧中未写此事,放弃了一个绝佳的情节。剧中又虚构多个人物,与史实不符,反入俗套。

阳初子所作传奇一本

红梨花[1]

元人有《三错认》剧[2]，此稍衍之，词亦秀美。

以上俱上下品

【疏证】

①《红梨花》：一作《红梨记》。演赵汝舟、谢素秋事。有明刊本，以《六十种曲》本较流行。根据元杂剧《红梨花》发展而成，剧中增加了宋金交兵，人民遭受战争苦难的描写。写北宋赵汝舟幕妓女谢金莲之名，托太守刘辅介绍；刘恐赵恋谢误了科考，使谢冒名王同知之女，与赵夜间会面，次日却令人告知赵，说他昨夜所见到的是女鬼，赵大惊，逃去赴考。后赵中状元，刘辅设宴使赵谢见面，并说明真相，使二人成婚。剧中谢赵两次见面时，都持有红梨花，故名。又有《红梨花记》传奇，作者不详。一说明王元寿作。题材相同，有《古本戏曲丛刊》本。昆剧《醉皂》（一名《醉隶》）即出于《红梨记》，但有所改动。

②元人有《三错认》剧：元张寿卿有《谢金莲诗酒红梨花》。《三错认》未详所指。

【案语】

吴梅《顾曲麈谈》第二章第一节："如《红梨记》，止为赵伯畴一人而设。而赵伯畴一人，又止为锦囊寄情一事。其余关目，皆从此一事而生，王辅之拘禁素秋，钱八之巧于作合，花婆之计赚红梨，素秋之守盟不渝，皆由于此。是则'锦囊寄情四字郎'作红梨之主脑也。"又云："若红梨之皂隶请宴，但顾座客之哄堂，不顾雅人之唾弃。"

戴金蟾所著传奇二本

青莲[①]

纪太白事，简净而当，不入妻子，甚脱洒。《彩毫》虽词藻较胜[②]，而节奏合拍，此为擅场，派从《玉玦》来[③]。音律工密，尤可喜。

鞣鞨[④]

事鄙俚，而以秀调发之，逈然绝尘[⑤]。似为贾人子解嘲者。

【疏证】

①《青莲》：演李白事。李白幼居绵州彰明（今四川江油），故自号青莲居士。今无传本。

②《彩毫》虽词藻较胜：《彩毫记》，见前疏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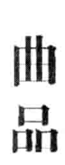
③派从《玉玦》来：指其重视文辞，为骈绮一派。

④《鞣鞨》：演何事不详。鞣鞨为古代部落名，在今吉林。今无传本。

⑤逈然绝尘：谓其曲调文字优美脱俗。

【案语】

戴子晋所作二种，无传本，但可在晚明戏剧散出选集《群音类选》、《乐府红珊》和《月露音》中找到残存佚出。



车柅斋所著传奇二本

四梦[①]

《高唐梦》亦具小境。《邯郸》、《南柯》二梦多工语，自汤海若二记出，而此觉寥寥[②]。《蕉鹿梦》甚有奇幻意，可喜。

弹铗[③]

车君自况，情词俱佳。方诸生以其少天趣短之。杭人谢天瑞有《狐裘记》[④]，以孟尝君为生，然甚猥琐，不及此。

【疏证】

①《四梦》：即《高唐梦》、《邯郸梦》、《南柯梦》和《蕉鹿梦》。除《蕉鹿梦》外，其他皆无传本。《蕉鹿梦》：演乌有辰、魏无虚事。事见《列子·周穆王篇》。

②而此觉寥寥：谓与汤显祖二记相比，车柅斋的《邯郸》、《南柯》二梦文辞就差的远了。寥寥，非常少。

③《弹铗》：演冯驩事。今无传本。

④《狐裘》：谢天瑞作，一作《狐白裘记》，演孟尝君、冯驩事。《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记孟尝君事，平铺直叙，详略尚未得法。末入子之篡燕一段，全不关合孟尝。"今无传本。

【案语】

及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出，车任远的《四梦》顿时为之失色。今亦惟有《蕉鹿记》存于《盛明杂剧》中。所作《蕉鹿记》因其奇幻色彩被吕天成欣赏。

顾懋仁所著传奇一本

五鼎[①]

主父偃恩仇分明[②]，写出最肖，且不与生对，甚新。第《五鼎》欠发挥，徒寄之一言耳。

【疏证】

①《五鼎》：演主父偃故事。本事见《史记》及《汉书》本传。今无传本。

②主父偃：（？～公元前126）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他向武帝建议，施行推恩令，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主父偃的建议被武帝采纳，也被诸侯王所怨恨。他还提出，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以及设置朔方郡，以省内地转输戍漕，加强防御匈奴等建议。这些建议迎合了汉武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多被采纳。元朔二年（前127）主义偃被拜为齐相，揭发齐王奸事，齐王畏罪自杀。武帝以为主父偃曾胁迫齐王，加之赵王也使人告发其接受诸侯贿金，遂下令逮捕主父偃。后被族诛。

【案语】

顾希雍仅此作传世。

顾懋俭所著传奇一本

椒觞[1]

陈亮事真[2]，此君似有感而作。梁伯龙极赏之。固是甚有学问者。

【疏证】

①《椒觞》：演陈亮事。事见《宋史》本传。今无传本。

②陈亮事真：陈亮（1143—1194），原名汝能，后改名陈亮，字同甫，号龙川，人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南宋词人，因力主抗金，两次被诬入狱。光宗绍熙四年（1193）策进士，授建康军节度判官厅公事，未到任而卒。著有《龙川文集》、《龙川词》。

【案语】

顾懋俭少怀壮志，时有立功塞外之意，而抱负不获施展，因此以陈亮自况。

祝金粟所著传奇一本

红叶[1]

韩夫人事，千古奇之。此记状之得情，且能守韵，可谓空谷足音。吾友玉阳生有《题红记》[2]，远胜之。然正不必一律论也。

【疏证】

①《红叶》：演唐韩夫人与于祐故事。事见唐张实《流红记》。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此记守韵甚严，而葩藻之词，如三峡波涛，随地委折。但于祐拾叶在未第时，无一种轩举之气，所以终逊《题红》一筹。"

②吾友玉阳生有《题红记》：玉阳生，即王骥德。《题红记》，有明刊本流传。

【案语】

据王骥德《曲律》卷四"杂论第三十九下"，《题红记》改自其伯父炉峰的《红叶记》，云："余大父炉峰公博学高才，著述甚富，有集数十卷。往与王方湖、王真翁两先生齐名。乡人士称为'于越三王'。少时曾草《红叶》一记，都雅婉逸，翩翩有风人之致。遗命秘不令传。今藏家塾。余弱岁卧病，先君子命稍更其语，别为一传，易名《题红》，为屠纬真仪部强序入梓。然其时所窥浅近，遗声署韵，间有出入；今辄大悔，惧人齿及。顾传播已多，不可禁止。昨入都，一中贵为余言：'顷业曾进御。'可发一大笑也。"屠隆《题红记序》云："事固奇矣，词亦斐然"，"以其缠绵婉丽之藻，写彼凄楚幽怨之情"。松蔓道人《曲品跋》谓《题红记》"流播海内，清新俊逸，大雅不群"。

文赤城所著传奇一本

天函[①]

先先子即无如翁汪鹾使也[②]。此记摘自《坐隐先生纪年传》中，晚遇至人[③]，词组顿悟。先先选举一段，事甚奇，模甚真。曲白双美，何妨杂集。

【疏证】

①《天函》：演汪廷讷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云："为汪昌朝作谱，极意敷词，粗见亹亹。但其谈玄晰理处，未免改鼠为璞、呼驴作卫耳。以其所入北词，皆妙选旧人者，故入艳品。"

②先先子即无如翁汪鹾使也：汪鹾使，即汪廷讷。

③晚遇至人：至人，此处指汪廷讷所遇仙人。

【案语】

《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引米万钟序云："文君赤城《天函记》，字字出色，与玉茗鼎峙。此记据《坐隐先生纪年传》，摘而敷衍，称实录也。又陈端明序云：'赤城山人以《坐隐先生纪年传》中悟棋遇仙一事，或本传，或订谱，或古语合其意者，采集而稍缘饰之，名《天函记》者，以仙翁挂冠时，贻先生天函藏书，则指其实而名之也。按剧中所演，多神仙之事。廷讷好神仙，故文九玄为之作此记。'或曰：'此廷讷自作，而托名于九玄者。'未知孰是。《坐隐先生纪年传》，今不可考。董其昌亦有《廷讷传》，今摘其梗概云：仙客汪姓，讳廷讷，字昌朝，新安海阳人，厥号无如、坐隐先生、无无居士、全一真人，咸诸高贤景慕而称谓之也。生于大明，历事三帝，拜督鹾大夫。耿介妨时，左迁鄞江司馬，兴利除弊，德政人人肌髓。一日航次高盖山，忽云外畸人，窥其宿根高洁，有功成名退之勇，倏來指导。仙客即豁尔顿悟，易号先先，翩翩于天函之洞，友仙证道。詔起，莫知何之。"

濮草堂所著传奇一本

锦笺[1]

此记炼局遣词，机锋甚迅，巧警会心。向云经诸名士而成，今乃知螺冠独擅其美。

【疏证】

①《锦笺》：演梅玉、柳淑娘事。此剧共四十出。写梅玉与柳淑娘互有爱意，柳淑娘失锦笺，为梅玉拾得。何老娘为之说媒，柳淑娘之母杨氏有允婚之意。而柳淑娘之父柳菀任职福建，不了解家中之事，将柳淑娘许给姚家。柳菀死，姚氏欲娶淑娘往姚家成亲，淑娘不从。后姚家遭难亡，梅玉中进士，终娶淑娘。有明刻本流传。

【案语】

濮草堂，即周履靖。陈大来《锦笺记引》云："抱真先生愤世破情，特为此以垂闺范耳。"文词优美，颇得佳评。



苏汉英所著传奇一本

梦境[①]

此传洞宾事，比《长生》简净[②]，而笔亦俏，颇得清远、豹先之致[③]。

以上俱中上品

【疏证】

①《梦境》：演吕洞宾、钟离云房事。全名《吕真人黄粱梦境记》。一作《黄粱梦》。写吕洞宾久困科名，遇钟离云房于梦境之中，历尽酒色财气关头。洞宾梦醒，悟道修真。有明刻本流传。

②比《长生》简净：《长生记》，汪廷讷作，见前疏证。

③颇得清远、豹先之致：清远，即汤显祖。豹先，即郑之文。

【案语】

苏汉英所作《梦境记》，不全依原有的故事情节。《远山堂曲品》"逸品"著录，云："传黄粱梦多矣，惟此剧极幻极奇，尽大地山河、古今人物，尽罗为梦中之境吕仙得太阴相助，一战入名利关，四十年穷通得丧，止成就得雪下一馁夫耳。嗟哉！世人乃逐逐魇呓乎？"

沈湟川所著传奇四本

双珠[①]

王楫事真，第后半回生及子得第，补出耳[②]。情节极苦，串合最巧，观之惨然。

分鞋[③]

程君事，载《辍耕录》。女子贤哉！此记写之畅甚。

鲛绡此二本或云非湟川作，未查。[④]

魏必简事似有之。情景亦苦切。卧草中而相士至，幸以解难，亦新。

青琐[⑤]

古有《怀香记》不存[⑥]。贾午事不减文君，此记状之，甚婉曲有境。

【疏证】

①《双珠》：演王楫夫妻离合事。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剧情前部出自元陶宗仪《辍耕录·贞烈墓》，但人物姓名及情节已变更。剧谱李克成图占王楫之妻郭氏，陷王楫下狱；郭氏先卖掉儿子，后投渊自尽未死，安史之乱于道中与婆婆相遇，相偕寄居韩媪处。王楫之妹被进宫女，后因在赐边军纩衣上题诗，与军官结姻成亲。王楫之子九龄年十六，状元及第，千里寻亲。因明珠牵合，一家得以团圆。

②指其二十三出郭氏投渊自尽被真武救起及第三十五出王楫之子九龄状元及第，皆系虚构。

③《分鞋》：演程鹏举、白玉娘事。事见《南村辍耕录》卷四《妻贤致贵》。与陆采《分鞋记》同一题材。今无传本。

④《鲛绡》：演魏必简、沈琼英事。写宋代襄阳魏必简与沈必贵之女沈琼英有婚约，遂往临安就亲。财主刘军玉欲娶琼英为媳，勾结讼棍贾主文，诬必贵欲刺秦桧。校尉逮捕必贵、必简，经周三畏营救，必贵携妻女发配崖州。州使张彪迫必贵抵御倭寇，必贵被吓死。张叔度帮必贵妻女殓葬，琼英母女献鲛绡作贺礼，

却被张彪抢去。后必简立军功，索回鲛绡，惩办刘军玉、张彪，与岳母、妻子团圆。今不见刻本，《古本戏曲丛刊》初集第九十一种，据清顺治七年(1650)沈仁甫钞本《鲛绡记》影印。

⑤《青琐》：演韩寿、贾午事。事见《世说新语·惑溺》。今无传本。

⑥《怀香》：也是演韩寿偷香故事。

【案语】

《双珠记》构思精巧，前半部是真实的，后半部为虚构。梁廷枏《曲话》卷三："通部细针密线，其穿穴照应处，如天衣无缝，具见巧思。惟每人开口，多用骈白，头面雷同，且中有未尽合吻者，乃为美玉之玷。"日本青木正儿说："此记前半，明清戏曲悲剧中，为稀见之佳构……后半……过于做作"(《中国近世戏曲史》中译本)

徐复祚《三家村老委谈》："《双珠》、《分鞋》，小儿号嗄。"

《鲛绡记》，《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三著录，云："未知何人所作。闻明中叶间，苏州上三班相传，曰'申《鲛绡》，范《祝发》'，申谓大学士申时行家乐。则此剧乃在嘉隆以前无疑也。所作系南宋事，而中间官名，有中城兵马司及按察司，故知是明朝人手笔。其姓名事迹，皆属假托。"

《青琐记》记贾午、韩寿故事，见《世说新语》，类似卓文君、司马相如事。

黄伯羽所著传奇一本

蛟虎[1]

周孝侯除三害事[2]，甚奇，可以范俗。词亦近人。

【疏证】

①《蛟虎》：演周处除三害事。事见见于《晋书·周处传》和《世说新语》。今无传本。

②周孝侯除三害事：周孝侯，即周处（242—297），字子隐，义兴阳羡人。其祖父周宾为三国东吴咨议参军，后转广平太守。父周鲂为东吴名将，任鄱阳太守，赐爵关内侯。周处自幼父母双亡，年少时身材魁梧，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好驰骋田猎，不修细行，纵情肆欲，横行乡里。被乡民与南山猛虎、西氿蛟龙合称为阳羡城"三害"。周处得知，自知为人所厌，突然悔悟，只身入山射虎，下山搏蛟，经三日三夜，在水中追逐数十里，终于斩杀猛虎、孽蛟。他自己也改邪归正，认认真真拜师学文练武，这一来城内"三害"皆除。周处拜文学家陆机、陆云为师，终于才兼文武，得到朝廷的重用，历任东吴东观左丞、晋新平太守、广汉太守，迁御史中丞。他为官清正，不畏权贵，因而受到权臣的排挤。西晋元康六年（296），授建威将军，奉命率兵西征羌人，次年春于六陌（今陕西乾县）战死沙场。死后追赠平西将军，赐封孝侯。

【案语】

《蛟虎记》，吕天成赏其"可以范俗"，有关风教。《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黄伯羽取周孝侯除三害事，有合于过勿惮改之义，作者思深矣。孝侯死于王事，此故生之。铺叙亦当，但气色不振耳。"

陆无从所著传奇一本

存孤[1]

李文姬、王成事，甚奇。词亦雅，且有风致，但稍浅略，未做得畅耳。其序似天池旧有撰而无从续之者。

【疏证】

①《存孤》：演王成受李文姬之托，抚育李固遗孤事。事见《后汉书·李固传》。此剧系据陆采同名传奇改编。今无传本。

【案语】

陆采亦作有《存孤记》，已佚。陆粥此作系改编。冯梦龙《墨憨斋定本传奇》中《酒家佣》一剧，也是取《存孤记》改编。

谢海门所著传奇一本

四喜[①]

二宋事佳，词亦工美。上虞有曲派[②]，此公最高。

【疏证】

①《四喜》：演宋郊、宋祁事。事见《宋史·宋祁传》、黄升《唐宋诸贤绝妙词选》、祝穆《事文类聚》。写宋仁宗时，九江令宋杞有二子，名宋郊、宋祁，时称大、小宋。值久旱大雨，郊编竹桥渡蚁。后宋郊连中三元，宋祁亦中榜眼。小宋官翰林，作《鹧鸪天》词，蒙仁宗赐宫女郑琼英为妻，又与旧识妓女董青霞几经波折，亦得团圆。兄弟归乡，父子团聚。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传二宋事。作手虽平，词亦明丽。但小宋既有宫人琼英，又何必增红楼青霞也？小宋张灯宴客，大宋诘问盐齑时语，此段正当补入。"

②上虞有曲派：系指车柅斋、朱期和赵于礼等，俱为浙江上虞人。

【案语】

四喜，即俗语所说"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秦华峰所著传奇一本

清风亭[①]

事必有据。世之妒妻，欲杀妾子者多矣。此段仗君提醒。俗有《申湘藏珠记》[②]，亦如此，而调不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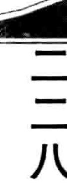
【疏证】

①《清风亭》：一名《合钗记》。演薛荣、洪氏及宝儿事。事见《北梦琐言》及传奇《合钗记》。《曲海总目提要》卷九云："序云东山主人，未知其姓名。编次者天台秦鸣雷，或即其所撰。作序在明万历壬寅，云剞劂氏重刻，则作者更在前也。洪氏弃儿时，匣内置钗，后来得儿，钗乃复合，故曰《合钗记》。其与儿遇在清风亭，故曰《清风亭》。"《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为《合钗记》，云："调不伤雅，而能近俗。清风亭遇子一出，宛然当年情景。弋优盛演之。后半稍浅略，为强弩之末。"今无传本。

②俗有《申湘藏珠记》：《申湘藏珠记》，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杂调"著录鲁怀德《藏珠记》，云："妒妻欲杀妾子，须写出一段毒肠，令人可以切齿，乃足警世之为悍妇者。此记差能敷衍，不及《清风亭》远矣。"《藏珠记》，俗称《清风亭》。此处其《清风亭》，即指秦鸣雷《清风亭》。

【案语】

明焦循《花部农谭》亦记载一花部《清风亭》，一作《天雷报》、《清风亭认子》。剧情与上述二剧不同。



谢九紫所著传奇一本

纨扇[1]

才人笔，自绮丽。记中申伯湘事，似自况也。局段未见谨严。

【疏证】

①《纨扇》：今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为申伯湘作谱。或曰'其自况也'。一意填词，虽绮丽可观，而于阖辟离合之法，全是瞶瞶。"

陈禺阳所著传奇二本

鹦鹉洲[①]

纪韦南康事[②]，词多绮丽。第局段甚杂，演之觉懈。是才人语，非词人手。

樱桃梦[③]

此摭青衣樱桃事。梦中观钜鹿一战，亦奇快。词藻工丽，可追《玉合》。

【疏证】

①《鹦鹉洲》：演韦皋与玉箫两世姻缘事。事见《云溪友议》。唐西川节度使韦皋少游江夏，止于姜使君之馆。与姜氏孺子荆宝善。姜氏有青衣玉箫亦勤于应奉。玉箫年稍长大，二人有情。韦皋应伯父之命离开。临行与玉箫约："少则五载，多则七年，取玉箫。"因留玉指环一枚，并诗一首遗之。既五年不至，玉箫乃静祷于鹦鹉洲。又逾二年，至八年春，玉箫叹曰："韦家郎君，一别七年，是不来矣！"遂绝食而殒。后韦皋因作生日，东川卢八座送一歌姬，未当破瓜之年，亦以玉箫为号。观之，乃真姜氏之玉箫也。而中指有肉环隐出，不异留别之玉环也。韦皋遂叹曰："吾乃知存殁之分，一往一来。玉箫之言，斯可验矣。"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

②纪韦南康事：韦南康，即韦皋，字城武，唐京兆万年（今西安）人。始仕为建陵挽郎。张镒节度凤翔，署营田判官。德宗狩奉天，授陇州刺史。置奉义军，拜节度使。帝自梁洋还，召为左金吾卫将军，迁大将军。贞元元年，出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在蜀二十余年，封南康郡王。谥曰忠武。诗三首。以文翰之美，冠于一时。南诏得其手笔，刻石以荣其国。贞元十七年（801）尝撰并行书金铜普贤菩萨像记。卒年六十一。见《唐书》本传。

③《樱桃梦》：演卢生由樱桃青衣导引，梦中历尽荣华富贵之福与宦海风波之苦。梦醒后幡然大悟，上山修道。事见唐陈翰《异闻集·樱桃青衣》（亦见《太平广记》卷二八一）。有明刻

本流传。

【案语】

陈与郊作品两种。吕天成评价其词采甚高，但结构庞杂，不太适合演出。《远山堂曲品》"逸品"著录《鹦鹉洲》，云："此即元《两世姻缘》剧，但其传玉箫处，从《云溪友议》来，较剧更详。传玉环者，以此女为妓，冤矣。此记逸藻翩翻，香色满绪，趁以红牙、檀板，则绕梁之音，正恐化彩云飞去耳。禺阳自诩为：'写之无逸景，用之无硬事，铺之无留情。'乃世之评者云：'局段甚杂，演之觉懈，是才人语，非词人手。'是耶？非耶？"祁彪佳认为文辞颇美，也适合歌唱。"逸品"亦著录《樱桃梦》，云："炎冷、离合，如浪翻波叠，不可摸捉，乃肖梦境。《邯郸》之妙，亦在于此。先生此尽泄其慨世之语，而其才情宕逸，皆不可一世；乃其守律正音，则居然老宿也。记中《樱桃园》之事，出《艳异编》，《李丹》已采入矣。"

陈太乙所著传奇二本

金莲[①]

摭三苏事[②]，得其概。末添鲍不平，正是戏法耳。词白俱骈美。

紫环[③]

事亦佳，然尚未脱套。观其宾白工整，非草率者。

【疏证】

①《金莲》：记苏轼传金莲应试，获赐金莲归第。后因反对新法，一贬杭州，再贬黄州，三贬儋州。后经秦观营救，苏轼还京，经佛印点悟，决心入峨眉山访道。同时还穿插苏洵、苏辙等人之事。事见《宋史·苏轼传》。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艳品"收录，云"记苏长公，此可称实录。然亦有附缀以资谐笑，如鲍不平之雪愤是也；亦有省削以为贯通，如赐莲之在廷对、焚券之在琼崖、再谪之后即内召入直是也。至于韵金屑玉，以骈美而归自然，更深得炼字之法。"

②摭三苏事：三苏指北宋散文家苏洵字明允号老泉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 。宋仁宗嘉定初年，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都到了东京(今河南开封市)。由于欧阳修的赏识和推誉，他们的文章很快著名于世。士大夫争相传诵，一时学者竞相仿效。宋人王辟之《渑水燕谈录·才识》记载："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三苏"的称号即由此而来。

③《紫环》：写丽云、瑶娘事，具体情节不详。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云："内传丽云入宫、出宫，瑶娘失偶，得偶，不必作意纽合，自是大家举止，饶有丰韵。若其霞明雾涌之词，是主人剩计耳。"

【案语】

所谓"戏法"，谓其虚构情节人物。本是写实，又加以虚构，以"鲍不平"谐"抱不平"，增加趣味。

张屏山所著传奇一本

红拂[①]

伯起以简胜，此以繁胜，尚有一本未见。此记境界描写甚透，但未尽脱俗耳。汤海若极赏其〔梁州序〕中句。记序云："《红拂》已经三演：在近斋外翰者[②]，鄙俚而不典；在冷然居士者[③]，短简而不舒；今屏山不袭二家之格，能兼杂剧之长。"

【疏证】

①《红拂》：演红拂事。今无传本。

②近斋外翰者：不详。

③在冷然居士者：冷然居士，即张凤翼。

【案语】

汤显祖序今不见于其文集。张太和在相同题材的创作中能不因袭，甚好。但不能完全脱俗，是一憾。

许时泉所著传奇一本

泰和[①]

每出一事，似剧体。按岁月，选佳事，裁制新异，词调充雅，可谓满志。

【疏证】

①《泰和》：一作《太和元气记》。按月令演述故事，二十四折，每折谱一名人事。今存十七种。

【案语】

《泰和记》有《公孙丑东郭息忿争》、《王羲之兰亭显才艺》、《刘苏州席上写风情》、《东方朔割肉遗细君》、《张季英因风忆故乡》、《苏子瞻泛月游赤壁》、《晋庾亮月夜登南楼》、《陶处士栗里致交游》、《桓元帅龙山会僚友》、《谢东山雪朝试儿女》十出（见《群音类选》）、《武陵春》、《同甲会》、《午日吟》三种（见《盛明杂剧》）、《汉相如昼锦归西蜀》、《卫将军元宵会僚友》、《元微之重访蒲东寺》三种（见《阳春奏》）。另外《月露音》选《春游》、《交游》，《万壑清音》选《席上题春》，至于《乐府红珊》选《裴晋公绿野堂祝寿》，题《泰和记》，而《玉谷新簧》选《庆贺裴公寿诞》，题《祝寿记》，实则这两出相同，首曲均为〔生查子〕。体裁新颖，似传奇，又似南杂剧。

钱海屋所著传奇一本

忠节[①]

此小说中《怀春雅集》也[②]，风情而近古板者。此君学甚富，每以古人姓名叶韵，不一而足，亦是别法。

【疏证】

①《忠节》：演苏道春、潘玉贞事。事见《怀春雅集》。今不见传本。

②此小说中《怀春雅集》也：《怀春雅集》，一作《融春集》，明代传奇。

【案语】

钱直之是“博雅宿儒”，故于作品中显示学问，因此“古板”。所作《忠节记》与谢天瑞《忠烈记》、王五完《怀春记》题材相同。祁彪佳谓“谢天瑞《忠烈记》”为“最下”。

章金庭所著传奇一本

符节[1]

汲黯人品好[2]，使事亦佳。描写田、窦炎凉事[3]，曲折毕尽，的是名笔[4]。但稍觉客胜耳。吾友叶美度有《灌夫骂座》剧[5]，可以参观。

以上俱中中品

【疏证】

①《符节》：演汲黯、田蚡和窦婴事。事见《史记》中的《汲黯列传》、《魏其武安侯列传》。今无传本。

②汲黯人品好：汲黯，西汉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字长孺。孝景帝时为太子洗马，武帝即位后为谒者，并先后任荥阳令，东海太守，主爵都尉，位列九卿。汲黯敢于犯颜直谏，又与权臣公孙弘、张汤不能相容，终被出为淮阳太守，卒于任中。

③描写田、窦炎凉事：田，即田蚡，长陵（今陕西咸阳市）人，为汉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初，封武安侯，后官至丞相。窦，即窦婴，字王孙，观津（今河北衡水）人。窦太后侄。吴楚七国之乱时，被景帝任命为大将军，守荥阳。七国破，封魏其侯。武帝初，任丞相。田、窦二人互相倾轧，后均失势，窦婴被杀。

④的是名笔：的，确实。

⑤吾友叶美度有《灌夫骂座》剧：叶宪祖作《骂座记》，全名《灌将军使酒骂座记》。

【案语】

"客胜"谓其在人物情节安排上未能突出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有点喧宾夺主。

高瑞南所作传奇二本

玉簪[①]

词多清俊。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佛[②]，纰缪甚矣[③]。

节孝[④]

陶潜之《归去》[⑤]，李密之《陈情》[⑥]，事佳。分上下帙，别是一体[⑦]。词隐之《奇节》亦然[⑧]。

【疏证】

①《玉簪》：演潘必正、陈妙常事。全名《三会贞文庵玉簪记》，亦作《女贞观重会玉簪记》。本事最早见于《古今女史》，又有《张于湖宿女贞观记平话》和吴敬所编《国色天香》卷一〇《张于湖传》。写南宋潘必正应试落第，寄居于姑母主持的金陵女贞观，与道姑陈妙常相爱。姑母发觉，逼必正去临安再去应试。妙常送别，互赠玉簪、鸳鸯扇坠为表记。后必正及第授官，二人终于结为夫妻。有明清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幽欢在女贞观中，境无足取。惟着意填词，摘其字句，可以唾玉生香；而意不能贯词，便如徐文长所云'锦糊灯笼，玉镶刀口'，讨一毫明快不得矣。"

②第以女贞观而扮尼讲佛：陈妙常本为道姑，剧中却有"在禅房打坐"以及"从今孽债染缁衣"（李渔《闲情偶记》卷三引），禅房、缁衣都属于佛教，所以是个很大的纰漏。而焦循《剧说》卷二又有解释："《古今女史》云：'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众，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词调之；妙常亦以词拒之。词载《名媛玑囊》。后与于湖故人潘法成通，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妻。'即今所谓《玉簪》也。此言陈为尼，而《玉簪》作道姑。盖以尼必削发，于当场不雅，本元人郑彩鸾作道姑耳。乃其曲云'从今孽债染缁衣'，又云'姑娘在禅房打坐'，则隐寓其为尼也。笠翁讥之，非是。"

③纰缪甚矣：纰缪，错误。

④《节孝》：分上下两卷。上卷为《赋归记》，写陶潜故事。本

事见《晋书·隐逸传》、《续晋春秋》、《高僧传》诸书。下卷为《陈情记》，写李密故事。本事见《晋书·孝友传》。有明刻本。《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陶元亮之《归去辞》，李令伯之《陈情表》，皆是千古至文，合之为《节孝》，想见作者胸次。但于二公生平概矣，未见精神。且《赋归》十六折，而陶凡十五出；陈情十六折，而李凡十三出；不识场上劳逸之节。""场上劳逸之节"，系指主角的戏过多，没有太多更换衣服和休息的时间。

⑤陶潜之《归去》：陶潜，东晋人，字元亮，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人。东晋末、南朝宋之间的杰出诗人。少好读书，兼谙玄佛。曾为州祭酒、参军，后任彭泽令，因不为五斗米折腰，毅然解印去职，归隐田园，至死不仕。《归去》，即《归去来兮辞》，是晋陶渊明的表达自己归隐愿望的作品，着重表达了作者对农村美好的自然景物和安适的田园生活的向往，显示了他归隐的决心。

⑦李密之《陈情》：李密，一名虔，字令伯，武阳（今四川省眉山市彭山）人，历经了蜀、魏、晋三个朝代。。父早亡，母改嫁，由祖母刘氏亲自抚养。为人正直，颇有才干。曾仕蜀汉为郎，蜀亡以后，晋武帝司马炎为了巩固新政权，笼络蜀汉旧臣人心，征召李密为太子洗马。他上表陈情，即《陈情表》，以祖母年老无人供养，辞不从命。晋武帝嘉奖他孝敬长辈的诚心，赏赐奴婢二人，并指令所在郡县，发给他赡养祖母的费用。祖母死后，出任太子洗马，官至汉中太守。后被谗免官，死于家中。

⑨《奇节记》：见前疏证。

【案语】

《节孝记》在一部传奇中分上下卷写两个主要人物，可看作合传，别是一体。但主要人物戏份太多，不符合场上劳逸的规律。这就是"案头之曲"的缺点。这在汤显祖等大作家的剧作中也有体现。

朱瀨濱所著传奇一本

鸾笔[①]

此朱上舍为吴复庵作也[②]。记江陵夺情，邹、赵诸公廷杖时事[③]，语多凿凿[④]，可称实录。江陵九原有知，亦当颡泚[⑤]。

【疏证】

①《鸾笔》：演吴复庵、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等因江陵夺情被廷杖贬斥事。明大学士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世称张江陵。万历五年(1578)，张居正父亲去世，不奔丧，仍然留在朝廷夺情视事。吴复庵等陆续上疏，论其不能夺情，惹怒张居正，皆被廷杖。事见《明史·张居正传》等。今不见传本。

②此朱上舍为吴复庵作也：朱上舍，朱瀨濱生平不详，据此，应是曾担任官职。吴复庵，吴中行，字子道，江苏武进人。

③记江陵夺情：夺情，古时官员遭父母丧，应该去职在家守制，为父母守孝。但朝廷对于大臣要员，可命其不去职，素服在朝办公，不参加吉礼。或者守制未满期而被朝廷召出任职，也叫夺情。

④语多凿凿：凿凿，确切，确实。

⑤江陵九原有知，亦当颡泚：九原，春秋时晋国卿大夫的墓地。《礼记·檀弓下》："赵文子与叔誉观乎九原。"后亦泛指墓地。颡，额。颡泚，形容紧张而额上出汗的样子。《孟子·滕文公上》载孟子之言："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于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姑嘬之。其颡有泚，睨而不视。夫泚也，非人泚也，中心达于面目。"太古时人们没有葬埋之礼，而后见亲人之尸心内悲伤额上出汗。此处用"颡泚"，暗含对张居正的批评。

【案语】

此为写实之作。吕天成对此类作品持肯定态度。

程叔子所著传奇二本

望云[①]

载狄梁公事俱核[②]，词亦斐然。吾越金叟亦有《望云》一记[③]，词虽不佳，而中有二张召幸、对博赌裘、怀义争道、三思遇妖诸事[④]，演之可观。惜此记未曾博收之耳。

玉香[⑤]

此据《天缘奇遇传》而谱之者[⑥]。人多攒簇得法[⑦]，情境亦了了[⑧]，故是佳手[⑨]。别有《玉如意记》[⑩]，亦此事，未见。

【疏证】

①《望云》：演狄仁杰事。《新唐书·狄仁杰传》载狄仁杰登太行山，望云思亲，故为剧名。事见新旧《唐书》本传。今无传本。

②载狄梁公事俱核：狄梁公，狄仁杰，字怀义，太原（今山西太平市）人。睿宗时追封梁国公，故称狄梁公。核，详实准确。

③吾越金叟亦有《望云》一记：金怀玉，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吾越金叟，因吕天成为浙江余姚人，故云。

④而中有二张召幸、对博赌裘、怀义争道、三思遇妖诸事：二张，即张易之与张昌宗，武则天男宠。对博赌裘，怀义争道，僧怀义 三思遇妖，武三思，

⑤《玉香》：一名《天缘奇遇记》。今无传本。

⑥《天缘奇遇记》：明代传奇。写元末明初吴中书生祁羽狄和龚道芳、廉丽贞等香台十二钗遇合，后祁羽狄服玉香仙子丹药，同廉、龚等人入终南山学道。清人小说《奇缘记》也写这个故事。

⑦人多攒簇得法：攒簇，聚集。得法，合乎情理。

⑧情境亦了了：了了，清清楚楚。

⑨故是佳手：佳手，好的作家。

⑩《玉如意记》：今不见传本。

【案语】

《望云记》，金怀玉亦有作。吕天成认为金作："词未佳，远逊程叔子所作。然其记梁公妙事殆尽，搬出甚好。"祁彪佳认为："演狄梁公事甚备，可以文金君他作之陋，然以言乎还淳返雅，则未也。"程文修所作文词胜过金怀玉，但金怀玉之作选取了颇有戏剧性的情节，也有可取之处。

《玉香记》的人物、情境安排合理。《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此即《天缘奇遇传》也。其词不能别有巧构，而朗朗可歌。但为子輶妾者，玉胜而下，尚四五人，不特场上不可演，即此记之后，亦收煞不尽，不能不举此遗彼矣。尚有传此名《玉如意》者。"

全无垢所著传奇一本

呼卢[1]

刘寄奴真人杰[2]，其踪迹果奇。此记据实敷衍，亦快人意。

【疏证】

①《呼卢》：演南朝宋武帝刘裕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传宋武微时至发迹，后以臣节终之，恰得结体。组织富丽，稍欠轻脱，且白之闲语亦多。"

②刘寄奴真人杰：刘寄奴，即南朝宋武帝刘裕，小名寄奴。幼时家贫，为东北将官，因功封为晋公，统一江南，又灭南燕后秦，420年废晋帝，建立宋。

【案语】

虽然是写实之作，因为刘裕为传奇人物，故写来也颇有可观之处。

吴叔华所著传奇一本

惊鸿[①]

杨、梅二妃相妒事佳[②]，词亦秀丽。但以杨国忠相而后进太真[③]，于事觉颠倒耳。

【疏证】

①《惊鸿》：演杨贵妃、梅妃江采苹事，以梅妃惊鸿舞名。本事见《旧唐书》、《开元天宝遗事》、《杨太真外传》、《梅妃传》诸书。全剧共三十九出，以梅妃为主。从梅亭私誓、花萼惊鸿、两妃妒宠、梅妃宫怨，写到安禄山之乱，梅妃避迹庵观，后复入宫，而杨妃则死于马嵬坡，最后以香囊起悼、幽明大会终场。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

②杨、梅二妃相妒事佳：杨，即杨贵妃，名杨玉环，本为寿王妃，后入道观为女道士，号太真，被玄宗纳为妃子，颇受宠爱，封为贵妃。梅，即梅妃，名江采苹。开元中入宫，大见宠信。因其性喜梅花，玄宗戏赠梅妃之号。杨玉环入宫后，见疏。洪升《长生殿序》："南曲《惊鸿》一记，未免涉秽。"

③但以杨国忠相而后进太真：杨国忠，原名钊，后更名国忠。因堂妹杨玉环得宠而为唐玄宗宠信，官至右丞相。因其操弄权柄，安史乱中，随玄宗与杨贵妃西行，遇军士哗变而被杀，杨贵妃亦被缢死。此处写法，次序颠倒，与史实不合。

【案语】

吕天成推崇实录，也倡虚构得法。与史实相违，为其所不取。

陈济之所著传奇一本

题桥[1]

相如事佳，此记最典实。文君有姊，似蛇足。吾友叶美度有《琴心雅调》八出[2]，佳甚。

【疏证】

①《题桥》：演司马相如、卓文君故事。剧中写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相恋直至发迹入蜀。司马相如居成都，一日经升仙桥，题其柱云："大丈夫不乘驷马车，不复过此桥。"剧名由此得来。事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今无传本。

②《琴心雅调》：叶宪祖著。《远山堂曲品》"雅品"著录，谓"玩其局段，是全记体，非剧体，故必八折。而长卿之事，乃陈其概"。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此于长卿记传之外，无所增饰，觉情致尚少婉曲。然构词不轻下一语，虽未能琢宫敲羽，亦自华整可贵。"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本具有传奇色彩。此剧既根据本传敷演，却又为文君添一个姐姐，属于节外生枝，对主要情节的发展并无作用。

杨新吾所著传奇一本

绿绮[1]

词有佳处。茂陵女改作妓，点缀无妨。以文君为处子，正不必。至于投庵则套矣。

【疏证】

①《绿绮》：演司马相如、卓文君事。绿绮，琴名。司马相如客游梁，作《玉如意赋》，梁王悦之，赠以绿绮之琴。后司马相如以此琴弹《凤求凰》，向卓文君示爱。事见《情史·卓文君》。今无传本。

【案语】

在情节的改动上，将茂陵女改作妓，是不碍大局的改动；而将卓文君改作未婚，有些多余。投庵的情节则落入俗套。

张五山所著传奇一本

双烈[1]

传韩蕲王事，甚英爽生色[2]。但前段梁国之母作梗[3]，近套，亦无味，必当删去。

【疏证】

①《双烈》：一作《麒麟记》。演韩世忠、梁红玉事。本事见《宋史·韩世忠传》、罗大经《鹤林玉露·韩蕲王夫人》。全本共二十二出。写韩世忠从军微时，京口娼女梁红玉识为英雄，结为夫妇。韩世忠以军功而屡有升迁。黄天荡一战，梁红玉擂鼓催战，大败金兀术。金兀术凿河夜遁。梁红玉上书弹劾其夫骄兵失机。及至岳飞受陷害，韩世忠为其辩冤，面斥秦桧，悲愤辞官，夫妻隐居西湖。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

②传韩蕲王事，甚英爽生色：韩蕲王，即韩世忠，南宋中兴名将，官至枢密使，封英国公、福国公等，后追封蕲王。见《宋史》本传。

③但前段梁国之母作梗：梁国，即梁红玉，本京口娼女，识韩世忠于微时。随夫韩世忠抗金，后封两国夫人。见《宋史·韩世忠传》。作梗，阻挠。

【案语】

吕天成最厌落入俗套的情节，故每每指出。

庚生子所著传奇一本

歌风[1]

高帝微时，甚奇。且父母俱庆为天子亲，极尊荣矣。此记蔚有才气。其项王自刎时数语，尤堪击节[2]。

【疏证】

①《歌风》：演刘邦、项羽事。汉高祖刘邦讨伐英布叛乱后，凯旋回长安。途经故乡沛县，置酒沛宫，与父老子弟欢聚，酒酣，击筑歌《大风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剧名由此而得。事见《史记·高祖本纪》。今无传本。

②其项王自刎时数语，尤堪击节：击节，打拍子，表示得意或赞赏。

【案语】

题材传奇，故剧作因而增色不少，吕天成推崇题材之"奇"，故多褒语。

卢鹤江所著传奇一本

禁烟①

介之推忠而隐者也②，人品最高。此记摹写俱备，但摭晋重耳事甚详，嫌宾太盛耳③。末用八仙④，则可笑也。

【疏证】

①《禁烟》：演介之推事。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史记·晋世家》、《荆楚岁时记》、《列国演义》。今无传本。

②介之推忠而隐者也：介之推，春秋时人。随晋文公重耳出亡，后重耳为君，介之推不曾邀赏，而晋文公亦忘记封赏，介之推遂携母隐居不出。晋文公烧山，逼他出来做官。结果介之推与母俱被烧死。

③此记摹写俱备，但摭晋重耳事甚详，嫌宾太盛耳：此剧以介之推为主人公，故重耳为"宾"。宾太盛，即有关次要人物的情节过多，喧宾夺主。

④末用八仙：八仙，道家传说中的八位仙人。一般通行的说法为铁拐李、汉钟离、蓝采和、张果老、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与曹国舅。

【案语】

又是次要人物描写过多，喧宾夺主的例子。介之推的故事本来具有传奇色彩。加入八仙，则是迎合世俗的品位。

两宜居士所著传奇一本

锟铻[①]

此以重耳为生者，发挥明尽，观者洞然[②]。古尚有《斩祛》一记[③]，未见。

以上俱中下品

【疏证】

①《锟铻》：亦作《昆吾记》。演晋文公重耳出逃复国事。事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史记·晋世家》。写晋献公宠戎姬(即骊姬)，立幼子奚齐，太子被杀。重耳出逃，流亡十九年，始回国即位为晋文公。今无传本。

②观者洞然：洞然，非常清楚。

③古尚有《斩祛》一记：《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有汪景旦《斩祛》，云："叙晋文去国、复国之事，洒洒可观。长舌阶历，斯可以戒矣！词甚古质，与《合剑记》若出一手。"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叙事有条。此与《斩祛》之记晋文，各得明畅之旨。但如老农圃谈稼穑，虽皆实际，却多俚词。"

汤宾阳所著传奇一本[1]

玉鱼[2]

郭汾阳事宜谱曲[3]。此记着意铺叙，甚长。但前半摹仿《琵琶》，近套，可厌；后半皆实录也。删去父母为快。

【疏证】

①汤宾阳：即汤家霖，字瑞南，号宾阳。或有误为“杨家霖”“瑞甫”者。生平、事迹不详。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前文作家部分未被提及。

②《玉鱼》：演郭子仪事。写郭子仪成婚后从军，夫妻分玉鱼作表记。其妻遭兵革，流落在风尘，后与夫观中相会。又写郭子仪单骑见回纥。事见新旧《唐书·郭子仪传》。今无传本。

③郭汾阳：郭子仪，唐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唐玄宗时为朔方节度使，曾在平安史之乱中立下大功，又战胜回纥兵，破吐蕃军，功勋卓著。累迁至太尉、中书令。肃宗时进封汾阳郡王。世称郭汾阳、郭令公。

【案语】

《远山堂曲品》收入“具品”，与吕天成观点相近，云：“传郭令公，前半全袭《琵琶》。后半虽多实绩，总如育贾人张肆，即有珍玩，位置杂乱不堪。”既有模仿和过于枝节的情节，且情节结构的安排也极不合条理。

秋阁居士所著传奇一本

夺解[①]

郁轮袍事，王辰玉撰剧甚佳[②]。此记词采可观，但傅会为李林甫婿，不妙。境界略似《明珠》[③]。其中幽情，何必捏出？且大都采《娇红传》中语[④]，亦不妙。惟酒楼闻伶人歌诗事[⑤]，插入甚好。

【疏证】

①《夺解》：演王维事。本事见唐薛用弱《集异记》。王维能琵琶，歧王荐至公主第，奏《郁轮袍》曲。公主大奇，索阅诗卷，召试官人第，命试官将王维列为第一。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王辰玉作剧，以《郁轮袍》为王摩诘讳。余以为此是文人不羁处，非热心功名，不必讳也。但此记又嫌其太直截耳。以王为李林甫婿，恐是附会。"

②郁轮袍事，王辰玉撰剧甚佳：王衡（1561－1609），字辰玉，号缑山。别署蘅芜室主人。《郁轮袍》，全名《王摩诘拍碎郁轮袍》。

③境界略似《明珠》：《明珠》，即陆采《明珠记》。

④且大都采《娇红传》中语：《娇红传》，本事见元宋梅洞小说《娇红记》，《曲品》前文"具品"著录沈龄所作。其他尚有王实甫、刘兑、邾经、汤式、金文质、卢柏生、孟称舜之作。今仅存刘兑及孟称舜所作传奇。

⑤惟酒楼闻伶人歌诗事：薛用弱的《集异记》、《全唐诗》王之涣小传、《唐书》王昌龄、高适传及《通鉴纲目》，均载王昌龄、高适、王之涣在旗亭闻伶人歌诗事：开元中，王之涣与王昌龄、高适齐名，同客长安。春日郊游，每憩旗亭。隆冬时节，天寒微雪，三人又一起到旗亭小饮。适逢梨园伶官十余人会宴；席间，有四名美貌歌妓演唱，其唱词均为当时著名诗人的佳作名篇。三人便私下相约说：我们三人的诗名，常常分不出高低，现在且看这些歌妓讴歌，"若诗人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结果，第一人唱的是

王昌龄的诗,第二人唱的是高适的诗,第三人唱的还是王昌龄的诗。王之涣颇不服气,“自以得名已久”,就指着“诸妓之中最佳者”说:“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诗,吾即终身不敢与子争衡矣。”四人中之“最佳者”,果然唱了一首王之涣的诗:“黄河远上白云间……。”大家于是大笑。四歌妓问明情况之后竟拜,并请三位“俯就筵席”,“三人从之,饮醉竟日”。

【案语】

《夺解记》以王维作李林甫女婿,《远山堂曲品》“能品”亦以为是附会。而别写幽情,也是其枝节不实之处。

王剑池所著传奇一本

春芜[1]

宋玉事，予曾作《神女》、《双栖》二记[2]。此记串插有景况，然何必禅寺也？闻为一友赋幽欢者。

【疏证】

①《春芜》：演宋玉、季清吴事。据宋玉《登徒子好色赋》、《高唐赋》等文章发挥而成，共二十九出。写战国时楚诗人宋玉在招提寺遇东邻女季清吴，拾得季清吴所失的波斯春芜罗帕，交给其丫环秋英，托其转达思慕之情。不料却遭到邻居大夫登徒履的破坏。宋玉之友荆佽飞夜入登徒府，砍伤登徒履。楚王游云梦，梦巫山神女。宋玉因作《高唐神女赋》，被封为上大夫。登徒履因嫉贤妒能被革职，宋玉与季清吴终成眷属。有明刻本流传。

②宋玉事，予曾作《神女》、《双栖》二记：宋玉，《神女记》、《双栖记》为吕所作传奇，今无传本。《神女记》，《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云："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沈词隐评之，曰：'东邻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尚堕时趋。'乃其才情富丽，每一词如万绣齐张，亦堪配《骚》，亦堪佐《史》。"梅鼎祚作有《神女赋题词》，谓其"以梦解梦"，"体娴雅而口微辞，殆以宋玉自命乎"。《双栖记》，沈璟《词隐先生致郁蓝生书》云："即《神女》改本，然与前绝不同。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远山堂曲品》"雅品"著录，云："此《神女》改本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其笔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照，恍忽如见矣。"

【案语】

品天成认为此剧既为据宋王的赋发挥而成，设置场景如禅寺拾帕是落入俗套的部分。

王伯贞所著传奇一本

合璧[1]

此记解大绅事[2]，词亦佳，但欠脱套。

【疏证】

①《合璧》：演解缙事。写解缙建言得祸，下狱。其子祯亮亦被发配，未婚妻胡玉华被父母逼改嫁，誓死不从，截耳见志。后解缙脱狱，祯亮放还，与胡玉华团圆。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写事必畅其本末，词亦朗朗如日月之入人怀，但觉才情少减。解大绅之脱狱，作者饰之以为结局耳。"

②此记解大绅事：解缙，字大绅，吉水（今江西吉水）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进士。永乐初，任翰林学士。主持《永乐大典》的编纂。后瘐死狱中。有《文毅集》等著作。《明史》有传。

【案语】

解缙本死于狱中，剧中改为出狱，此即吕天成所指落入俗套的地方。《曲海总目提要》云："缙死狱中，而此记则云赦出，仍为学士，乃传奇之体，必欲团圆。"

端平川所著传奇一本

扊扅[①]

此记在伯起前。叙事颇达，第嫌其用禅寺为套耳。

【疏证】

①《扊扅》：演百里奚事。本事见《孟子·万章上》、《史记·秦本纪》、《东周列国志》。写百里奚离家时，其妻用扊扅（即门闩）烹伏雌（正在下蛋的母鸡），为之饯行。百里奚在秦国拜相，其妻千里寻夫，在相府唱扊扅歌，夫妻相认。今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吾以为别有结构，为百里奚写照耳；若只此叙述，何须学邯郸之步！"张凤翼、张太和都有同名剧作。但据吕天成，端所作在张凤翼之前，则非学步，而是才情不足，徒然浪费了好题目。禅寺又是其俗套处。

鹿阳外史所著传奇一本

双环[①]

此木兰从军事，今增出妇翁及夫婿，串插可观。此是传奇法，词亦佳。

【疏证】

①《双环》：演木兰从军事。据北朝民歌《木兰辞》敷演而成。写秦弘之女木兰，代弟弟从军，为“拜将封侯女氏魁”。从军之时得赠金环，后双环会合。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记木兰从军事，全不蹈袭徐文长一语。铺叙战功，烂然生色；但于关情之处，转觉未尽。”今无传本。

【案语】

“传奇法”即指戏曲创作中为突出主题而作的虚构。

朱永怀所著传奇一本

玉镜台[①]

此君与二顾同盟[②]，而才不逮。纪温太真事未畅[③]，粗具体裁。元有此剧[④]，何不仍之？

【疏证】

①《玉镜台》：演温峤事。本事见《世说新语·假谲》、《晋书·温峤传》。写温峤以玉镜台为聘，娶表妹刘润玉为妻。又辅佐祖逖、刘琨北伐，大破石勒。都督王敦谋篡晋，也被温峤举兵击败。有明刻本流传。

②此君与二顾同盟：二顾，即顾懋仁、顾懋宏。

③纪温太真事未畅：温太真，温峤。

④元有此剧：关汉卿有杂剧《温太真玉镜台》。朱鼎此剧有部分袭用关汉卿之作。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玉镜台故事，元剧绝有模拟。此不及风情，而惟铺叙太真事迹，于紧切处反按以极缓之节，不逮孙、范两君及清阮堂之作远矣。"

吴图南所著传奇一本

金鱼[①]

此即韩君平、柳姬事。自《玉合》出[②]，而诸本无色，然亦可行。

【疏证】

①《金鱼》：演韩翃、柳氏事。全名《韩翃义侠金鱼记》。有明刊本，藏日本。本事见孟棨《本事诗》、许尧佐《柳氏传》。

②自《玉合》出：《玉合记》，见前疏证。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此记传韩君平非不了彻，但其气格未高，转入庸境，益信《玉合》之风流蕴藉，真不可及也。郁蓝生论词才、词学，而归之词品，信然。"

吴长孺所著传奇二本

练囊[1]

亦赋章台柳也[2]。云与张仲豫共成之者[3]。事未脱套，而词亦有可观处。入红线一事，似突然。

龙剑[4]

此平宁夏哱贼事也[5]。为魏公洗垢[6]，故宜收。

【疏证】

①《练囊》：演章台柳事。本事见《艳异编·柳氏传》。韩翃应淄青节度使侯希逸之聘，将柳氏置于都下，三年未迎。后以良金置练囊中寄之，题诗于上，即"章台柳"一诗。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传章台柳，插入红线，与《金鱼》若出一手。自《玉合》成而二记无色矣。"

②亦赋章台柳也：韩翃赋诗云："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柳氏答诗云："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

③张仲豫：生平事迹不详。

④《龙剑》：演魏学曾、叶梦熊赐剑平贼事。本事见《明史·魏学增传》、《明史·叶梦熊传》及《两朝平攘录》、《武功录》和《三大征记》。万历二十年，宁夏哱承恩激众作乱，总督尚书魏学增曾谕降，承恩不听。甘肃都御史叶梦熊上书愿讨贼，诏令同督抚协力。监军梅国桢、给事中许子伟等弹劾魏学增"玩寇"、"惑以招抚"，诏以叶梦熊代，魏学增逮至京师，削职为民。总兵李如松等攻哱承恩，擒之，平宁夏。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传哱承恩事。作者未识裁炼之法，故喧而未雅。以魏公学曾为生，殊无事功可见。中间如萧、麻诸帅，米、梅诸公，忽隐忽现，杂出不伦。曲白虽工，未足树词坛之帜也。"《灌城记》条下亦云："《龙剑》亦嫌其庞杂。"

⑤此平宁夏哱贼事也：哱贼，即哱承恩，父哱拜本塞外人而

降明,官至宁夏副总兵,后以老致仕,哱承恩得以继承此职。哱承恩因与巡抚党馨有隙,而激众作乱。

⑥为魏公洗垢:魏公,即魏学增,字惟贯,泾阳(今陕西泾阳县)人。嘉靖三十二年(1553)进士。总督陕西、延宁、甘肃军务,因宁夏之乱而被免职。洗垢,洗刷污点。

【案语】

《龙剑记》,吕天成主要因其现实题材而收入《曲品》。

张同谷所著传奇一本

纯孝[1]

董黯孝行甚富[2]，今已为神矣。慈溪以此得名[3]。词颇真切。

【疏证】

①《纯孝》：演董黯事。本事见廖宾子《尚友录》，亦见《雍正慈溪县志》。写董黯事母至孝，邻居王寄因与董黯有隙，趁董黯离家外出，辱其母。后母死，董黯斩王寄首以祭母，然后到官厅自首。诏释之，且旌其孝。明洪武四年，封为孝子之神。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董叔达斩仇人之头，归报其母，遂以奇孝证为正神，迩见梦于其裔孙。按事填词，殊不嫌其平实。”

②董黯孝行甚富：董黯，东汉人，字叔达，后为孝子之神。

③慈溪以此得名：《雍正慈溪县志》卷一：“慈溪者，在故勾章治，东汉孝子董黯居其地，母嗜此溪水，黯时时汲以奉母，县名取诸此。”

【案语】

是写实之作。因为故事甚好，故写来极为讨好。

王玉峰所著传奇一本

焚香[①]

王魁负桂英，做来甚悲楚[②]。别有《三生记》[③]、《茶船记》[④]，则载双卿事，词不及此。

【疏证】

①《焚香》：演王魁、敫桂英事。写济宁书生王魁赴试不第，结识敫桂英，海誓山盟。后王魁再度应试，中状元。韩丞相欲招为婿，王魁坚辞。金垒欲夺敫桂英，改写王魁家书，以致养母逼嫁，桂英自缢而死。后其鬼魂活捉王魁，后经神灵查明是奸人破坏，王魁得放还，桂英亦复生，团圆偕老。而奸人金垒减寿灭嗣，自食恶果。本事见曾慥《类说》卷三四引《摭遗》之《王魁传》、罗烨《醉翁谈录》之《王魁负约桂英死报》。今存多种明刊本。

②做来甚悲楚：悲楚，悲伤凄楚。此处应是指文辞。本剧结尾改作喜剧团圆，结局并不悲伤。

③《三生记》：无名氏作。今无传本。

④《茶船记》：《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茶船记》，云："《三生记》所传苏小卿，是冯魁负双生者，此则反是。曲有古意，当位置于《寻亲》、《八义》之间。"

今无传本。

【案语】

《焚香记》，剑啸阁主人（袁于令）《焚香记序》云："兹传之总评，惟一真字足以尽之耳。"梁廷枏《曲话》谓《焚香记》与《荆钗记》雷同颇多，"当是有意剿袭而为之"。

吴梅《顾曲麈谈》第四章云："《焚香记》之作，亦蹈袭前人之意也。"根据情节，本剧应与宋元南戏《王魁负桂英》及杂剧《海神庙王魁负桂英》不同。

杨夷白所著传奇二本

龙膏[①]

此张无颇事。往予谱为《金合记》[②]，此君见之，谓龙宫近怪，易为元载女。是亦一见也，然非本传矣。

锦带[③]

余述事，乃假记。词亦具有情致。

【疏证】

①《龙膏》：演张无颇、元湘英事。本事见唐裴铏《传奇》中张无颇传。共三十出。写女仙袁大娘以玉龙膏和暖金盒赠给书生张无颇，张用龙膏医好宰相元载之女湘英的疾病，双方产生爱情。元载见张有暖金盒，大惊，因为此物是御赐元载并交湘英保管的国宝，怀疑二人有私情。元载用计陷张无颇入狱，湘英也被迫外逃。袁大娘救张无颇出狱，原来暖金盒是袁大娘从元载家盗来的。张无颇应试中进士，卒与湘英成婚。有明清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杨君见吕郁蓝《金合》，谓龙宫近怪，乃易龙女为元载女。艳异远逊吕作，而色泽亦自不减。闻半出之王伯彭手。"

②《金合记》：今无传本。《曲律》卷四《杂论》云："同舍有吕公子勤之，曰郁蓝生者，从髫年便解摛掞，如《神女》、《金合》……共二三十种。"

③《锦带》：演余述与乔昭华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词章斐然，第苦不得佳境。中如乔招讨之背约，马当户之夺婚，即作者或以意创，终似近于蹈袭。"

【案语】

《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吕天成《金合记》，云："卢子良薄神仙而欲作人间宰相，卒不免风雪长安。以此为张无颇游仙对证，名根安得不淡！'水晶宫'一段，光景奇幻，阅之令人目眩。"而杨作《龙膏记》则放弃了充满奇幻色彩的描写。

黄说仲所作传奇一本

龙绡[1]

此柳毅传书事。事佳，词采亦可观。盖山人在新建座上所成者[2]。旧有《传书记》[3]。近有姑苏周侍御亦撰此记[4]，词多近俚，不逮矣。

以上俱下上品

【疏证】

①《龙绡》：亦作《龙箫》。演柳毅传书事。事见李朝威《柳毅传》。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黄山人在王新建座上，作此为新建寿，三日而成，又五日而伶人遂歌以侑觞。郁蓝云：'旧有《传书记》，姑苏周侍御亦撰其传，皆不及此。'乃此记犹未能免俗。安得奇幻之笔，令人惊魂荡魄耶？内《云华怨》、《黄莺尾》二调，不载谱，不知何所本也。"

②盖山人在新建座上所成者：山人，即黄惟楫。新建，即王守仁，于嘉靖元年(1522)封新建伯，其子正亿、孙承勋皆袭封。

③旧有《传书记》：叶德均《曲品考》云："又'旧有《传书记》'，亦当指南戏而言，徐渭《南词叙录》有《柳毅洞庭龙女》一目，《曲品》所说即此种。"不见著录，亦无传本。

④近有姑苏周侍御亦撰此记：周侍御，见"补遗"《玉佩记》。疑"周侍御"即"周御史"之误。

【案语】

此据主要因故事而被选入《曲品》，词采也较可观。

心一子所作传奇一本

遇仙[1]

董永事奇，词亦不俗。此非弋阳优人所演者[2]。

【疏证】

①《遇仙》：演董永行孝鬻身、路遇七仙女事。写汉董永丧父，卖身葬父，守孝三年，欲往主家供奴职，路遇仙女，愿为夫妻。仙女善织锦，十日织缣百匹，以此偿还主家。夫妻还家，仙女辞归，云："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事见干宝《搜神记·董永》。今无传本。

②此非弋阳优人所演者：弋阳腔有《董永遇仙》，见于顾觉宇《织锦记》传奇。《织锦记》，亦名《织绢记》、《天仙记》、《槐荫记》、《槐荫树》、《卖身记》。原有刊本，今未见。本事见曹植《灵芝篇》、刘向《孝子传》、干宝《搜神记》。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遇仙记》，云："填词打局，皆人意想所必到者。然语不荒，调不失，境不恶，以此列于词场，亦无愧矣。"

顾怀琳所作传奇一本

佩印[1]

朱买臣史传本是极好传奇[2]。此作近俚，且插入霍山[3]，时代亦舛谬。

【疏证】

①《配印》：演朱买臣事。事见《汉书·朱买臣传》。今无传本。

②朱买臣史传本是极好传奇：朱买臣，汉武帝时任会稽太守。

③且插入霍山：霍山，霍光之孙。汉宣帝时封乐平侯。

【案语】

朱买臣为武帝时人，霍山为汉宣帝时人，故云"时代舛谬"。朱买臣本是极好的题材，但此作俚俗，徒然浪费了好题目。祁彪佳《远山堂曲品》《露绶》条云："旧本《配印记》之传朱翁子，何足道哉！"朱翁子即朱买臣。

涵阳子所作传奇一本

杖策①

邓禹年少封侯，千古快事。严陵、梅福插入亦好②。此以邓为梅婿，不知严为梅婿也。词亦未工。

【疏证】

①《杖策》：演邓禹事。事见《后汉书》邓禹、严陵传及《汉书·梅福传》。写邓禹杖策见刘秀，助其复兴汉室。今无传本。

②严陵、梅福插入亦好：严陵，即严子陵，名光，字子陵，东汉余姚（今浙江余姚）人。少与刘秀同学，后刘秀即帝位，变姓名隐居，后被征召至洛阳授谏议大夫，不肯受，归隐于富春山。梅福，字九真，西汉末九江寿春（今安徽寿县）人。为郡文学，补南昌尉。后辞官归里。王莽专政时，弃妻子出游，传说仙去。严子陵为梅福女婿。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杖策记》，云：“邓禹杖策谒光武，为中兴名佐，封侯时方二十四岁。此记半杂以家人离合之情，不使有偏喧寂。但作手颇平，通篇不脱学究气习。中以邓为梅福婿，不知梅婿乃子陵也。”

泰华山人所作传奇一本

合剑[①]

此是唐太宗为生，尉迟敬德为小生者[②]。内载“起兵晋阳”及“喋血禁门”事[③]，甚详悉。而炀帝之淫奢，娘子军之战功[④]，俱可观。词尚未称。

【疏证】

①《合剑》：演隋唐事。今无传本。

②尉迟敬德为小生者：尉迟敬德，名恭，朔州善阳（今山西朔县）人。隋末从刘武周为将。降唐后，助李世民夺取帝位。历任泾州道行军总管、襄州都督等职。新旧《唐书》有传。

③内载“起兵晋阳”及“喋血禁门”事：起兵晋阳，即李渊李世民于隋恭帝元年（617）起兵晋阳，攻长安。事见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喋血禁门，即指玄武门兵变，李世民为秦王时，与其兄太子李建成争夺储位，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率尉迟恭等伏兵玄武门，杀其兄太子李建成及弟齐王李元吉，夺储位。事见新旧《唐书·尉迟恭传》。

④娘子军之战功：娘子军，唐高祖三女平阳公主，嫁柴绍。高祖举事时，公主起兵响应，与柴绍各置幕府，军中称娘子军。见唐刘餗《隋唐佳话》上。

【案语】

泰华山人，即林世吉。《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载唐、隋事，一味铺叙，详略失宜。但其中以北《朝天子》配南《二郎神》，北《倘秀才》配南《甘州歌》，北《醉太平》配南《宜春令》，北《驻马听》配南《驻马听》，南北各配四五调，歌之颇叶，似可采以为式。太宗为生，不与旦对，结尾以十八学士各陈治道，亦见作者之非庸芜。若节取‘晋阳起兵’、‘娘子军功’、‘禁门喋血’错综演之，当不失为善曲。”

月榭主人所著传奇一本

钗钏[1]

皇甫吟事，非假托者。词简而朗。观此可为密事告友之戒。

【疏证】

①《钗钏》：演皇甫吟、史碧桃事。此实钱若水事。《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皇甫嵩受欺于韩时忠，身几不免，可为密事告友之戒。独惜史女碧桃，计赠完姻，无愧女侠；而几为奸辈所窘，倘非遇张侍御，已作河伯妇矣，可伤哉！此曲词调朗彻，仅有本色，是熟于科诨排场者。旧有'贼杀侍婢'一段，今稍易之矣。"不见刻本，仅钞本流传。

【案语】

《曲海总目提要》卷一四著录，云："皇甫吟、史碧桃为韩时忠诓取钗钏，致生无限波澜。"钱静方《〈钗钏记〉传奇考》云："谓宋观文殿大学士李若水恤刑真州，平反皇甫吟狱。此实钱若水事。……此事出《东都事略》，《宋史》本传不载。"（见《小说丛考》）

陆江楼所作传奇一本

玉钗[①]

此记李元璧忠节事。内有占紫芝园一节，必有所指[②]。安丙擒吴曦事亦好[③]，至其词，不过常人手笔。

【疏证】

①《玉钗》：演李元璧事。一作《李元璧玉钗记》。写蒯刚谋占紫芝园，设计陷害李元璧。李元璧被充军，妻赠以玉钗，作为信物。李元璧途中失掉玉钗，辗转为妻子得到。妻子见玉钗而不见人，无比悲痛。后李元璧还乡，夫妻团圆。为《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今无传本。

②内有占紫芝园一节，必有所指：本事不详。

③安丙擒吴曦事：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正月，四川宣抚副史吴曦，献关外四州于金，求封为楚王。兴州合江仓官杨巨源倡议讨逆，与随军转运使安丙等举事，二月诛吴曦，献首于朝廷。见《宋史》。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记蒯刚谋占紫芝园，转展计陷，读之如嚼蜡，曲亦有不可读者。惟后段安丙擒吴曦事，传之详明，若出两手。首折以过曲出场，亦奇。"



朱万山所作传奇一本

玉丸[①]

即此君自况也。别有传，词调情节，亦平畅。

【疏证】

①《玉丸》：全名《奇遇玉丸记》。演朱其、云月清事。共四十出。写朱其上京应试，对策指责时弊，为宰相严嵩所不容，遂归隐三山，出游四明。云太师之长女月清，独居明湖，朱其见之，吟诗寄情。月清病，朱其前去探病，赠以玉丸。病愈二人成亲。汪值通倭寇，玉丸被其搜走。胡宗宪平汪值之乱，新皇即位，朱其出仕。出征后，毛鳌被擒，献出玉丸。朱其复得玉丸，与妻一同归隐。有明刻本流传。

【案语】

朱万山，即朱期。主人公为朱其。实为作者的自叙传。《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作南传奇者，构局为难，曲白次之。此记局既散漫，且词不达意；意既蒙晦，而词遂如撞木钟，扣石鼓，虽填得畅满，亦何益哉。玉丸之遇，万山以自况者。虞江故有曲派，吾未敢为此君许也。"因此说朱万山不够资格进入虞山曲派。

李玉田所作传奇一本

玉镯[1]

此记王顺卿丽情重会事。北人能南词，亦空谷之音也[2]。

【疏证】

①《玉镯》：演王顺卿、玉堂春事。不见传本。

②北人能南词，亦空谷之音也：空谷之音，本作"空谷足音"，《庄子·徐无鬼》云："夫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蛩然而喜矣。"此处喻此类作品难得一见。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不谓郑元和之后，复有王三舍；而此妓之才智，较胜李娃；即所遇苦境，亦远胜之；惜传之未尽耳。"谓玉堂春才智胜过李娃，而遭遇的痛苦也远远超过李娃，但此剧没有完全表现出来。而将同题材的《完贞》收入"能品"，谓"较《玉镯》稍胜之"。

杨星水所作传奇一本

玉杵[①]

此合裴航、崔护而成。选事颇佳，而词多剿袭。

【疏证】

①《玉杵》：此剧将裴航与崔护两事合而为一，以裴航事为主。不见传本。

【案语】

杨文炯此剧，即品天成在评论龙膺《蓝桥记》时所得到的"吾邑杨生《玉杵》"《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文彩翩翩，是词坛流美之笔，惜尚少伐肤见髓语，而用韵亦杂。若与郁蓝之《蓝桥》较才情，此曲当退三舍；然律以场上之体裁，吾未敢尽为《蓝桥》许也。"语意较浅薄，但戏曲体裁已经具备。

张瀚滨所作传奇一本

分钗[1]

伍生、二兰事，必有托也。内有曲数套可讴。

【疏证】

①《分钗》：演伍生与史二兰事。写伍生与史二兰原不认识，神人将伍生箧中金钗授予二兰，后两人相遇于贞女祠，往来唱和，终成姻眷。今无传本。谢天瑞亦有同名作品，本事见李昌祺《剪灯新话》中《贾云华还魂记》。无传本。《远山堂曲品》云："记贾云华毁容立节，境入平庸。且悔姻、分钗，在魏寓言登第之后，尤不近情。"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伍生箧中金钗，为神人授之二兰。后相值贞女祠，往来酬和，卒两谐之。此与《春秋》、《蓝田》诸记，皆别设科诨，绝非近日所演者。情境俱梦梦，词如呓语不休，忽然而止。虽其藻丽迥非凡笔，然不可语曲也。"于戏剧创作欠功力。

赵心云所作传奇二本

溉园[①]

即齐王法章事[②],而此以王孙贾为生者[③]。然是庸笔,意致可取。

画莺[④]

此《钟情丽集》辜辂事[⑤],乃邱文庄公所撰少年遇合事也。此事可传,而发之未透快。

【疏证】

①《溉园》:与张凤翼《溉园记》取材相同。本事见《战国策·齐六》、《史记·田敬仲世家》。写齐世子法章避难莒太师敫家,为仆溉园,与太师之女君后相爱。后田单迎法章即位,立为襄王,娶君后为妃。今无传本。

②即齐王法章事:见《战国策·齐六》所载:淖齿乱国,杀齐闵王于鼓里,世子法章乃避难于太史家为溉园者,后娶其女。

③而此以王孙贾为生者:王孙贾,年十五而为闵王大夫。淖齿之乱,为母亲所激,乃入市号召四百人,同诛淖齿。

④《画莺》:演辜辂和黎瑜娘相爱,作《钟情赋》。一作《题莺记》,又作《黄莺记》。本事见《钟情丽集》。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邱文庄公自述少年所遇,《钟情丽集》遂饰为辜生辂事。传之应规入椝,似古之为曲者。"

⑤《钟情丽集》:《万历野获编》卷二五《邱文庄填词》云:"又闻邱少年作《钟情丽集》,以寄桑濮奇遇,为时所薄,故又作《五伦》以掩之,未知果否。但《丽集》亦学究腐谈,无一俊语,即不掩亦可。"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溉园记》,云:"此以王孙贾为生,插入'齐世子溉园'一段。于覆齐、复齐处,言之独详,而贾绩之可纪者,转觉寂寥,是为客胜于主。"有关王孙贾的情节甚少,也是喧宾夺主之作。

邹胜门所著传奇一本

觅莲[1]

照刘一春本传谱之，亦详备，而词采未鲜。

以上俱下中品

【疏证】

①《觅莲》：演刘一春、碧莲事。本事见吴敬所编的《国色天香》中《刘生觅莲记》。不见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此道明畅者，类涉肤浅；婉曲者，偏多沉晦；即使词意簇凑，又易入于小乘：所以识者致叹于当行之难也。若此记，全不脱刘一春本传，科诨尚不识，又安能求其词采乎！"谓其科诨不识，更不要说词采了。

汪宗姬所作传奇一本

丹管[1]

诗人作词，不文而近俚，何也？

【疏证】

①《丹管》：梅鼎祚《鹿裘石室集》卷一八《丹管记题词》云作者"一日感玉壶春与玉清庵事，而更南词为《丹管》以记之。"据知此剧按照贾仲明《李素兰风月玉壶春》和无名氏《玉清庵错送鸳鸯被》两本杂剧改编而成的南戏。今不见传本。《远山堂曲品》收入"能品"，云："汪宗姬，诗人也，故其为词多风雅。李斌之拜官，用孟东野故事；后以羁旅而仗剑刺贼，差快人意。"

【案语】

前人对《丹管记》的评价褒贬不一。祁彪佳谓其"词多风雅"，关目亦"差快人意"。梅鼎祚认为"是记质而不俚，藻而不繁，语不必销魂动魄，触籁则鸣；事不必索引钩沉，取材亦赡，庶几其克衷矣。"吕天成则置于"下下品"，谓其"诗人作词，不文而近俚"。

沈希福所作传奇一本

指腹[①]

贾云华还魂，有旧传奇[②]，未见。事佳。此记词白尚近俗。近又有《洒雪记》，乃孙清源作[③]。

【疏证】

①《指腹》：演魏鹏和贾云华事。事见《剪灯新话》。写魏鹏与贾娉娉（云华）有指腹为婚之约，贾母违约，娉娉相思而死，后借宋月娥之尸还魂，与魏鹏结为夫妻。不见传本。

②贾云华还魂：《南词叙录》"本朝"著录《贾云华还魂记》，注云"溧阳人作"。当指沈希福此作。旧传奇，不详何指。

③《洒雪记》：今无传本，明清以来未见著录。孙清源，号济川子，杭州人。生平待考。著有拟话本《西湖一集》、《西湖二集》。

【案语】

本剧"事佳"，符合吕天成的标准。

冯易亭所作传奇一本

护龙[1]

此昙阳子事[2]。当巧状其灵幻之态，而词乃庸浅，姑以事存之。

【疏证】

①《护龙》：演昙阳子事。事见王世贞《昙阳大师传》（见《弇州山人四部稿》）今不见传本。

②此昙阳子事：昙阳子，王锡爵次女，名寿贞，小名桂。十七岁许嫁徐景昭，当年徐景昭死。从此长斋奉佛，自号昙阳子。万历八年（1580）重九死，仅二十三岁，世传其得道化去。

【案语】

此剧亦是因为事佳而“以事存之”之作。

谢思山所作传奇二本

狐裘[1]

此孟尝君事。叙得畅，但不能脱套。

靖虏[2]

祖生击楫事佳[3]，而词多俗。

【疏证】

①《狐裘》：一作《狐白裘记》，演孟尝君、冯驩事。本事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写齐国孟尝君出使秦国被囚，由门客盗狐白裘献燕姬，获释；过函谷关，门客学鸡鸣，诈开城门。后冯驩弹铗，为孟尝君"市义"。《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记孟尝君事，平铺直叙，详略尚未得法。末入子之篡燕一段，全不关合孟尝。"今无传本。

②《靖虏》：演祖逖击楫渡江事。本事见《晋书·祖逖传》。写东晋祖逖任豫州刺史，曾率部渡江，击楫中流，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辞色壮烈，众皆慨叹。《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祖士雅击楫渡江，刘越石闻鸡起舞，千古而下，想像英雄；乃阅及此记，反见索寞。"今不见传本。

③祖生击楫事佳：祖生，即祖逖，字士雅，东晋范阳遒县（今河北涞水县）人。晋元帝时任豫州刺史，曾率部渡江，击楫中流，誓收复中原。因得不到支持，忧愤而死。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二记。二记皆赖事佳而被收入《曲品》。

黄廷俸所作传奇一本

白璧[①]

张仪事佳[②],而调平平。

【疏证】

①《白璧》:演张仪事。本事见《史记·苏秦张仪列传》、《列国演义》。写楚王以和氏璧赐楚相昭阳,后失去,大夫崔贤怀疑为张仪所盗,鞭之几死。苏秦佩六国相印,用计激张仪入秦,张仪悟而感之,尽力以成其事。今不见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张仪蒙盗璧之疑而以舌在自解,及苏秦之笼络仪处,确是一本佳传,惜演之犹未畅快。然词近本色,白亦恰当,可取也。"

②张仪事佳:张仪,战国时魏人。始与苏秦一同师事鬼谷子。后游说诸侯,为秦惠王相,以连横之说说六国背合纵之约而事秦。惠王死,武王立,因不被信任,离开秦国到魏国,为魏相一年而死。

【案语】

吕天成以"事佳"选入。而祁彪佳则认为"词近本色,白亦恰当"是其可取之处。

胡全庵所著传奇三本

奇货[①]

吕不韦事佳[②],恨不得名笔一描写之。予拟作《玉符记》[③],未果。

犀佩[④]

此采士人妻题金山寺诗[⑤],及山东侠士携南官归二事合成者[⑥]。生名符基,则谓"无稽"之意也。搬出亦可。

三晋[⑦]

赵简子事佳[⑧],亦恨不得名笔。

【疏证】

①《奇货》:演吕不韦事。本事见《史记·吕不韦列传》。写秦子楚在楚国作人质,不受赵国礼遇。吕不韦在赵国都城邯郸做生意,见此怜之,曰:"此奇货可居。"吕不韦纳邯郸姬,有娠,献于子楚,后生子,即秦始皇,尊吕不韦为仲父。今不见传本。

②吕不韦事佳:吕不韦,秦阳翟大富商。在邯郸经商遇秦子楚,认为"奇货可居",为其谋划,游说华阳夫人,子楚得立为太子。后归国即位,为庄襄王。任吕不韦为相,封文信侯。后获罪流放四川,途中自杀。曾命门客编纂《吕氏春秋》。

③《玉符》:《传奇汇考标目》增补本著录,注谓"演吕不韦事"。

④《犀佩》:全名《符世业犀佩记》,亦名《玉章记》。演符世业事。本事见《夷坚乙志》、《情史》、《青泥莲花记》。写南宋符基(世业)赴临安应试,其妻赠以犀佩。符基又渡江北游,适值金兵南下,被迫留在北方。其妻也流亡异地。屡遭劫难。后符基携妾南归,与母、妻团聚。有明刊本。

⑤士人妻题金山寺诗:即苏小卿、双渐事。苏小卿本为庐州娼女,与书生双渐交好。双渐出外,苏小卿被其母偷偷卖给江右茶商冯魁。苏小卿在金山寺题壁云:"忆昔当年折凤凰,至今消息两茫茫。盖棺不作横金妇,入地当寻折桂郎。彭泽晓烟迷宿

梦，潇湘夜雨断愁肠。新诗写记金山寺，高挂云帆上豫章。”后得与双渐复为夫妇。见梅鼎祚辑《青泥莲花记》卷七。

⑥山东侠士携南官归：见《旗亭记》疏证。

⑦《三晋记》：演赵简子事。三晋，即韩、赵、魏三家分晋。本事见《史记·赵世家》。不见传本。

⑧赵简子事佳：赵简子，即晋赵武之孙赵鞅，亦名赵孟，又名志父，乘晋国公卿内讧，打败范氏、中行氏，扩大封地，奠定此后建立赵国的基础。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奇货记》，云“阳翟大贾，以吕易嬴，当以雄豪突兀之词传之，乃平庸若此耶？吕郁蓝欲记此为《玉符》，不果。”又著录《犀佩记》，别题《玉章记》，云：“士人妻题诗金山，有《诗会记》；侠士于金虏营中携南官归，有《旗亭记》。此合传之，第供搬演，不耐咀嚼。”又著录《三晋记》，云：“罗括赵简子事，惟‘肤’、‘浅’、‘庸’、‘陋’四字耳。”吕天成俱以其“事佳”选入。

邱瑞梧所作传奇一本

合钗[1]

即明皇、太真事，而词不足采。内《游月宫》一折，全钞《彩毫记》[2]，可笑。

【疏证】

①《合钗》：演唐明皇李隆基与杨贵妃于天上合钗相会。事见陈鸿《长恨歌传》。今无传本。

②《彩毫记》：见前疏证。

【案语】

亦是以“事佳”选入《曲品》。

龙渠翁所作传奇一本

蓝田[1]

此杨伯雍种玉事，甚奇。调甚庸浅。

【疏证】

①《蓝田》：写杨伯雍常汲水作义行浆，行人皆饮之。有人送一斗石子给杨伯雍，命种之，玉生于石上。北平徐姓有女，杨伯雍求之。徐氏戏曰："得白璧一双来，当听为婚。"杨伯雍到玉田中，得白璧五双，用作聘礼。徐氏大惊，遂以女嫁杨伯雍。而后杨伯雍被天子召为大夫，种玉之处号称"玉田"。事见《搜神记》。今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记杨伯雍种玉事，气味古朴，与《扊扅》相类。"以"事奇"选入。

朱春霖所著传奇一本

牡丹[①]

此祝英台事，非旧本也。词白肤陋，止宜俗眼。

【疏证】

①《牡丹》：演梁山伯、祝英台事。今无传本。

【案语】

亦是以事奇选入。

金怀玉所作传奇九本

香毬[①]

江秘事，亦有趣。状败家子处，堪警俗。词则不足道也。

宝钗[②]

此《耳谈》中杨大中一段事。甚奇，搬出亦可。

望云[③]

词不佳，远逊程叔子所作[④]。然其纪狄公妙事殆尽，搬出甚好。

完福[⑤]

此吉庆戏也。俗境，王生事不核。

妙相[⑥]

全然造出。俗称为《赛目连》，哄动乡社。

摘星[⑦]

霍仲孺事佳，而才不逮，今已为《种玉》所掩。

绣被[⑧]

此纪东汉王忳事[⑨]，而失其实，不足观也。

八更[⑩]

纪匡衡事[⑪]，而绝不相蒙，何也？岂以《琵琶》诬蔡故耶？

桃花[⑫]

崔护佳事，而所造失真，且境态不妙，何以曲为？与俗本《西湖记》类也[⑬]。

以上俱下下品

【疏证】

①《香毬》：演江秘事。本事不详。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江子以把钓入徐舟，徐夫人忽有婚姻之约，老妇粗率，一何至此！记中备江秩之状，堪为败家子下一针砭。"

②《宝钗》：《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题为《宝簪》，又署别题为《合簪》，云演杨充事，不见传本。《远山堂曲品》云："小说中有杨大中事，此易其名为杨充；于二子认父处，亦具梗概，但琐杂

不堪耳。"《远山堂曲品》"能品"于陈显祖《合珠记》条下又云："杨大中事，有《宝簪记》，吾以琐杂故斥之。此君能用实不能用虚，能用多不能用寡，第谓之稍胜《宝簪》可也。"

③《望云》：演狄仁杰事。事见新旧《唐书·狄仁杰传》。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演狄梁公事甚备，可以文金君他作之陋；然以言乎还淳返雅，则未也。"

④词不佳，远逊程叔子所作：程叔子，即程文修，见前疏证。

⑤《完福》：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事出意创，于悲欢两境，俱无入髓处。谬以黄香为仙姬之子，不知金君何所为而构此思。"

⑥《妙相》：《传奇汇考标目》著录，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卷四载此剧有明万历间富春堂刻本传世，《古本戏曲丛刊》未收，今不详其下落。《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演说因果，止堪入村姑、牧竖之耳。内多自撰曲名，且以北曲犯入南曲，大堪喷饭。"

⑦《摘星》：《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霍仲孺传，已有《种玉记》扬其世美。怀玉效之，转觉寒酸淡薄。"认为此剧仿效《种玉记》，今不见传本。《曲海总目提要》卷四三著录。

⑧《绣被》：演王忳葬金彦事，今不见传本。事见《后汉书·独行传》。《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东汉王忳遇金彦于旅邸，邂逅托以生死，忳卒葬彦而却其金，盖大节也，奈何以鄙亵传之，令观者如堕云雾中！"

⑨王忳：字少林，广汉新都人。在旅舍见一书生病死，怜悯而葬之。后得马及绣被，至雒县，马载之入一宅，而主人正是所葬书生金彦之父。王忳由此显名，后举茂才，除郿令。

⑩《八更》：演匡衡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一题作《凿壁》，云："词曲不能工美，得一明畅者足矣；然非笔力推敲得出，明畅亦自不易。若此等曲，若衣败絮行荆棘中，触处是碍。传匡衡而引入孝妇之冤，何也？"

⑪匡衡：字稚圭，汉东海（今山东苍山县）人。勤奋好学，相传家中无烛，乃凿壁借邻居之光读书。又尝为人作佣工，不求赏，愿得主人书遍读之。后成为著名经学家。元帝时，累官至丞相。

⑫《桃花》：演崔护、庄慕琼事。事见孟棨《本事诗》。据《明代传奇全目》，此剧有明万历间刻本，今残存下卷，为孙楷第所藏。今归北京图书馆。《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腐塾习气，时时露出。文章惟俗字不可医，正谓此等手笔耳。传崔护伪作佣书，如唐伯虎之于华学士，乃复造为指腹分襟之说，益其俗矣！"

⑬《西湖》：演秦一木、段如圭事。有明刻本流传。《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秦一木伪为佣书，求配段女，本之唐解元伯虎事，又与俗演《桃花记》同。内惟段女终不苟合一节可取。曲不能守韵，白复多老头巾语。"

【案语】

金怀玉所作多事趣、奇、妙或有警世之用而被吕天成选入，而文辞皆不足观。《远山堂曲品》"具品"除此九种外，还收入《三槐记》，仅谓《三槐记》为晚年之作，创作水平有所提高，云："王景叔父子功业，搬演殆尽，而能贯穿有条，一洗诸作庸陋之习。金翁晚年为词，几几进乎技矣。"其余皆无佳评。

作者姓名无可考，其传奇附列于后

绣襦[①]

元有《花酒曲江池》剧[②]。此作照汧国夫人本传谱者[③]，情节亦新，词多可观。虽不逮《玉玦》，而亦非庸品。尝闻：《玉玦》出而曲中无宿客，及此记出而客复来[④]。词之足以感人如此哉！

右上下品

【疏证】

①《绣襦》：演郑元和、李亚仙事。事见唐白行简《李娃传》。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

②元有《花酒曲江池》剧：即元石君宝所作《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

③此作照汧国夫人本传谱者：即《李娃传》，因李娃被封为汧国夫人，故云。

④尝闻：《玉玦》出而曲中无宿客，及此记出而客复来：《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云："闻有演《玉玦》而青楼绝迹，诸妓醵金构此曲，为红裙吐气，为荡子解嘲。"

【案语】

叶德均《曲品考》谓此条"为后人误增"（《戏曲小说丛考》上册）。



鸣凤[1]

记时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词调尽畅达可咏，稍嫌繁。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者[2]，即此意也。

【疏证】

①《鸣凤》：演明代杨继盛等八谏臣相继同严嵩父子斗争事。一般认为王世贞作。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

②江陵时亦有编《鸾笔记》者：江陵，即张居正。《鸾笔记》，见前疏证。

【案语】

作为一部描写当代时事之作，作者在《鸣凤记》中表现了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嫉恶如仇的性格。深刻揭露了严嵩父子的专权纳贿、结党营私，并且对夏言、杨继盛等谏臣满怀赞美。作品长达四十一出，头绪较为纷繁，主要人物杨继盛与张氏在第十六出便"夫妇死节"。结构较为松散。焦循《剧说》云："初成时，命优人演之，邀县令同观，令变色起谢，欲亟去。弇州徐出邸抄示之曰：'嵩父子已败矣！'乃终宴。"

百顺[①]

王曾无子而有子[②]，可喜。词亦充赡。纪丁、寇事可观[③]。

右中上品

【疏证】

①《百顺》：演王曾祖孙三代荣华富贵事。本事见《宋史·王顺传》，剧本多所增饰。写宋代王顺连中三元，又为丞相婿，巡按江南，位至宰相，封沂国公。生子王绎，中武状元，破契丹，封平虏侯。今不见刻本，仅清钞本两种流传。

②王曾无子而有子：王曾，字孝先，北宋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县）人。官至左仆射资政殿大学士。王顺本无子，养子曰綍，又以弟子融之子绎为后，以尚书兵部郎中、秘阁校理致仕，卒。剧中增饰王绎为其子，封平虏侯。

③纪丁、寇事可观：丁，即丁谓，字谓之，改字公言，北宋长洲（今江苏吴县）人。淳化三年（992）进士。真宗时官至参知政事，排挤宰相寇准，勾结宦官，独揽朝政。仁宗时被贬崖州。寇，即寇准，北宋下邽（今陕西渭南县）人。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十九，举进士。契丹入侵，寇准任同平章事，力排众议，促使真宗亲往澶渊督战，后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后为王钦若等所谗罢相。天禧初年复相，封莱国公。不久又遭丁谓嫉妒去相位，贬死雷州。有《寇忠愍公诗集三卷》。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记中述王公旦立朝大节，及丁谓构寇公事。一览明澈，词采烂然。"

合镜[1]

特传乐昌一事，亦畅。但云作越公女[2]，反觉不情。别又有一本[3]，尽通。

【疏证】

①《合镜》：演乐昌公主离合事。事见孟棨《本事诗》。今无传本。

②但云作越公女：越公，即杨素。南朝陈将亡，驸马徐德言料与妻陈后主之妹乐昌公主必然分离，因破铜镜一面，二人各执一半，约于正月十五卖镜于市，以期再见。陈亡后，公主没入杨素家。陈至京，于约定之日见人在市上叫卖破镜，遂出半镜合之，题诗曰："镜与人俱去，镜归人不归；无复嫦娥影，空留明月辉。"杨素得知此事，遂令公主与徐德言团圆，夫妻终老江南。

③别又有一本：《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于《合镜》之后，又著录《分镜》，云："又一本。"《今乐考证》于沈伯明《南词新谱》所引诸曲未入本录者，有《分镜》，注云："古本，非《合镜记》。"

【案语】

《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著录，云："传乐昌镜之分合也。"乐昌公主作杨素女，与史实不合。

四豪[1]

如《四节》例，分信陵、孟尝、平原、春申作四段，而首尾以朝周会合。各采本传事点缀，的是可传，尚欠工美。

【疏证】

①《四豪》：演战国四公子事。开场以四公子朝周会合，然后分写四公子之事，结尾以解邯郸围再会。事见《史记》中《孟尝君列传》、《平原君虞卿列传》、《魏公子列传》、《春申君列传》。今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记孟尝、春申、信陵、平原四公子。首之以周天王之分封，合之以邯郸解围，中分记其事，各五六出，如《四节》例。构局颇佳，但填词非名笔也"。

霞笺[①]

此即《心坚金石传》[②]，死者生之，分者合之，是传奇体。搬出甚激切，想见钟情之苦。但词觉草草，以才不长故。

【疏证】

①《霞笺》：演李玉郎、张丽容事。写明代李彦直与妓女张丽容霞笺题诗，约为夫妇。后丽容被征选入京，辗转至驸马府上，为公主侍女。李彦直追至京城，中状元。驸马知此事，以丽容归李彦直，成全二人姻缘。有明刻本流传。

②《心如金石传》：明何大抡《重刻增补燕居笔记》卷七《心如金石传》（亦见《情史》）。有明刻本。

【案语】

此记将悲剧结局改为喜剧团圆收场，吕天成谓之"传奇体"。《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著录，云："传青楼者，唯此委婉得趣，至西楼更大畅，此外无余地容人站脚矣。"

赤松[1]

留侯事绝佳[2]，写来有景。但不宜钞《千金记》中《夜宴》曲[3]，且此何必夜宴也？如许事而遣不繁，亦得简法。傥更以词藻润之，足压《千金》矣。

【疏证】

①《赤松》：全名《张子房赤松记》。本事见《史记·留侯世家》，并见《仙传拾遗》。作者根据张良"欲从赤松子游"一语及辟谷轻身事，衍化其仙去情节。实际上张良晚年学黄老但并未辞朝。又将黄石公附会剧中，扭合商山四皓为仙人。又取萧何下吏、韩信被杀二事来反衬张良辞朝的高明。史籍中未载张良有妻，剧中增入李氏、许氏情节。全剧二十出。写张良生平事迹，突出从黄石公学法，灭楚有功而不受封赠，辞朝从赤松子游，得道登仙。有明刻本流传。

②留侯事绝佳：留侯，即张良，字子房，汉高祖开国功臣。其先本韩人，祖父、父为韩五世相。秦始皇二十九年（前218），挟亡国之恨，偕刺客以铁椎击始皇于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境），误中副车。改名换姓，逃匿于下邳（今江苏邳州南）。传说遇黄石公，得姜太公兵法。与项羽叔父项伯为友。秦二世二年（前208）一月，以众百余人从刘邦。多次出谋划策，为刘邦扩大实力以及脱险。汉兴论功，封留侯。深得刘邦赞赏，被誉为"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的谋略家（《史记·留侯世家》）。汉高祖五年（前202），劝说刘邦接受娄敬谏言，以长安为都城。入关后，一度学道养性，不问政事。后为太子少傅，屡次谏刘邦勿轻易更换太子。曾与韩信一道整理古代兵家著述。

③但不宜钞《千金记》中《夜宴》曲：《千金记》，见前疏证。《夜宴》，为该剧第三十七出。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全以简练为胜，遂使一折之中无余景，一语之中无余情。且有蹈袭《千金》处，'夜宴'曲更不宜全抄。"而抄袭则为不妥。简练得法，但词藻不足。

五福[1]

韩忠献公事[2]，扬厉甚盛[3]。还妾事，已见郑虚舟《大节记》中[4]。

右俱中中品

【疏证】

①《五福》：演韩琦事。一作《五福星》、《五福堂》。一题作“郑若庸作”。写韩琦夫人崔氏为韩琦买妾柳氏，韩琦询柳氏，知其苦情，立命还其夫。上帝以韩琦功业甚重，还妾事尤有阴德，特命张仙诸神送天上五福星临凡，适逢崔氏及四妾并生五子。朝廷以为国家之瑞，赐御书五福堂匾额。仅钞本流传。

②韩忠献公：韩琦，字雉圭，卒谥“忠献”，北宋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仁宗天圣五年（1027）时进士。任右司谏时，曾一次奏罢宰相、参政四人。康定元年（1040）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时人称“韩范”。庆历三年（1043）西夏请和，召回朝中任枢密副使。参与范仲淹等人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韩琦出知扬州，后改知定州、并州。至和二年（1055）知相州。嘉祐元年（1056）入朝为枢密使。三年，拜相。英宗时，升任右仆射，封魏国公。神宗即位后执掌大政，名重一时。著有《安阳集》。

③扬厉甚盛：扬厉，发扬光大。指根据此剧根据本传多所增饰。

④《大节记》：见前疏证。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韩忠献事功甚盛，此独取其还妾一事。先后贯串，颇得构词之局。韵有谐处，亦有用韵不稳处，若出两手”。

双红[1]

此合《红绡》、《红线》之事而成[2]，亦佳，但词多剿袭。

【疏证】

①《双红》：全名《剑侠双红记》。演昆仑奴、红线事。全剧二十九出。有明刻本、清钞本流传。此剧以郭子仪为红绡主家，把红线、红绡、昆仑奴、崔子千、郭子仪串在一起，会合于"青门"之外，"青门"情节采自梅鼎祚《昆仑奴剑侠成仙》。故吕天成谓之"词多剿袭"。

②《红绡》：一名《昆仑奴》，全名《红绡妓手语传情》。今不见传本。《红线》即《红线女夜窃黄金盒》，有《盛明杂剧》和《酹江集》本。

【案语】

明文林阁刻本题为"《重校剑侠双红记》"，署"禹航更生氏编"，禹航即浙江余姚的别称。祁彪佳谓此剧作者为更生子，更生子为浙江余姚人，其姓名、里居不详。《今乐考证》谓无名氏《双红》，与更生氏本不同。叶德均《祁氏曲品剧品补校》谓此剧即更生子《双红》。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红线、昆仑，俱有佳剧。穿插两事，即敷以剧中之词，虽未能大有锤炉，却自婉丽可玩。"《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杂剧》云："梁伯龙有《红线》、《红绡》二杂剧，颇称谐隐，今被俗优合为一本南曲，遂成恶趣。"叶德均《祁氏曲品剧品补校》谓即指此本，而"合为一本"系指演出之时。

离魂[①]

倩女事佳，吾友方诸生有南调剧[②]，甚妙。此系明州新编者[③]，亦可观，而词未善。

【疏证】

①《离魂》：本事见唐陈玄祐《离魂记》。今无传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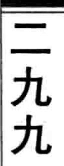
②吾友方诸生有南调剧：王骥德作有《倩女离魂》杂剧，皆用南调。

③此系明州新编者：明州，即今浙江宁波。未详何人所作。谢廷谅有《离魂记》传奇，谢为湖广人，所作非此。

【案语】

此剧以"事佳"选入。





犀合[1]

内弟与姊夫之妾通，而谋杀姊夫及姊，可畏哉！事亦新，词亦平雅。

【疏证】

①《犀合》：一作《八不知犀合记》。《南词叙录·宋元旧篇》有《唐伯亨八不知音》。演唐伯亨事。写唐伯亨有一妻一妾，应试及第，携妻上任，留妾在家。妾本勾栏妓女，与唐伯亨妻弟陈樌私通，谋杀唐伯亨夫妇。事败，唐伯亨因祸得福。今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著录，云：“旧有唐伯亨传奇，此仿之为是记。记中有八不知之巧，而归结为一合。”此为改编本。

五福[1]

徐勉之事。积德似窦禹钧[2]，境界平常。似时人作此以媚富翁者。

右中下品

【疏证】

①《五福》：《曲海总目提要》卷五有此剧本事考证，谓据《徐勉之传》创作而成。今无传本。

②窦禹钧，字燕山，蓟州渔阳（天津蓟县人）。后迁居今保定涿州。唐天佑末年，为幽州椽。后周显德年间，为太常少卿、右谏议大夫。尚礼仪，重教化，济贫困，睦邻里。于涿州建书院一座，聚书万卷，请名儒任讲习。以词学名世，并以教子有方，有子五人，相继登科，号为"窦氏五龙"，名垂青史。《三字经》载"窦燕山，有益方，教五子，名俱扬。"范仲淹《范文正公别集》有《窦谏义录》。

【案语】

《曲海总目提要》卷五谓"明徐时敏所撰"，有此剧本事考证。《五福记》作者自序云："往岁予游都门，过招提小院，有沙弥者，延问姓氏。出一编云：'此《徐勉之》传也。勉之为南州孺子后。得非与足下同谱也。'予览之。乃谢不敢。因思勉之本丘园布衣。只以作善享天厚赉。而其间两恶人，一震于阿香女，一焚于祝融氏，彼苍苍者报应之不爽如此。勉之始终事可为世人鉴，久拟编次以风天下，碌碌未遑也。今岁改《孙郎埋犬传》，笔研精良，因成此编，题曰五福，从天之所赉，与勉之所享云。按剧中所演救溺还金，拒色行义等事，盖皆据其传之所有，但状元徐汝璋本无其人，系凭空撰出。"

黑鲤[1]

刘司狱必当日有其事。词亦平通。

【疏证】

①《黑鲤》:本刘才事。写刘才任松江府司狱,因逸囚被诬,入狱。刘才子鼎仪赴京鸣冤,途中买黑鲤放生。继而遇盗,被置于芦苇地。有船夫看见巨鲤跃入芦苇中,遂发现并救起刘鼎仪。刘鼎仪入境鸣冤,诏令重审,刘才冤白获释,投洳塔寺为僧。刘鼎仪中探花,南归,果虎丘,遇其父,迎回,一家团聚。今无传本。

【案语】

《曲海总目提要》谓"明代松江人所作"。《见山楼丛谈》云:"作者明中叶时人,隶籍松江者也。"《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误题作《赤鲤》,云:"刘司狱以逸囚被谴,历种种苦趣。即记中所载,亦是有气谊汉子,但为僧不了,奈何!传者照应精密,每于俗境,更见雅词,断非近日词人手。"

绨袍[①]

范雎事佳[②]，搬出宛肖[③]。元有拷须贾剧[④]，何不插入？

【疏证】

①《绨袍》：写范雎受须贾绨袍事。事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但添出范雎家庭事。雎妻苏琼琼，妾苏简简，史无其人。按白居易乐府有云："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此处仅借用其姓名而已。魏齐也没有逼范雎妻为子妇之事，系凭空撰出。故其第一出有悲欢离合戏中情。

②范雎事佳：范雎，一作范且，字叔。战国时魏人。昭王四十一年（前266）任秦国丞相，封于应，称应侯。他早年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门客。魏昭王使须贾出使齐国，范雎随往，凭雄辩之才深得齐王敬重。齐王欲留他任客卿，并赠黄金十斤，牛、酒等物，均谢绝。须贾回国，反向相国魏齐诬告他私受贿赂，出卖情报。魏齐将他拷打得肋折齿落，体无完肤，又用席裹弃于茅厕，让宾客往上撒尿。范雎装死，被抛于郊外。返家后即托好友郑平安将自己藏匿，化名张禄，并让家人举丧，使魏齐深信自己已死不疑。于是改名张禄，入秦为相。须贾出使秦国，范雎装扮成穷人会见他。须贾意哀之，留与坐饮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绨袍以赐之。后须贾知范雎是秦相，便肉袒请罪，范雎亦因须贾有绨袍之赠，未加害于他。

③宛肖：生动、逼真。

④元有拷须贾剧：元高文秀有《须贾大夫谇范雎》，有范雎为报仇拷须贾情节，应指此剧。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著录，云："词气庸弱，失韵处不可指屈。何不取元人《谇范叔》剧、太史公《范雎传》，合订之为善本？"《谇范叔》，元高文秀作。一作《谇范雎》，全名《须贾大夫谇范雎》。

镶环[1]

蔺相如使秦事，甚壮；与廉颇交，更有味。但云为平原婿，可笑。作者笔不超脱。

【疏证】

①《镶环》：一作《箱环记》。演廉颇、蔺相如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作“翁子忠作”。翁子忠，生平事迹不详。所作尚有《白蛇记》，亦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具品”收录，云：“即蔺相如怀璧一事，大有侠烈之致可传，何必增出闺阃，反入庸俗耳。”此处虚构的情节不是必要的。

金台[1]

乐毅事佳，而局颇俗。

【疏证】

①《金台》：演乐毅事。事见《七国春秋平话》，而《战国策·赵策》、《史记·乐毅列传》却无黄金台事。《战国策·燕策一》："于是昭王为(郭)隗筑宫而师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写乐毅闻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致天下贤士，乃往燕。昭王命乐毅统帅五国之兵，攻打齐国。乐毅大败齐师，连下七十余城。昭王封乐毅于昌国(在今山东)，号昌国君。黄金台亦名招贤台，在今北京大兴东南。今无传本。

【案语】

《乐毅分别》、《乐毅赏月》被选入《尧天乐》，《尧天乐》专收弋阳腔、青阳腔散出，故此剧应属于弋阳腔、青阳腔，《远山堂曲品》也收入"杂调"，云："阅此曲，如对伧父语，种种粗率。乐毅可作佳传奇，决不堪着此等俚句。"也认为是浪费了这样一个好题材。

箜篌[①]

此乩仙笔也[②]。彼谓自况，词亦骈美。但时有袭句[③]，岂仙人亦读人间曲耶？或云乃越人证圣陈生作[④]。

右下中品

【疏证】

①《箜篌》：演唐卢、李二生之事，事见《逸史》及《情史》。今无传本。

②此乩仙笔也：乩仙，扶乩时请托的神灵。扶乩是一种占卜方法。又称扶箕、扶鸾。扶乩要准备带有细沙的木盘。乩笔插在一个筲箕上。扶乩时乩人拿着乩笔不停地在沙盘上写字，口中念某某神灵附降在身 。所写文字，由旁边的人记录下来，据说这就是神灵的指示，整理成文字后，就成了有灵验的经文了。扶乩后来变为术士文人游戏的方式，也有借乩坛显示扶乩手的机智才气。乩仙笔就是这种游戏文字。

③但时有袭句：袭句，指袭用前人诗文之句。

④或云乃越人证圣陈生作：越人证圣陈生，未详何人。

【案语】

《远山堂曲品》"艳品"著录，却误题作"韦宓撰"，是将另外一种《箜篌记》（演韦宓故事）的主人公误题作此《箜篌记》的作者。条下评语云："组织藻绘，不见雕镂之痕。'初阳处处蒲萄绿，零露枝枝缨络珠'，吾当举以赠此词。乃以才人艳笔，而曰乩仙之作，岂仙人亦袭一二人间语耶？吾友叶瑛石目击乩笔乱飞，片刻成数纸；仿佛其才致，云：'大类徐文长'。然此曲以较《四声猿》，尚逊其奇快。"

补　遗

叶宪祖(桐柏,余姚人)续撰传奇一本

双修记[①]

坊间俗本,有《刘香女修行宝卷》[②],道婆辈每宣诵之。美度喜其事僻而谐俗,复不袭旧,遂制新声。盖单指弥陀一句,是修净土直捷法门[③],不似禅修,翻多教律。彼《昙花》以仙佛牵合[④],殊恨庞杂也;俗演《目连》、《妙相》二记[⑤],词陋恶不堪观。此记行,为善女人加一钳锤矣。

右上中品

【疏证】

①《双修记》:演刘香与丈夫马玉共同修行故事。《曲海总目提要》存无名氏《双修记序》,写于万历癸丑(四十一年,1613)。此剧写刘香生时,异香满室,故名香。自幼好善,喜听讲佛经。嫁马玉。婚后马玉赴京应试,香被迫往古庙修持。后马玉中状元,邀香还家,香不从。后马玉见父母兄嫂皆受阴谴,乃挂冠回里,与香双修。今无传本。

②坊间俗本,有《刘香女修行宝卷》:坊间,街市上,此处应指书坊。《刘香女修行宝卷》,今存《太华山紫金镇两世修行刘香宝卷》,写刘香女马玉及金枝坐化升天事。

③是修净土直捷法门:净土宗,中国佛教宗派。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故名。因其始祖慧远曾在庐山建立莲社提倡往生净土,故又称莲宗。实际创立者为唐代善导(613—681年)。历代祖师并无前后传承法统,均为后人据其弘扬净土的贡献推戴而来。宋元明清时期,它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两大主流宗派。直捷法门,净土宗十三祖印光法师云:"净土法门者,乃如来普度众生,最圆顿直捷、广大简易之法门也。"(《嘉言录》)

④彼《昙花》以仙佛牵合:《昙花记》,见前疏证。

⑤俗演《目连》、《妙相》二记:《目连》,即《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演目连救母事。《远山堂曲品》“杂调”著录,题作《劝善记》,云:“全不知音调,第效乞食瞽儿沿门叫唱耳。无奈愚民佞佛,凡百有九折,以三日夜演之,轰动乡舍。”《妙相记》,见前疏证。

【案语】

此题材本为宣扬佛教教义,但叶宪祖所作,则更注重文词。

陈宗鼎吴郡人所著传奇一本[1]

宁胡记[2]

此以匡衡为生，内状王嫱嫁胡事，宛转详尽，是着意发挥者。北词有《孤雁汉宫秋》剧[3]，写汉帝诀别凄楚，虽有情境，殊失事实。今一正之，良快，叙亦骈美。

右中上品

【疏证】

①陈宗鼎：生平事迹不详。吴郡，即今江苏苏州。

②《宁胡记》：演匡衡及王昭君事。本事见《西京杂记》，颇多增饰。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具品”收录，云：“记王嫱事，颇核；记匡衡事，反涉于诞。畅达之词，第未莹彻；且音调不明，至有以引子作曲者。”

③北词有《孤雁汉宫秋》剧：《孤雁汉宫秋》，一作《破幽梦孤雁汉宫秋》，元马致远作。剧中虚构了王昭君先是不肯贿赂毛延寿，因此得不到召幸。后因弹琵琶，汉元帝循声终于见到王昭君，二人情爱甚笃。后毛延寿献昭君画像于匈奴单于，单于因而带兵前来索要王昭君。因无人能破敌，汉元帝忍痛应允。汉元帝为昭君灞桥送别，恋恋不舍。王昭君行至番汉交界处投河而死。深秋，汉元帝在宫中供奉王昭君画像。剧中以渲染戏剧氛围见长，设置的背景是人去楼空的汉宫，元帝梦见昭君，霎那间梦醒。

【案语】

马致远所作《汉宫秋》，是将个人的爱情与国家大事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借用历史题材，并进行较大改造，借以抒发个人忧国忧民的感情，情境婉转。吕天成对马致远的虚构颇有微词，因此将这部描写史实的剧作收入中上品。

陆士璘(华甫,秣陵人)所著传奇一本[①]

齐鸣记[②]

赵范、赵葵兄弟,镇楚州有威名。杨姑之淫,李全之勇,乃宋之一蠹,驱剪快人,此记颇能摹写。

【疏证】

①陆士璘:生卒年不详。明嘉靖至万历间布衣。字华甫,一作华父。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一说苏州人。隆庆初在扬州与欧大任等唱和,列名"竹西二十一子"。万历十年(1582)住金陵,与陆无从、臧懋循等纵情山水间。

②《齐鸣记》:一作《双凤齐鸣记》。演赵范、赵葵兄弟故事。《曲海总目提要》卷一一云:"明陆华甫撰。演赵范、赵葵事也。兄弟皆立功,故曰《双凤齐鸣记》。赵范兄弟破李全事,见《宋史》及《纪事本末》。此记多实事。惟言李全妻途遇范、葵,赠之以马,及全与范、葵夺功成隙,皆是增饰。又平李全时赵方已没,赐婚及为李燔婿,亦是点缀。杨氏婢海棠,系凭空撰造。杨氏与李全比试成亲,事出稗史。韩侂胄、史弥远,随意点入。"今存明刊本。

【案语】

此记多为实写,有所增饰。

王洙（杏坛，钱塘人）所著传奇一本[①]

合襟记[②]

此记楚芈申复楚事，足供挥洒。伍之鞭尸，包之泣师，忠孝具见矣。

【疏证】

①王洙：生卒年、事迹不详。字杏坛，钱塘（今浙江杭州）人。

②《合襟记》：演伍子胥灭楚、申包胥复楚故事。本事见《左传·定公四年》、《史记·伍子胥传》、《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今无传本。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覆楚、复楚，事有可纪。疏者下舡，元剧中已绝摹其状矣。此剧韵律有错处。著意修辞，遂多浮蔓，如昔人所谓‘满屋是钱，但欠索子’耳。”所谓“疏者下舡”，即指元郑廷玉《楚昭公疏者下船》，简名《楚昭公》，见《元曲选》。

泰华山人(云间人)所著传奇一本[1]

合剑记[2]

唐太宗晋阳倡义,传二降王及喋血禁门事,俱有境。隋炀帝之淫奢,亦多奇。此记才情丰溢,演之必壮观。

右中中品

【疏证】

①泰华山人,即林世吉,应为福建福州人,此处作“云间人”,误。见前疏证。

②《合剑记》:见前疏证。

【案语】

此处与前文重复,文字稍有不同。

烟霞子(隐求甫,东吴人)所著传奇一本[①]

灌城记[②]

即纪宁夏平哱事[③]。此以叶龙潭为生者[④],写情事颇详核。彼《龙剑记》[⑤],则以魏确庵为生[⑥],可参观。

【疏证】

①烟霞子:隐求甫,《远山堂曲品》作隐求。生卒年事迹不详。

②《灌城记》:演叶梦熊、魏学曾宁夏平拜哱事。

③即纪宁夏平哱事:见前疏证。

④此以叶龙潭为生者:叶龙潭,即叶梦熊。

⑤彼《龙剑记》:见前疏证。

⑥则以魏确庵为生:魏确庵,即魏学曾。

【案语】

《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记宁夏哱贼事,有《赐剑》、《龙剑》二记。《赐剑》则卑不足道,《龙剑》亦嫌其庞杂。此等意境,安能求其委折?得畅达如此记,足矣。"称赞其"畅达",远胜于相同题材的《赐剑》、《龙剑》二记。

而陈德中《赐剑记》收入"具品",谓之不够"畅达",云:"以李将军如松为生,所传仅宁夏哱贼一事。头绪纷如,全不识构局之法,安得以畅达许之。"

马湘兰(金陵妓)所著传奇一本[①]

三生记[②]

始则王魁负桂英,次则苏卿负冯魁,三而陈魁彭妓,各以义节自守,卒相配合,情债始偿。但以三世转折,不及《焚香》之畅发耳[③]。马姬未必能填词,乃所私代笔者。

右中下品

【疏证】

①马湘兰(1548—1604):原名守真,字月娇,小字玄儿。工诗词,善歌舞,又长于绘画,尤爱画兰,自号湘兰子。金陵(今江苏南京)名妓,尚义任侠。曾与王穉登相善,郑之文作《白练裙》以讽之。作传奇《三生传》。有诗《湘兰子集》二卷。

②《三生记》:一作《三生传玉簪记》,据《曲品》,应是演王魁负桂英、苏卿负冯魁及陈魁彭妓各以义节自守,卒相配。今无传本。

③《焚香》:《焚香记》,见前疏证。

【案语】

《焚香记》演王魁、敫桂英事,应不如《三生记》曲折。但情节过于繁复,也并不讨好。

黄惟楫(说仲,台州人)续著传奇一本[1]

□□记

此符郎、春娘事,然词隐先生已借入《双鱼记》矣[2]。尚有《四赏记》,未见[3]。

【疏证】

①黄惟楫:见前疏证。

②《双鱼记》:见前疏证。

③《四赏记》:不详。

【案语】

黄惟楫仅著录有《龙绡记》,此记不知何指。

狄玄集（玉峰，鹿城人）所著传奇二本[1]

四贤记[2]

《辍耕录》中，载此乌古保事[3]，内配最贤，可以风世。

虢亭记[4]

关云长一生事，写之轰烈，第后段即接以玉泉显圣，奈年代辽越何？

【疏证】

①狄玄集：字玉峰，鹿城（今江苏昆山）人。所著传奇《四贤记》、《虢亭记》两种。

②《四贤记》：今存《六十种曲》本。演乌古孙哲故事。

③乌古保事：今本《南村辍耕录》不见。

④《虢亭记》：演关羽事。今无传本。

【案语】

狄玄集所作都为历史题材。《虢亭记》年代跨度太远。

天南逸史（姑苏人）所著传奇一本[①]

玉佩记[②]

词隐先生曾谓予曰："此周侍御所作也。"[③]柳毅传书事，情景粗具。

【疏证】

①天南逸史：据《乾隆昆山新阳合志》，周玄暐，字叔懋，明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云南御史，别署天南逸史。

②《玉佩记》：演柳毅事。今无传本。

③ 周侍御：疑即"周御史"之误。

【案语】

黄说仲有《龙绡记》，高出此作。

纪红川（句容人）所著传奇一本[1]

分钗记[2]

王景隆昵名妓玉堂春事。见弹琵琶瞽者能道之。此亦荡子之常技[3]，复远嫁贾人，稍似《金钏记》[4]，情趣亦减。

右下上品

【疏证】

①纪红川：生平事迹不详。江苏句容人。

②《分钗记》：演王景隆、玉堂春故事。

③此亦荡子之常技：荡子，此处娼妓歌女之类。常技，即指娼妓歌女“老大嫁作商人妇”。

④《金钏记》：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金时之狎刘小桃，似《玉镯》所载王顺卿事。守律之词，粗见亹亹，但不堪纵观耳。”

【案语】

朱玉田《玉镯记》题材同此。

龙门山人所著传奇一本①

（原本至此残缺）

【疏证】

①龙门山人：生平事迹不详。

【案语】

龙门山人著录有《长铗记》，演冯驩事。今无传本。《远山堂曲品》"能品"著录，云："仅冯驩之事，一往叙述，乃其中败笔不少。阅此，始知车柅斋《弹铗》之妙。"

参考文献

《曲品》 《曲苑》本
《曲品》 吴梅校本 北京大学出版部
《曲品》 杨志鸿抄本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
《曲品》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曲品校注》 吴书荫 中华书局 1990 年版
《远山堂曲品》 明祁彪佳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远山堂剧品》 明祁彪佳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辞海》缩印本 上海辞书出版社版
《辞源》合订本 中华书局版
《太和正音谱》 明朱权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中原音韵》 元周德清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唱论》 元燕南芝庵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南词叙录》 明徐渭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曲律》 明王骥德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弦索辨讹》 明王宠绥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度曲须知》 明王宠绥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乐府传声》 清徐大椿撰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传奇汇考标目》 清无名氏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今乐考证》 清姚燮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闲情偶记》 清李渔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本
《冯梦龙集》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六十种曲》 明毛晋编 中华书局 1958 年版
《全元散曲》 隋树森编 中华书局 1964 年版
《全明散曲》 中华书局
《群音类选》 明胡文焕编选 中华书局

《元曲选》 明臧晋叔编 中华书局
《太霞新奏》 明冯梦龙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词律》 清万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南词定律》 清吕士雄等撰 《续修四库全书》本
《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校译》 刘崇德校译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
《宋元戏曲史》《中国戏曲概论》《顾曲麈谈》 岳麓书社 1998 年版
《曲律》 王骥德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国古代曲学史》 李昌集著 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7 年版
《中国曲学大词典》 齐森华等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留青日札》 明田艺蘅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
《白话译解庄子》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7 年版
《孟子集注》 宋朱熹 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战国策》 中华书局
《史记》 中华书局
《汉书》 中华书局
《后汉书》 中华书局
《新旧唐书》 中华书局
《唐才子传》 中华书局
《宋书》 中华书局
《元史》 中华书局
《明史》 中华书局
《宋元戏文辑佚》 钱南扬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6 年 12 月版
《宋金杂剧考》 胡忌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年 4 月版

《宋金杂剧概论》 景李虎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版

《元杂剧研究概述》 宁宗一等编著　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元人杂剧概说》 青木正儿著　隋树森译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7 年 7 月版

《论元代杂剧》 商韬著　齐鲁书社 1986 年 10 月版

《元杂剧作法论》 黄士吉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6 月版

《元杂剧论稿》 李春祥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5 月版

《元杂剧史稿》 李春祥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元杂剧论集》 李修生等　百花文艺出版社 1985 年 5 月版

《元杂剧史》 李修生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4 月版

《元代杂剧史》 刘荫柏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

《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 宁希元校点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明代杂剧研究》 戚世隽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明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　作家出版社 1958 年 5 月版

《清代杂剧全目》 傅惜华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十大戏曲家》 章培恒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7 月版

《汤显祖评传》 徐朔方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中国戏剧史》 徐慕云　上海古籍 2000 年 1 月版

《中国戏剧史讲座》 周贻白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8 年 5 月版

《南戏论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版

《戏曲研究》 1—68 辑　文化艺术出版社

《卢前曲学四种》 卢前著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南戏与传奇研究》 徐朔方　孙秋克编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
《戏曲小说丛考》 叶德均著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吴梅戏曲论文集》 吴梅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3 年版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 王国维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4 年版
《元明南戏考略》 赵景深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0 年版
《曲论初探》 赵景深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年版
《曲体研究》 俞为民著　中华书局 2005 年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曲品》疏证
作者=刘崇德，龙建国，田玉琪主编；孙光军，李俊勇副主编；李晓芹疏证
页数=323
SS号=13681847
DX号=
出版日期=2015.01
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